紅的回憶

溫紹賢著

五部曲

RE ORIES

Pentalogy



翔流編譯出版公司

《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令人迷惘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毛澤東統治的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並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極具反思意義。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即使在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人所謂『嘔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系列的創作過程是十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副刊 1992 年 12 月

「《肆虐狂飆》(《紅的回憶》第四部 — 作者按) 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 年第 2 期

「如果說，《魂斷彩虹》(《紅的回憶》第二部 — 作者按)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 作者按) 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 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憶》系列小說 (英文稿 — 作者按)，的確是一套令人嘆爲觀止的文學作品，值得喝采。」 — 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基德 (Katherine Kidde)

作者聲明：

《紅的回憶》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前言

《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即開始撰寫，最先寫《失去了的一代》，即五部曲中的最後一部，這是因爲當時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緒，如不立即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到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趁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部《青春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因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到一九八六年，金葉(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版該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一代》，又於同年七月出版《青春淚》。從一九八八年中起，開始半天上班、半天寫作。經過四年不避寒暑埋頭寫作，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魂斷彩虹》、《瀝血殘花》和《肆虐狂飆》，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紅的回憶》五部曲終告全部面世。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初稿，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訂和補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一九九三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它進行修訂，二零零零年作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全面修訂，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訂和重新分出章回和細目。現在的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本相比，無論在全面性、準確性或藝術性方面，均有很大的昇華。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本書的出版(名家作品和暢銷作品除外)，不管其質量怎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恰巧是作者最大的缺陷，因爲文革後五年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作者在大學教書，多次被派到十分艱苦落後的山區，「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摧殘，回到香港時已是百病纏身。在這種情況下，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即使有一點空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可。

然而，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修訂版，無論將來其銷售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永久保存下來。因此，這項工程雖然花了作者整個下半生的時間，也許還是值得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健康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本五部曲能以完整一套的嶄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愧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細心校閱了整套小說，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母職和中學教師，含辛茹苦，如果沒有她的包容和體諒，這套書是不可能寫成的。謹將本書獻給她。

作者謹識 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時爲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爲止，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也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創造了許多新的辭彙和術語，以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要。它同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一個難以窺見其內幕的神秘國家。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並不奇怪，因爲即使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對於那個時代亦不甚了了。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褒貶則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缺乏全面確切而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一個香港青年，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後不久，就到了那個社會上大學、工作和生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切身的體會及透徹的認識。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時十五載，以所經歷及所見所聞，運用大量翔實的政經資料，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它是一套五部相對獨立而又連成一體的長篇小說，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青春淚》)、大躍進(《魂斷彩虹》)、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瀝血殘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肆虐狂飆》)和文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失去了的一代》)等等，幾乎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九二年五部小說出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從頭到尾進行多次修訂、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必須十分嚴肅認真，對史實進行深刻的審視之外，還必須對作品的結構作出別出心裁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客觀而形象地全面反映那個歷史時代。作者經過反復而縝密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般文藝作品通常不會使用的手法，那就是雙線並行法：一條線是以各個時期的政治事件貫穿其中，另一條線是以小說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織在一起，血脈相連，相互襯托，以便給讀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狂飆》作序時，就對這種獨特的結構給予充分的肯定：「《肆虐狂飆》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作者的嚴肅認真態度，還在於對每個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每一個重要中央文件的頒布，和每一篇黨報的重要社論和文章的發表，在具體時間上，都一一作了一絲不苟的反復查對和核實，直到完全正確無誤爲止。對於引用這些文件和文章以及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也採取了同樣態度。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那樣，專注於寫個別人或某一類人所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起到更加強烈的煽情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個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不能反映該整個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套反映一個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此它必須以宏觀的視角，首先立足於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而在描繪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以作爲支撐整套小說的柱樑。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地做到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一一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一蕩氣回腸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示了一幅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這是到目前爲止尙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廣的規模對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曾敏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代》的序言中寫道：「《失去了的一代》不僅是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也是概括性、哲理性的歷史文獻……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昨天所經驗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東瑞先生在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上撰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評價：「《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値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値必然可與歷史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給作者的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値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說：「《紅的回憶》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作者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價的近三十年奇異獨特的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然而，作者相信，不會再有人嘗試寫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一直禁止大陸的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那樣具有橫跨整個毛澤東時代全面經歷的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些那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無力進行那樣艱巨的工程了，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是文學作家。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這個世界。事實上，鄧小平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才提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瀕臨絕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一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的「文化資訊」版上，以《這麼重 那麼輕 — 紅的回憶》爲題，發表評論：「《紅的回憶》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小說當年是在三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難於追蹤購齊，現在，經過十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改用《紅的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根的一代，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個應有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適逢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憶》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回憶、聯想和反思。

作者 寫於二零零零年 定稿於二零零八年

第五部

失去了的一代



目錄

故事簡介

小說揭露文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是如何戕害當時整整一代年輕人和禍延後來幾代人的。當時的所謂「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在極左路線下，把原有的教育制度砸得粉碎，各類學校變成了政爭的場所，知識分子進一步受到壓制和迫害。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不是被培養成社會建設的專門人才，而是被培養成極左路線效力的愚氓。小說的後部分，把讀者帶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的場景中，揭露周恩來病逝前後，中國籠罩著怎樣波譎雲詭的迷霧。本書是唯一一部描寫「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全過程的小說。

第600頁

序言

中華民族在其歷史進程中曾經歷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荒謬時代，也是悲劇時代，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歷史學家還未能以史筆敘述「文革」的血淚史，雖然坊間有了資料性的彙編冊子面世，但遠遠未能反映其荒謬絕倫、災難深重的實情，也未能反映如何禍延了年青的一代以至下一代。

我們曾期待能有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以暴露「文革」的真實，但是多少年過去了，這種期待未得到回應。七十年代後期曾有「傷痕文學」出現，大陸的作家也曾用短篇小說、報告文學形式，從不同的人物遭遇、不同的受害角度，描繪了「文革」的瘋狂迫害及滅絕人性的野蠻行爲，但是也還未能把「文革」的禍害作更深刻的反映。

事實上，「文革」不僅以其荒謬、野蠻戕害了這一代人，也戕害了青少年一代。

溫紹賢先生以其敏銳的觀察、文學的素養、切身的體驗，創作了長篇小說《失去了的一代》，從教育、學校的主線來描述「文革」所加予純潔的莘莘學子所受的摧殘，讓我們看到打著「革命」旗幟，把青年愚弄到怎樣的程度。處在「文革」時期的整個中華大地，難以計數的青年學生有如羊群，被驅趕出學校，以下鄉接受鍛煉爲借口，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爲幌子，實質上是把青年學生變成政爭的工具，變成盲從的愚氓。當年所謂大專院校招考新生，不過是虛有其表的形式，所招的學生，不少是被特殊選送的學員，其中有「白卷英雄」張鐵生之流的打手。而把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作爲審查、批鬥的靶子，以示階級鬥爭的森嚴壁壘。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構成了《失去了的一代》這部小說所要反映的主題。

這樣的主題，意義是十分深刻而深遠的。

《失去了的一代》比較系統地描寫了「文革」時代的中國教育的風貌，描寫了假社會主義是怎樣導致廣大農村經濟枯竭、農民貧困的真相，描寫了專制主義所加予有良知的青年師生是如何的殘酷。在小說的最後部分，更突出了政局發展變化中正義與邪惡鬥爭的內幕，把讀者帶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的場景中，了解周恩來病逝前後的中國，不論是城市或農村，籠罩著怎樣的波譎雲詭的迷霧，幾乎令人喘不過氣。因而《失去了的一代》不僅是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也是概括性、哲理性的歷史文獻。溫紹賢先生以其素養，作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

至於小說中的主角高雲漢和方流霞的悲慘遭遇，可說是有典型性的。在那萬馬齊喑、法西斯專政的年代，這一對富有崇高理想、優秀品質、熱愛生活、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他們的結局是用不著龜卜的了 — 不死則充軍。看來雙雙臥於鐵軌上自殺以結束他們的生命，這可以說是對當年法西斯暴政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憤怒抗議！

我曾在大學任教，接觸小說所描寫的實際環境，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失去了的一代》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昨天所經驗的生活，令我也爲高雲漢、方流霞的不幸灑下同情而又憤懣的眼淚！現在這部小說可以面世了，它將盡控訴與啓發之責，控訴「文革」幕後人的滔天罪行，啓發人們的思索，就是在今後如何不讓「文革」的悲劇重演！

我相信這本小說出版後會受到廣大讀者的重視。如果說它有所不足的話，就是藝術的概括、形象的描寫，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還可以更進一層，只因日記形式的束縛，就只能如此了；而日記的形式，則可能是反映當時人們敢怒而不敢言的現實較爲適當的形式。

(作者按：《失去了的一代》是《紅的回憶》五部曲中最先寫作的一部，原來用日記體寫作，爲了使之與前四部的文體及創作方法相一致，現已用小說體重新改寫。)但我們仍然要衷心感謝作者的勇氣和用心，他身在海外而繫念於祖國和人民的命運，以赤子之心寫成這部作品，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啊！

曾敏之 一九八七年一月於香港

序幕 遠方來客

(一九八三年秋)

一九八三年秋天，一個稀客到K大學來訪問，她是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哈佛大學客座教授杜丹芷。她是應K大學校長林小春教授的邀請來訪的。

林小春和幾位學校領導人到機場迎接。外文系主任周麗蓮也跟著去。

林小春上前和杜丹芷握手時，發覺她不僅書卷氣十足，具有典型大學者的風範，而且還是個雍容華貴、非常漂亮的中年婦女。她雖然只化了個淡粧，但她那白晳細嫩的肌膚，與三十多歲的女子比較，也毫不遜色。她那略爲豐滿的高挑身材，仍然十分均勻，保存著青春氣息。據林小春所知，她和她是同年，今年應該是四十八歲了，但看上去似乎才三十五六歲的模樣。

「杜教授，十分高興見到您！」林小春緊緊握住她的手。

「我們神交快三十年了，今天才能見面。」杜丹芷從容地微笑著，但林小春發現她眼眶有點紅了起來。

「是啊！」林小春也有點激動。「陳曉乾曾經給我看過您的照片，您的身材樣貌竟幾乎和當年一樣。」

「歲月無情，老啦！」她仍然上下打量著對方。「您的樣貌，和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樣：柔中帶剛，身材結實而苗條，滿臉靈秀之氣，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您竟然頭髮全部斑白了！」她略爲激動起來，「可見您有一顆偉大的心！」

「說到偉大，您才當之無愧。」林小春雙眼隱約地盈著淚水。

「林校長！」周麗蓮在旁邊有點不耐煩地叫道，「您給大家介紹介紹吧！」

當林小春最後介紹到周麗蓮時，杜丹芷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看了她一眼，只輕輕地和她握了握手，就放開了。她那雙帶點憂傷神色的美麗眼睛，似乎射出一股激光，使周麗蓮全身打了一個顫。她畏縮地低下了頭，不敢望她。

杜丹芷教授的來訪，在K大學引起了一陣轟動：這不僅因爲她是國際知名的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專家，在中國改革開放之時，可以提出一些與眾不同的見解，而且還因爲她是被懷疑爲「美蔣特務」而被迫潛逃，失蹤了十四年的陳曉乾的未婚妻。

教工們私下裡議論紛紛：如果陳曉乾當年不是從香港回來升學，他現在也一定是個世界聞名的學者，不至於在這裡背著「特嫌」黑鍋十多年，歷盡劫難，終致生死不明；又如果當年杜丹芷回內地考上了大學，她肯定不會有今天的成就，還很可能落得同陳曉乾一樣悲慘的下場。

當杜教授向全校作有關世界自由經濟的優點和局限性的報告時，她那種極爲淵博的古典和現代經濟學的知識，那種深刻的洞察力，那種結合實際的、關於全球範圍的生動實例，都使全校教師欽佩不已。更爲出人意表的是，她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尤其她熟練而準確地引用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政治經濟學筆記》等，以及對蘇聯、中國的經濟，從理論和實踐的全面而準確的掌握和分析，足以使本校的經濟學教授們自愧相距太遠。而這種欽佩和驚訝的情緒，又進一步加強了上述那種無奈的嘆息。

丹芷在離開前的晚上，林小春單獨到大學賓館看望她。

「看樣子，您還沒有結婚。五七年後就死了心？」丹芷問林小春。

「不是死了心，而是無心。」林小春笑了笑，答道。「況且，當了右派分子，誰還敢要呢？連唐尤麗這個右派分子的女兒，也感到自己不被容於中國社會，而要去國呢！」

「我記得曉乾說過，您即使有那樣的機會，也不會離開祖國的。」

「是的，」她嘆了一口氣，「畢竟我已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振興中華的事業。而且我一直堅信，隨著社會的進步，世界的發展，我們中國共產黨終究會跟得上形勢的。」

「所以有志者事竟成，您終於等到了。中共中央爲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絕大部分人平了反，其中就包括您。」丹芷說。

「饒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長達十年的文革中，我有幸地有一個相對自由的時間和空間埋頭學問，所以在專業上略有成就。」

「結果您就成了全國知名的生物學家。」

「一九七八年九月至一九八一年底，黨中央爲我們這些人平反，我還恢復了黨籍。」她不無感慨地說：「二十二年並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這是我的整個青春。但這的確也是一個深刻的鍛煉，使我們有可能對過去的事作出全面反省。如今中央信任我們這些人，您可能還不知道，我還是省黨委常委和省委宣傳部長，這說明我們黨真的是知錯能改，是大有希望的。」

「爲你們這些人平反肯定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正是他英明之處。」丹芷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啊！」

兩人沉默了一陣之後，丹芷忽然想起了甚麼，說道：「非常感謝您把曉乾留下的兩千多頁手稿寄給我，這手稿紀錄了他從香港回內地後，十五年間的種種遭遇和不幸經歷。」

「你侄兒的這一大批手稿，是他在六九年底『清理階級隊伍』高潮中失蹤後，高雲漢老師秘密保存下來的。高雲漢是陳曉乾的同房，也是他的好友。一九七六年一月『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高老師把這些手稿暗中轉交給我，吩咐我將來形勢許可時交還給您。」

丹芷用低沉的聲音繼續說：「他的悲慘遭遇，都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幾十年中那些最瘋狂、最動亂的歲月，有血有淚，震撼人心，感人肺腑！」說到這裡，她淚盈於睫。「曉乾的悲劇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不幸，具有高度的典型意義。」

「對於您侄兒的悲慘遭遇，我一直都十分同情，也感到非常難過，」林小春也聲音哽咽地說，「我代表我們黨、我們政府，對您侄兒被迫害至失蹤的事，向您表示深切的歉意！」

「過去了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丹芷的表情逐漸變得堅毅起來。「希望一個多災多難的舊時代的結束，標誌著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的開始。」

「現在我們大家都是這樣向前看的。」林小春附和說。

丹芷凝思了一下，然後說：「唐尤麗曾經告訴我，寇蓮娜竟然當上了 S 大學的副校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隱憂。應該讓蘇厚永那樣實事求是的專家來當，而他只當上了系主任。你們 K 大學也有像蘇厚永那樣的教授吧？例如您剛才提到的高雲漢老師。曉乾在信中曾經多次向我介紹他的爲人。」

「在這裡，我要告訴您兩件事：首先是，寇蓮娜不再當副校長了。前年她通過走後門，先把她的女兒弄去了美國留學，隨後不久，她自己也以『交換學者』的身份去了美國。她到美國後不久，就申請政治避難，理由是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後來更獲美國有關當局批准，從此她就在那裡長作美國二等公民了。」

「她真的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丹芷有點懷疑地問。

「她那樣的人怎麼會受迫害的呢！」

「怎麼沒聽曉乾說她有個女兒？」

「她那個老幹部丈夫，其實並不是她那個女兒的親爹。五九年她勾搭上了五八級一個小白臉，把肚子搞大，後來就生下了她這個女兒。」

「她丈夫不追究嗎？」

「這是她早就迫他作出的承諾，他也只好啞子吃黃蓮了！」

「這個我倒聽曉乾提過。」然後她有點不明白地問：「但是，以她那樣的品德，當年

又怎能當得上大學副校長呢？」

「這有甚麼奇怪的呢？文革正是她們這些人大顯身手的好時機，她當上了一個大派的頭頭，於是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校革委會的副主任，即副校長。」

「原來這樣！」丹芷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頓了頓，她又說：「恕我直言，像周麗蓮那樣的人，也受到重用，果真是『殺人放火金腰帶』？」

「系主任只不過是個閒職罷了。」

「問題是，害人的人，反而獲得重用，像曉乾那樣的受害者，就真的是有冤無路訴了！」

「這也是文革的後遺症。文革後期她曾被升爲系黨總支書記，打倒『四人幫』後，她就被拉了下來。」她猶豫了一下，才繼續往下說：「周麗蓮正申請以『交換學者』的身份到美國去，我們大家都知道，她跟在美國的寇蓮娜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

「她也要學寇蓮娜那樣，想去美國當二等公民？」

「按照她的本性，極有這個可能。」林小春說，臉色變得凝重起來。「反正她仍然單身，更加無牽無掛了！」

「真想不到，國家一對外開放，那些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踩在別人脖子往上爬、以極革命的姿態贏得高官厚祿的人，就立刻往頭號資本主義國家那裡跑，而且竟然跑得最早最快！」她不無感慨地說。過了好一會，她才振作起精神問道：「那麼，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第二件事是關於您剛才提到的高雲漢老師。」林小春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他是您侄兒的好朋友，這點您已經知道了，但您一定不知道他的命運比您侄兒還慘！」

「發生了甚麼事嗎？」她似乎有點意外，「他畢竟是個共產黨員呀！」

「在文革的後五年，我們進行了『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它實際上是中國的教育遭受到史無前例大破壞的一場劫難。正如鄧小平同志在八零年初兩次接見外國客人時所明確指出的，中國的大學在此期間失去了整整一代人。高雲漢看出了這個惡果，並和他的學生也是情侶方流霞，公然反抗『無產階級教育革命』。」

「因爲反對『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就受到迫害了？」

「這就說來話長了，」林小春再又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就讓我把事情的始末詳細地告訴您吧⋯⋯」

第一章 教育革命

(一九七三年一月 — 一九七三年八月)

(一)

陳曉乾失蹤已經有三年多了。要不是不久前華裔女作家春曉來訪時提起他，可能已經沒有人還記得他了。

然而，高雲漢卻一直沒有忘記他。他們同房七載，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他倆並肩作戰了三年，結下了深厚友誼。他十分了解他的爲人。他知道他是無辜的。他原本要在清隊後期的落實政策階段，設法爲他洗脫「特嫌」的罪名。不幸的是，他在清隊高潮中，忍受不了周麗蓮對他的殘酷迫害而突告失蹤。他十分清楚，在中國，失蹤就意味著已經死亡。在清隊結束至今兩年多的時間中，他始終幻想他會突然歸來。他爲他那樣極有才華的好人，得到令人悲憤的下場而感到十分可惜。在這期間，經歷過林彪「九·一三」事件，人們從對毛主席崇拜的狂熱中突然冷靜下來，清醒過來。他開始對新中國建國以來所走過的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對過往所進行的各項政治運動提出了種種疑問。批判胡風集團、反右鬥爭、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革等等，有必要進行嗎？它們達到了甚麼目的呢？陳曉乾這樣的人才，爲甚麼會被埋沒，以至不容於這個社會而悄然消失呢？知識分子的本身命運，決定了不少人的不幸遭遇，但陳曉乾的命運卻不止於此。

他把陳曉乾留下來的行李物品封存起來，放在他的床上。有關方面也沒有另外安排一個教師來和他同住，也許認爲陳曉乾的專案尚未結束，終有一天他會突然返回，繼續接受審查吧？

一天午休時間，高雲漢騎了自行車到城裡百貨商店買點東西，忽然聽見賣棉花的櫃台有顧客和售貨員爭吵的聲音。他聽到那顧客的聲音很熟，於是就走過去，原來是學校革委會常委、年輕教師何衛權。

「我們就是不賣給你這種人！」一個年輕女售貨員，態度十分囂張地對何衛權說。

「我是哪種人？我有證明，爲甚麼不賣給我？」何衛權不服氣地問。

「有證明也沒用，我們商店是爲工農兵服務的，而不是爲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服務的！」她用不屑的口吻說。

「我是K大學革委會常委，共產黨員，都沒有這個權利？」何衛權用質問的語氣說。

「你是共產黨員又怎樣？誰叫你是『臭老九』！」另一個中年女售貨員走過來搭嘴說。

「『臭老九』就不用穿棉衣了嗎？」何衛權惱怒得眼眶泛紅起來。歇了歇，他撒了個謊：「我是幹部，不是知識分子！」

那年輕的售貨員怔了一下，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之際，那個中年售貨員拿著何衛權的證明，又搭話說：「這個證明上沒有講明，那你就回去再寫個證明來吧！」

「我要找你們的經理說說理！」何衛權漲紅了臉大聲地說。

這時有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人走過來，那個年輕售貨員就對他說：「趙經理，這個K大學的人要買兩斤棉花，我們認爲他是知識分子，所以不供應給他。」

「我們內部有規定，走俏貨品優先供應工農兵。」那趙經理雖然說話的態度較爲柔和，但臉上的表情還是很嚴肅的。

「後來我已經告訴她們我是幹部、共產黨員，但他們仍然拒絕賣給我。」何衛權也稍爲放柔和了聲調說。

「但他的證明沒注明是幹部呀！」那年輕售貨員說。「我們叫他回去再寫個證明來。」

「她們做得對啊！」趙經理對何衛權說，「那就勞煩您多走一趟吧！」

「事實上，政府也沒有規定不供應日用必需品給知識分子嘛！」何衛權仍然不服氣。「天氣寒冷，難道知識分子就不用穿棉衣嗎？」

「用單位證明能買到的貨品，就是會有多些限制的了，但也有少數商店是一律供應的，例如你們學校的商店。」趙經理說。

「就是因爲我們學校的商店沒貨供應，我才到你們這裡來買。」何衛權說。

「那就等你們學校商店有貨以後才買吧！」趙經理說完就愛理不理地走開了，而那中年女售貨員則把證明交還何衛權，然後逕自招呼別的顧客去了。

「算了，不如到別的商店去碰碰運氣吧！」高雲漢在旁邊輕聲對他說。

何衛權回過頭來，看見是高雲漢，於是就把一肚子冤屈氣吐了出來：「這簡直是豈有此理！既然知識分子連『四類分子』都不如，還辦大學幹甚麼？」

「現在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你生氣也沒用。」高雲漢說。「走吧！」

「我要到市革委會說道理去！」何衛權餘怒未息。

「有用嗎？還是算了吧！」

「如果我們本身不去向上級機關據理力爭，那就沒有人會幫我們的了。」看來何衛權之意已決，高雲漢只好跟他到市革委會去走一趟。

結果如高雲漢所料，市革委會有關人員只說了一些安撫的話，還說百貨商店有他們的難處，因爲如果他們把走俏貨品也同樣供應給知識分子，他們會受工農兵群眾批評的。何衛權對市革委會的做法大感不滿，但也無可奈何。

停頓了近八年以後，省委決定，K 大學外文系今年春季招收英語專業學員十五名，學制爲三年，培養外事翻譯。系黨總支決定由高雲漢、李寶山、趙元亮三人組成教學小組，由高雲漢擔任組長。

一九七一年全國重點大學恢復招生時，毛主席提出了「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把它作爲學校文化大革命「鬥、批、改」任務中「改」的主要內容。K 大學亦於該年恢復招生，但外文系由於其性質比較特殊，所以一直拖延到現在。

然而，高雲漢作爲教學小組長，現在有一種矛盾的心情：

李寶山畢業於四十年代，專業水平較高，教學經驗較豐富，但在文革前期長期挨批鬥，現在思想還不太開朗；趙元亮一九六五年畢業後留校，搞過各種工作，就是沒有教過一天書，因此雖然熱情和幹勁均不錯，但業務上卻是個門外漢；至於高雲漢他自己，算起來大學畢業也快十五年了，業務不高還有點底子，經驗不多尚可以應付。總的來說，這個班子教一年級還是挺合適的。現在的問題是：李寶山怕教書，趙元亮不願教書，高雲漢想教又不想教。

七一年四月中至七月底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根據毛主席關於「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第一件史無前例改革教育的創舉，就是大學不再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生，改爲通過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具有兩至三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年齡在二十歲左右，一般是未婚，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即「工農兵學員」。

然而，該會議的《會議紀要》提出了「兩個估計」：一、文革前十七年，在我國教育戰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我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此後「兩個估計」彷彿是教師頭上的兩座大山，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何衛權買棉花的例子是非常具體的。

在這種情況下，英語專業要招生了，高雲漢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終於重新招生了。中國是一個大國，總不能長期不培養專門人才；懼者，教師不敢教、不願教，叫

他如何去領導？聽其他系的教師說：「工農兵學員」對教師可不是那麼客客氣氣，尊尊敬敬的，他們專門找教師的岔子，因爲「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管、改」，即「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既然如此，又從「兩個估計」的角度來看，原有教師隊伍基本上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工農兵學員」來管教、改造一番，也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

據高雲漢了解，這兩年招收的「工農兵學員」，由於平均年齡較大，普遍地基礎差，教與學方面都感到困難。去年增加了半年文化補課時間，但進度仍然很慢。高雲漢鄰居數學系的李國盛老師，由他主持全校理工科的數學補課工作，據他說，儘管他們教研室的教師全部出動，日夜與學員們打滾在一起，但效果並不顯著。李老師認爲，除了基礎和年齡的因素外，師生關係不正常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更使高雲漢憂上加憂的是，按照上級的決定，這屆英語專業的學生要招一半「工農兵學員」，一半應屆高中畢業生。他是歡迎應屆高中畢業生的。但在一個班裡，有一半是「工農兵學員」，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將來一定會出現許多麻煩，會鬧出很多事來的。

這就是他近來的矛盾心情。但是，作爲一個教師，他還是勉爲其難，願意負起責任來。

這次英語專業被列爲絕密條件專業，政治條件要求極嚴。所謂政治條件，主要是指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因此，一向不怎麼吃香的外文系，就突然走了鴻運。

高雲漢坐鎭省會，在專業條件上把關。

早上，市教育局王副局長告訴他，他的老戰友、不久前上調到中央某部的領導同志，他的兒子被推薦到 K 大學唸英語專業，要他跟他見見面，單獨談談，並說此人當過工人、農民、士兵，是典型的工農兵，是難得的人才。王副局長的意思，是要爲他的老戰友走後門。

王副局長是市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是高雲漢的頂頭上司，他得服從他的命令去看看那青年人，但他決定按原則辦事。

下午，一部小轎車把那青年人送到市教育局來。他叫計喜春，看樣子是個十分精明的小伙子，他長得昂藏七尺，八字眉，眼神外露，有一隻假鷹嘴鼻，顯得傲氣十足。經王副局長介紹後，他便大模大樣地坐下來，脫下軍帽，先從鼻裡哼了一聲，然後把手一指，略爲拖長聲音問道：「你到過英國留學嗎？」

高雲漢覺得他無知，所以沒有過分責備他。但他想，如果都讓這種人來唸大學，教師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他並沒有回答他，只冷淡地問：「你想唸英語專業嗎？」

「是的。聽說你們英語專業是絕密條件，畢業後當翻譯官，是嗎？」

聽見他提到「官」字時那麼津津有味，高雲漢甚感刺耳，講話就更嚴肅了，他說：「畢業後有當翻譯員的，有幹別的，但不是當官的。」

「哈哈！」他翹起二郎腿，陰陽怪氣地笑了兩聲，並慷慨大方地把一支「大中華」牌香煙拋了過來，「翻譯員和翻譯官是一個意思，一個意思，我都願意當！」

高雲漢把煙放在桌子上。話不投機，他只簡單地問了一下他的履歷、年歲，並考了他幾句英語，就草草結束了這次見面。

王副局長問他的意見。他認爲此人今年二十二歲，超過了省委規定英語專業的新生十七至二十歲的範圍，所以不合條件。但王副局長卻認爲個別情況可以變通處理。後來王副局長又跟他嘮叨了幾次，他都以上級規定的年齡爲理由而堅決頂住了，最後王副局長只好作罷。高雲漢覺得，平心而論，二十二歲的人唸外語還不算太大，但他覺得計喜春各方面都不合格。聽說王副局長準備把他弄進 K 大學的化學系。王副局長其他方面都還可以，但他身上那種特權觀念，使他的形象在高雲漢心目中有所損害。

今天上午，高雲漢到市七中和十二中跟兩個學生見面。

他在市七中見面的是一個女同學，名叫方流霞，父親是省委的一個副書記。前幾天七中的領導和教師曾介紹說，這姑娘家教有方，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尊敬師長，努力學習，在領導幹部子女中堪稱模範。

市七中的孫老師把方流霞帶到學校辦公室來。

她進了門就很有禮貌地欠身說：「高老師，您好！」這清脆圓潤的聲音，高雲漢作爲外語教師，聽了感到很舒服。

「坐下，坐下！」他來不及細看她，趕忙指著旁邊一張椅子招呼她坐下。她起初有點拘束，但很快就大方地坐了下來。他仔細地打量她。她是個十分漂亮的少女：鵝蛋型臉孔清秀緋紅，一雙丹鳳眼，眼波流慧，兩條入鬢眉，眉宇含威，端正的鼻子旁邊有一顆隱約可見的痣，平添幾分嫵媚，身材結實而苗條。穿一身褪了色的舊軍裝。使人感到她有一種剛柔結合的氣質。

「你今年幾歲了？」他問道。

「十七歲零五個月。」她天真地笑了笑，曲線分明的嘴唇微微張開，露出兩排十分潔白整齊的牙齒。

「你喜歡英語？」

「是的，」她忽然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可我學不好，因前幾年不重視，去年老師抓緊了，才稍微有點進步。」

「爲甚麼你要選擇英語呢？」

她很有感情地答道：「我想，學習外語，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對我們來說，是用來幹革命的。老師是這樣教導我們的，我爸爸媽媽也是這樣教導我的。」

「如果選不上你呢？」

她純樸地含笑說道：「那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插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一直是這樣準備的。」

看到她的表情十分認真，高雲漢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讓她唸了幾段英文，果然發音清楚，語調自然。另外問了些別的，覺得她知識面也較廣。

他暗自高興，覺得如果好好培養，她將會成爲一名出色的翻譯員。

他在市十二中見面的是一個穿著一套嶄新軍裝的小伙子，名叫張二虎。

張二虎體格魁梧，行動活潑，粗眉大眼，肩寬膀闊，樣子堂堂正正，長得挺精神的，只是上唇有點向上翹，上面已淡淡地長出了一些鬍子來了。

「你爲甚麼要學英語呢？」高雲漢照例問道。

「準備以後和美國鬼子打仗時當軍事翻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高雲漢笑了起來說：「如果你大學畢業後還沒有和美國打仗呢？」

「那，那，」他答不出話來。過了一會，他突然想起甚麼，趕忙說：「那沒關係，我可以和你一樣，先當教師。」

「如果一直打不起仗來呢？你願意當一輩子教師嗎？」

「當一輩子教師？」他想了想，然後說：「不，我剛才是說錯了，我還是先當一名接待翻譯員吧！」

他知道他看不起教師，本想追問他一下，但想到目前報章上的輿論，也就作罷。他只問道：「如果選不上你呢？」

「那就好！」他毫不掩飾一陣上升的興奮情緒。「我本來就不打算唸書，我想參軍，我爸爸也主張我當兵，是學校領導和老師要我來試試，我就來了。」

「那麼，你不是真的想唸英語了？」

「他們說學了英語一樣可以當兵，」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覺得這和我的理想一致，所以就不反對唸英語了。」

高雲漢考了一下他英語，水平是談不上了，但發音還算清楚，模仿力還可以，其他知識較差。

他想，這小伙子雖然聰明伶俐，但基礎差，而且無心向學，將來是要花極大的力氣才能培養成材的。

(二)

這幾天，高雲漢的教學小組三位教師參加了迎新工作。通過這幾天的接觸和觀察，高雲漢發現這批學生到處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據說他們中許多人的父母是當大官的，他們本身也有許多人在中學裡當「官」，是掌權的，甚麼紅衛兵團政委啦，團長啦，市紅代會頭頭啦，等等，所以他們主人翁感極強，有一種管別人的習慣。這批青年人思想活潑，口齒伶俐，男的相貌堂堂，女的嬌俏可人，這是可愛之處。

今天高雲漢在系裡，看見有幾個學生逛到系辦公室來。他認得領頭的那個是張二虎。

張二虎一見到高雲漢，就嬉皮笑臉地向他打招呼：「喂，你是在這裡辦公的？」

高雲漢招呼他們坐。但張二虎卻東張西望，把頭探進隔壁房間，哦了一聲說：「是個老頭子！」

一個皮膚白皙、眼睛十分靈活、身材稍瘦的女孩子，神秘地問：「他是教授嗎？」

他知道她問的是黎世亮教授，就點了點頭。

「您呢？您大概是個講師吧？」她既恭敬又興致勃勃地問。

他不禁一怔。這一代青年人，怎麼會對以前的一套那麼感興趣呢？他和其他教師一樣，這幾年對這些名堂，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但是看到她天真而熱切的表情，他只好答道：「不，不是。」

「那麼是副教授了？一定不會是助教的。」她對大學的事竟然瞭如指掌。

「我是助教！」他加重語氣說。

她瞪大雙眼，懷疑地上下打量著他。他想，她大概認為，助教應該是年輕人，但誠不知，自「反右」以後，中國就基本上凍結了教師的職稱。

「他肯定不會是教授，」張二虎很有把握地說，「他去過招生，教授是沒資格參加招生工作的。」

他想提出異議，但細想之下，教授的確是不能參加招生工作的。於是他把話題一轉，微笑地對那女同學說：「怎麼樣，我上你們的課，不歡迎嗎？」

她有點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沒有做聲。

然後他問：「你叫甚麼名字？為甚麼知道大學過去的那一套？」

「她叫鄭彤。」張二虎搶著代她回答。然後他雙手一攤，放高嗓門說：「當然囉，人家老子是宣傳部副部長，有甚麼不懂得的？」

他看著鄭彤那晶瑩而得意的眼波，不禁想起過去有人把老教授說成是「臭豆腐」— 聞起來臭，吃起來香。他知道，現在社會上，沒有人真正把老教授看作是「臭豆腐」了，目前對科技文化如此不重視，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跟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老知識分子的一技之長已無用武之地了，誰還會對他們感興趣呢？難怪盧大龍曾怒氣衝天地發誓，決不讓他的子孫後代當知識分子了。

晚上的迎新晚會證實了盧大龍的意見是不無道理的。

晚會由系黨總支書記沈萬鈞主持。他挨次地向學生介紹了教師，過去那種突出地介紹

教授的做法沒有了，也沒有把系的「光榮歷史」吹噓一番。

沈書記的發言主要是談系裡過往兩條路線鬥爭的一些情況。在發言的過程中，他也聯繫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但據高雲漢看，有些是牽強附會的。沈書記在文化大革命前比較敢想敢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所受的衝擊也大。他雖早已官復原職，但系裡掌實權的是黨總支副書記周麗蓮。他現在辦事謹小慎微，這是可以理解的。

學生代表胡亞丁發言，他說：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的同志們！今天我們工農兵學員，肩負著『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上管改』任務，到大學來了！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賦予我們工農兵學員的偉大歷史使命。中央於七一年七月已經作出了『兩個估計』：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國教育戰線是黑線統治；我國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學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他們對我們工農兵學員佔領大學這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世襲領地，必然會作出種種垂死的反抗，因此，我們『上管改』的任務非常艱鉅而繁重！但是，我們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農兵學員，無產階級革命派，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撐腰，一定能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勇往直前，上好大學，管好大學，把大學改造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他在發言中還列舉教師在文革前的各種「嚴重錯誤」，上綱上線，聲色俱厲地進行批判。他強調教師必須吸取教訓，徹底拋棄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才有出路。

當他發言完畢，下面多數學員報以熱烈掌聲，教工們也跟著鼓掌，但沒有學員們那麼熱烈和起勁。

高雲漢很懷疑，這個十七歲的小青年是否真有這個能力，儘管他有一副軍人的舉止(這也許是他父親是軍分區政委之故)，一米八十身材，劍眉環眼，鼻直口方，穿一套整齊的綠軍裝，平頭、挺腰、走方步、說話俐落。

高雲漢發現李寶山面有悻色，趙元亮面有慍色，他看不到自己的面色，但他可以肯定，他自己的臉色一定是沉著的。他一向認爲，任何人向他敲響警鐘都是有好處的，他所感到不安的是那個同學本身。如果從小就以改造者自居，將來縱然不摔政治跤子，也絕不會成就甚麼大器的。

高雲漢的教學小組對新學員進行了學前測驗，其結果令人感到十分沮喪。

「我們這個班的情況比原來設想的要差得多。原來以爲有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對外語課記憶猶新，其他的學員，離開學校的時間也不太長，」高雲漢嘆了一口氣，有點洩氣地說，「可是，這次課前測驗的結果，竟令人大感意外：有三分之一的人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寫不全，有三分之一比較好的學生，雖然能寫全二十六個字母，但其中有些只是近似值。有一半人的中文也差，錯別字之多令人搖頭嘆息。」

趙元亮忽然想起甚麼，問道：「你們還記得去年初，在省革委會禮堂，聽過省文教組麥副組長的那個報告嗎？」

「記得，」李寶山說，「報告列舉了大量關於中學生學習質量低下的例子，如甚麼把『我父親是個貧農』寫成『貪農』，『解放前我家以打柴爲生』寫成『打架爲生』之類。」

「當時我還半信半疑，以爲是收集材料者的誇張之詞，」高雲漢說，「現在看來，應該是可信的了。」

「但我始終不明白，他們五年中學是怎樣過來的？一年連五個字母也記不住？」李寶山甚感詫異地說。

「我原指望他們剛高中畢業，對學業記憶猶新，現在才知道，因爲在中學時沒有進行『記憶』，也就談不上『猶新』了。」高雲漢無可奈何地說。

「可見，省文教組麥副組長並不是言過其實了，我們各級學校的教學質量真的是不太妙！」趙元亮說。

「也就是說，我國的前途不太妙了！」高雲漢加重語氣地說。

李寶山似乎想說些甚麼，但最後還是沒說出來。

「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教？文革前，我們教的是在中學學了六年英文、初步掌握了基本語法、認識千把個單詞的學生，他們除了有一定的英語基礎外，中文及其他方面的知識也都比較好。用過去的辦法去教現在的學生顯然是不行了。」高雲漢說。

「當然是不行了！」趙元亮悶悶不樂地說。「據我所知，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其他系早在一年半以前就遇到了，直到現在，他們還找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他們認爲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只能盡力而爲就是了！」

(三)

今天高雲漢上第一堂課。

他在一九六五年暑假後帶學生到農村去搞「社教」，回校後不出幾個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以後他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完全脫離了教學。所以業務是丟荒了。不管怎麼說，他不教書已整整七年半了。

對一個熱愛本行的教師來說，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七年半以後，又重返教學第一線，這心情，恰如一個退役多年重上戰場的戰士一樣，感到既高興又有點緊張，似乎熟悉又覺得有點陌生。他昨天備了一整天課，把上課的要點、難點詳細地列在教案上，就連一節課的時間也作了具體安排。早上又重溫了一下教案，匆匆吃過早餐，就趕到教室來。他在教員休息室默默地坐著。

「鈴……」一陣清脆的鈴聲使他猛然一怔。他急步走向教室。

闊別了七年半的鈴聲，又重新在他耳邊迴盪，他自然有一種希望與期待的強烈感覺。坐在教室裡的十五位青年男女，應該會十分珍惜大學的第一堂課的吧？

的確，一眼看下去，感到他們有一種期待的目光，因爲他注意到他們端正地坐著，面前打開嶄新的筆記本，面上有一種肅穆的表情。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後排有幾個同學東歪西斜地坐著，有個別人還裝鬼臉，搞小動作。

「同學們！」他嚴肅地說，「大家都說，你們是萬裡挑一，上大學不容易啊！應從第一天起，就嚴肅認真地對待你們的學習，這才對得起國家和人民對自己的期望。」

有誰在後面「噗哧」地笑了一聲，他注意到是大個子尹朝輝。他有點生氣，但還是忍住了，打算下課後再說，但他卻彷彿被當頭潑了一瓢冷水。

前排靠窗口坐的一個理平頭裝的男同學，忽然舉起手來，要求講話。他定睛一看，原來是譚志工。他身材高大，臉孔英俊，表情純樸。他點了點頭。譚志工就站了起來，他顯得有點激動，劍眉一蹙，炯炯有神的眼睛向後排一掃，有力地說：「我建議，誰不愛聽課，誰可以出去，不要妨礙別人學習！」

方流霞緊接著說：「是呀，上大學是自願的，不想讀就回去唄！」

胡亞丁投尹朝輝以鼓勵的眼光，尹朝輝想要發作，但可能看見前面兩排的同學都轉過頭來，不滿地盯著他們，他才不說話了。但在課堂上，他們(加上張二虎)一直在搞小動作。高雲漢雖然裝著沒看見，但由於一肚子氣，這堂課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內容。幸好多數同學還是興致勃勃，使他不致於完全失去信心。

課後他找周麗蓮，她是系專管學員政治思想工作的黨總支副書記，告訴她今天堂上出

現的問題，希望她能做做學員的思想工作。但周麗蓮竟然說：「這有甚麼要緊的！我說，這些學生造反精神夠，是好學生嘛！」

「我們不應提出更高的要求嗎？」高雲漢盯著她，認真地說。

「那就看你要培養甚麼人才了！」她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請注意，弄得不好，他們刷份大字報，你能受得了嗎？」

她最後一句話，彷彿一塊濃痰，黏糊糊地堵塞住他的喉頭，使他茫然了一會。

下午他向沈書記匯報。沈書記聽完匯報後，笑著說：「周麗蓮已經跟我說過了。你要沉得住氣，要特別耐心，他們衝衝打打慣了，思想一下子轉不過來。要慢慢來。」

「慢慢來」這句話，近來已成了沈書記的口頭禪。他不責怪他，他有他的苦衷。但他覺得，人的生命有限，時間是寶貴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就更是如此。

「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除了要破除舊的招生制度，招收「工農兵學員」，由他們「上管改」之外，另一方面要破除舊教育制度的理論脫離實際，實行「開門辦學」，即師生要到工廠農村去，把課本上的理論知識和那裡的生產實際結合起來。上級要求「開門辦學」的時間，要佔總學時的三分之一以上，並要分散在每個學期進行，認爲這樣才能保持學員們的工農兵本色。

然而，高雲漢發現，「開門辦學」是不容易處理的。因此，開學已經半個月了，高雲漢他們的教學計劃一直都定不下來。

爲了心中更有底，使教學計劃盡量訂得扎實可靠，一天吃過晚飯，高雲漢到隔鄰套間向李國盛老師請教，因爲他們數學系七一年暑期後已經招生，有那方面的體驗。李老師也是五八年大學畢業的，三十七八歲年紀，也是共產黨員。高雲漢和他由於是同齡人，住在隔壁套間，兩人的關係一向都很好，平時無所不談。

「據我所知，這一兩年對於『開門辦學』的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甚麼呢？」高雲漢向李老師請教。

「爭論的焦點是如何『開門辦學』和『開門辦學』與課堂教學在時間上的比例問題。」李老師說。

「我們現在就是碰到這樣的難題，」高雲漢說，「你們理工科的，尤其是工科的，看來好辦些，到工廠找個工業項目結合一下就是了，但我們外語科的，簡直是無從入手。」

「我們理工科的也並不好辦，弄得不好，培養出來的學生恐怕連工廠三級工也不如。」

「沒有這麼嚴重吧？工科到工廠去『開門辦學』，不是理論就可以同實踐相結合了嗎？」高雲漢總覺得工科的問題比較好辦。「我們外語科就不同，我們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完全脫離外語的『開門辦學』時間太長，只剩下大約兩年的專業學習時間，這對於起點實際上等於零的學生來說，又能學到些甚麼呢？二是平均每個學期有兩個月的『開門辦學』時間，每個學期插入那麼兩個月，勢必在很大程度上破壞學習的連貫性，遺忘率一定會很大。」

「有關我們理工科的嚴重性，那就得從這一年多來，兩種教學理論的爭論說起了。」李老師說。

「我也聽說你們一直存在著『居高臨下』和『根深葉茂』兩種教學理論的爭論，而『居高臨下』的理論目前佔了上風。究竟『居高臨下』的具體做法是怎樣的呢？」高雲漢對這個問題頗感興趣，他想從中獲得些啓發。

「這種理論主張少花時間學習基礎理論，強調盡快進入學習專業課程，尤其是專門化課程，認爲高級的東西學到了，基礎的東西就能迎刃而解。」李老師說。

「但是，沒有結實的理論基礎，是不可能進行創造性的設計和研究的。給學生打好牢固而扎實的理論基礎，這是大學與職業學校根本不同之處啊！」高雲漢說。

「我也認爲，那樣培養出來的人，專業水平不會高，難以置身於世界先進科技隊伍的行列，」李老師說，「但它是目前大力提倡的『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的理論根據，是教育革命的主流，而與之相對抗的教學理論『根深葉茂』，則處於下風。」

「『根深葉茂』又是怎麼回事呢？」

「『根深葉茂』強調全面灌輸牢固的基礎理論，認爲基礎理論是根，只有在牢固的理論基礎上學習專業課程，才能真正掌握，將來才有可能創造發明。」李老師解釋說。

「我覺得『根深葉茂』比較穩妥，它比較符合人們掌握知識的規律。我們以往大體上是這樣做的嘛！」高雲漢說。

「我也這樣認爲，大部分教師都有我們這種看法，這可能是我們頭腦中的所謂資產階級偏見吧？」李老師說，「不過，『居高臨下』之所以佔了上風，正如我剛才所提到的，主要因爲它是大學恢復招生後出現的『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的理論根據。」

「這跟『開門辦學』有甚麼關係呢？」

「關係可密切呢！『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是理工科『開門辦學』的主要內容。如果我們仍然堅持過往『根深葉茂』那一套，我們的『開門辦學』就沒有了內容，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原來有那麼個因果關係！」

「但是，要到外面的工廠找『典型設計』，往往跑遍全省仍然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人家工廠是要完成任務的，哪能遷就我們的教學呢？何況，一個專業在三年半的教學過程中，要有幾個以至十幾個典型設計，才能帶動完全部專業課程，那就更是難過登天了。另外，像現在這樣，實習到甚麼才學甚麼，基礎理論知識支離破碎，是很不利於學生將來的提高和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的。」

「我同意你的意見。」高雲漢說，停了停，他又說：「這樣聽起來，你們理科就好像變成了工科了，這就是平日大家稱之謂『理往工靠』吧？但你們理科到底和工科不同，你們爲甚麼不想出些折衷的辦法來呢？」

「大家都樂得這樣，因爲『理往工靠』，就不怕理科犯理論脫離實際的老毛病，而受到批判。」李老師答道。

「這話怎麼說呢？」

「因爲，『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被認爲是破『老三段』即文革前的『理論 — 專業 — 理論』的教學路線，和縮短學制的最革命的方法。據說按照這個方法，學校有些專業一年級的學員就能搞設計了。」

「『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真的有那麼神奇？」高雲漢問，「據我所知，以往的學生要到三、四年級才能搞設計的啊！」

「其實，所謂一年級就能搞設計，這只不過是教師和技術人員的工夫，只是用了學員的名義罷了。」李老師鄙夷地說。「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來。」

「不過，我不知道我們外語科如何實行『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高雲漢說，「至於『居高臨下』和『根深葉茂』的爭論，恐怕也與我們無關。」

「我看你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說不定更加爭吵不休，弄得不好，麻煩很可能會比我更多呢！」李老師說。

聽了他的話，高雲漢頓時感到心煩意亂起來。

在向數學系李老師了解了理工科過去一年多教育革命情況的基礎上，高雲漢、李寶山和趙元亮經過深入討論，提出了他們教學小組對教學計劃的意見：一、二年級每學期到工廠、農村四周就夠了，主要是參加勞動，每天安排兩個小時自學專業課，三年級安排到涉外單位，一邊勞動一邊實習。

然而，當他們向學員端出這個方案後，立即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班上分成兩種意見：一種以譚志工為首，認為這個方案基本可行，但下鄉下廠期間除了參加勞動外，還要做些社會調查，在每天兩個小時學習英語的時間內，教師還應結合工農業編寫些教材，適當上點課。還建議：第一學期為補課期間，最好在學校打好基礎，第二學期才出去。贊成這個意見的有方流霞、陳國棟、鄭彤。另一種意見以胡亞丁為代表，認為這個方案基本上是「智育第一」，老框框，它暴露了教師怕離開家、怕艱苦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認為應打破「三中心」 — 教學以教師為中心，以課本為中心，以教室為中心 — 把外語專業辦到社會上，每學期應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出外，到山區、平原、工廠、港口、海關、機場，主要不是埋頭勞動，而是熟悉情況，以開闊眼界，更好地搞好「上、管、改」。同意這個意見的有尹朝輝、張二虎。其他八位學員沒有明確表態。

高雲漢和趙元亮參加了他們的討論會，李寶山推說哮喘病發作，沒有參加。高雲漢理解他，處於他的地位，他怎好發表甚麼意見呢？不發表意見老是沉默地坐著，日子又怎麼好過呢？

胡亞丁他們幾個人，特別是胡亞丁，總是盛氣凌人，很少擺事實、講道理，動不動就扣大帽子，起初把帽子扣到系領導和教師頭上，後來辯論不過譚志工他們，就乾脆把帽子扣到他們頭上，說甚麼他們成了「資產階級的俘虜」啦，「想走成名成家的老路」啦，「五分加綿羊」啦，等等，不一而足。高雲漢覺得，系領導選譚志工當團支部書記、方流霞當班長，是對頭的。

然而，高雲漢把他們修改過的教學計劃交到系領導那裡已有多天，但一直還沒有批准。高雲漢知道系黨總支內對他們的教學計劃有不同意見。但他覺得，所謂計劃，其實是無關要緊的，現在所訂出的方案、計劃之類，往往只是一紙空文，誰也不會認真執行。上級的指示，今天是一個樣，明天又是另一個樣，根本就不可能有較穩定的長期規劃。

(四)

這個星期，高雲漢彷彿經歷過一場大病。他戒煙了。

他是在一九六五年暑假後到農村搞「社教」時學會抽煙的。文革前階段經常寫東西到深夜，煙癮就越來越大，看到別人戒煙那種痛苦相，他心想要自己戒煙是不可想像的。但前幾天他卻不得不痛下決心戒了煙。

一周的實踐證明：戒煙是十分痛苦的，有時簡直是喪魂失魄，然而，只要狠下決心，有極大的毅力，老煙癮也能戒得掉。他的決心和毅力來自學員的巨大壓力。

這是上周的事了。

早上，課正在進行之中，他忽然聽到後排響起兩下「卡擦」的打火機聲，他循聲朝前看去，看見有兩縷白煙正從胡亞丁鼻孔中悠然噴出。前面的同學回過頭來不滿地瞪了他一眼。鄭彤看著高雲漢，意思是要他進行干預。於是他一邊帶讀單詞，一邊慢慢地走過去，示意他不要抽煙。他點了點頭，但還是偷偷地繼續抽。他也知道胡亞丁他們抽煙，但學校並沒有明文禁止學員抽煙，所以他也不好干涉。現在上課時間在教室裡抽煙，怎麼說也不能提倡。

下課後他找胡亞丁談話，他卻嬉皮笑臉地對他說：「好，以後上課我盡量不抽煙好了。」說完他從口袋裡拿出香煙來，是「大前門」牌高級香煙，並抽出一支遞給他。這個樣子，活像上次計喜春請他抽煙時的那種神氣，他不禁打了個寒噤。他擺了擺手。

「沒關係嘛！」胡亞丁大方地說，「煙酒不分家嘛！」

他十分懇切地對他說：「我認為，青年人最好不要抽煙。」

「為甚麼？」胡亞丁毫不客氣地反問，「中、老年人就可以抽煙嗎？」

「中老年人能不抽就更好，」他還是耐心地說，「因爲上了癮，越抽越多，就難戒了。」

「照你的說法，我們國家不應生產烤煙了？」

他覺得辯論這個問題沒多大意思，就更加懇切地說：「我這樣說，是爲了你好。因爲我是抽煙的，所以知道抽煙壞處很多，首先是對健康不好，在經濟上也是個負擔，像你經濟還沒有獨立的學生，就更不應抽煙。」

「這個，」他顯得滿不在乎的樣子，「高老師，對於經濟問題，請您別爲我家操心，一個月十元八塊的煙錢，我爸供得起！」

高雲漢以極大的耐性，按捺住直往上冒的怒火，一字一字地說：「我還是認爲，年輕人最好不要抽煙！」

「高老師！」他加重語氣說，「我從沒聽說過青年人不應抽煙的，毛主席不是從青年時就學會抽煙的嗎？」他笑了一聲，用挑戰的口吻說：「看你的手指，都被煙燻成焦黑色了！我說，你給我們帶個頭，把煙戒掉，怎麼樣？」

高雲漢沒有繼續和他爭辯。他感到很惆悵。

他完全知道爲人師表的含義：教師要學生做到的，自己應首先要做到。但他從來沒有想到，教師只有戒了煙才有資格勸告學生不要抽煙，但從嚴格要求來說，也應該如此，因此他下了決心戒煙。

然而，使他感到惆悵更重要的原因卻是：現在的教師的確處於無權教育學生的地位，即使他戒了煙也罷。

高雲漢近來發現一些使人啼笑皆非的事。

他們的教材是借用別的院校的。他現在才發現，在句型訓練中，連繫動詞「是」竟很少出現否定形式，而這則是中國學生的一個難點，通常是要反覆練習的。究其原因，原來編者有難言之隱，比如：「我是個工人」，那好說，如果說「我不是個工人」，則有否定工人階級之嫌，如此等等。既然教材是這樣，他們也不好去多加發揮了。還有「手錶」之類有關「高級」物品的生活用詞，在課本上極少出現，其實據他所知，世界上許多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手錶這類東西並不算是高級物品了，他猜想也是怕人家說宣揚追求物質享受的思想。趙元亮查對過，一年級整套教材中竟然找不到「牛奶」一詞。但他們能夠責備編者嗎？

然而，胡亞丁還把這樣的教材稱爲修正主義的東西。有些同學說他鑽牛角尖，他卻雄赳赳地說：「我們工農兵學員就是要心明眼亮，專門管這些，就是要佔領外語這塊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

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高雲漢都盡到一個教師的責任，盡量耐心解釋清楚，但胡亞丁他們都充耳不聞，並進行挖苦和攻擊。有時他們問趙元亮，但趙元亮跟他們沒說上兩句就辯論起來，關係就越來越緊張了。李寶山呢，他的策略是十問九不知，說聲不懂了事，迫不得已時，也支吾以對，或甚至表示不反對他們的意見。

一天吃過晚飯，高雲漢又和數學系的李老師閒聊起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英語專業一個班頂多是兩個教師，有時是兩個班三個教師，現在一個班三個教師，應該說是輕鬆的。但事實卻不然。」高雲漢訴苦地說。「你們的情況是不是這樣的呢？」

「比你們更嚴重，」李老師說，「你們外文系的學員，如果口齒伶俐，模仿力較強，又願意用功的，即使入學時文化水平較低，也能學下去，至少在口語方面學到些東西，但我們理工科的學員就不同了，他們必須有較好的數理化基礎，否則就無法讀下去了。」

「上級不是加了半年的補課時間嗎？」

「頂個屁用！」李老師加重語氣說，「你也知道，我們的工農兵學員，大部分是文革

開始前或文革前階段初中畢業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文革前階段學校根本就沒有上課，他們整天衝衝打打，實際上只有小學水平，那些文革開始前初中畢業的，也和具備唸大學的水平還有相當的距離。」

「還有那批文革開始前的高中畢業生呢？」高雲漢問。

「那批人現在平均年齡都在二十五歲以上了，在現在不必進行入學考試的招生制度下，他們輸給了比他們年輕幾歲的初中畢業生，他們能夠進入大學的比例很低。」

「我同意你的這個意見，學員入學的水平低下是主要原因，但如果學員肯刻苦學習，培養出一些具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人才，也不是沒有可能的，」高雲漢說，「現在的問題是，對學員沒有考核制度和其他相應的規章制度，學習期滿，照例個個都能畢業，學習是好是壞，並不是衡量學員學業成績的準則，也不是畢業分配工作的依據之一。」

「你說得對。由於這樣，許多人並不刻苦用功，習慣於一知半解，囫圇吞棗，有少數人還借故『造反』，以此來表明並不是他成績不好，而是他不屑於學資產階級的知識。」

「因此，即使我們外語專業，也不見得比你們理工科稍爲輕鬆，我們教學小組三個教師日夜分頭輔導，實在有點疲於奔命，但一個多月來的成績，卻令人大失所望，達到最基本要求的僅有三分之一。」

「還有一點直接影響教學的，就是教師的職責理應是教書教人，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主觀上教書不教人，或客觀上不讓你教書教人，書是教不好的。」

「領導要求教師們既要教書又要教人，現在教師難就難在既要教書又不能教人，一教人就會出錯，不是『師道尊嚴』就是『放毒』，尤其是我們文科的。也許我們真的是中毒太深，一舉手、一投足、一動口，資產階級偏見都如影隨形，顯露出來？」

「我們理科的情況也基本如此。」李老師說。

「不過，作爲教師，如果你教的班有些學生學習成績很差，即使有一兩個同學學習不那麼好，也應該說是沒有盡到責任，更何況我們班的學員多數未達到預期的要求。我爲此而經常徹夜難眠！」

「這是我們無能爲力的事，也不必過分認真了！」李老師也情緒不高地說。

根據高雲漢他們幾個教師的排隊，班上基本上達到最低水準要求的有五人，他們是：鄭彤、方流霞、譚志工、余衛國和宋家玉。胡亞丁、尹朝輝和張二虎學習很差，他們從不願動腦筋去記單詞，而且經常缺課。抓他們來輔導，又諸多理由不來。其餘近半數的人，或是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或是怕被人說是「智育第一」，或是基礎太差，學習上都不太順利，發奮向上的精神自然就不夠。

下午進行評教評學活動，有幾個學員說高雲漢干預學員的事務太多，把學員當「阿斗」，但班長方流霞卻高度評價他既教書又教人。他近來發現，方流霞與班上的同學大不相同，甚至和他所認識的大多數時下青年也不相同。

正當高雲漢他們三人，慶幸基本上平安無事地渡過了語音教學頭一關時，卻平地響起個悶雷。早上，高雲漢到系辦公室時，看見門前赫然出現一份針對他的大字報：

評高雲漢教師的階級感情

我們英專十五位學員是經過工農兵推薦，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優秀分子，是未來外語領域的佔領者。對待我們的態度，就是對待工農兵的態度，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高雲漢教師把我們當試驗品，把我們當作沙眼，我們不禁要問：他這是甚麼階級的感情？他的屁股坐到哪裡去了？我們要警惕資產階級反攻倒算，警惕有人對我們實行文化專制。

起因是這樣的：語音教學階段結束後，這一周就轉入課文教學。爲了使趙元亮得到鍛煉，高雲漢就讓他上點課，每周也不過是兩三節。事先高雲漢和李寶山還一點一滴地幫助他備好課，上課前進行試講。趙元亮雖說在教師中最年輕，但也三十歲了，再不抓緊，就很難提高了。他的第一堂課是上得不錯的，雖然有點緊張，離不開教案，顯得有點呆板，但高雲漢認爲，這是每一個教師必經的階段，沒有甚麼好責備的。

然而，尹朝輝卻向高雲漢提意見，說趙元亮水平低，上課學員聽不懂，要求停止他的教學，並聲明這是班上多數人的意見。高雲漢向他解釋了他們的用意。第二天他又在課堂上向全班同學說明他的意見，並舉了那麼一個例子：前幾年他到醫院去看眼病，診斷爲沙眼後，一個年輕的護士走過來笑著對他說：「我給您刮沙眼，我這是第一次，把您作試驗品，同意嗎？」當時他愕然了一下，但很快就意識到：任何一個高明的醫生或技術熟練的護士，都是從原來不高明、不熟練開始的，都是從試驗品上取得了經驗才成熟起來的，如果大家都不願當試驗品，哪裡來的高明醫生和技術熟練的護士呢？於是他就欣然同意了。手術雖然時間較長，又較痛，但他知道，當第二個病人來讓她刮沙眼時，情況就會好得多了，想到這裡，他就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感覺。

舉了這個例子後，他對大家說：「我們趙老師的情況也是如此，他既要當教師，就得上第一節課，就得上越來越多的課，這樣才有經驗，如果不讓他上課，他就永遠成不了有經驗的教師。」他還說：「由於初上課，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大家可以提意見，幫助趙老師改進教學。」

他把這件事向沈書記匯報了，沈書記認爲他做得對。

現在，當高雲漢細看該大字報時，他發現落款旁邊還有不少字：「堅決反對盜用全班名義的行爲 — 譚志工」、「不同意這張大字報的內容 — 方流霞」、「大字報的作者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 — 鄭彤」、「不同意這份大字報 — 余衛國、宋家玉、王建軍」。可以知道，這份大字報是胡亞丁少數幾個人炮製的。

高雲漢壓住心頭的怒火走進辦公室，趙元亮已經在那裡了。他似乎比高雲漢更加氣憤，但在氣憤中卻雜有難過之色。高雲漢安慰他說：「小趙呀，如今當教師可不容易啊！要沉得住氣，不然領導也不好做工作了。」

「我就受不了這種窩囊氣！」趙元亮激動得眼眶也紅了起來，「我也是有爹娘生的，幹嗎我要受這種氣？把我調出學校當甚麼都好！」

高雲漢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同情他，也同情自己。他嘆了口氣說：「調出學校？調出去就能改變你知識分子這種既成事實的社會地位嗎？我們還是面對現實，從革命的利益出發，以大局爲重，主動去跟學員們搞好關係吧！」

「把我們的命革掉，才算從革命利益出發？」趙元亮憤然地說。

李寶山怯生生地走過來問高雲漢：「今天早上的課是不是改到下午？時間快到了。」

高雲漢毫無主意地看著趙元亮，趙元亮正想說話，沈書記走過來，有點不安地對他們說：「今天的課不上了，讓同學們自己討論，自己作出決定吧！這事由周麗蓮同志處理。」

「爲甚麼要由她來處理有關我的事？」高雲漢不滿地問。

「她說她要親自過問這件事。」沈書記說，低著頭不敢看他。

「你是我們系的第一把手，這件事應該由你來處理才對！」高雲漢大聲地說。

「但是……」他毫無主意地看了他一眼，就沉默不言了。

高雲漢也沉默起來，他十分明白，現在周麗蓮大權在握，不可一世，哪裡會把沈書記放在眼裡？在文革中，她是系教工「造反」派的頭頭，她曾指使學生把沈書記打得半死，她又是審查沈書記專案小組的負責人。由於她的阻撓，沈書記很遲才官復原職。在清隊

時，他雖已重當系的第一把手，並主持清隊，但當時他明知周麗蓮因私怨而陷害和殘酷迫害陳曉乾，他卻不敢哨半句聲，爲陳曉乾主持公道。

下午，方流霞到高雲漢宿舍房間來，告訴他在上午的會上，辯論得很激烈，大多數人不同意胡亞丁的意見。但是，主持會議的周麗蓮卻大力支持胡亞丁的看法，認爲高雲漢是反對工農兵學員，反對文化大革命，儘管最後還是同意了方流霞的提議：仍然讓趙元亮每周上兩節課。

「爲甚麼周老師那麼敵視您呢？」方流霞突然問道。

他怎好對一個學生說出實情呢？尤其是個女學生。然而，在她的關切眼光面前，他只能說：「這可能是因爲在文化大革命前階段，我們分屬兩派對立的群眾組織吧？」

她眼中仍然有懷疑的神色，但她卻沒有進一步詢問，只是遲疑地說：「周老師似乎是個很有機心的人。」她說完就走了。

這是她第一次到他宿舍房間來。他早就發覺她是個有強烈正義感的姑娘。

晚飯後，沈書記到高雲漢的房間來做思想工作。他有點難過地說：「老高呀，就多委屈點吧！今天我也不得不說了些圓場話，說你的比喻不妥當，你就找個適當的機會，作點自我批評吧！」

「我的比喻不妥當？」他當然不服氣，「我認爲這是最恰當的比喻。」

「唉！」他用懇求的口吻說，「你是個聰明人，如今對待這些青年人，總是以哄爲妥，如果弄得不好，倒霉的總是我們教師和幹部自己。」

「沈書記，我不同意哄的做法，這是不對的。」高雲漢大聲地說。

「噓！低聲點！」他有點狼狽地說，「其實我何嘗不知道這樣做不好，但現在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報章上不少文章不就是這樣要求的嗎？」

高雲漢想了想，也就默然了。

這時李寶山來訪。

「最好我不上課，只輔導學員。」他口吃地對沈書記和高雲漢說。

「爲甚麼？」高雲漢問。

「我是走慣老路的人，我怕自己的舊思想會毒害學員。」他苦著臉說。

高雲漢自然不同意，他說：「你不用怕，我向你保證，出了甚麼事都由我來承擔，這樣可以了吧？」

他才不再說甚麼。但沈書記竟沒有對他說甚麼，這是出乎高雲漢意料之外的。

(五)

校黨委副書記何廣泰在全校大會上，作了一個關於如何提高教學質量的報告。何副書記是前幾年才從其他部門調來的，辦事較爲大膽和具創意。報告中的一個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工農兵學員搞好「上管改」的問題，引起了師生員工們的極大興趣。

他的報告認爲：工農兵學員一方面是教育革命的生力軍，另一方面也是資產階級爭奪的對象，這是因爲，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工人群眾不是自然而然地天生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思想是靠不斷地灌輸得來的，何況我們的工農兵學員，絕大部分只是勞動了兩三年的青年人，他們只不過是工農的後備軍，他們只有在今後長期的學習中，在長期的革命實踐的鍛煉中，才能成爲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分子。他舉了不少學校這兩年來工農兵學員忽視思想改造，而變質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有些例子完全出乎人們意料之外，例如，土木系有一個學員，他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但其實是個慣偷，前幾天作案時當場被抓獲；數學系一名女學員，她是學校黨委委員，竟然是一個愛情騙子，在過去一年，一共騙了三十多個男人。因此，他得出結論：工農兵學員「上管改」

的任務，就應包括改造自己和向教師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而改造自己則是前提，因爲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就談不上改造學校。

散會後，高雲漢和數學系的李老師一起返回宿舍。

李老師忽然問他：「剛才在會場聽到，有不少教工認爲何副書記的提法很新。你看呢？」

「我認爲這種提法並不新鮮，因爲它仍然沒有脫離教師要受工農兵學員改造和監督的框框。」高雲漢說。

「但是，當前流行著這樣的觀點：中老年人思想複雜，在與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中，他們不能依靠，只能依靠思想單純的青年人，其中包括青年人改造老年人。」

「我認爲，這種看法完全無視這個事實：中老年人受各種思想影響較深，其中包括受好的思想影響；青年人思想較單純，但這正好包括了幼稚無知、自以爲是、對壞思想抵抗力不強的這些致命弱點。」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李老師說。「把青年人捧上了天，實際上是解除了他們的思想武裝，把他們培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

然而，有些工農兵學員卻認爲，何副書記的報告是大毒草，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認爲，這個報告長了資產階級的志氣，滅了無產階級的威風。後來在校黨委辦公室前面還出現了一份大字報，說何副書記是爲資產階級反攻倒算鳴鑼開道。寫這份大字報的是化學系一個學員，自稱是當過工農兵的人。高雲漢覺得語氣很熟，一看下款，果然就是那位曾經拼命想擠進英語專業的計喜春。

在十字路口還有一份土木系幾位學員寫的大字報，題目頗有點吸引力：「1 + 1 = 2 嗎？」，據這幾位同學說，他們系有一個學員曾問一名數學教師：1 方水泥 +1 方碎石 +1 方沙，等於幾方？該教師的答案是 3 方。這幾個同學從中得出結論：教師的知識是七分無用、三分騙人的，何副書記提倡向教師學習，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

然而，雖然出了兩份大字報，在學員中也熱鬧了一陣子，但到了星期天，氣氛就冷卻了下來，這可能是很多同學厭倦了這種不可能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性好處的造反，同時也提不出真正有說服力的反駁論據。

英專那個班自然也有反應。方流霞、譚志工他們認爲何副書記說得對，他的提法對青年人沒有任何壞處。胡亞丁他們起初並不十分關心此事，聽說後來經計喜春到來串聯後，也活躍了幾天。據傳，由於計喜春的爸爸是在中央部門工作，他是個通天人物。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個學期就快結束。

歸結起來，在這幾個月中，似乎是「既無風雨也無晴」。沒有發生甚麼大事。四月時何副書記的報告，在一潭死水中投下了一塊小石頭，濺起了幾粒小浪花，但一下子又歸於沉寂。也沒有甚麼激動人心的進展。何副書記這幾個月來，搞了一下提高教學質量，搞了些公開課，也搞了些學員守則之類的東西。對於公開課，一些教師倒是煞有介事地搞，但學員並不怎麼配合，由於水平所限，也配合不了；守則之類的東西，約束力不大，學員們仍然我行我素。雖然近期經過有關部門和社會上各界人士強調教學質量，不少學員開始注意學點東西了，但奇怪的是，黨辦的報章雜誌卻從不論及這些問題，因此刻苦用功尚不能蔚爲風氣。普遍缺乏一種動力，因此學習上一潭死水就是自然的了。

但學校突然要求教師好好摸學員學習質量的底，作出客觀的評價。高雲漢不同意那種光憑印象去下結論得做法。但學校又沒有明確提出要通過測驗或考試來進行。

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英專一年級上學期每周都有一個測驗，一個月一次小考，三個月一次段考，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堂上小測驗。這些現在都沒有了。開頭高雲漢搞過一周的聽寫，胡亞丁就提意見，說這樣做同學們精神太緊張了，不利於主動活潑地學習。而學校也不提倡測驗、考試之類，打分更是禁忌。李寶山也極力反對搞測驗之類。

現在高雲漢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他們討論了很久，仍沒有甚麼結論，後來趙元亮提出，開卷測驗一下，不打分，只供教師作改進教學時參考。高雲漢覺得這個意見可行，但李寶山卻不同意，認爲這樣做風險太大，後經趙元亮進一步提出，學員試卷不署名，他才免強同意了。

高雲漢下午找班、團幹部研究此事，除文體委員胡亞丁外，大家都不反對這樣做。胡亞丁雖然沒有公開提出反對，但表現得很不願意的樣子。方流霞認爲仍應該署名，譚志工認爲仍應該記分，不但作教師改進教學時參考，也作學員改進學習方法時參考。高雲漢向他們解釋，要一步步來，不能一下子要求過高。

第二天上午進行不署名的開卷測驗，題目自然是低水平的，而成績也是預料中的令人很不滿意。合格以上的有三人，從字體來看，他們是鄭彤、方流霞、譚志工。周薇和宋家玉接近合格，下面是余衛國。尹朝輝和張二虎幾乎交了白卷。最使高雲漢感到討嫌的是，在一份試卷上潦潦草草地寫著一首打油詩：「考門八字開，教師逼我來，把咱當敵人，你說該不該？」

一眼看出，這是胡亞丁的「傑作」。

高雲漢感到，應該跟胡亞丁好好談談了。

他到學生宿舍找到他，首先問他對教師的看法，他蔑然一笑，說道：「我認爲，原有的教師好比是一本舊書，而舊書則毫無例外地是封資修的貨色。在還沒有新書的情況下，舊書還是可以讀一點的，但必須批判地讀。」

「你認爲教師是人民還是敵人？」高雲漢平心靜氣地問。

「既是人民又是敵人。」他很有把握地說。「從經濟地位來分析，是人民，但從思想意識、從世界觀來看，則是敵人。」

「我從來沒有聽說有這種分析法。」高雲漢不禁笑了起來。

「有！」然後他口若懸河地往下說：「民族資產階級就是。知識分子與民族資產階級是同一類型。『兩個估計』已經明確地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也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分子中有知識的人。這點有甚麼難理解的？比如李老師，難道他能算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嗎？趙老師雖然在解放後長大，但受的是舊學校教育，頂多算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至於你，因是個共產黨員，我就不好分析了！」

高雲漢對他這一套理論甚感吃驚，他說：「胡亞丁啊，你不能把世界觀和成份機械地等同起來，比如說，許多農民是小生產者，就其世界觀來說，是非無產階級的，但他們是勞動者，是勞動人民，難道能夠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分子嗎？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他們的勞動是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怎能跟資產階級等同起來呢？」

「知識分子是爲社會主義服務的？」他很不理解地反問。「計喜春告訴我，有位中央首長曾經說過，解放後十七年培養的知識分子都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不把他們公開列入地、富、反、壞、右之列，是出於策略！」

「計喜春？」高雲漢恍然大悟。他反問：「那麼，你們是屬於哪個階級的呢？」

「我們跟你們不同，」他十分自豪地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中有知識的人，是改造舊知識分子的新知識分子！」

「知識不多怎能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呢？」高雲漢淡然地問。

「我們有豐富的階級鬥爭知識！」

「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方面的知識呢？」

「掌握了階級鬥爭的知識，其他知識就一通百通！」

高雲漢哈哈大笑起來。

他愕然地問：「你笑甚麼？難道我說得不對？計喜春是這樣說的啊！」

高雲漢感到很難說服他，他剛才所說的一切，並不是他或計喜春的創造發明，確實是有根有據的，而且都是報章雜誌上反覆宣傳的論點。他無可奈何地把雙手一攤，說道：「你呀，我以後再好好跟你講清楚吧！」

但胡亞丁忽然友好地對他說：「高老師，說是這麼說，但我並不把你當敵人。上次那份大字報本來是針對李老師的，後來計司令說，轟他沒用，你才是實權人物。我當時的意思是要你不要跟著別人跑。共產黨員嘛，我們能把你怎樣！」

「計司令？計司令是誰呀？」高雲漢問道。

「計司令？哈哈！計喜春是群眾組織『主沉浮戰鬥兵團』的司令呀！」

「計喜春，又是那個計喜春！」

高雲漢覺得，經過這次談話，雖然沒有解決胡亞丁的甚麼問題，但了解了他的思想，還是有好處的。不過這次談話使他感受良多。的確是有些人，其中包括一些中央的領導人，已把知識分子釘在十字架上了，致使社會上形成了一種傾向，把知識分子稱爲「臭老九」而加以歧視和排斥。

(六)

學期結束，學校要求各專業進行考核。但如何考核，卻沒有說，只說要按照學員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高雲漢覺得，學校領導也有他們一手的，近年來作出的指示或決定，都是含含糊糊，模棱兩可的，或者只有抽象的原則，而無具體的指示，美其名曰發揮師生的創造性，實際上是推卸責任。這就苦了教師們，不執行不行，要執行又得不到具體的指示，這幾年的親身經驗，教師們誰還敢發揮「創造性」呢？只好由學員們說了算(實際上是最激進的學員說了算)，但如果學員搞錯了，責任也還是歸教師來負。

經學員討論決定，學期結束考核的方式是由學員自我評定，教師提出今後如何辦的意見。全校各專業差不多都是採用這種方式。高雲漢內心是不太同意這種做法的，一些學習好的學員也不主張那樣做。但學校不反對，也只好決定那樣辦了。他認爲，這種做法，對教師來說，倒是異常簡單，不像從前考試那麼辛苦、那麼費精神，到時候給每個學員提點不痛不癢的抽象意見就行了，不過其消極後果則是顯而易見的。

一個學期過去了，甚麼叫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真叫教師們感到越搞越糊塗。

高雲漢又和數學系的李國盛老師就「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問題聊了起來。

「我還不清楚教育革命的核心是甚麼。」高雲漢說。「我始終認爲，大專院校應該培養出合格的專門人才，去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但從現今學校的實際情形來看，則是與此背道而馳的。」

「我記得五八年搞『大躍進』時，強調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李老師說，「現在『專』是不提了，也沒有人敢提，一提就被扣上『業務掛帥』的帽子。至於『紅』，似乎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凡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尤其是甚麼都造反一氣的，就是突出政治，就被封爲『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

「但是，卻出現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教師們只要稍爲強調一下專業教學，就馬上會被扣上引導學員走『白專道路』的帽子，但另一方面，雖然在學員中不提倡『專』，甚至有些學員以『專』爲恥，但我們的各級黨報卻不斷吹噓工農兵學員的專業水平，如何大大超過文革前學生的水平。」高雲漢說。

「如果工農兵學員的學業水平是那麼高的話，他們就一定是很好教的了。」李老師問：「你們的學員好教嗎？」

「根本就教不下去！」高雲漢用不屑的口吻說。「現在教師天天扶著學員走，由於學

員程度嚴重參差不齊，一個教師只能帶三四個學員，但結果學員的水平仍然難以提高到文革前初中的水平。這樣下去，不僅質量不能保證，也很難擴大以後的招生名額。瞎吹噓是不必費甚麼力氣的，但我不知道這對國家有何好處！」

「不過，照省文教組麥副組長的要求，工科各專業學員培養目標是三級工，這也許是能夠辦得到的，但這樣一來，辦大學實在是多此一舉了！」

「除了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核心是甚麼不明確之外，另一個問題也使我感到困擾，就是對教師的要求，」高雲漢說，「按照毛主席以往的一貫要求，應該是『又紅又專』。現在，正如你剛才提到的，『專』不敢強調了；『紅』呢，教師早就用不上這個詞了，只一個勁兒強調轉變立場。我們教師真的不知道何去何從啊！」

「我也有同感。」李老師答道。「記得文革前，我們系的教師中，有『文人相輕』的傾向。那時候，把自己的專業水平說低的人是很少的，而現在呢，有學問的人不敢把學問使出來，沒學問的人反而感到十分心安理得，因爲『白專』的帽子絕不會扣到這些人頭上，因而還出現了『文人相讓』的風氣：分派課程時，你推我讓，都說別人比自己行！」

「這就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思想在作怪。但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也怪不得大家的啊！」

「當然不能怪大家，大家的確是無所適從嘛！」歇了歇，李老師繼續說：「至於『紅』，如何才算轉變立場呢？今年初，省報發表一篇文章，介紹去年底在全省教育革命經驗交流會上的重點材料，就指出了這個方向。該文介紹我們大學的教師白習寬改造世界觀的事跡。你還記得吧？」

「當然記得！他的事跡在我們學校教工中一直引起不少議論。他是你們系的老師，你對他應該最了解的了。」

「白老師最感動人之處，就是他把一家五口的家務，全交給了他的妻子，而他自己卻長期住在學員的集體宿舍裡，與學員『三同』，同住、同吃、同政治學習。」李老師說。「最使學員難忘的是，白老師不顧自己有嚴重胃病和上了年紀，給學員洗衣服、煮藥、理髮、打掃宿舍，等等。同學們在文體活動時間打球，他就站在一旁爲他們撿球。」

「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介紹他經常把好菜讓給學員吃。文章特別強調教師們要向他學習這一點。文章還說，學員都叫他『老白』，不叫『老師』，說明他和學員打成一片，因比，除了年齡之外，人們分辨不出他是教師還是學員。」高雲漢說。

「據我所知，有些學員還叫他『白光頭』哩！」李老師說。「說人們分不出他是教師還是學員，那是不真實的。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活像個受管制分子！」

「但是，文章說他已經把立足點逐步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了。」高雲漢說。

「那是亂扯談！」李老師忿然地說。「我和他同一教研室，最了解他的爲人。他是個看風使舵的人啊！」

「所以，上次何副書記作總結報告時，說你們系有些教工看不起白習寬，是出於嫉妒。他還說：即使他有些私心雜念，但他能堅持一年多，也算是『弄假成真』了嘛。」

「就是說，白習寬的道路就是廣大教師的道路。」李老師冷笑了一聲，然後繼續往下說：「但是，姑且不去探討白習寬的個人動機，他這樣做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提倡年近半百帶病的教師，給二十來歲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洗衣服、做雜役，好的東西讓給他們吃，那到底要把青年培養成甚麼人呢？」

高雲漢記得，胡亞丁曾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們教師能學到白習寬的一半，我們就心滿意足了。」他問他白習寬好在哪裡，他說好在順著學員，這就叫做階級感情。但方流霞的意見則完全相反，她認爲對學員遷就籠絡，就是要培養好吃懶做的大少爺。

「另外，他整天爲學員的瑣事忙這忙那，爲如何博得學員的好感而費盡心機，又哪來的時間和精力用在教學上呢？」李老師繼續說，「而作爲大學教師，不斷提高業務水平，

則是至爲重要的，否則就不能跟上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就不可能教好專業課。」

高雲漢堅決表示：「白習寬的道路是一條不紅不專害己害人的道路，我是決不會走的。」

兩人對教育革命，最終得不出任何肯定的展望，彼此只好心情沉重地結束了談話。

下午評教評學。這是第二次了。評教評學實際上是評教，是學員向教師提意見，據說這是學員進行「上管改」的有效手段之一。所謂評學，就是要求教師對學員的學習提些希望。但是李寶山(與他同類的教師也是如此)與學員一起開會時總是噤若寒蟬，趙元亮也常常憋著氣不講話，高雲漢作爲教學小組長，怎麼也得說幾句話，自然是泛泛地指出一些現象問題，越抽象越好。事實上也只能如此。

今天方流霞的發言卻甚具啓發性，高雲漢覺得，她的確是個與眾不同的姑娘。她說：「我讀高中時，對大學總有點神秘感，認爲大學與中學是完全不同的，大學的教師都是學識淵博的專家，每個教師都有個書房，書籍堆到天花板；大學生刻苦用功，書不離手，校園裡書聲琅琅，教室裡學生在聚精會神地聽課、做筆記，實驗室裡進行著高級的實驗，整個校園充滿肅穆的氣氛。這是我從小說和電影裡看到的情形，我心裡也認爲大學應該是這樣的。所以當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心裡既高興又擔心，擔心自己學識淺薄，當不起大學生。但自己又感到，既然人民給了我這樣的機會，我應下定決心，廢寢忘食也要趕上去，所以初來時熱情還是很高的。」她的話吸引了不少同學的注意，特別是鄭彤，她用心地聽著，面部表情與方流霞的一樣。

「我當初的思想情況也跟你的差不多。」鄭彤插了一句。

方流霞忽然用失望的口吻把語氣一轉：「可是，進大學後不久，這股熱情就逐漸冷卻了下來，因爲事情與我當初所想像的圖景完全不一樣。我到過一些老師家，除老先生外，大都是亂七八糟，根本不是做學問的環境，而且書架上沒有幾本書。我曾對我爸爸說過這種情況，他不怎麼相信，他說：『大學教師沒有書能行嗎？』」她抬起了頭，一雙智慧的眼睛盯住高雲漢的臉孔。

高雲漢臉上頓時一陣麻熱。

然後她把眼光慢慢轉移到鄭彤身上，與鄭彤會意地點了點頭之後，繼續說：「圖書館、資料室、閱覽室裡沒有甚麼新書，舊書又不能拿出來，冷冷清清，沒見有幾個人在那裡看書。初進校園的人分不出這兒是學校還是一般的機關。至於學員嘛，」她的眼光朝張二虎身上一瞥，張二虎立即不自然地改變一下坐姿，「更使我大失所望。雖然也有不少用功的人，但總的來說，根本沒有一種刻苦攻讀的氣氛！」

胡亞丁面露不悅之色。

然後她以略爲難過的語氣回憶說：「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真的，我原把它看作是十分神聖的事，抱著崇敬的心情去聽老師的課，可是課上下來，我的心卻冷了一大截。我不是說老師上不好課，而是它離開我原先的想像太遠了。大學是這樣的嗎？」她停了停，低下了頭，撫摸著她的筆記本，用略爲低沉的聲音往下說：「可是，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覺得當今的大學就是如此，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地當個名不符實的大學生了。」

胡亞丁忽然以不以爲然的口吻插話說：「你也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嘛！我們今天的新型社會主義大學最大的優點，正是掃除了你所嚮往的東西，掃除了埋頭讀書，學那九分無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識的壞風氣，這是好得很！如果照你的想法去做，不是學了專業，丟了專政了嗎？」

方流霞斷然地回答：「學了專業就一定會丟掉專政的嗎？不對！甚麼叫專政？批鬥人、關人、殺人才叫專政嗎？學好專業，發展國家的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國家才能鞏固，像你們所主張的那樣，培養空頭政治家，才是真正地丟掉專政哩！我問你，如果不好好學習專業知識，你到學校來幹甚麼？」

「來『上、管、改』！」張二虎威風滿面地說。

「把學校砸爛了不是更乾脆，就用不著你們費心來管了！」鄭彤打趣地說。

「你不要替方流霞這個走資派說話！」張二虎笑著還擊。

「別開玩笑！」譚志工說，「這是個嚴肅的會！」

方流霞打開筆記本繼續說：「列寧說過：『我們決不能像舊學校那樣，用數不勝數的、九分無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識來充塞青年的頭腦，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可以只學共產主義的結論，只背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樣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的。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這裡列寧所說的九分無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識，是針對資產階級學校而言。我們是社會主義大學，情況怎麼會是一樣呢？我爸爸常對我說：『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政權就不會鞏固，如果個個都只會空喊革命口號，生產誰去發展？工農文教衛生各項事業誰去發展？如果你不刻苦學習，學不好，你就應該把位子讓出來，讓有志氣的人來讀！』他的話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嗎？」

「你老子是個典型的走資派！」胡亞丁站起來，大聲地說，並憤然地走了出去。尹朝輝與張二虎也站起來，不屑地看了方流霞一眼，也大模大樣地退席了。

會議停了一陣，然後大家熱烈地議論起來。有些同學似乎有點激動，他們檢查了自己過去學習不夠刻苦用功，並向教師們提了些意見，希望教師們大膽嚴格要求同學。高雲漢知道，在當前的形勢下，不能把他們的說話當真，這只不過是青年人一時衝動的言辭。

不管怎樣，高雲漢還是把希望寄托在下個學期。

(七)

今天《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七月十九日題為《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及《遼寧日報》的編者按。據《遼寧日報》編者按介紹：一個今年報考大學的生產隊長張鐵生，在大學招生考核試中交了白卷，他在白卷背面寫了一封信，對文化考查提出了異議，認為文化考查是壓制他那樣一心為公、臨考試還出工的青年的一種手段，而只有利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的浪蕩書呆子們」和「大學迷」。編者按指出：《答卷》的作者「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並嚴厲地質問：「適當的文化考查是必要的。但是，文化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檢查記住多少中學課程？」《人民日報》編者按也指出：「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張鐵生的信是反對文化考查的。但高雲漢從字裡行間的確明顯地感覺出他有一種妒嫉別人、自己夢寐而求上大學，而又在考試中「心有餘而力不足」那種矛盾心態。

高雲漢記得今年四月，國務院下達過有關招生的文件，明確地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薦青年掌握基本知識的情況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他認為這是總結文革以來招生的經驗教訓提出來的主張，是比原來的辦法為好。K 省是按照這個精神辦事的，廣大青年和家長比較贊同。遼寧的情況如何，他不清楚，但有一點使他感到迷惘：既然國務院有此指示，《人民日報》為甚麼如此大力推薦《答卷》而否定文化考查呢？從中央下來的決定中，公開出現兩種對立的意見，這是罕見的。他內心深處藏著一層憂，當然眼下也有憂。

眼下的憂並不輕。他認為，這麼一來，就不止是入學考試的問題了。在平時教學活動中，考試、考查、測驗就最後被確定為禁條了，甚至提問也可以被說成是與學生為敵。學習與不學習、學習好或壞，同樣升級、畢業。當教師越來越難了。他估計，他那個班馬上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不久前舉行過學期結束測驗。

果然不出高雲漢所料，事情發生了。

早上他到系辦公室，路經十字路口，看見有幾個學員在刷大字報，旁邊有一個人在指揮著，他定睛一看，原來是計喜春，於是他急忙細看剛刷完大字報的那幾個學員，一個是胡亞丁，一個是張二虎，另外一個是別系的學員。他停下了腳步，計喜春看見他就把腰一叉，冷笑了兩聲，然後威風凜凜地命令：「好，咱們走！」

有兩份大字報。一份是以胡亞丁個人的名義寫的，內容是說他們班在某教師的主持下，大搞以學生為敵的把戲，聯繫到張鐵生的《答卷》，令人信服地看到外文系存在著嚴重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著資產階級反攻倒算的現象，要求學校黨委發起一場大辯論。另一份大字報是以計喜春的名義寫的，大字報高度讚揚胡亞丁的造反精神，認為他是 K 省的張鐵生，幾乎與張鐵生同時交的白卷，白卷上同樣寫上了抗議的內容。計喜春號召全校工農兵學員和革命的教職工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奮起反擊資產階級的反撲。

下午，大字報棚出現了一些零星的大字報，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計喜春他們的觀點。

李寶山有點面如土色了，他不斷抱怨說：「我是一直反對的，你們不夠小心，果然鬧出事來了！」

高雲漢對他說了許多安慰的話，但他仍然愁眉苦臉。

沈書記也很緊張，上午他找高雲漢談話。上次測驗的情況他是了解的，但仍然要高雲漢詳細向他匯報。高雲漢認為沒甚麼可非議的。

沈書記懇切地對他說：「是呀，你所做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但是，儘管你的出發點是好的，我們卻是從舊軌道走過來的人，舊思想還是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那次你提出測驗，就是那樣的問題。我看你還是寫份大字報，作自我檢查了事，還是主動較為妥當。」

高雲漢不同意，認為上次的測驗，從形式到內容，根本看不到與學生為敵的影子。如果說有舊思想，那只能說他還沒有堅持要學員認真進行那次測驗。沈書記說不過他，只好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是為你好，我看，《人民日報》的文章是有來頭的！」

看來沈書記被「來頭」嚇壞了。後來他和高雲漢一起去向何廣泰副書記匯報。何副書記沒有責備高雲漢，也沒有發表甚麼具體意見，只說：要相信黨、相信群眾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班上卻沒有甚麼強烈的反應。方流霞暗中向高雲漢表示，她不同意胡亞丁的做法，她也不怎麼欣賞張鐵生。

然而，在晚上教工黨支部的組織生活會上，周麗蓮卻向高雲漢開火。

會議一開始，她就嚴肅地說：「在我們系裡，在我們黨支部內，正在進行著尖銳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即毛主席路線和資產階級路線的鬥爭，我要提醒高雲漢同志，注意你對學員的所作所為。你的問題是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必須從政治上來看！」

「說得好呀！」高雲漢火光起來，「不錯，在我們系裡的確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但是，應該受批判的是那些打著革命旗幟去破壞教學的人！」

「你說甚麼？」她暴跳如雷起來，「你膽敢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戰略部署對著幹？危險啊，高雲漢同志，非常危險啊！你想丟掉你的黨票嗎？」

「我是不怕嚇的！」他毫不示弱。

「別爭吵了，」沈書記用懇求的口吻說，「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解決問題。」

會議不歡而散。

開始放暑假了，可能是由於這個緣故，一整天沒有新的大字報，整個校園顯得一派冷清的氣氛。其實大部分學員已經離校返家度假去了。

第二章 下鄉·拉練

（一九七三年九月 —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一）

教師們雖說不放暑假，但學生走了，也沒有多少事要做，就在家裡看書、備課、買菜、煮飯。高雲漢還有一件事擱在心頭：開學後計喜春他們又將如何動作呢？

開學第三天了，還沒有甚麼動靜。

班上按原定計劃，這學期到省西北部山區去「開門辦學」，主要是勞動鍛煉，為期六周，另外還有兩周行軍拉練，這幾天正在做準備工作。

連日來胡亞丁、尹朝輝、張二虎忙於準備，他們對於到山區去倒是興趣十足的，野營拉練的東西準備得十分齊全。可能是這件事吸引了他們，他們開學後隻字未提上學期末大字報之事，同時也可能是因為這次下鄉由高雲漢領隊，他們有求於他，張二虎就跟著他進進出出，要求當他的「通訊員」。

計喜春也沒有對高雲漢採取新的行動。這是因為張鐵生的榜樣，在各級學校都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在高等學校裡，其破壞性的結果，是更加忽視學習，教師對教學更加視作畏途。正是由於師生中存在這種混亂的思想，他們已厭倦於無休止的爭論。沒有群眾的積極響應，計喜春一個人又怎能支撐起一個運動呢！

系黨總支指定人員，成立下鄉領導小組，由高雲漢、趙元亮、譚志工、方流霞、胡亞丁五人組成，高雲漢當組長。高雲漢原以為生活委員陳國棟有份，卻想不到文體委員胡亞丁卻被排上了。為甚麼？早上他向沈書記打聽，據他說這是周麗蓮作的決定。可能是因為他造反精神夠，她特意利用他來對付他吧？

他們包了一部長途汽車，於早晨七時出發。下午一時左右進入連綿不斷的山區。山區沿途風景秀麗。最使大伙雀躍的是摩天嶺。盤山而上的公路，蜿蜒起伏，汽車足足花了一個半鐘頭，才盤旋上了三座漸次升高的山峰，進入主峰。到了摩天嶺，大家居高遠眺，只見層巒聳翠，眼底山波林海，一瀉千里，態勢萬千。在大家讚嘆不絕的聲中，李寶山情不自禁地低吟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詩句。

鄭彤坐在李寶山旁邊，聽見他口中吟哦，很感興趣地問：「李老師，您吟誦甚麼詩呀？」

「沒，沒有吟誦甚麼！」李寶山吃了一驚，慌忙支吾以應。

「您是吟誦了的！」鄭彤側著頭天真地說，「我聽見您說甚麼『絕頂』，甚麼『眾山小』。」

前排的胡亞丁回過頭來，關切地問：「李老師吟誦詩？吟誦的是甚麼詩呀？」

李寶山更加慌張，面色蒼白地說：「我哪裡懂得吟誦詩？我是說，從摩天嶺頂向下望去，下面群山都變小了。」

鄭彤興奮地說：「這就是詩嘛！」然後她把手一揚，感情充沛地有節奏地朗誦道：

我站在巍峨的摩天嶺之巔，
腳下萬山渺小！
啊，摩天嶺，你居高獨秀，
你撫摸山濤，
群山向你瞻仰，
你傲然挺立，威與天高！

「太好了！太好了！」胡亞丁翹起大拇指說：「鄭彤，你真是有兩下子的！你的詩句正好道出我的心聲。」

「你也懂詩？」張二虎感到有點意外。「她剛才裝模作樣胡謅些甚麼，我連聽也沒聽懂，你的心倒和她的心相通了？」

「咳！」胡亞丁拍了拍張二虎的肩膀。「我並不懂詩，誰有閒情去研究那些玩意。但她剛才說的那幾句我卻懂得。我聽說過，我們無產階級就好比是泰山，傲視它眼下周圍的一切。我們工農兵學員『上管改』，不也就像這麼天嶺嗎？不也就是居高獨秀，威與天高嗎？」

「對，對！」尹朝輝連連點頭。

「我可不是這個意思！」鄭彤撅著嘴說。「我只是歌唱祖國大自然壯麗的風光。」

「是嗎？」胡亞丁嚴肅地說，「一個人說一句話，用一個詞，都無不具有一定的階級內容，哪能光歌唱大自然的呢？請你注意，別專業學到手，人被拉走啊！」

「你別那麼上綱上線的好不好？」方流霞忍不住說，「歌頌大自然就一定會被資產階級拉走，那你最好不要睡覺，睡著了更容易被拉走！」

「這是走資派的言論！」胡亞丁強詞奪理地說，「我們無產階級，就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汽車開始下坡。司機穩重地握著方向盤，熟練控制著速度。汽車時快時慢地繞山而下。

高雲漢見爭論會影響大家觀賞風景，於是就用調解的口吻說：「詩言志，吟詩作賦是離不開現實的政治的，歌頌大自然也是有所寄托的。」

胡亞丁立即插話：「對嘛！你看，高老師也都這麼說。」

高雲漢接著說：「歌頌祖國的壯麗山河，也就是抒發自己對祖國無限熱愛的感情，也是現實的政治。比如剛才李老師唸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就是愛國主義詩人杜甫在《望嶽》中的詩句，他在這首詩裡，熱情地歌頌了泰山的雄偉壯麗，從而使自己的胸懷更加開闊。」

「杜甫？」胡亞丁顯然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杜甫是誰？是文化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造反派，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養出來的舊知識分子，抑或是民主人士？」

李寶山不斷向高雲漢打眼色。高雲漢看見他那焦急而又可憐的樣子，就半開玩笑地對胡亞丁說：「他是愛國的造反派！」

「哦，我知道了！」尹朝輝忽然得意地說，「你說的那個杜虎，我認識，他是市三中的紅衛兵團政委，他是懂得作詩的。」

鄭彤「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笑甚麼？」尹朝輝不滿地問，「他的詩比你的好上一百倍，不像你的那樣扭扭捏捏！」

「哈哈，哈哈！」鄭彤笑彎了腰，「我說你放狗屁！」

忽然有誰驚呼一聲：「看，好險呀！」

大家向外望去。汽車正在山腰的一條窄路行駛，下面是懸崖峭壁，看下去使人眼花目眩。大家屏息著氣，已顧不得爭論了。

下午五時到達目的地 — 一座依山傍水的村落。村前的小河，清澈見底，流向不遠的地方有一湖靜水，村兩旁有幾座平地拔起的石山。湖光山色，令人陶醉。

胡亞丁幾個人在車上連連讚口不絕：「太好了，簡直是太好了，這才是開門辦學最理想的地方！」

大隊黨支部書記熱情地接待他們，貧下中農都出村來歡迎。隨後生產隊的幾個幹部分別把他們帶到農家安頓。

下鄉一個星期了。

根據學校黨委的指示，英語專業師生下鄉，主要是與貧下中農『三同』，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晚上搞些社會調查。爲了維持學習外語的連貫

性，每天安排兩個小時的外語學習。

當前是田間管理階段，主要工作是耘田和玉米、紅薯中耕培土，比不上春插、雙搶和秋收等季節忙碌，所以高雲漢認爲應該作出全面安排，以保證每天的兩個小時專業學習。但領導小組開會討論工作安排時，胡亞丁極力反對上課，提出這兩個小時的學習時間，要由學員自由掌握，不一定要上課、看書，也可以與貧下中農多些接觸。大家都不同意胡亞丁的意見，但他竟蠻不講理，說這是教師借口要備課、上課，以逃避勞動，又說上課會在貧下中農中產生不好的影響。

方流霞反駁他：「農民是十分支持我們上課的。他們說，學生不讀書，還叫甚麼學生？國家還辦學校做甚麼？」

譚志工也說：「是呀，他們專門空出個倉庫來給我們做教室。每天排工時，他們總是要我們注意不要耽誤了功課。」

多數同學還是能夠利用每天的這兩個小時，尤其是鄭彤、方流霞、譚志工。余衛國和宋家玉前階段有點放鬆，現在發奮起來了。高雲漢聽他們說，鄭彤每天晚上在蚊帳裡打著手電筒看書。

胡亞丁他們幾個人，大概是要向高雲漢示威，從不來上課。甚至，他們當著大家上課時，在外邊高聲吹牛皮。他們也不參加班上的各種會議，卻美其名曰：利用一切時間接近貧下中農。但他們其實是到處遊山玩水。

晚飯後開了個總結會議。會議由高雲漢主持，譚志工作一周的小結。

譚志工首先肯定了同學們在這一周的優點，他提到在勞動中表現好的，有胡亞丁等三人以及陳國棟、方流霞、宋家玉等。家務勞動方面，他特別表揚了鄭彤、方流霞、余衛國、王建軍、周薇等，這些同學每天蒙蒙亮就起來幫住戶挑水，收工回來切豬菜、餵豬等。在學習方面，他提到鄭彤、宋家玉和余衛國。在紀律方面，他認爲基本上是好的，但仍有不足之處，就是有些同學未能按照校黨委的規定，抓緊每天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有少數同學無故不參加班上的會議。

譚志工的話剛完，胡亞丁就搶著放炮。他說：「勞動嘛，這是這次下鄉的中心任務。我們青年人應努力學會做技術性的農活，犁田、耙地，這是一等活，打磚、燒窯，也是一等活，挑擔、拉車，這是二等活，施肥、除草、培土、耘田，這是三等活，家務勞動，這是粗活，是私有性質的勞動，不是集體生產勞動。因此，要表揚，就看誰參加一等勞動多。我嘛，不要表揚了，要表揚就先表揚張二虎和尹朝輝吧，生產隊的青年也都佩服嘛！陳國棟好像也還可以，但他是農村出身，應該要求更高，這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唯唯諾諾，又不肯動腦筋，我看這次不表揚算了。」他停了停，繼續說：「這一周最大的缺點，是上課太正規化，我和不少同學仍然認爲，下鄉勞動，應該誠心誠意，一心一意，現在是一心二用，半心半意，上課必然會影響勞動。」

「這是校黨委的決定！」方流霞提醒他。

「校黨委決定又怎樣？」他傲然地說，「我們工農兵學員就是要監督校黨委，防止它穿新鞋走老路！」

「但是校黨委的這個決定，是根據周總理關於外語院校畢業生勞動鍛煉的指示精神作出的呀！」趙元亮忍不住說。

「這，這個，」他有點狼狽，但突然變得橫蠻起來，「我沒見過這樣的文件，請你們把文件拿出來好不好！」

「你別焦急，文件是有的，」高雲漢說，「你還是先把意見講完吧！」

於是他就往下說：「總之，我反對一心二用！功課嘛，回校再說，我就不相信這幾個星期就會忘記精光！應該看到，這是個路線問題，是把青年學生引向何方的大是大非問

題。至於班上各種會議，我認爲不能隨意召開。初下來，應讓同學們多接觸貧下中農，多熟悉環境，這才是當務之急。我事先已向教師們提過意見，他們不改，我們就只好造反了！」他不屑地笑一笑，結束了發言。

隨後是一場爭論。高雲漢能說些甚麼呢？當一個人自認爲最革命，認爲別人都不革命或甚至是反革命時，是不會聽進別人的半句話的。爲了不致浪費唇舌，他表明自己的觀點後，就宣佈散會。

這一周來，胡亞丁他們自行其是，喜歡怎樣搞就怎樣搞，高雲漢一點也管不了。因此，他認爲現在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其他同學身上，穩住他們，使他們不要跟胡亞丁跑。劉繼紅、鄒廣生學習較差，平時又不太理事，他要譚志工多做他們的工作，趙元亮要專門給他們個別輔導，他們可以少參加些晚上的社會調查，主要是少寫一些。

(二)

又要勞動、做家務，又要讀書，這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

余衛國向高雲漢反映：「在學校時習慣了腦力勞動，初來時感到體力勞動很辛苦，現在經過兩三周天天體力勞動，又感到腦力勞動很辛苦。」

周薇接著說：「是呀，我也有這種感覺，每當上課，就好像教師是在哼催眠曲，禁不住悠然入睡。」

「這時，腦子裡就像是塞了一堆亂麻，注意力很難集中，不斷打呵欠，單詞過腦即忘。」鄭彤補充說。

王建軍表示：「我寧願挑一百斤，也不願寫一篇短文章。」

在今天的政治學習中，同學們就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討論。

政治學習由團支部書記譚志工主持，這個問題也是由他提出來的。他說：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是不存在了。我們現在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爲共產主義社會準備條件。如何縮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毛主席提出了『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方向。我個人體會：知識分子勞動化，包含著同時參加兩種勞動的意思。但是，今天我們下到農村，爲甚麼怎麼也不能把兩者自然地有效地結合起來呢？馬克思說過：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勞動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我們又如何理解這句話呢？」

譚志工這麼一說，大家馬上活躍起來，可能是感受很多，也可能是疑問很多，大家都爭相發言。

鄭彤抓住這個機會，向胡亞丁放了一炮：「胡亞丁，你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你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胡亞丁鄙夷地看了鄭彤一眼，不慌不忙地答道：「這是個簡單的問題。張二虎，你代我講幾句吧！」

張二虎眨了眨眼，想了一下，就結結巴巴地說：「知識分子勞動化，就是我們知識分子到農村來勞動唄！」他突然想起甚麼，趕忙補充說：「就是一心一意參加勞動鍛煉唄！」

「說得好！」胡亞丁滿意地點了點頭。

「怎樣才能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愉快地結合起來呢？」鄭彤問道，「比如，你來到農村後，如何把種田的體力勞動和學英語的腦力勞動，愉快地合起來呢？」

胡亞丁把手一揚，說道：「尹朝輝，你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尹朝輝摸著他的平頭，猶疑了一會，「這個……」

張二虎興致正濃，便搶著答道：「這有甚麼難答的！一個學期裡，前一段時間在學校

學英語，後一段時間到工廠、農村幹體力勞動，這不就是愉快地結合起來了嗎？」

「高！高！」胡亞丁豎起大拇指，「我們下鄉來就感到很愉快，很痛快！你們呢？特別是你，」他把手一提，指著鄭彤，「晚上睡在床上還拿手電筒照著記單詞，多辛苦！至於那些上課打瞌睡，晚上複習時咬舌頭的，就更甭說了！」然後他加重語氣一字一字地說：「這是何苦來嘛！」

「你們還沒有說到問題的點子上來，」方流霞說，「照你們的說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仍然分家。我覺得把兩者結合起來，是有一個痛苦的過程的。如果像胡亞丁他們所說的那麼簡單，列寧就不會說，消滅三大差別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了。」

劉繼紅接著說：「胡亞丁他們幾個人，根本就沒有將兩種勞動結合過，他們是體會不到其中的痛苦的，他們也不可能談出個道理來！」

「劉繼紅，」胡亞丁粗聲地說，「你腦力勞動跟體力勞動一樣差，你沒有發言權！」

「這是學習會，請不要搞人身攻擊！」譚志工大聲地說，「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見嘛！」

「讓我說說。」鄭彤嚴肅地說道，大家立即靜了下來，近來大家把鄭彤叫做理論家，大家都想聽聽她有甚麼新見解。「馬克思說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對立的。我認為它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對立上。這次下鄉，我對這個問題體會較深：一天繁重的體力勞動把人搞得精疲力竭，需要馬上休息和睡眠來恢復疲勞。如果在這個時候進行複雜的腦力勞動，肯定會收效甚微，而且是很辛苦的。另一方面，由於目前受技術上及生產水平的限制，進行認識世界的科學研究，就不得不花掉一個人的畢生精力。長期的、艱苦的腦力勞動，使腦力勞動者從體力以致技能上，都不能適應較重的體力勞動，同樣是很辛苦的。我認為，共產主義社會那種消滅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勞動，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水平之上的，是跟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有本質的不同的。可以簡單地設想：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當人們按著電鈕讓機械人完成繁重的體力勞動時，或通過具有人類思維甚至感情的電子計算機，去完成更複雜的腦力勞動時，現在兩種勞動所存在的那種對立就消失了。事實上，到了那個時候，存在比我們能夠幻想得到的神奇千百倍的東西，我有把握說，肯定不會像現在那種用半原始式的工具吃力地勞動了一整天之後，又在黯淡的煤油燈下，迷迷糊糊地動腦筋的情形！」她得意地看著大家興致勃勃的臉孔，用結束的語氣說：「所以，勞動，包括當時意義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在那個時候的生產條件和生產水平的基礎上出現的。」

「有道理，有道理！」好幾個同學異口同聲地說。

「這是書呆子的道理，」尹朝輝冷冷地說，「你說得玄之又玄。這是你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勞動、脫離實際的『三脫離』的表現。你把這番話對貧下中農說說看，他們才不欣賞你這一套呢！」

但是，大家都不理會他，卻順著鄭彤發言的路子，熱烈地討論著。胡亞丁三人看見沒有用武之地，就開起「小組會」來。

會後，趙元亮對高雲漢說：「我覺得，討論會雖然最後沒有得出肯定的、明確的結論，但有一點是可喜的，就是：其中提到，要創造條件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其中就包括學生自己本身的刻苦學習，以便更好地掌握知識，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這次討論會使我想起這幾年大學政治課的毛病。」高雲漢說。「現今的政治課，為了強調聯繫實際，實際上已取消了系統學習政治理論，以政治活動代替政治理論的學習。」

「當今報章雜誌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論點，而一般人也人云亦云，不正是不學政治理論之過嗎？」趙元亮頗有同感地說。

晚上，高雲漢和趙元亮去輔導劉繼紅和鄒廣生。

這裡還沒有電燈，劉繼紅和鄒廣生在一燈如豆的煤油燈光線下開始複習功課。

剛打開書本，劉繼紅就先打了兩個呵欠。鄒廣生呢，眼睛剛看在書本上，眼皮就垂了下來。劉繼紅伸了伸腰，不好意思地笑著說：「真睏死人，一坐下來就想睡。」

鄒廣生振作一下說：「我的眼睛怎也不管使啦，看在書上，字母、單詞、句子總是在游動，費很大的勁才抓住一個單詞，但一下子又從腦子裡跑掉了。中午上課時比現在好些，但也很吃力，效果不大。」然後他抱歉地說：「我現在也開始學抽煙了，回校後戒吧！」

他那個滋味高雲漢早就嚐過。經過每天超過八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一坐下來，更不用說睡下來了，就馬上會產生飄飄然入睡之感，只有極力控制才較爲好些。他記得那年到農村參加「社教」運動，白天跟社員一起勞動，晚上開會和整理材料到深夜，所以就學會了抽煙。抽煙對付打瞌睡是頗爲頂事的。可惜他現在不能再抽煙了。

「我們女同學也要學抽煙嗎？」劉繼紅打趣地問，「這可是不好看的啊？」

「女同學可以吃糖果，」趙元亮笑著說，「或者學董存瑞那樣，吃生辣椒。」

「咬生辣椒是個辦法。」高雲漢插話說，「擦點清涼油在兩邊太陽穴上也有點作用。還有，咬舌頭也挺靈。」

「可有時打起盹來，吃呀，咬呀，通通都顧不上了。」劉繼紅很有體會地說。

「還是抽煙最有效。」鄒廣生證實地說。

「不見得，古代還沒有煙的時候，人們怎麼辦？」高雲漢說。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給他們講了「頭懸樑、錐刺股」的故事。他是批判地講的。他說：「當然古人有其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用繩子把頭髮綁住吊掛在樑上也好，用錐子刺大腿也好，他們發憤讀書，是發個人之憤。我們是要發無產階級之憤，發革命之憤。不過，他們那種鐵下一條心，排除萬難，刻苦讀書的精神，則是可以學習的。」

「頭懸樑，這我可辦不到，」鄒廣生笑著說，「我是平頭，除非把繩子套在脖子上，但這一來，不就成了上吊了嗎？」地指了指劉繼紅說：「她可以！」

「我才不幹哩！」劉繼紅把頭一側，說道：「這麼難看，人家以爲你瘋了！」

「那就錐刺股吧！」鄒廣生說，「這裡的婦女個個都有幾根做鞋底的錐子。我立即可以去借幾根來給你用！」

「還是算了吧！」高雲漢笑著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勞動鍛煉，如果每晚戳幾錐大腿，還能勞動嗎？」

聽見他這麼說，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把睡意也驅散了。

「不過，說實在話，我們到底與古人不同，」趙元亮想了想說道，「那時的讀書人，根本就不必參加體力勞動。要是他們也像我們這樣，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我看呀，他們怎麼懸、怎麼刺，也是白費心機的！」

「所以說，我們比古人強！」高雲漢說。

由於興奮了一陣子，晚上的輔導成功地堅持了一個鐘頭。高雲漢吩咐趙元亮，太疲倦時，還是先歇歇，聊一陣子天再繼續，效果可能會好些。吃生辣椒、咬舌頭等，固然也可行，但刺激太大，儘管提了神，卻分散了精神。

趙元亮送高雲漢出來時，輕聲地對他說：「高老師，你剛才講兩個古人的故事，不怕以後會被貼大字報嗎？」

「我也思想鬥爭了一下，但我想，古代的東西就不能講嗎？只要批判地講，古爲今用，爲甚麼不可以？」

「不過，我看還是有點冒風險。」

「錯了就改嘛，反正我的出發點是好的。」他想起那天在摩天嶺發生的事，不禁感嘆地說：「把自己民族的歷史完全否定，這肯定不是馬列主義的態度。把杜甫說成杜虎，而且竟然是個紅衛兵，實在可悲！」

根據公社黨委的意見，師生們在國慶節放假一天，到公社去加點菜，看場電影。

大家吃過早餐，一起去公社。但胡亞丁他們三人卻提出不去，說他們要堅持和貧下中農一起歡度國慶。高雲漢內心是不太同意的，他知道這不過是個借口。他們下鄉近一個月來，接觸的盡是那些吊兒郎當的青年，或者是武裝民兵，很少與中老年農民來往。但是，他們用這個冠冕堂皇的借口，他能不同意嗎？

公社岑書記十分關心他們，當他知道有好些學員的父親是「大官」時，在關心中還加上敬重了。他給大家開了個簡短的座談會，問他們有甚麼困難和要求。公社還為他們準備了豬肉、牛肉、雞和其他好幾樣菜。同學們一致推舉高雲漢當炒菜師傅，高雲漢也樂於為大家服務，就捲起袖子，大動手腳，滿頭大汗地煎煎炒炒起來。晚餐時，岑書記和一位公社幹部也來了。大伙吃得很香，都盛讚高雲漢手藝好。他一邊應酬，一邊心裡惦念著家裡的三個「學生王帝」。他們在村裡會搞些甚麼名堂呢？

第二天早上，高雲漢聽到一些社員說，昨天早上胡亞丁命令村裡的兩個「四類分子」到魚塘裡給他們打魚，後來和幾個基幹民兵將十來斤魚大吃大喝了一頓。最後把吃剩的魚給那兩個「四類分子」每人分了一大碗，還美其名曰「優待俘虜」。更有一件不太妙的事，就是他們叫了另外兩個「四類分子」去為他們的住戶搞自留地。

高雲漢無法忍耐了，下午找他們談話。他們儘管不把他放在眼裡，但他理由十足，而且群眾反應強烈，所以他們也不好硬頂，最後，由胡亞丁不痛不癢地說了幾句檢討的話，還說甚麼主觀意圖是好的，只是方法有點不對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胡亞丁他們才不過是十歲左右的少年兒童，當時還不知道「造反」為何物，但現在他們比起一些當時響噹噹的「造反派」來，卻毫不遜色。林彪那一套肯定對他們有過影響，但八月開過黨的十大，他們卻越來越胡來，而且竟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真使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在全班總結會上，胡亞丁他們抓住李寶山放了一通炮。

胡亞丁嚴肅地說：「李寶山教師勞動時拈輕怕重，借備課之名行逃避勞動之實。」

「據我所知，他竟然要求他的住戶給他煮黃豆、殺鴨吃。」張二虎說。

尹朝輝接著說：「李寶山教師這種養尊處優的行為，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是抗拒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的表現！」

胡亞丁又說：「文化大革命後，教師跟學員下廠、下鄉，並不是要他們充當指手劃腳的指揮官，而是要他們接受雙重的再教育：一是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二是接受工農兵學員的再教育。」

高雲漢向他們解釋說：「讓李老師參加半天勞動，安排他住在一家條件較好的農民家裡，都是我的主意，這是為了照顧他年老身體有病。據我了解，是他的住戶熱情招待他的，在生活上他並沒有提出甚麼特別的要求。」

「你從來沒有在領導小組提過這件事。」胡亞丁大聲地說，然後用質問的口吻說：「在這麼重大的問題上，你是不能獨斷獨行的！」

「我沒有獨斷獨行，這是校黨委的意見。」高雲漢理直氣壯的說。「校黨委認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成功的政治家、革命家，他一定是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盡可能化一切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因此吩咐我給予李老師以適當的照顧。」高雲漢說。

「我們讓他教書，讓他跟我們學員到鄉下來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就是團結他了，現在你給他鬧特殊，就是違背了校黨委的原意嘛！」胡亞丁仍然大聲地說。

「我體會，校黨委所說團結的意思，不僅僅是指在政治上，也包括生活上和工作上。」高雲漢繼續耐心地說。「不錯，讓李老師教書，這是對他在政治上的團結。但應該看到，他已年過半百，又患有較嚴重的哮喘病，現正值秋末冬初之際，加上這裡是高寒山區，

他已露出哮喘的苗頭，就應給予照顧。如果置別人的疾病於不顧，把他的身體搞垮了，團結的意義就不存在了。根據校黨委的這一指示，我才特意安排他每天上午出工，一般地參加半勞動力的勞動，下午備課，這樣，班上的課就由他一個人上了。即使是這樣的安排，對他來說也是很不易過的。」

「我認為，李老師年紀大，身體也不怎麼好，我們應該本著照顧老弱病殘的原則，給予他適當的照顧。」方流霞說。

「照顧老弱病殘是有階級性的，」胡亞丁不滿地說，「這種安排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

李寶山憋著一肚子悶氣，但又不敢做聲。

同學們看不過眼，你一言，我一語，駁斥胡亞丁的論點。尹朝輝和張二虎照例站在胡亞丁一邊，但他們除了借用革命詞句之外，根本講不出甚麼真正的道理來。

胡亞丁老羞成怒，粗聲地說：「甚麼叫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我們學校就有個榜樣，那就是數學系的白習寬。他也快五十歲了，患的胃病也不輕，人家對工農兵學員，就是有那麼個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而李寶山教師呢，那天張二虎上山弄破了手，因李寶山上午不用出工，就叫他代洗一雙布鞋，他竟推說身體不舒服不幹，這能說是願意把立足點移過來嗎？」

經他這麼一說，大伙議論得更熱鬧了。

劉繼紅說：「張二虎上山搗鳥蛋，本來就是違反紀律，弄傷了手也不值得同情！」

鄭彤說：「年輕力壯，竟然要上了年紀的人洗鞋，太不像話了！」

余衛國說：「胡亞丁和尹朝輝是張二虎的親密戰友，應該幫助他才是，為甚麼要打老師的主意呢？這有點不近人情啊！」

說得胡亞丁三人無言以對，只一味打亂別人的話題。

六周的勞動就要結束了，高雲漢忽然想起一件事。過兩天就要開始為期兩周的拉練行軍，從這裡出發，繞道幾個山區公社，到達縣城，行程二百公里。李寶山是否要參加？下來前高雲漢忘記了向領導請示。前天下午開領導小組會討論拉練問題時，他主張李寶山不參加拉練，可先乘汽車到縣城等大家。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但胡亞丁堅持認為，這是人事安排，領導小組無權作出決定，提議打電報回系請示。高雲漢同意這樣做。

不久系裡來了覆電，覆電說：「盡可能讓李老師參加拉練。」這使高雲漢甚感意外。他懷疑是周麗蓮搞的鬼。

(三)

縣武裝部派了余參謀來幫助他們搞拉練，和他們一起行軍。他們師生中只高雲漢是黨員，指導員就只能由他來當了。譚志工當連長，方流霞和胡亞丁當副連長。

對於拉練，胡亞丁他們三人倒是十分積極的，而且也很在行。據他們說，他們在中學時參加過多次拉練。

現在，張二虎和尹朝輝對高雲漢的態度竟然好了起來，他們恭恭敬敬地把他當作首長。由胡亞丁提議，尹朝輝當了通訊員，他跟著高雲漢，指導員前、指導員後的，高雲漢有甚麼命令要傳遞，他迅速執行，立正敬禮，做得異常認真。張二虎總是爭當尖兵，也的確幹得不錯。高雲心想，他們如果能把這種積極性用在學習上，一定會是頂呱呱的。

拉練過去一個星期了，大家過完了辛苦關，比較習慣行軍了。

為照顧李寶山，高雲漢安排譚志工和陳國棟輪流幫他背背包，又吩咐趙元亮在後面陪他走，雖然總是比別人晚到目的地一兩個鐘頭，但沒有發生甚麼事，高雲漢也就放心了。

可以看出，李寶山是以極大的毅力走過這一周的。胡亞丁他們對譚志工、陳國棟給李寶山背背包很有意見，但阻擱不住，而他們又興致勃勃的投入拉練中，就只好不了了之。

今天過飛鷹嶺，這是拉練途中的第一個險要處。這個飛鷹嶺是一座連綿十多里的石山，主嶺在盡頭處平地拔起，有斷斷續續的石級繞山腰而上，到大半山，往下又有三大段石級，每段足有五百級以上，坡度幾乎是垂直的，下了這三段石級，就是一片平地了。

余參謀在到達飛鷹嶺前十里路的地方，指揮大伙進行急行軍，到達山腳後又進行防空演習，然後又向山上衝鋒。上到大半山最高處，大家休息。鄭彤是最後一個上來，坐下來後還不斷喘大氣。

張二虎好像抓到甚麼好機會，打趣地說道：「鄭彤，我時常說，你們這些婆婆媽媽的人，亂扯些書本的東西還可以，打起仗來，就是個大包袱。」然後他拍了拍胸膛，大聲地說：「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還得靠我們這些武夫！」

尹朝輝答腔說：「你們叫我們做武夫，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我們同時也是文夫。」

「也是文夫？」鄭彤哈哈大笑起來，「你不如還是找你那個杜虎去吧！」

胡亞丁一本正經地插話說：「鄭彤，你別老是那麼死心眼的，以為文就是懂得謅幾句詩。其實，文主要是懂得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懂嗎？」

「那你先說說甚麼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方流霞說道。

「這個，」胡亞丁把握十足地將左手往腰一叉，不慌不忙答道：「就是強迫資產階級改造，要他們聽我們的。」然後他把右手向山下一指，威風滿面地說：「看，這就是專政！」

大家都往下看去，只見李寶山在趙元亮的攙扶下，拖著疲乏的腳步，吃力地走上來。

余參謀坐在高雲漢旁邊，聽到胡亞丁這麼說，似乎吃了一驚，忙問：「他是四類分子？」

「不，他是人民教師。」高雲漢認真地回答。

「那麼，剛才小胡的話是甚麼意思呢？」他仍然不明白地問。

「他呀，」他稍為放低聲音，「受極『左』思潮影響，把教師都看成是資產階級分子。」

「原來這樣。」余參謀恍然大悟地說。「是有這麼個極『左』思潮。前幾年我到縣城中學去搞軍事訓練，那裡的一些學生就是那樣的，特別對於上了年紀的老師，通通列為牛鬼蛇神。聽說去年以來好了些，有些老教師能出來教書了。李老師五十多歲了，又有病，還要他參加拉練，我開頭就覺得有點不太妥當。」然後他轉向胡亞丁，問道：「小胡，我問你一個問題，甚麼叫做改造？」

「改造？唔……」胡亞丁一時答不上話來。

鄭彤忍不住大笑起來：「哈哈，你整天『上管改』不離口，現在怎麼一問就卡殼了呢？」

「你別打岔！」胡亞丁漲紅了臉說，「改造，改造就是要資產階級聽我們的！」

「聽我們的？是指你和我嗎？」余參謀問。

「是的，就是指無產階級。」

「你是無產階級嗎？」

胡亞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反問：「我不是無產階級，難道是資產階級嗎？」

余參謀笑了笑說：「不是無產階級，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看來你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就算你是無產階級吧，我問你，無產階級有哪些優秀品質？有哪些特點？」

「這個，這個……」

「無產階級打仗勇敢！」張二虎威風凜凜地答道。從他面上的表情來看，他似乎在責備胡亞丁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也回答不出來。

「當年日本侵略軍打仗也很勇敢呀，他們是無產階級嗎？」

「唔，唔……」

鄭彤笑彎了腰，宋家玉和劉繼紅也笑紅了臉。

尹朝輝平日最看不起劉繼紅，現在她也笑，他不禁怒氣衝衝地說：「劉繼紅，有甚麼

好笑的！你懂就回答唄！」

劉繼紅把頭一側，答道：「我還算不上是無產階級，但我卻知道無產階級有哪些特點：中國無產階級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他們最集中，解放前受壓迫最深，所以特別能戰鬥，他們在國民經濟上的重要性，決定他們最大公無私，最有遠見，最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階級和階層。」

余參謀說了聲「好！」方流霞就帶頭鼓起掌來，石山上空迴響起一陣清脆的掌聲。

胡亞丁三人感到沒趣，但余參謀卻毫不放鬆，又問道：「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是甚麼？」

「解放全人類唄！」張二虎搶先答道。

「怎麼解放法呢？」

「這，這……」張二虎答不上話來，把期待的眼光射向胡亞丁。

胡亞丁眉毛一揚，加重語氣地說：「這有甚麼難回答的！解放全人類就是對四類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該槍斃的就槍斃，不槍斃的就加強改造，就是要他們聽我們的！」

「聽你們的甚麼呢？」

「要他們給你們洗衣服嗎？」方流霞沒等他們回答，就搶著問道。

「或者要他們給你們撿球？」譚志工問。

「或者給你們打魚、給你們的住戶種自留地？」鄭彤毫不容情地問。

胡亞丁他們就這樣吃了敗仗。他們當然不服氣，但他們又不敢對余參謀大發雷霆，因為余參謀是解放軍。高雲漢從內心裡感到十分痛快。

李寶山已走上最後一個階級，大家就不再說甚麼了。

看見下山委實太險要，高雲漢吩咐趙元亮和陳國棟兩人慢慢扶著李寶山從後面走來。

俗話講：上山容易下山難，一點也不假。高雲漢的雙腿是一步一打顫地走下石級的。最能幹的張二虎，到第二級石梯時，也說雙腿打顫。卻想不到鄭彤並不落後，她一路唱著歌，和劉繼紅有說有笑地一步步走下來。近來她與劉繼紅比較接近，高雲漢曾吩咐她在學習上多些幫助劉繼紅。

飛鷹嶺離開公社所在地約有十華里。走到半路，高雲漢有點不放心，命令張二虎回去看看李寶山他們。張二虎立即行動。大伙在路旁一個小村莊的樹蔭下等他們。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只見在張二虎和趙元亮攙扶之下，陳國棟背著李寶山密步走來。高雲漢趕快迎上去。李寶山左腳包扎著。

「李老師受傷了！」趙元亮喘著氣說，「周薇，快拿藥箱來給李老師上藥包扎。」

據趙元亮說：他們走到第二段石階梯時，李寶山已經走不動了。沒辦法，他們兩人就一人一邊，攙扶著他下了第二段，但到了第三段時又出現了新問題，因為石級很窄，只容得兩個人一道走，於是就由陳國棟一個人扶他，不料還有四級就到平地時，李寶山一失足，就仰著身子滑了下來，左腳受了傷。

李寶山的臉色像紙一般白，他閉著雙眼，發出低沉的呻吟聲。高雲漢摸了摸他的前額，發覺十分燙手。周薇為他包扎好後，就把他送到公社衛生院去。李寶山一直沒說甚麼，顯然心中有很大的氣。

趙元亮在高雲漢面前發了一陣牢騷，說不該讓李寶山來參加拉練行軍。但這有甚麼用呢？高雲漢還是說服了趙元亮留在衛生院照顧他。並吩咐他，李寶山基本痊癒後，他倆就坐汽車先到縣城等他們。

現正值殘秋將盡，所以一路走來，倒也不覺得太辛苦，只是早晚有點寒氣逼人。高雲漢雖快到四十，但除了有點胃病外，身體還可以。他提起精神跟大伙一起繼續奮勇向前。

他們在晚上七時左右到達縣城。早上余參謀已在途經的一個公社辦公室打電話回武裝部，說他們將於入黑後抵達，所以到達時，縣委張書記兼縣武裝部部長帶領幾個幹部出來迎接他們，李寶山、趙元亮也來了。最使高雲漢感到意外的是，沈書記竟也雜在迎接

的人叢中。學校裡發生甚麼事嗎？

同學們似乎也有同感，他們七口八舌地向沈書記問學校的事。沈書記只說：「今晚大家好好休息，明天才給大家講吧！」

晚飯後高雲漢本想和沈書記一道去拜訪縣委的領導，後來聽說他們有會，也就作罷。

「我知道你們很關心學校裡的事，」沈書記對教師們說，「我們晚上開個會，我就把情況大略告訴大家好了。」

原來半個月前學校爆發了一場「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回潮」的運動，簡稱「反回潮」。

沈書記介紹說：「這場運動開始時似乎是自發的。起初化學系一位學員寫了一份長篇大字報，揭露教師的種種『回潮』現象。最初學校領導很不理解，我們也很不理解，到現在也不太理解。當時校黨委沒有支持這份大字報，後來不知道怎的上面知道了，批評了學校黨委，並派來了一名副書記。何廣泰副書記已調回機械局，現在運動由新來的朱副書記抓。聽說，省文教組的麥副組長正在挨批鬥，因爲他那年作過一個關於中學生學習質量低下的報告。看來這場運動是有來頭的。現在學校正大鳴大放，已經停課了。」

「那位化學系的學員是不是叫計喜春？」高雲漢敏感地問。

「正是。」沈書記有點意外地反問：「你認識他？」

「又是他！」高雲漢感到很悶，「那次鼓勵胡亞丁貼我大字報的，不正是那個計喜春？」

「是啊，我差點忘記了。」沈書記恍然大悟。「他在大字報中還不點名地提到你的那次測驗，說也是『回潮』的一種表現。他現在很出名，當上了學校運動領導小組副組長。」

「他當上了學校運動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高雲漢的心情變得更加不安。

高雲漢近來看報，也讀到一些有關「回潮」的事例，好像主要是文藝界的事，如今在學校作爲一個運動來搞，這倒是他意想不到的。而所謂「回潮」，就是指教師們搞的諸如小測驗之類，就更令他感到莫名其妙。

趙元亮卻滿不在乎地說：「矛頭又是指向我們教師啦！我不怕，最好把我們大換班！」

「要沉著！」沈書記說，「上級要求我們幹部教師端正態度，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

李寶山的臉色變得十分蒼白，他聲音發抖地說：「好像我這樣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資產階級偏見根深蒂固，我早就說過我不應該教書，這樣會誤人子弟的。」

看樣子，沈書記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好，最後只好說：「錯了就改，改了就好嘛！大伙都應抱這樣的態度。」

「你不用害怕！」高雲漢安慰他說，「天塌不下來的。」

「還有一件更大的事，」沈書記繼續說，「最近大字報集中到我們系英專七三屆學員的身上，認爲這批學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合法的形式『走後門』進來的，同時有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不符合毛主席關於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指示，紛紛提出要退掉這批學生。這件事已鬧到省委去了。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教師，認爲外語專業招些應屆高中畢業生是可以的，因此就產生了辯論。本來嘛，招應屆高中畢業生，是省委的決定，我們基層幹部很難表甚麼態，但形勢所逼，我們系黨總支幾個人也模棱兩可地表了態，認爲外語專業招一些應屆高中畢業生是可以的，主要是看怎麼樣的主導思想。」他叮囑大家：「這件事關係到這個班的每一個學員，所以學校黨委李書記叫我先來給大家打個招呼，以免回到學校後思想上沒有準備，鬧出亂子來就不好了。」

「學校黨委書記不是軍宣隊的關耀年同志嗎？」趙元亮問。

「你們下鄉後不久，上級把關耀年同志調回省軍區，李書記就官復原職。」沈書記說。「各高等學校的軍宣隊第一把手都撤了，只留下第二把手，其餘大部分軍宣隊員也撤了。」

高雲漢對這場「反回潮」運動感到迷惑不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這麼多年了，現在又這麼大搞一場，而且還在破這破那，卻總不見立些甚麼。似乎矛頭又是指向教師。

第三章 反對回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 一九七四年二月)

(一)

高雲漢懷著一種極爲不安的心情回到學校。

校園裡貼滿了大字報，粗略看一下，竟有四分之一涉及英語七三屆學員的問題。最觸目的是在十字路口上掛著幾條橫額，寫著：「試驗了十七年還不夠嗎？」、「試驗是假，復辟是真！」等，顯然是針對英專七三屆搞一半工農兵學員、一半應屆高中畢業生的試驗。

表面上，校園裡熱熱鬧鬧，有人在忙著刷大字報，有人在來回看大字報。但通過這種熱鬧，高雲漢感到一種異常的冷清。本應是上課、搞實驗、鑽研學問，現在這一切都停下來了。教室、實驗室、資料室、圖書館都靜寂無人，亭台走廊，早晨的花圃、池塘邊，原來在那些地方還帶有點攻讀的氣氛，現在都一掃而光，有一派荒涼之感。他直覺地感到，大多數師生員工的心也是荒涼的。爲甚麼要上大學？如何辦大學，都越弄越糊塗了。

班上的同學中有幾種反應：譚志工、余衛國、陳國棟、宋家玉、劉繼紅、王建軍和黃駿騮等七位同學入學前已經過兩年以上的勞動鍛煉，是工農兵學員，思想上比較穩定，但其中的劉繼紅和余衛國爲高幹子女，有走後門之嫌，思想則比較波動。

其餘八人爲應屆高中畢業生，思想自然波動較大，但各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方流霞的思想比較穩定，她認爲自己上大學是省委的決定，如果現在認爲必須退回去，她也會愉快地服從安排。胡亞丁三個人的態度則相反，認爲自己上大學是理所當然的，自己老子打下了江山，兒子唸幾年大學有甚麼過分的？他們準備大辯論一場。他們也表示過：退回去也行，但一定要退到部隊去，別的甚麼地方都不去。周薇、鄒廣生、李向東則有點悲觀消極。唯獨鄭彤與眾不同，她表現得不太焦急的樣子，她曾對高雲漢說過：「管它呢！我讀我的書，以後不管怎麼定，我還是堅持讀我的書！」

高雲漢看了一整天的大字報。趙元亮和班上許多同學也在認真地看大字報。高雲漢下午在校園裡看到李寶山，他的臉色比前幾天好多了。高雲漢猜想，大概是沒有甚麼大字報提到他，那份「揭露」他們上學期搞測驗的大字報，只提「某黨員教師」，所以他一定是放心多了。高雲漢也希望他這樣，因爲，不管以後有甚麼變動，只要還辦大學，要全部撤換原有教師是不可能的，因此，李寶山還得繼續教書。

概括起來，大字報可分爲三類：一類是有關英專七三屆學員的問題；一類是教師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種種表現；一類是關於在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中，工農兵學員與教師是不是「同一戰壕的戰友」的辯論。這後一類，是前天才出現的一個問題，打頭炮的是化學系的七三屆甲班，即計喜春所在的那個班。該大字報駁斥了關於工農兵學員與教師是同一戰壕裡的戰友的提法，認爲：學員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是專政與被專政、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工農兵學員「上管改」，歸結到一點，就是改造原有教師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因此認爲，如果是同一戰壕的戰友，那麼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就失去了主要的戰鬥目標。有好幾張大字報同意這種觀點。但也有兩三份大字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第二類大字報中，有些揭露得很細，可能是出於「見微知著」的觀點吧。比如說，有人揭發數學系某講師上課時，爲了演算一個方程式，舉了那麼一個例子：在舊社會，某商店的五個店員，與老闆一起開伙，老闆不交伙食費，由這五個店員共同分攤。舉這種例子是否有必要，這是可以研究的問題，但例子本身是沒有甚麼大問題的。然而，大字報卻認爲，這位教師在「突出政治」的幌子下，美化資本家。他們說：資本家怎麼會跟工人同桌吃飯的呢？高雲漢知道，在舊中國，小商店的老闆通常是和店員一起開伙的。

寫大字報的人是否出於無知，那就不得而知了。

還有一份大字報揭露某女教師，說她有一次曾對同學們說過，北京的姑娘很健康，到了冬天，騎著自行車上班，個個臉色好像胭脂紅蘋果一樣。寫大字報的人認爲，該教師留戀過去胭脂水粉的生活，向學員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要引導男學員想入非非。高雲漢覺得，胭脂紅蘋果是一種叫法，並不意味著對胭脂的留戀，即如說「金黃色稻穗」，並不是要宣揚穿金帶銀，是同一樣的道理。

「提到年輕姑娘的健康也犯禁！」趙元亮憤憤不平地說。「這些極革命的人，大概希望我國的青年女子，個個都變成母夜叉的樣子，男青年才不想入非非，一心革命！」

還有一份大字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它揭露一位男教師的「陰謀」，說有一次該教師跟一個女同學談話，叫她注意在校期間不要談戀愛。大字報的作者得出的結論是：這位女同學本來是天真無邪的，從來沒有想過要談戀愛，但經過那個教師一提醒，就恍然大悟，動了春心，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大字報進一步推理說：這位教師有個人的意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類似這樣的大字報是不勝枚舉的。

「我看這些大字報有一部分是反映了作者的真正看法，有些則是作者爲了交差，費盡了腦汁寫出來的，特別是把矛頭指向教師，錯了也沒關係！」趙元亮深感不平地說。

高雲漢本來打算由教學小組出一份表態性的大字報，但由於李寶山不願意，他只好和趙元亮聯名出一份。他們的論點是：外語專業的學員，最好要年輕，中文和其他知識要比較好，根據這個原則，英專七三屆招收了部分應屆高中畢業生，也不算錯。

他們的大字報刷出以後，立刻受到一些人的攻擊，說他們是想要討好上級。不過同意他們的大字報也不少。

班上的同學也三三兩兩地出了些大字報，都是些表態性的，中心意思是表示要積極參加這場運動，但卻沒有人認爲自己是應該退掉的。除此之外，就對辯論不太感興趣了。這批小青年，雖說無牽無掛，但此刻成了眾矢之的，未免人心浮動。

但是，胡亞丁他們沒有按照自己所說的，把問題辯論清楚。他們回校後第三天，計喜春帶頭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處理英專七三屆學員的意見：對整個班來說，原則上要退回，但部分造反精神強的可以留下，如胡亞丁、尹朝輝、張二虎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周薇竟也被列入不退之列。這一來，胡亞丁他們更是緊跟計喜春了。經過幾天的奮戰，胡亞丁他們終於刷出了一份「揭發」高雲漢他們的長篇大字報。這份大字報以大量的具體例子，說明工農兵學員和教師之間的關係，是專政與被專政、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

有關高雲漢的例子，除了「揭露」他爲反映舊事物、舊名詞作辯護外，還舉了「頭懸樑、錐刺股」和肯定過「資產階級文人」莎士比亞和讚揚過「封建小說」《紅樓夢》的例子。但他的罪名更多的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包庇壞人壞事，抗拒思想改造。

對李寶山則列舉了十大罪狀，諸如抗拒思想改造，生活上資產階級化，教學上馬馬虎虎和「知識私有」等等。有一條大概是李寶山做夢也沒想到的，就是說他時時處處放毒。李寶山自恢復教學以來，十分小心謹慎，在堂上也好，與同學接觸(這是他盡量避免的)也好，甚至與高雲漢一起活動也好，從不輕易隨便發表意見，要講的都是根據黨報上的觀點。每當談到個人時，總是進行嚴厲的自我批評與反省。他一定認爲，要從他的言論中抓辮子是不可能的。但胡亞丁他們列舉他的十大罪狀中，放毒則是最主要的一條，在這一條中，一共舉了二十多點，包括他在摩天嶺吟誦「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詩句。但高雲漢覺得，這二十多點的所謂例子，不是無中生有，便是牽強附會。有那麼一個例子：李寶山在教英文「共產黨員」這個詞時，曾說過，他教的這個班的同學，在各個方面都不錯，應該積極爭取入黨。大字報認爲，李寶山言下之意，是說他自己條件「不好」，是對黨不滿。但在另一個地方，則與此相矛盾，說李寶山在教英文「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時曾說過：我們既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

確的黨，就應該積極創造條件加入黨組織。大字報認為，他想混入黨內。更為冤枉的是，李寶山說過：我們熱愛我們的黨。大字報竟然認為，他所說的「我們的黨」是指國民黨。並說，像李寶山那樣的人，提到中國共產黨時，一定要全稱，並且不能用「我們」，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不屬於他的。

對於趙元亮，「揭露」的不多，主要說他缺乏無產階級感情，已經逐漸變過去了。

高雲漢本想找李寶山談談，並找趙元亮交換一下意見，但後來一想，這可能會被說成是「黑串聯」，現在是瓜田李下，避開嫌疑好些。他也想過要找沈書記匯報思想，但學員給沈書記的大字報也不少，他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啊！

(二)

高雲漢早就料到，周麗蓮是會利用這次機會再次誣陷他的。下午，她不顧沈書記反對，竟召開全系教工黨員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高雲漢的「錯誤」。

高雲漢原本打算不出席，以示抗議，後來考慮到他可以利用這個場合向她反擊，並揭露她的陰謀，於是就出席了。

周麗蓮主持會議，並裝出是個大幹部的模樣。她一開頭就說：

「高雲漢同志再次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廣大工農兵學員和革命教工已經揭發出來了。我們的黨組織希望他能作深入的反省。但是高雲漢同志在思想改造方面並不怎麼自覺，所以很有必要召開黨內會議，讓同志們好好幫幫他，把他從泥沼中挽救出來，使他能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

然而，五分鐘過去了，卻沒有人站出來批判他。周麗蓮氣得漲紅了臉。她嚴肅地說：「在反對資產階級路線回潮的鬥爭中，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勇敢擊退資產階級的反撲，以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們要求這裡每一個人，都對高雲漢的回潮活動表表態。」她打開筆記本，要記下人們發言的內容。

但仍然沒有人發言，周麗蓮變得狼狽起來。

「真的是這麼難開口嗎？」她用銳利的眼光環視一下：「你們站在哪一邊，站在無產階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

看見仍然沒有人說話，她顯得暴跳如雷：「你們為甚麼這麼膽小怕事？為甚麼？」她把眼光轉向沈書記，沈書記立刻低下了頭，「請不要忘記，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權，是經過浴血戰鬥打下來的。我記得，我參加游擊隊時才十六歲……」她又開始大談她的「光榮歷史」。她四九年解放前兩個月參加過游擊隊，就老是吹個不停，以此作為政治資本。

「我想說幾句話。」高雲漢說。

但是，她卻用惱怒的眼光看著他，揮了揮手，叫道：「不要打岔！你是被批判對象，不是請來發言的！」

「就讓他說吧！」沈書記結結巴巴地說，「他是有權作解釋的。」

高雲漢說：「如果我錯了，我願意接受批判，真心歡迎同志們的幫助。但這個會是另有目的的，它被利用來達到某人的報復心！這就是沒有人支持的原因！」他冷笑一聲。

「你說甚麼？」周麗蓮霍地一聲站起來，但立即又坐下去。「好，我去向朱書記匯報！」

「會開完了嗎？」系辦公室秘書秦自然一邊問，一邊懶洋洋地站了起來。其他人也都站了起來，一些人開始離開會議室。

高雲漢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周麗蓮罵道：「你們都是該死的！我要吸收一批工農兵學員入黨，來對你們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政！」

據高雲漢所得到的內部消息，對於如何領導學校的運動，校黨委內部有兩種意見，即存在著鬥爭。一種是以李亦林書記為代表，主張貫徹黨的十大路線，安定團結，要恢復

上課，做到教學、運動兩不誤；對英專七三屆學員，要慎重對待，不要往退方面引。另一種意見是以新來的朱榮耀副書記爲代表，認爲現在還亂得不夠，要在亂中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不主張復課；對英專七三屆學員，認爲不是一個班十來個人去留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路線問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必須追查清楚，嚴肅處理。

高雲漢認爲，這已經是超越了校黨委範圍內的鬥爭了，它涉及省委內部的鬥爭。決定英專爲絕密條件專業，因而就招進了一些高幹子女，和招收部分應屆高中畢業生的，是省委第一書記何海晏。而現在省委派到學校的朱副書記明明知道這一點，卻口口聲聲要追查到底，這是怎麼回事呢？

經過一段時間的無政府狀態(因校黨委內是兩駕馬車，實際上等於放棄了領導)，這幾天開始有了起色。的確，沒有多少人願意長期亂下去了。

校黨委李亦林書記是個長征幹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才調來K大學當黨委書記。前些時候，他與何廣泰副書記合作，大抓教學質量，在師生中反應較好。這次「反回潮」，何副書記被調走了，李書記也被貼了許多大字報，這些大字報上綱上線很高。他在一次運動小結中向群眾作了檢查。群眾多數對他是理解的，但計喜春卻老是抓住他不放，一定要他揭發省委有關招收七三屆學員的「內幕」，但李書記至今還沒有表態。

朱榮耀副書記是個五十上下的中年人，對於他的來歷眾說紛紜：有的說他原是省委的一個處長，有的說他原來是省直屬機關的團委書記，有的說他是原省委宣傳部的秘書。不管他原來是當甚麼官的，他現在是省委委員，是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人物。他是個很有魄力的活躍分子。他到學校才兩個月左右，但大會小會都出頭露面，發表意見。

據數學系李老師說，朱副書記初來時，大家都愛聽他的講話，因爲他的講話往往有一些人們從沒有聽過的內部消息，但久而久之，新東西越來越少，大家也就不太感興趣了。

在朱副書記的領導下，學校的確熱鬧了頗長的一段時間，但由於群眾已厭倦了無休止和毫無結果的爭論，厭倦了無政府主義，熱情漸漸冷卻了下來。現在大字報棚凋零破敗，校園越發荒涼了。少數骨幹如計喜春(像胡亞丁那樣的學員，各系都有一些)等人，雖然極力地支撐著，也無濟於事。

最近省委派了周副書記到學校來解決問題。對於英專七三屆學員，省委常委會的意見是：繼續在校學習，增加下廠下鄉時間一年半。系裡是沒有甚麼意見的，胡亞丁他們也提不出像樣的反對意見，可能他們也感到，即使按照計喜春的意見，對他們本身也不會有甚麼好處。對於被貼過大字報的教師，一般採取不了了之的態度。其實，高雲漢覺得，中央似乎沒有對這場運動進行過統一部署。

於是學校開始復課。然而，經過這兩個月來的大鬧，學校的教學工作受到很大的影響，其破壞性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以高雲漢那個班爲例，李寶山表示無論如何也不願再上課了，他當然是推說健康不好，而這個班又增加了一年半的下廠下鄉勞動時間，他受不了。他說系裡五十年代參加工作的教師還有好幾個，他們在政治上、業務上、身體上都比他更爲勝任。系裡的教授和副教授，都一致同意李寶山的意見，認爲應該找些政治上較強的教師去教學。高雲漢明白，他們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李寶山不必教學，他們自己自然就更不用上課了。

趙元亮呢，可以明顯看出來，他越來越感到教學是苦差事。高雲漢也感到當教師沒奔頭，受氣倒是小事，無所適從、看不出自己的工作有何意義，這是最令他感到苦惱的。

(三)

已經復課一周了，學員的情況並不太妙。

在周麗蓮的操縱下，胡亞丁當上了系民兵連連長，尹朝輝爲副連長，就更沒有人敢管

他們了，他們幾個人除了上課時隨意來聽聽外，其他時間是各行各素。秦自然告訴高雲漢，朱副書記曾叫系黨總支好好培養胡亞丁，盡快吸收他入黨。

方流霞、譚志工還能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學習也能抓緊。但高雲漢開始發現，譚志工在講話時較爲小心了，常常先講一遍突出政治的話，才入正題，那個模樣，真有點像沈書記。高雲漢看到他這個樣子，比見到胡亞丁他們的囂張相更爲心煩：一個朝氣蓬勃的小伙子，怎能染上沈書記那種暮氣呢？他猜想，他這樣做似乎是爲了避免胡亞丁他們攻擊他。陳國棟和劉繼紅下鄉回來後，都在埋頭讀書，已趕上了班上的中等水平。鄭彤起初還發點牢騷，現在則遇事沉默，喜歡一個人看書了。其他的人，政治上既不活躍，學習上也沒有多大進步，班上更像是一潭死水了。

高雲漢吃過晚飯到教室，看見教室裡只有寥寥幾個學員。他向譚志工和方流霞了解他們對教學的意見。他們對班上的情況有點洩氣的樣子。他對他們說了些鼓勵的話，並希望他們能起帶頭作用。

「我也想這樣做，」方流霞說，「但是，我現在的確是無能爲力。不僅我們無能爲力，連校黨委也無能爲力。在目前情況下，誰有能耐去帶動他們呢？」

「爲甚麼？」他問。

「爲甚麼？」她說，「報刊上的文章都在批判『埋頭讀書，業務掛帥』，整個社會風氣是不提倡刻苦學習、鑽研學問的。我們的好些同學經不起胡亞丁他們的冷嘲熱諷，又不能從黨報上找到支持他們用功學習的論據，是方向不明啊！我認爲，不理國家大事，埋頭讀書和業務掛帥，當然不好，但現在的主要傾向並不是埋頭讀書、業務掛帥，而是搞空頭政治，把政治與業務對立起來。」

譚志工若有所思地插話說：「唉，這些問題，各有各的道理，不過保險的做法，還是注意不要過多地強調專業！」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方流霞有點生氣的樣子，「你是團支部書記，也有這種想法，叫我們怎麼能引導大家去努力爲革命而學習呢？」

「我並不反對爲革命而努力學習，只是我越來越感到，政治與業務兩者之間是很難統一起來的，報刊上和各種報告中也未見有提到任何成功的例子，而總是業務衝擊政治的居多。在還沒有把握的時候，暫時放棄些業務，可能會穩妥些。」譚志工解釋說。

「你就願意遷就胡亞丁他們？」方流霞問。

「不，我並不是遷就他們。」譚志工低下了頭說。

他的說話再次證實了高雲漢原先的猜測。譚志工開始對自己的信念失去了信心，抑或是自私心作祟？

「胡亞丁他們那麼囂張，主要是有計喜春撐腰。」方流霞說。「我看計喜春不是好人。把別人踩在腳下當墊腳石往上爬的人，是最可鄙、最危險的人物。學校重用這樣的人，我看有問題！」她把語氣一轉，有點內疚地說：「當然我還沒有和他們鬥爭到底的勇氣，我實在是有心無力。但是，我絕不會順著他們去做事的！」

「我的意思是說，對於有關政治的事，我們要小心從事。」譚志工說。

談到胡亞丁，高雲漢近來也難於發表具體的意見，因爲這牽涉到他是敵視還是愛護新生事物和文革中湧現出來的先進人物的問題。因此，他沒有正面和譚志工討論胡亞丁的問題，只是說：「近來陳國棟和劉繼紅表現較好，你們要團結他們，還有鄭彤。」

他們沒有反對他的建議，但提到鄭彤時，據方流霞說，有一次胡亞丁挖苦劉繼紅看書，鄭彤作了干涉，遭到胡亞丁他們三個人的圍攻。當時方流霞和譚志工兩人都不在場，旁邊的許多同學竟沒有一個人敢於挺身而出，說句公道話的。事後鄭彤很氣。後來再又發生幾起類似事件，她一氣之下，就不太理事了。

但譚志工說：「鄭彤的確是有點不問政治，這也不太好。」

「她是個很好的學生。」高雲漢說。「其實她對重大的政治問題還是頭腦清醒的。你們一定要關心她，團結她一道前進。」

「我也找過她談心，」方流霞說，「但她一時思想轉變不過來。」她停了停，然後說：「高老師，鄭彤很尊敬您，很聽您的話，您有空找她談談好嗎？」

他點了點頭，看錶，也快到下自修的時間了，於是他就走了出來。出了教室，轉過牆角，聽見有人在池塘邊低吟道：「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

這是鄭彤的聲音，於是他走了過去，輕聲地說：「這麼晚了，一個人在這裡喃喃自語，有甚麼心事嗎？」

她嚇了一跳，回頭看見是他，才舒了一口氣，叫了聲：「高老師。」

「你很喜歡《紅樓夢》？」他問。

「讀過兩遍。我爸爸說，這是一部優秀的古典小說。」

他知道她對文學很有興趣，讀的書也比較多。「你剛才為甚麼吟誦『春夢隨雲散』那首詩呢？那首詩反映了作者的悲觀情緒啊！你也悲觀？」

「我怎麼會不悲觀呢？」她很有感觸地說，「認真讀書成了罪犯，衝衝打打，渾渾噩噩，不知道李白、杜甫為何人，把《紅樓夢》說成是毒草的人，卻成了英雄，成了掌權人物，真理沒有了標準，你叫人怎麼能心情振奮呢？所以我也『何必覓閒愁了』！」

「鄭彤，你這種情緒不對頭啊！有些人正希望你這樣！」他柔和地說：「有志氣的青年，就要做到像魯迅所說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真正的革命者是無所畏懼的，你不應在真理面前退卻。」

她似乎被他的話所打動，過了好一會才說：「對，我不應該退卻。」

他進一步說：「在我國歷史上，許多傑出的人物，雖然受到殘酷的迫害和打擊，但始終堅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相信千古自有公論，因而大義凜然，置生死於度外。何況我們？」停了停，他繼續說：「你應該和方流霞、譚志工他們團結一道，還要團結更多的人，跟錯誤的傾向作鬥爭，這才算得上是一個現代的革命青年。」

「我一定會照高老師的話去做。」她有點激動地說。後來他陪她回宿舍。

光陰荏苒，轉瞬又快到寒假。沈書記告訴高雲漢，根據省委的決定，英專七三屆的學員和教師於寒假後，跟省批林批孔宣傳隊到北部港搞運動，作為「開門辦學」，為期半年。

高雲漢幾個老師不禁議論起來。

「作為一個教師，不管他多麼突出政治，總會考慮到教學的問題。」趙元亮悶悶不樂地說。「這批學員入學已一年了，除了在第一學期學了點東西之外，上學期基本上沒學甚麼，反而把第一個學期學過的東西忘記了一大半。」

李寶山說：「是啊，上學期一開學就下鄉，雖說有兩個鐘頭學習功課，但由於各種條件所限，收效甚微。下鄉回來，大搞『反回潮』運動，在此形勢下，有誰能安心學習呢？」

「省委於十一月中旬作出處理決定，正式復課是十二月底的事了，」高雲漢不安地說，「十二月底到現在才一個月，只夠把師生的心收回來，學生連複習一遍第一學期的功課也來不及，現在又要參加搞運動半年的『開門辦學』，到底學生還要不要上課呀？」

大家只能發發牢騷，最後還得面對現實。

高雲漢聽說上面有文件，指示要批林批孔，即批判林彪和孔夫子，又要反走後門。

他想，省委的決定可能是有意照顧這個班。反走後門，這個班在學校也難呆啊！但是，學習呢？怎叫人不犯愁呢？

高雲漢要說服李寶山一起去，因他和趙元亮兩人要做許多社會工作，沒時間兼顧學生的學習，所以很需要李寶山一起去，他可以不參加勞動和宣傳隊工作，專管教學。

高雲漢沒有想到周麗蓮今天晚上會突然來訪。在「反回潮」中，周麗蓮利用黨組織來孤立和攻擊他失敗之後，曾設法組織班上的學員批判他。但是，由於運動後勁不繼，很快就失去了勢頭，她的這一陰謀沒有得逞，於是她只好靜了一陣子，但暗地裡她在學員中對他造謠中傷，以打擊他的威信，並給他的教學工作製造困難。幸好只有胡亞丁一夥聽她指揮。

她走進他的房間之後，就用關心的口吻對他說：「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很忙，所以很久沒有來看你了。」她竟然不理會他對她冷淡，自動地坐了下來。

他板起臉孔對她說：「有甚麼話就直說吧，不要轉彎抹角的好不好？」

「你還生我的氣？」她站了起來，向他走過來，「想想我們愉快的過去吧，你就會忘記不愉快的那些日子的了。」

「別提過去的事了，」他大聲地說，「請你告訴我，你今晚到這裡來想幹甚麼？」

「嗯，」她囁嚅地說，他惱怒的臉孔一定使她有點畏縮起來，「嗯，沒甚麼特別的事情。但是你得明白，我每次批評你，其實都是爲你好。」

「那麼，我應該萬分感謝你才是了！」他挖苦地說。

「嗯。」她的臉色變得難看起來，但是似乎忍住了，說道：「我想告訴你，我不和你們到北部港『開門辦學』了，黨總支決定由你擔任你班的政治指導員。」

「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資格當政治指導員！」他忿忿不平地說，「你是管學員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上次下鄉，你已經沒去了，你怎麼當領導的！」

「高雲漢同志！」她突然變得趾高氣揚起來，大聲地說：「服從命令！這是黨組織作出的決定！」說完她就傲氣棱棱地走了。

高雲漢把門「砰」一聲關上。

系裡開了個會，安排班上「開門辦學」領導小組成員的名單，這次除了上次的班子外，還加上陳國棟。他是高雲漢提名的。高雲漢覺得，他是班上的生活委員，很應該讓他參加領導小組的工作。周麗蓮原先要讓胡亞丁當副組長，高雲漢堅決不同意，沈書記也不同意，她只得悻悻地放棄了。

農曆年初四上午，高雲漢到張二虎家進行家訪。他平日總覺得張二虎與胡亞丁不同，與尹朝輝也不盡相同。張二虎這個人還是比較純樸的，十分弄虛作假的事不太做。他的主要問題是無政府主義，怕讀書，喜歡衝衝打打。

張二虎正在廚房忙著殺雞，一見他來，就立刻停了手，親切地叫了聲「高老師，你好！」然後大聲叫道：「奶奶！你來拔雞毛，我老師來了！」他奶奶從房裡走出來，張二虎就指著高雲漢對她說：「這是我的老師。」

老奶奶很慈祥，聽見她孫子這麼說，就趕忙說：「老師，您好啊，請坐吧。」她掉過頭來對張二虎說：「你好好招呼老師吧！」就走進了廚房。

高雲漢問：「你爸爸呢？」

「昨天到哈爾濱採購去了。」他說。「他一年中都沒有幾個月在家。」

他知道他媽媽前幾年過了身，這孩子是由他奶奶拉扯大的。

「今天殺雞，有客吧？」他笑著問。

張二虎有點不好意思地答道：「是的。」

「開學後就要下海港了，這次是去半年，你作好思想準備了吧？」

「下鄉下廠，我最喜歡。」他天真地笑了笑。「聽說這次是到海邊，是嗎？」

高雲漢點了點頭。

「我從來沒有見過大海，這回要好好地玩個夠！」他眉飛色舞起來。

「可我們是去『開門辦學』的，這是前提啊！」高雲漢和藹地說。

「總還有些空餘的時間吧？」他看著他問。

「你還得盡可能利用空餘時間學習和複習功課呀。」高雲漢說。停了停，他婉轉地對他說：「上次你下鄉，這方面抓不緊，這次可要抓緊一點啊！」

見他臉有難色，他就用柔和的口吻問：「張二虎，上大學到底是幹甚麼的？」

張二虎想了一陣子，才說：「學習唄！」

他猜想他本想說「上管改」，但今天他是客人，他不想撕破這個臉皮。

「我認爲，學員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如果不學習專業知識，你這個大學生不是虛有其名嗎？」他引導地說，「你想想，你進大學一年了，在學識上跟進大學前有甚麼不同呢？」

他沉默了一會，然後有點難過地說：「差不多。第一個學期學到的那點點東西，上學期都通通還給老師了。」他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問道：「上大學就非要學好專業嗎？計喜春他也不努力學習科學知識，但他別的事卻知道得很多，他進大學後不是越來越紅了嗎？」

「這個，」高雲漢猶豫著，不知道如何答他，但看到他等待他回答的眼光，只好說：「我們不能每個人都像他，如果那樣，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學校，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不是說，計喜春那樣的人還是需要的呢？」

「學校也和社會上各行各業一樣，有各種各樣的人。」他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

「胡亞丁常常對我說，我們應該學計喜春！」

門外忽然有人大聲說：「計喜春有甚麼鳥好學的！」隨著聲音跑進一個人來。高雲漢一看，正是計喜春！他右手拿著兩隻雞，左手拿著一條「雙喜」牌香煙和一瓶山西汾酒，還來不及看高雲漢，就對張二虎說：「老子就有這本事，不到一個鐘頭，就弄來這些東西，全是走後門來的！賣雞的林美英，以爲我追求她，還不乖乖地從後門捧出兩隻肥雞來？」

張二虎見他在高雲漢跟前說得那麼粗野，趕忙說：「吶，這是我們的高老師，認識吧？」

計喜春轉過頭來，定睛看了高雲漢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說：「哦，是你，認識，早就認識了！」他傲慢地回過頭去對張二虎說：「要不是他把關嚴，我準是你的同班同學了！」

高雲漢聽見他話中帶刺，也不客氣地說：「我只是按上級規定辦事，我算得甚麼，我只能卡住那些沒有來頭的人！」

張二虎插話說：「你不在我們班不是很好嗎？省得像我們那樣要退回去！」

高雲漢乘機說：「張二虎，你真是個沒頭腦的人，如果他在你們班，就全班不用退了。」

「爲甚麼？」張二虎不明白地問。

「你想想，現在叫喊要退叫得最兇的，而又最有實力的是誰？如果他在你們班，哪會有要退之理？」

「那倒不一定！」計喜春不以爲然地反駁。

「是呀！」張二虎幫腔說，「要別人退，不一定要自己退，胡亞丁、尹朝輝和我，他就沒有要退嘛！」

「我是工、農、兵學員，是誰也退不得的！」他十分驕傲地說。

「這個我知道，但我倒有一個意見，」高雲漢打趣地說，「就是你們『上、管、改』有點虎頭蛇尾。擺開了個這麼大的架勢，要退英專七三屆的學員，我是很贊成的，他們退掉了，我就不用教書了，乾領工資，多舒服呀！可惜你們卻草草收場！爲甚麼呢？」

計喜春無言以對，顯得頗爲狼狽的樣子。

他乘機站起來說：「我該走了！」

「吃了晚飯才走吧！」張二虎倒殷勤挽留他，但他從眼尾看到計喜春不住向他打眼色。

「不了！」高雲漢哈哈笑了兩聲。「我還有事哩！況且，走後門得來的東西，我也不習慣吃！」他走進廚房，向張二虎的奶奶告辭，就走出來了。

第四章 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二月 — 一九七四年七月)

(一)

高雲漢他們於上午八時乘汽車出發，下午六時到達北部港。這是一個破舊的但繁忙的海港，位於一個小城市的末端。

批林批孔宣傳隊李閱瀾隊長，是從部隊抽調到省委宣傳部的，聽說他的中文修養極高，人挺斯文和氣的，很有見識。他帶領一支十二人的宣傳隊，隊員都是省直屬機關的幹部，他們一周前已到了這裡。李隊長認識鄭彤，高雲漢就拉這個關係，跟他談了半個早上。他把他們班上的情況詳細地給他介紹了。李隊長同意高雲漢的意見：學員不算正式宣傳隊員，有些工作可以不參與，要做到工作、讀書兩不誤。他還提出了「忙時少學，閒時多學」的靈活原則。最後他說：「在勞動群眾中開展這樣的運動是不容易的，我估計不會有許多工作要做。」

事實上，高雲漢對運動的意義並沒有多大的認識。記得出發到這裡來的前一天，方流霞問及他這個問題。他告訴她，孔老二即孔夫子，他想「復禮」，而林彪則仿效他，要復辟資本主義。但她卻說，在近代歷史上，有許多人物也企圖或甚至成功地復辟了舊制度，為甚麼不批判他們而偏要批判生活在幾千年前、勞動人民不了解的孔夫子呢？他只好對她說，他也不知道為甚麼。他向李隊長提出了這個問題，但他也沒有作出滿意的回答。他說：「誰曉得搞甚麼名堂？不過，上級的指示，不理解的我們也要執行啊！」

下午開了個全體宣傳隊員和師生的會議。北部港黨委書記林正樂和幾個港口的領導幹部也參加了。先由林書記發言，介紹港口的情況，然後由李隊長作指示。他向師生們提出工作上的要求。

港口有許多小單位，分散在沿海邊的堤岸上。為了方便工作，師生們分散住在各個單位，這對於做學員的工作肯定會有影響，但學校領導曾指示他們，要密切聯繫工人群眾，他們就只好這樣安排了。

李寶山住在海港的招待所。高雲漢住在港口辦公大樓的一個房間裡，在李隊長的隔壁。李隊長的房間也是宣傳隊的隊部。因方流霞是班長，陳國棟是生活委員，為了方便聯繫工作，他們分別住在離高雲漢房子不遠的工人宿舍。趙元亮和一些男學員被分配到海邊的工人住宅區，高雲漢要他在那裡坐鎮，以防同學們隨便到海上去玩。譚志工則住在港口辦的中學裡。

胡亞丁他們當然想住在海邊的工人宿舍，但宣傳隊卻派胡亞丁和張二虎到中學去住，並安排尹朝輝和宣傳隊資料員何立一起住，要他當聯絡員。他們不滿意，但也無可奈何。

現在他們直接置於省宣傳隊和海港黨委的領導之下，他們的領導小組已名存實亡了。他們是執行宣傳隊的命令，不必徵得學員的同意。但高雲漢知道，李隊長作出有關學員的指示，多半會以他的意見為依據。他決心要好好地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去把工作搞好。

第一周的各項工作都進展得頗為順利。

高雲漢雖然感到很疲倦，但看到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兼顧，學員在學習上略有進步，就感到很高興。這次參加的勞動與農村的不同，主要是搬運貨物和裝卸貨物。雖然有時要幹重活，但比起在鄉下餓著肚子勞動好多了。

然而，他們在群眾中的宣傳工作，卻出現了許多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中央要求他們把批林和批孔緊密結合起來。高雲漢覺得難就難在這裡。解放前，孔夫子，即現在所叫的孔老二，還是為人所熟識的，但現在的學員對他卻完全陌生，對他的學說和歷史背景

就更不用說了。鄭彤了解一些，她家裡有孔老二的著作，但是她告訴高雲漢，她連一句都看不懂。

爲此，高雲漢要求李隊長給他們作一個報告，介紹孔老二及他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背景。

「我這個大老粗，怎敢向大學生作這種學術報告？」李隊長謙遜地拒絕了。「您是大學教師、高級知識分子，倒應該向宣傳隊員和學員作這樣的報告。說實在話，我正想向您請教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哩！」

「您謙虛罷啦！」高雲漢說，「您是宣傳部來的，又是領導幹部，當然是學識淵博了，因此，您可以用各種知識，包括歷史知識，去武裝宣傳隊員和群眾，啓發他們去積極參加運動。」

「我哪裡是甚麼學識淵博，我這個省宣傳部處長，只是濫竽充數罷了！」他笑了笑說，「您就不同，您是大學教師嘛！」

「我早就聽說，您是個擅長文史哲的人，作這樣的報告應該是駕輕就熟的。」頓了頓，他強調說：「我只是個英語教師，歷史知識十分貧乏，而且又要上課，沒時間準備。」

「這樣吧！」李隊長想了想，然後建議：「由我作有關孔老二的報告，而您則另作一個如何把批林批孔結合起來的報告，好不好？」

高雲漢只好同意了。

他們安排了一個晚上向大家作報告。所有同學都認真地聽，胡亞丁也不例外，但是他們似乎越聽越糊塗。這是高雲漢意料中之事。

然而，同學們這幾天晚上參加工人的學習會時，出現了一連串問題。青年工人向同學們提出了許多關於孔老二的問題，他們都無法解答。有些學員感到，作爲大學生，不能解答工人提出的問題，是不光彩的，因而就亂解答一通，情況就變得更糟糕。當然，青年工人分辨不出真假，但上了年紀的工人，對孔老二倒有一些認識，有些人甚至讀過他的一些書，看出學員們無知。他們有意提出一些問題，使學員的愚昧和對祖國歷史一竅不通的情況，暴露無遺。

有一次，一個老工人問胡亞丁：「孔老二爲甚麼要復辟奴隸制呢？如果他們復辟成功了，對他又有甚麼好處呢？」

胡亞丁答道：「孔老二是個奴隸主，所以他就要千方百計復辟奴隸制。」

那工人不禁笑了起來：「我從來沒聽說過他有甚麼奴隸，怎麼會是個奴隸主呢？」

「你沒聽說過不等於他沒有奴隸！」胡亞丁蠻不講理地說。

那工人不理他，繼續說：「毛主席說過，孔子是我國古代的著名學者，同時又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你同意毛主席的評價嗎？」胡亞丁臉紅了一陣，便武斷地說：「毛主席絕對不會說這些話的，你可能聽了階級敵人的謠言吧！」

又有一次，一名工人問尹朝輝：「孔老二的話是否都是錯的？」

尹朝輝答道：「作爲大奴隸主，奴隸的階級敵人，他的話全是反動的，當然就是錯的！」

那工人進一步問：「既然這樣，爲甚麼毛主席時常引用他的話呢？」

尹朝輝卻說：「毛主席作爲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他對孔老二這個代表最反動社會制度的人物，有著刻骨的仇恨，他只是把孔老二的話引述出來，給大家批判罷了！」

那工人又問：「爲甚麼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反覆引用孔老二『學而不厭，誨而不倦』的名言，來教導我們呢？」

尹朝輝自然沒有讀過毛主席的這些說話，所以他嚴厲地警告那個工人，叫他不要搗亂。

早上，李隊長、北部港的兩名副主任和幾名領導幹部，召開了一個會議，高雲漢也參

加了，中心議題是討論如何執行中央的指示，把運動開展起來。但是，討論了兩個鐘頭，都沒有作出甚麼結論。在勞動人民中開展批孔運動實在是難，因爲他們對孔丘及其理論知之極少。上級發下了好些有關孔老二其人的小冊子，以及一些供批判用的孔老二語錄彙編，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名詞簡釋》，《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反動階級的聖人 — 孔子》等，但是群眾還是看不懂。但他們又不可能在短期內使群眾能看懂那些東西。最後會議決定：在批判孔老二時，盡量向工人灌輸這樣的思想：孔老二是個壞人，林彪就是利用他的理論來篡權的。

會後，高雲漢私下對李隊長說：

「李隊長，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能夠帶領群眾從理論上批孔，可能就不符合上面的要求。上面不是強調以批孔帶動批林的嗎？」

「事實是，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使工人們讀懂孔老二的東西，更不用說懂得其中的哲學含義了。這點我們剛才在會上已經討論過了，因此，我們不必花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介紹孔老二和他的學說。這點難道高老師有不同的看法？」

「你不相信批孔可以推動批林運動嗎？」高雲漢問。其實他內心也有這樣的疑問。

「老實說，我是不相信批孔可以推動批林運動的。高老師你相信嗎？」當李隊長看見高雲漢有點猶豫的樣子，他臉上出現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後說道：「如果是實事求是的話，你也會同意我的看法的。」

「我知道，我們不能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否則就會影響運動其他方面的工作。」但他有點吞吞吐吐地說：「我只是擔心……」他頓住了。

李隊長輕笑了一聲：「因爲你們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所以你擔心人家批評你們不突出政治，是吧？」

高雲漢點了頭。

「我們其實可以講是一套，做是另一套的。在現今的形勢下，這就叫做實事求是。」他面部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高老師，我們以運動促生產的任務很重啊！這是一場硬仗，如果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事，到頭來耽誤了增產任務，背黑鍋的還不是我們自己！」

「這個我明白。」

「重要的是，把工人組織起來，消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不同派別之間的對立而產生的派性，增加生產，改善群眾的生活。」他還指示說：「我認爲，大學生的主要任務，是搞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意見。」

實際上有許多時間用於教學，至少有半天的專業學習時間，因此同學們的學習勁頭是較大的。但胡亞丁卻反對用一個上午的時間來上課。他要高雲漢改變這種做法。高雲漢則推說這是宣傳隊領導作出的決定，他無權改變。胡亞丁向李隊長提意見，但討了個沒趣回來。

離開了學校那個一潭死水的環境，到外面來吸些新鮮空氣，高雲漢有精神爽快之感。他希望這半年能像現在那這樣過下去。

(二)

到這裡來才十多天，大家都長胖了。這是因爲他們住在海邊，空氣清新，同時每頓飯都有點魚蝦之類的東西，增加了營養。更使高雲漢感到鼓舞的是，同學們在這些日子裡學習上穩步前進，比在學校時進步多了。李寶山對這裡的情況也感到滿意，趙元亮也比以前更積極工作了。

他們是在港口辦的中學上課。中學的領導和教師都熱情地支持他們，騰出了一個教室

來給他們作上課和自習之用。

港口黨委林書記極關心同學們的生活和學習，有時他甚至來聽課，以便發現他們缺了甚麼。他曾多次強調，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而且必須學習好。

上午，港口林書記找高雲漢，說有事和他商量。知道他早上有空，就和他聊了起來。原來他要跟他談教育革命的問題。

林書記說：「您是省裡來的，又是大學教授，對中央的精神一定領會得很好。我想請您出些點子，把我們港口中學的教育革命搞好。」

高雲漢說：「我不是教授，我是一般的助教。」

「咳，」他打斷了他的話，「不管教授還是助教，這個倒不要緊，請您說說，教育革命應該怎麼個搞法？」

「這個，」他想了想，「中小學的情況我不了解，就我們大學來說，學生的主要問題是『讀書無用』的思想和無政府主義，有少數學生老是搗亂，影響很壞。教師呢，由於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感到低人一等，哪裡還敢管學生？」

「中小學的情況也差不多。」林書記說，「不過如果這些思想在學生中是自發的，那好辦，我們加緊教育就是了，教育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目的嘛！」他把語氣一轉：「但現在報章雜誌的輿論，就是要提倡那些東西。比如張鐵生，在一些學生中成了學習的榜樣。不參加考試，或交白卷，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教師誰還敢管？中央黨報肯定的東西，誰敢冒風險去反對呢？所以我們港口的中小學抓了一年多教學所取得的成績，被張鐵生的一份白卷，像一陣風一樣刮得精光了。上學期搞『反回潮』，我們不怎麼佈置，因爲我們感到，學生不僅學習質量下降，而且犯罪率不斷增加，如果再搞那個『反回潮』，學生不是更要鬧翻天了？教師就更不敢教了，不敢管了。孩子們亂了套，還會影響生產的，再往遠處看，將來這些小孩大了，能接班嗎？」

高雲漢默默地聽他一口氣講完，然後很有感觸地說：「林書記，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的確有些東西使人莫名其妙，目前有許多理論是似是而非和自相矛盾的。我近來也學到做事策略些了，我對於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不管來頭如何，一概不管，也懶於費唇舌去辯論，在實際工作中，我行我素，做我認爲對社會、對學生有利的事。」

「好，很好！」他若有所思地說，「這也是一種方法，今後我也要這樣做。你講你的，我做我的，這很好！」他又說：「高老師，請您抽空給我們中學的師生作個報告，好嗎？」

「作報告？」他感到有點意外，「我從來沒有作過報告。我能說些甚麼呢？」

「您不必客氣，您剛才不是說得很好嗎？您是來自第一線的，最有發言權。」

由於覺得他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而他關心教育革命的熱情也感動了他，高雲漢終於不好推辭。後來作了折衷：他只講學習英語的重要性。

但是，他發現，即使這個題目也不好講。林書記給他提供了一些例子，是關於這裡中學生對學習外語的看法，其中提到兩首打油詩，一首是：「我是種田人，何必學洋文，就地幹革命，天天挑大糞。」另一首是：「學了 ABC，回去挑糞箕，阿阿喔衣衣，不如放個屁！」高雲漢知道，目前學生不重視外語，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對整個文化知識課都不重視，這是鄙視文化科學知識這種社會風氣造成的。所以他感到很難講，但既然接受了任務，也只好作好準備，把報告講好。

據說高雲漢的報告，在中學教師中反應很好，在高中學生中則有些議論。但多數人還是肯定的。

胡亞丁知道他去中學作報告，很爲反感。他對譚志工說，他沒有通過領導小組，擅自去作報告，那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爲。他揚言要把這件事向學校反映。

高雲漢覺得，原來十分無組織無紀律的胡亞丁，現在竟高談組織紀律，豈非咄咄怪事？

午飯後，方流霞來向高雲漢反映，據一些同學所知，上午胡亞丁接化學系來的一封信，下課後他就召集尹朝輝和張二虎二人，在一棵大樹底下，打開信給他們讀了，然後鬼鬼祟祟地商量些甚麼。方流霞猜想是計喜春寫來的，她還說，計喜春也給她寫了一封信。

「您看看，他多麼可恥！」她嬌羞滿面地把一封信遞給他，然後就跑了出去。

原來是在三頁粉紅色的信箋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雖然工整、但不太美觀的字。裡面錯別字連篇，狗屁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

信是這樣寫的(爲了閱讀方便，方流霞用紅筆作了些文字上的改正)：

親愛的霞：

妳好！上次給妳寫了一封信，未見答覆，十分想念。

聽說妳很喜歡詩，我最近看到一首詩，現在抄在這裡，呈送給妳，以表達我的一片心意：

妳啊，我心頭上的玫瑰，我呼息下的白蘭，
妳那含情脈脈的秀眼，那端正溫柔的鼻樑，
更有那白齒紅唇，苗條的身段！
啊，我的心，我的肝，
我把妳想得發狂！
我爲妳做了一千零一個夢，
夢夢都吻在妳含羞的雙唇之上，
夢夢都倒在妳溫暖的懷抱之中！

霞，我和妳都是高幹子女(我爸爸最近又升了職)，我們的心應該是連在一起的。俗話說：「親不親，階級分」。我和妳都是無產階級的高級分子，現在我又升了官，已內定爲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要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我就是國會議員了，可以參加競選總統的啊！所以我和妳應該親上加親才是。

……

高雲漢之流是最危險的人物。我聽中央一位首長說過，對於那些出身好，擔任教研室主任之類職位，四十上下的黨員教師，要特別提高警惕，因爲這些人是修正主義路線的基礎，是教育革命的絆腳石。妳千萬不要被他們所謂關心群眾的假面具和假學問所迷惑，應該和他們徹底劃清界線。妳既是自己人，爲了提醒妳的注意，我不妨給妳洩個密：上面決定，將來要槍斃一批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

胡亞丁是你們班頂呱呱的一流人物，妳應該和他站在一條戰線上。尹朝輝也是好樣的。張二虎雖也聽話，但只是個有勇無謀的人，容易被人利用，但可以團結教育。

妳應該努力爭取入黨。這個問題好說，只要妳跟高雲漢他們劃清界線，跟我們一條心，另外，怎麼說好呢？我們既然是一家人，我當然會在朱書記面前一力推舉妳。

妳大概讀過《紅樓夢》吧？我沒有功夫去細看那長篇大論的東西，但我很欣賞第一回提到的「巨眼英豪」的故事，希望妳也是個「巨眼英豪」，識時勢，識看人……

一場批林批孔、反走後門的運動正在掀起。你們班的問題還未完結，還會有一番較量，希望妳能十分謹慎從事，不要辜負我的一片痴心……

最愛慕妳的同學 喜春

他把方流霞叫進來，一邊把信還給她，一邊問：「你的看法呢？」

她接過信，抬起頭來，有點激動地說：「高老師，請您相信，雖然我年紀不大，但基本的是非是能夠分得清楚的！儘管他打著中央首長的牌子，幹的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我更加看透這種人了！」

「計喜春的確是個極卑鄙的人，這種人不僅在政治上、道德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徹頭

徹尾腐化了。」高雲漢惱怒地說。

「但是，這樣的人，在這幾年中，也不是個別的，其中有些人正被捧爲先進人物加以培養和重用，計喜春就是典型的例子。」方流霞憂心地說：「如果都給他那種人掌權，我們國家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事實上，現在越來越多像他那樣的人掌了實權。」他說，歇了歇，他用十分嚴肅的語氣說：「但是，應該看到，他的話是有來頭的，也許不久的將來，像我這樣的人，要坐牢，要殺頭呢！計喜春要您和我劃清界線，這是不無道理的。」

「可是……」她咬著下唇，卻沒有往下說。

「你不相信他的話嗎？」他仍然十分認真地說，「我倒是有點相信他的話的。近幾年來，老的知識分子已成了『死老虎』，年青的羽毛未豐，調皮搗蛋，不聽計喜春他們那一套的，就只有我們這個年歲的人了，他們怎不向我們開刀！」

「開刀又怎樣？我就是要站在您一邊！」

聽到她說到「您」的時候，聲音如此充滿激情，他的心像受到一瞬間強烈的春雷般的震撼，窒息了一剎那。他注視著她，她正在不經意地玩弄著她垂過肩來的短辮子，一種青春少女的溫柔，在她的表情中和整個體態上，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她在沉默中慢慢把眼睛抬起，看到他在凝視著她，她不好意思地把眼光收縮了一下，但立即又大方地抬起頭來，嫣然一笑地對他說：「高老師，您害怕嗎？」

「不，」他堅定地說，「我沒有甚麼好怕的，我既無父母，也無妻子兒女，又年近四十，死何足惜呢？何況不一定死呀！不過，」他把語氣一轉，「你就不同了，不僅年輕，而且有極好的政治背景，只要小心謹慎，前途就未可限量。」他輕輕嘆了一口氣。「咳，譚志工才有點頭腦啊！他近來的言行，就連胡亞丁他們也挑剔不出多少骨頭來了。」

「高老師！」她的聲音有點沙啞，「可能由於家庭教育的關係，我自小就養成一種不怕硬、不信邪的性格，我絕不會捫著良心做事的。現在我也抱著同樣的態度，對待眼下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一切。高老師，」她加重語氣說，「您放心好了！」

高雲漢感到，這個小姑娘把他引爲知己，雖然不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她除了把他當作政治上的知己之外，似乎還對他存有某種感情，這是他完全沒預料到的。

看見他怔怔地想著甚麼，她問：「高老師，聽說您在感情上有過不愉快的遭遇，是嗎？」

他怎麼對她說好呢？對同輩人他尚且怕提那段往事，更何況是對一個未滿十九歲的女學生。但是，她的性格卻不同於一般的學生。她向來敬重他，這點他從第一天認識她起，就明顯地感覺出來了。現在她對他如此關心，他能沉默不言嗎？

他正想說話，陳國棟走進來，向他請示學員助學金的發放問題，他和方流霞的談話到此結束。但她並沒有離去，而是和他們一起研究發放助學金的問題。作出決定以後，陳國棟就去執行。

陳國棟走後，方流霞問他：「怎麼處理計喜春的信呢？」

「把它付之一炬好了。」

她用力地點了點頭，然後又問道：「要回信教訓他嗎？」

「不，」他說，「你先不要理睬他，看他下一步如何動作？」

他看著方流霞離開的背影，心緒久久不能平靜。她引起了他那長久不波的「古井」泛起一陣漣漪……但是，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前尚且嚴禁教師與學生談戀愛，何況是現在！他應該用最大的努力壓制自己的感情。

(三)

下午，在港口中學操場，召開中學全體師生以及小學的領導和教師的大會，傳達上級

文件。全體省宣傳隊員和大學師生也參加了。

文件叫做《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簡報》，內容是講河南省馬振扶公社中學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事，具體例子是講該校去年七月，初一女學生張玉勤，因在英語科測驗時交了白卷，並在卷子背面上寫了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要學外文，不學 ABCD，還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學校教師和領導的批評，最後竟跳塘自殺。

這個文件以甚麼名義發的，好像沒說清楚，說是「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但又是中央科教組的頭頭去調查的，使人感到有點神秘。聯繫到計喜春的話，高雲漢感到情況很複雜，這是不是要「槍斃一批」知識分子的信號彈？

但是，高雲漢卻佩服林書記敢作敢爲。他把文件傳達完以後，就撇開文件，在那裡指示一番。他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近來港口中學學生的紀律性較差，有些人一周只來上課一兩次，有些人從不交作業，有些人則抗拒教師的管理教育，等等。他要求學生要好好學習，爲革命學好文化知識課；要求教師要勇於負責，敢於管教學生，說港口黨委大力支持教師的管教工作。

譚志工坐在高雲漢旁邊，他輕聲地對他說：「林書記的指示似乎與文件的精神唱反調，是不是把精神領會錯了？」

「不，我看他沒領會錯，」高雲漢微笑了一下，「他水平高，看問題很辯證，這是他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的結果。」

譚志工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坐在高雲漢對角不遠的方流霞，卻投他一道嚴峻的眼光。他有同感。教育戰線又將掀起一陣波瀾，他們短短一個月「世外桃源」的生活，大概就要宣告結束了。

散會後，胡亞丁表現出趾高氣揚的神情，並立即找到高雲漢，嚴肅地對他說：「我們應安排下午開會討論這個文件，並讓大家對班上的回潮現象進行『擺、揭、批』。」

「可以安排後天的政治學習時間討論嘛！」高雲漢不同意。「至於是否要搞班上的『擺、揭、批』，還得等學校的指示，我們是不能擅作決定的。」

方流霞和譚志工也在場。方流霞同意高雲漢的意見，但譚志工則沒有做聲。

胡亞丁看見這個情況，就憤然地說：「那就後果自負了！」

晚上，高雲漢在床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著，他直覺地感到，在中央，兩條路線正在激烈地交鋒，誰勝誰負，結果難料。他變得憂心忡忡。

第二天，高雲漢清早到海邊散步，看到宣傳隊李隊長也在那裡。李隊長一見到他，就笑著說：「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他以爲李隊長在考他的文學修養，於是就慢慢答道：「這不是唐朝孟浩然的詩句嗎？」

「咳，您扯到古代去了！」他還在微笑著，「我指的是昨天晚上，在那邊哪！」他把手指指向離他們不遠的港口中學，加重語氣說。

「噢？」他一怔，「發生了甚麼事嗎？」

「我剛才去那邊散步，看見學校裡貼滿了大字報，全校二十來個領導和教師，全都上了榜啦！」然後，他喟然長嘆一聲，說道：「園丁又挨批挨罵了。一夜之間，校園裡竟變得花事闌珊哪！」

他聽到他這番話，不禁半驚半喜：驚的是果然發生了事，喜的是像李隊長那樣的軍人，也看到教育戰線的嚴重局面。

「園丁？」他反問他，「電影《園丁之歌》不是挨批了嗎？您還用這個詞？」

「他批他的，我用我的！」他不以爲然地說，「報章上的東西，有時候打著工農兵的名義，其實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搞的。近年來教育質量低下，社會上誰也看得清楚。對在北京造教師反的那個小學生，名叫黃帥甚麼的，就有人敢公開在報章上提出異議。」

「我們在教育戰線上的人，就比不上你們自由囉！」高雲漢用羨慕的口吻說。「我們周圍有學生，又是『臭老九』，是被監督改造的對象，哪能像你們，有亂說亂動的自由？」

「哈哈！」他爽朗地笑了起來，「我們有些人，也前怕狼，後怕虎的，他們是怕挨批評，其實是怕丟烏紗帽！」歇了歇，他補充一句：「但我理解，你們的處境與我們不一樣。」

於是高雲漢趕快到食堂胡亂吃了一碗稀飯，就跑到中學去。中學革委會主任丘喜耀一見到他，就愁眉苦臉地對他說：「高老師，你們的大學生，昨天下午來點了一把火，就把我們學校搞成這個樣子了。港口黨委並不主張那樣搞的呀！」

他心中明白，一定是胡亞丁他們點的火。他安慰他說：「丘主任，這沒有甚麼了不起，就讓他亂一陣子吧！」

「您也贊成亂？」他疑惑地看著他，似乎懷疑是他鼓動學員點火的。

高雲漢就對他說：「我歷來不贊成亂。但是，他要亂，你有甚麼辦法呢？您將會很快看到，港口黨委辦公室和我住的地方，也會有一批大字報的！人家要這樣搞，要反『回潮』，你能制止嗎？」

丘主任有點恍然而悟的樣子，隨後他感慨地說：「原來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哪！」

「您說甚麼？」

「你們那個胡甚麼的學生，在大字報中不是把我們的教師叫做『逸民』嗎？」

「那是胡扯！」高雲漢憤然地說，「我們應挺起胸膛，如果在精神上輸了，就真的成了『逸民』了！」

丘主任點了點頭，就匆匆找林書記匯報去了。

高雲漢走進學校，果然看見到處貼滿了大字報。胡亞丁三人聯名寫的大字報《不許馬振扶中學事件在北部港中學重演！》貼在校革委會辦公室的門上。大字報著重舉出該校學生寫過的打油詩「學了 ABC，回去挑糞箕」的例子，對該校領導和教師氣勢洶洶地大扣帽子，無限上綱，煽風點火。其他的大字報是該校的學生，特別是高中的學生寫的。他用心地看了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字報，原來是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

一種認爲：北部港中學和馬振扶公社中學差不多，資本主義已嚴重復辟，認爲高雲漢那天的報告是大毒草；另一種認爲：北部港中學在這幾年的工作中，路線基本上是對頭的，方向是明確的，所出現的缺點和錯誤，是前進中的問題，認爲高雲漢的報告是好的。

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全部大字報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屬於後一種觀點。教師中有兩份這種觀點的聯名大字報。

他心裡有數之後，就走出學校，朝港口辦公室走去。遠遠映入他眼簾的是在辦公室牆上的一份大字報。他走近一看，原來也是胡亞丁他們的「傑作」，它把矛頭指向林書記，說他對抗中央，企圖蒙混過關，鎮壓學生運動。有一點高雲漢是沒料到的，就是它「揭發」林書記請李隊長和他大吃大喝了一頓，密謀鎮壓革命師生。

胡亞丁竟然發展到如此地步，像瘋狗一樣，連李隊長那樣耐心對待他的人也咬了。高雲漢回到宿舍，出乎他意料之外，卻沒有他的大字報。

上午的課是上不成了。並不是學員們不願上課，而是中學亂麻麻的，哪能上課？高雲漢叫李寶山佈置大家回去自習。

高雲漢和趙元亮、方流霞、譚志工碰了一下頭，決定先寫信回系匯報，現在先不要動，一切工作照常進行。至於上課，只要中學一天還那麼亂，他們就繼續安排自習。

使高雲漢感到奇怪的是，到了晚上，胡亞丁還沒有出他的大字報，他甚至沒有來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他估計，他一定是按照計喜春的指示，搞甚麼新花樣來對付他。

第二天早上，高雲漢發現，出他大字報的不是胡亞丁，也不是尹朝輝和張二虎，而竟然是周薇！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周薇的大字報比較簡單，語氣比較客氣，也沒提到高雲漢到中學作報告的事，也沒有

扣甚麼大帽子，中心意思是說他聽了中央文件之後，不馬上組織學習討論，不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回潮」現象，使學員中出現放任自流、鬆散的現象。

到中午時，方流霞來找高雲漢談及周薇寫大字報的事。

方流霞說：「同學們都知道，胡亞丁、尹朝輝、張二虎初來港口時，還是經常叫些『四類分子』來訓話，強令他們搞些公益勞動，三人還是挺合拍的。但近來我們發現，自從胡亞丁接計喜春的指示信後，情況就開始發生了變化。」

「發生了甚麼變化？」高雲漢很想知道。

「胡亞丁向尹朝輝和張二虎傳達了計喜春的指示後，就對他們說：現在革命到了新階段，此後不要再打『死老虎』，要集中火力打『活老虎』。」

「甚麼是『活老虎』和『死老虎』呢？」

「按照他們的意思，所謂『活老虎』，是指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死老虎』是指『四類分子』。但張二虎則堅持要繼續打『死老虎』，要管制『四類分子』，他認爲『死老虎』沒有真正死，並認爲打『活老虎』沒多大搞頭，也有點玄。」方流霞告訴他。「在這次寫大字報時，張二虎同胡亞丁的分歧越來越大。胡亞丁起初寫中學丘主任和林書記的大字報時，張二虎免強簽了名。但後來寫到高老師您的大字報時，他就反對了。」

「他爲甚麼會反對呢？」

「因爲他認爲在學校時要寫的都寫光了，現在『炒舊飯』沒意思。他們爲此爭論得很激烈。張二虎還說：不見得高老師是個壞人，他對工作很負責任，對同學也挺關心，他在中學的報告沒有多大的錯，如果是毒草，那我們幹嗎要上大學學英文？」

「我早就看出張二虎的本質還是好的。」高雲漢知道，農曆新年期間他去張二虎家做他的思想工作，是有點作用的。

「張二虎根本就不相信會槍斃一批像高老師您那樣的人。」方流霞說。「他說：搞來搞去，還是要高老師教我們，他還是繼續當黨員，他表示，這種沒結果的事，他不想幹。」

「於是那件事就拉倒了？」

「是的。當天以他們三人的名義出高老師您的大字報，就這樣卡了殼。」她說。「不過，胡亞丁還是有點頭腦的，他覺得，如果僅僅以他和尹朝輝二人的名義出大字報，就會露了底，暴露了他們不團結，對他們不利。因此，他一面竭力穩住張二虎，另一方面做了周薇大量工作。」

「周薇又怎麼會跟他走的呢？」

「胡亞丁挑撥說高老師您偏愛高幹子女，特別是偏愛鄭彤和我。」說到這裡，她略爲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那我就明白了。」高雲漢說。「周薇這女孩子一向沒甚麼主見，思想比較簡單，心胸比較狹窄，與鄭彤、劉繼紅和你合不來，認爲自己的父親是個科長，人家的老子則是高幹，覺得你們看不起她；但對於宋家玉，她卻認爲她父親是工人，比自己父親的地位要低，所以不大與她來往。」

「正是這樣！」她說。「當初計喜春、胡亞丁他們是要爭取她的，後來發覺她能耐不大，就漸漸地有點放棄了。這次大概覺得她有其特殊的作用，於是就發動她打頭炮。」停了一下，她再往下說：「同時，他又打著某中央首長的招牌，聳人聽聞地大談要槍斃一批知識分子。周薇雖然不怎麼相信，但說運動的矛頭是對準教師和領導幹部這一點，則是相信的，因爲中央發了文件嘛，而胡亞丁的消息又來自權威人士計喜春。」

「她對計喜春應該還有點感激之情，上學期他曾把她列入不退的幾個學員之中嘛！」高雲漢插了一句。

「您說對了。」她說。「加上出於嫉妒，所以她就寫了針對高老師您的大字報。本來胡亞丁對周薇的寫法過於溫和，和沒揭發實質性的東西，感到很不滿足，曾三番五次要

加進他的東西，但周薇堅決不同意，還拖了兩天，最後就只好算了，反正有人開了個頭，他的目的就達到了。」

「但照我分析，周薇肯定是一時衝動，她不會真的跟著胡亞丁跑的。」他說。「張二虎對胡亞丁搞的那一套，已經感到厭膩了，將來也不會再跟他緊密合作的了。這就很好嘛！不過，我現在擔心的是，許多同學會感到讀書越來越沒意思。」說完他就沉默起來。

他感到很悶。但在方流霞面前，他不能流露出太多的消極情緒。譚志工原來和方流霞一樣，是最堅定的學生，現在已經變得沉默了，鄭彤也至多能發些牢騷，所以現在方流霞是唯一堅定地與他站在一起的學生了。

「這是我們無能爲力的事啊！」方流霞也悶悶不樂地說。「我對形勢感到越來越悲觀。」

他振作起精神對她說：「我們應該堅信，正確的東西一定會戰勝錯誤的東西！」

這樣亂了幾天。到了第五天的下午，譚志工從郵局拿了一份電報回來。高雲漢打開一看，原來是系裡打來的，叫他馬上回校匯報工作，港口的工作由趙元亮代理。高雲漢感到十分納悶，爲甚麼偏偏在這個時候要他回去？他當即讓譚志工把領導小組的成員叫來，開了個會，安排他走後的工作。

大家主張在學校還沒有新的指示到來前，要維持現狀。胡亞丁面有得意之色，但他沒有表態。趙元亮希望高雲漢能很快就回來，但胡亞丁卻冷笑一聲說：「趙老師，你不要有臨時觀點啊！」

方流霞敏感地問：「甚麼臨時觀點？高老師要回去很久嗎？」

「我怎麼知道？」胡亞丁冷然地說，「我的意思是，我們大家都不應有臨時觀點！」

高雲漢琢磨了一整天，也琢磨不出要他回去匯報的必然理由。他們下來才不過是短短的時間。從胡亞丁的神情和他的那句話來看，他必須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四)

高雲漢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北部港回到學校。他發現校園裡也貼了一些大字報，但比起上次來則疏落得多。大字報沒有甚麼新的東西，較多的還是關於英專七三屆學員的所謂走後門問題。他走到十字路口，赫然看到一張指名道姓要把他揪回校的大字報，下款是胡亞丁、尹朝輝、張二虎、周薇。大字報羅列他的三大罪名：勾結當地的走資派，鎮壓當地的學生運動；抗拒省委的指示，把每天兩小時的專業學習時間，擅自增加到四小時，以業務壓政治；在學員中拉一派，打一派，以保護自己過關。在這份大字報旁邊，另有一份標題醒目的小評論，題目是《最危險的人物》，是針對他而作的。它列舉了他和與他相類似的人的四大特點：出身好，黨員，四十上下的壯年，業務上有點料。認爲這些是最能迷惑人的東西，並指出：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以前是利用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作爲其社會基礎，在文革中，這些人被搞臭了，起不了甚麼作用了，現在他們又變換了手法，利用那些人當打手。小評論號召大家提高警惕，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著那些人。落款是大名鼎鼎的計喜春。高雲漢覺得，他列舉的所謂特點和結論並不新鮮，但他所指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是誰呢？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天傍晚，高雲漢去找沈書記。沈書記一見到他就擔心地說：「老高，你闖出事來了！」

「我闖出甚麼事來了？」他鎮定地反問。

「你沒有看到胡亞丁他們的大字報嗎？沒有見到計喜春的小評論嗎？你有點大意了，給他們抓住了辮子，他們下決心要向你開刀，殺雞給猴看了！」

「他們抓不到我甚麼辮子的！」他仍然鎮定地說。「你相信他們的一面之詞？」

沈書記疑惑地問：「難道他們捏造事實不成？」

「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憤然地說。然後他向他匯報了港口這段時間的工作，並得出結論：「可以肯定，那份大字報只是胡亞丁和尹朝輝寫的，張二虎和周薇的名字，是他們背著人家加上去的。他們的這種手法我領教過！」

但沈書記仍然擔心地說：「不過，你每天安排一個上午學習專業，就有問題。」

他解釋說：「這是省宣隊的安排。人家早上不安排我們搞工作，當時是淡季，有時甚至是在下午也沒工開。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爲多搞些專業學習也未爲不可。宣傳隊已安排，到五月份旺季開始後，同學要多參加勞動，這樣不就補過來了嗎？省宣傳隊提出『忙時少學、閒時多學』的原則，有甚麼不好呢？難道要學員閒著亂扯談嗎？」

「總之，給他們抓住了把柄，你就有理都說不清了！」沈書記仍然悶悶不樂地說。

他把語氣一轉，激昂地說：「就算每天都安排四個小時的專業學習，也不算錯。你可以算算，這批學生是二年級了，進校這麼久，真正讀過幾天書呢？如果辦大學不是要學生學到專業知識，培養專門人才，而是讓他們東跑跑，西看看，那不如乾脆讓他們到農村去插隊，不用你學校每年花那麼多的錢，也不用提防我們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毒害學生了！」

「咳！」沈書記聽見他發了這一通牢騷，無話可說。彼此沉默了一會，他最後用規勸的口吻說：「老高呀，你也不是青年人了，火氣要收斂些才好。明天你到運動辦公室向朱副書記匯報時，講話最好要留神點，特別是計喜春在場時，更要克制些，這是政治，不能有半點疏忽的啊！」

「我應該先向李書記匯報，他是我們學校的第一把手。」

「不，是朱副書記叫你回來匯報的，」沈書記沉著臉說，「李書記去了城裡，參加省委辦的學習班，現由朱副書記主持全校工作。」

高雲漢知道，所謂學習班，不過是把人關起來，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的一種形式。因此，他不再說話了。

「今天晚上我也得去！」沈書記苦著臉說。

高雲漢同情地看著他：「去多久？」

「誰知道！」他說，然後他告訴他：「周麗蓮要你晚上去見她。」

「她不和你一起去嗎？」他問道。

「她爲甚麼要去！」沈書記憤然地說，「她有朱副書記撐腰，她很快就會是系黨總支書記的了。」

「那麼你……」他沒往下說。他們不再說話了，然後他們各懷心事，默默地分頭走了。

高雲漢猶豫了很久，才到周麗蓮的宿舍去見她。現在她即將成爲系的第一把手，而他則是受審查對象。他得服從她的命令。

他進入她的房間後，她就用嚴厲的眼光看著他，說道：「高雲漢同志，你又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這毫不奇怪，你一貫堅持錯誤立場，從來不願聽取我的勸告。你自己看看，你現在變成怎麼個樣子了！」

「請問，我犯了甚麼嚴重的政治錯誤？」他毫不示弱。

「工農兵學員經常說你是個頑固分子，他們說得一點都不錯！」她擺出個盛氣凌人的架勢，「坐下吧！」

「你還有甚麼話要說的嗎？」他問，拒絕按照她的命令坐下來。「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回宿舍去了！」

她並沒有立即回答，而是走到房門口，把門關上了，然後突然笑容可掬地轉過身來。

「老高，誰叫我們是老同學、舊情侶，你知道我近來費了多少心機去挽救你嗎？」然後她嚴肅地說：「你的問題十分嚴重，這件事全校都知道了，我也很難想出個辦法來。朱

書記和計喜春同志認為，你的問題是全校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事件。但是，」她賣了個關子，另有含義地注視著他，「只要你對我好，我會代你求情。朱書記很看重我。」

「你所說的要我對你好，是甚麼意思呢？」他問道，以為她要他在政治上追隨她。

「雲漢呀，這還不簡單！」她把雙手搭在他雙肩上，用力把他向椅子推下去。她使他坐下來後，突然斜著一雙媚眼看著他，嬌滴滴地問道：「你不認為我還漂亮嗎？」她拉了一張椅子在他旁邊坐了下來，喁喁細語地說：「我們不能夠在政治上求同存異嗎……」她的聲音十分微弱，她的嘴唇幾乎貼在他的耳珠上。

「請莊重點好不好！」他感到她十分討嫌。站了起來，要離開她的房間。

「你真的這麼鐵石心腸！」她也站起來，「好！如果你不答應，我就叫喊你想強姦我！」

「咳！」他冷笑了一聲，「我怕甚麼，沒有人會相信，像你這樣的女人會在自己的房間被人強姦的！」

「但是你現在是審查對象，沒有人敢為你辯護的！」她威脅地說。

「別忘記你過去曾經耍過這樣的把戲，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他反擊說。

他的最後一句話似乎擊中了她的要害，她有點狼狽起來。

他走向門口，把門打開，走了出去。

「這是你的最後機會！」她在他背後叫道。

他不禁加快了腳步。

第二天早上，高雲漢到運動辦公室找朱副書記。他從來沒有跟他打過交道，他高高在上，而且頗為專橫跋扈，他打從心底裡不喜歡他。

他叫了他一聲：「朱副書記，我是高雲漢，昨天從北部港回來。」

朱副書記鼻子哼了一下，沒有抬起頭來，繼續看他的文件。

這時剛好數學系黨總支書記黃運進來，恭恭敬敬向他請示：「朱副書記，力學專業七二屆學員下周就要從水利工地回校，這個年級的教師，是否可以提前兩天回來備備課？」

他冷然地抬起頭來，牙關一咬，狠狠地說：「你別這麼好心，累不死他們的！」

高雲漢一陣寒心，打了一個冷戰，對他更沒有好感了。

黃運沒趣地走了出去。朱副書記看見他仍然站著，也沒有招呼他坐下來，只拉長面孔對他說：「你回來了！你就把你在下面的工作談談吧！」

高雲漢也不客氣，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正想開口，計喜春就跑了進來。他一眼看見他，就冷笑道：「你在下面幹的好事啊！」然後就坐到朱副書記旁邊，從口袋裡拿出個筆記本來，準備錄口供似的。

看見他那副打手架勢，高雲漢不禁怒從心上起，氣呼呼地反駁道：「我在下面幹的都是見得人的事！」

計喜春突然霍地一聲站起來，把桌子一拍，喝道：「你是甚麼人，這麼大膽，敢在朱書記面前耍態度？」

朱副書記把眼睛斜睨著他，拖長聲音說：「高雲漢，你剛才的態度很不好啊！」隨後他冷酷地說：「你是個共產黨員，懂得下級服從上級的起碼常識吧？怎麼能在運動辦公室副主任計喜春同志面前擺資格的呢？你自己考慮考慮，你對運動持怎樣的態度？」

計喜春接著狠狠地說：「我問你一句，你是不是不想要黨票了？」

在這種威脅、恐嚇面前，高雲漢並不甘示弱：「隨你們要怎樣就怎樣處理吧！」

「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中犯罪的人，是如何處理的，這點你是清楚的，難道你要步他們的後塵嗎？」計喜春說。

「我已經說了，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他們見用硬的一套不行，就要出另外的花招來，說甚麼為了挽救他，只要他認清形勢，反戈一擊，寫一份揭發學校復辟回潮的事實，公之於眾，就可以既往不究，還可以當積

極分子。

他問：「反戈一擊，要我反擊誰呀？」

「當然是反擊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囉！反擊策劃招收英專七三屆學員的後台囉！」朱副書記皮笑肉不笑地引導他。

「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我是反對的呀，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

「我們講的是現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懂嗎？」計喜春插了一句。

「現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是誰呀？」他反問。

「你是個聰明人，天天看報，也看不出是誰在搞復辟回潮？」朱副書記神秘地笑了笑，「不僅中央有，省裡有，我們學校也有，鬥爭很複雜哪！」

高雲漢裝著恍然大悟的樣子：「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呀？」計喜春突然笑嘻嘻地走到他跟前，問道。

使高雲漢感到驚奇的是，他的臉色變得如此之快。於是，他一字一字地說道：「那些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機，混水摸魚，所謂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把矛頭指向周總理，那些人不就是現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嗎？我當然要和他們鬥爭到底！」

「砰！」計喜春一記拍桌子，差點兒把墨水瓶給震倒了，「你胡說八道！你簡直是個死頑固！」

朱副書記把臉繃得更緊，命令道：「從今天起，要你停職反省，交待問題！」

「回去！」計喜春也命令說，「每天用書面或口頭向我交待問題，特別要把你的黑後台交待出來！」

高雲漢吐了一口涎沫，氣沖沖地跑了出來。

高雲漢沒有屈服。計喜春他們打算開會鬥爭他，但因沒有群眾積極支持，後來他們就把他的問題掛了起來，他們給高雲漢定了幾條「紀律」，不許他「亂說亂動。」

半個月後，省委周副書記到 K 大學視察，高雲漢得知這個消息後，當即找到他，向他反映他的問題。周副書記答應馬上派出小組到北部港去調查。據說後來他打電話給朱副書記，認爲他處理高雲漢的問題不當，要他立即撤消對高雲漢停職反省的決定。

根據省委派出的調查小組的調查，胡亞丁他們給高雲漢安上的三項罪名，沒有一項是成立的。關於說他與走資派勾結鎮壓學生運動之事，第一，港口中學丘主任和港口黨委林書記並不是走資派，他們現在正領導著港口和學校。第二，所說的鎮壓學生運動，實屬無中生有，至於說他對抗省委的指示，調查小組認爲，省宣傳隊的「忙時少學，閒時多學」的安排原則很合理，是靈活貫徹省委的指示。他的第三條所謂罪狀也不成立，因爲班上並不存在兩個派，個別人的意見不表明有兩個派存在。關於這個問題，調查小組指出，胡亞丁寫回來的那份大字報，並沒有同張二虎、周薇討論過，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那份大字報，他們要求代爲澄清此事。

調查小組把調查報告用大字報形式公佈出來。

中午，高雲漢碰到李書記。李書記說他前天回來才知道他的事。他安慰他幾句後，就對他說：「老高，你明天就回港口去繼續工作吧。」

(五)

離開二十多天後，高雲漢回到了北部港。

同學們知道高雲漢回來了，都紛紛來看他。他們雖然沒有說很多話，但可以看出，他們是同情他的。後來胡亞丁也來了，雖然面有愧色，但卻沒有說半句自己不對的話，看見大家不大理睬他，他就訕訕地走了。尹朝輝沒有來。張二虎則對他說了些抱歉的話。

李隊長、林書記和丘主任都來看他。因爲大家不是同一個單位的，所以有些話不便說，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李隊長告訴他，從五月開始，全體同學隔天全日參加勞動，隔天上兩個鐘頭的課，其餘時間搞運動。他說，省委調查組贊許他們的這個靈活安排。他知道他的話是別有所指，於是就會意地笑了笑。

陳國棟很關心他，他不太會講話，但感情是熱呼呼的，他給他整理好床鋪，打掃房間。

方流霞整天沒有來看他，這使他產生一種渴望的心情。他本想找她，但因爲要應酬大家，還要向趙元亮個別了解他走後的情況，所以一直到吃晚餐前都沒有空。

吃過晚飯，他去找方流霞，但她鄰居說，宿舍水喉壞了，她到海邊附近的小河洗衣服去了。他往河邊走去，一路上感到很納悶，她爲甚麼不來看他？這看來是十分不合情理的。難道她對他有甚麼意見？但他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爲，並沒有甚麼地方會引起她不滿，即使他自作多情，但他也能極力克制自己，沒有流露出半點可疑之處。是甚麼原因呢？

他懷著滿腹狐疑，慢步走到小河邊。當他轉過海邊的石角時，就立刻看到方流霞一個人在小河上洗衣服。她大概是剛洗過澡，把兩條黑中透點黃的短辮子甃上頭上，她忽然站起來扭衣服，當看到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段，比他去年第一次見到她時又高了些，豐滿了些，他感到她已經是個大人了。她穿著一件十分合身的白襯衫，更顯得飄逸脫俗。他走近她，看見她後面頸上的髮腳是一排細而柔滑的淡黃色頭髮，高雲漢想，這就是人們平時所說的「黃毛未退」吧？她還是個孩子哪！

「方流霞，你穿起夏裝來了！」他充滿感情地叫了一聲，但後面那句話說得不大自然。

方流霞嚇了一跳，輕輕地「啊」一聲，抬起頭來，看見是他，變得十分高興的樣子，立即不自覺地丟下了衣服，叫道：「高老師！」

她上下打量著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她自言自語地低聲說：「果然是消瘦了！」

「方流霞！」他伸出手來要和她握手。

但她沒有伸出手來。

「你怎麼啦，方流霞？」

她才好像從夢中驚醒，眨了眨眼，有點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然後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他感到她還濕著的手心有一股暖流。

「你爲甚麼一整天都不來看我呢？」他問，仍然握著她的手，「你不知道我回來了嗎？」

她低下頭來，收回她的手，想說甚麼又停了下來，最後她略爲抬起雙眼，十分低聲地說：「我不想在很多人面前見到您！」

「爲甚麼？」

「因爲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會哭的……」她果然聲音哽塞，眼眶泛紅起來，「我打算洗好衣服後才去看您……」

他十分激動，真想上前撫摸她的頭髮，但他忽然清醒地意識到：站在他面前的，只不過是個黃毛丫頭，而他自己則是個飽經滄桑的中年人，而且還是她的老師！所以他木然地站著。過了一會，當他的感情完全冷靜下來後，他就用慈父般的口吻對她說：「那你就快點把衣服洗好，到我房間談談吧！」

方流霞洗好衣服後，就到高雲漢的房間來。

方流霞告訴高雲漢，當張二虎從調查小組那裡得知胡亞丁盜用他的名義寫大字報時，他差點兒跟胡亞丁打起架來，後來給大伙勸開了。大家對胡亞丁的做法十分不滿。周薇也有意見，但因她曾在胡亞丁的慫恿下，寫過高雲漢的大字報，有過交往，所以不好太過追究。

她還告訴他，他走了以後，周薇一連接到幾封信，從信封上的字跡來看，是計喜春寫來的。計喜春也寫過幾封信給方流霞。據方流霞說，這些信雖然下流無恥之氣略有收斂，但不堪入目的地方仍然不少。

「您想不想看看那些信？我是一心把它們留下來給您看的，否則我早就把它們燒掉了。」她準備從手袋裡拿出信來。

「不，」他笑著說，「我不用看也知道信中的內容，我不想浪費時間。你以後也不要再看他的信了。」

她沒有做聲，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此刻，他雖然心底裡有一種衝動，要對她講出千言萬語，但奇怪的是，到頭來卻找不到話題。過了許久，他才沉聲地說：「我在學校隔離反省期間，曾想過寫信給你。」

「您想寫信給我一個人，還是想寫給領導小組？」她問道，沒有抬起頭來。

他盯著她的秀臉說：「我爲甚麼要寫信給領導小組呢？胡亞丁是小組的成員啊！」

「那麼您想要告訴我些甚麼呢？」她的聲音有點沙啞，頭更低了。

「我知道，」他站起來，在房裡踱來踱去，用此來鎮定自己，「在我們班裡，你是唯一理解我的學生了！」

「我可憐的老師！」她喃喃自語，然後她略爲抬起頭來，用壓抑的聲音說：「那麼，您爲甚麼又……」她頓住了，他發現她淚盈於睫。

「喔，時間不早了，」他說，「你回去休息吧！」

她站了起來，但過了好一會她還站著。說實在話，他也捨不得她離去。最後她似乎下了決心，她走到房門口，然後轉過身來說：「高老師，晚安！」說完就走了。

他站在門口，看著她消失在黑夜中的身影，感到一陣莫名的惆悵。

李寶山曾被嚇呆了，躲到縣醫院住了一個時期。現在看見高雲漢無恙歸來，他才壯了些膽。經過高雲漢和他細談，他前天回來上課了。

然而，經過馬振扶中學事件以後，同學們的學習熱情一落千丈，就連方流霞也受到些影響。高雲漢不怪她，因爲他本人也看不到學習知識有何好處。鄭彤儘管還努力，卻表現得頗爲沉默，在堂上尤其如此。余衛國、宋家玉、劉繼紅、王建軍、黃駿騮、鄒廣生、李向東、周薇等人，現在都不太用心讀書了。變化最大的還是譚志工，他顯得異常沉默，不大喜歡接觸群眾了，上課時，也往往顯得心不在焉。

高雲漢問譚志工爲甚麼不像從前那麼活躍了，他苦笑了一下說：「有許多問題想不通啊！」他問他有哪些問題想不通，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也許我以前是錯的！」

他想跟他深入談一次，但看見他不太熱心，也就作罷。

有一次，高雲漢和方流霞談起譚志工。他說：「譚志工是個追求進步的青年，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嚴格的，經常靠攏組織，努力學習黨報的文章，並注意照其中的要求去做。他怎麼會一下子疲塌成這個樣子呢？」

「他思想苦悶的根源就在這裡：一方面要嚴格按照黨報的要求辦事，另一方面又對其中的許多論點不同意，腦子裡就出現了不能解脫的矛盾。」方流霞告訴他。

「我們時下的青年，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認真對待黨報中的理論了。」高雲漢感嘆地說。

「我也曾就他的問題和他交談過，但他卻不願和我深談。」方流霞說。「如果他仍然用老一套的方法去解決思想認識問題，我怕他始終無法解開思想中的死結。」

「我更擔心的是我國的教育問題，因爲教育是一國之本。」他憂慮地說。「自從張鐵生湧現出來以來，經過『反回潮』運動和這次馬振扶中學事件，在各級學校中，刻苦攻讀更成爲一種罪過，本來已不太起勁的學習風氣，現在就更加是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了。有甚麼辦法能使大家振奮起來呢？」

「的確是沒有甚麼行之有效的辦法了。」方流霞悶悶不樂地說。「儘管你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組織大家談心、談理想、談抱負、談前途，引導大家往好方面走，但是，往往報章上的一篇文章，就輕而易舉地使你前功盡廢，更不用說沒頭沒腦來一場政治運動了。」

「你說得極有道理！」他用力地點了點頭，「趙老師說得也對：力挽狂瀾，單靠三幾個教師大聲疾呼，是無濟於事的。」

中學自然也是一派死氣沉沉，這可能也是影響K大學學員的因素之一。

張二虎和胡亞丁鬧翻以後，高雲漢加緊做胡亞丁的工作。他曾試用過報章雜誌反覆推薦的感化方法，從各方面關心他。上周，聽說他患了感冒，他甚至買些水果(他自己也有幾個月沒吃上水果了)親自送給他。結果，他東西是吃了，卻逢人便說他想收買他。他也做過尹朝輝不少工作，看來他很怕胡亞丁，更怕計喜春。聽說在計喜春的主持下，胡亞丁和尹朝輝，還有別系的一些學員，宣誓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尹朝輝又用過計喜春的一些錢，所以他們就更拉扯不開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經過高雲漢他們一個多月堅毅不拔的細緻工作，他們的教學工作又開始有了些進步，雖然進步不大，但高雲漢已經感到有點安慰了。

(六)

目前是碼頭的大忙季節，同學們還是隔天全日勞動。他們學習英語的時間較少了，但大部分同學還是願意好好地利用這有限的時間來學習的。胡亞丁初時勞動還算積極，但日復一日，他可能發現天天都幹裝貨、卸貨的同一工種，就不太耐煩了。但這裡的環境卻與鄉下的又不相同，沒有甚麼遊山玩水的地方。或許近來他感到生活有點呆板，所以他有時不來上課，卻與尹朝輝到海邊去游泳。張二虎有時也到海上去游泳，但他多半是向高雲漢請假，而且多半是在中午或者下午收工以後才去。胡亞丁似乎不怎麼搗亂了，但高雲漢知道，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

雖然說，現時是碼頭的旺季，但並沒有看到繁忙的景象。老工人倒是挺負責的，但年輕工人工作起來卻漫不經心，有些人經常遲到早退。他們在工作時間也往往停下來聊天。他們中有些人實際工作時間每天不過四五個鐘頭。

有一次，高雲漢就這個問題，向一位老工人了解情況，那工人告訴他說：「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沒有人敢管這些『革命小將』，另一方面，在工業戰線上，批判了『物質刺激』之後，又出現了平均主義的政策：不管是否努力工作，不管技術高低，工資大家都一樣。」

「既然這種政策已對生產造成了不良的影響，爲甚麼還要繼續執行呢？」高雲漢問。其實他也知道，學校的情況也差不多，學員學不學習，學習好壞，不是照樣可以升級、畢業的嗎？

「但是，這種政策在工業戰線上被說成是最革命的，若有人敢於提出異議，就立刻會被扣上鼓吹修正主義的帽子。誰還敢去提出異議呢？」他嘆了一口氣說。

「如果全省的工礦企業都跟你們碼頭那樣，問題就嚴重了！」高雲漢說。

「如果全省的工礦企業都像我們碼頭那樣，可能還不算最壞呢？」那老工人說。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呢？」高雲漢不明白地問。

「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們這個碼頭是K省的『先進企業』。」然後他加重語氣地說：「『先進企業』尚且如此，那些佔絕大多數的非先進企業的情況怎樣，就不難想像了。」

這使他感到極爲意外，也極爲不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工人雖然每天勞動八小時，但實際上是經常在磨洋工，中間休息幾次，每次都有半個鐘頭左右。」那老工人說。「其他的非先進企業，恐怕就不是磨洋工的問題了。」

「我們的同學倒不想磨洋工，但大多數工人停工了，他們自然也要停工。」高雲漢說。

「就只好隨大流了！」老工人無可奈何地說。

高雲漢現在才親身領會，全國各條戰線都在嚴重倒退。爲甚麼會這樣呢？

高雲漢越來越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跟省宣傳隊來這裡。

宣傳隊本身也沒多少工作可做。說準確些，這不是一支領導群眾搞批林批孔的宣傳隊，而是幫助碼頭領導班子改進管理和增加生產的宣傳隊。但來自省級各部門的宣傳隊員，對這裡的生產知之甚少，教師和學生就更不用說了。起初，同學們協助宣傳隊搞宣傳和組織群眾的工作，但過了幾周以後，工人們對於每晚都開批判會感到厭倦了。依高雲漢看，宣傳隊員，甚至是李隊長本人，也對這個討嫌的工作不感興趣。但是，上面已把運動的時間定爲半年，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半年時間打發過去。爲此，從五月開始，李隊長安排同學們搞社會調查、寫碼頭史、寫先進工人和革命領導幹部的家史，用作海港領導對群眾進行階級教育的材料。

同學們分四個小組進行這項工作。高雲漢不在時，同學們晚上在工人中召開各種會議來收集材料，有時對老工人和老幹部進行家訪。他從學校回來時，他們已開始動手起草了。由於文化水平低，同學們在寫廠史、家史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但這是一個鍛煉他們寫作的極好機會。譚志工和方流霞由於要負責統籌班上的這一項活動，所以沒有參加具體的寫作工作。

刻板的日子在流逝，天氣開始暖起來。李隊長指示同學們，從現在開始，每天早上上兩節課。現在，高雲漢對於正式給他們定多少專業學習時間，並不太介意了，因爲他們實際上中午和晚上的空閒時間很多。至於如何有效地使用這些時間，則要靠學生們的自覺性了。據高雲漢了解，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學能較好地利用這些時間，來學習專業課程和其他科目。其餘多數人，由於勞動後感到太疲倦(他們雖然每天勞動不到四個小時，但這是重體力勞動)，他們有空時不是睡大覺就是聊天。高雲漢在勞動後也感到十分疲倦，無心做其他工作，所以也不太嚴格要求同學們在空閒時間一定要學習。

至於每天早上的兩個小時課堂學習時間，教師們只是用來幫助學生複習舊課，使他們回校後不至於完全忘記以前所學過的東西。根據他們的經驗，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學習新課收效極微。

學校下達了指示：他們下月就要回去，於是高雲漢加快了修改同學所寫「三史」的工作。他們的草稿都很長，每篇有三萬至五萬字，因此，雖然結構鬆散，他也沒時間作出改動。他目前所能做的，是修改那些草稿的錯別字和語法錯誤。即使是這樣，他還要天天工作到深夜。

他發現，鄭彤寫的那篇最好。但他相信，如果方流霞動筆寫的話，一定會比鄭彤的更好，因爲她在中文方面最近有很大的進步。她曾經告訴他，她帶了許多漢語語言文學和歷史的書籍來學習。前些時，她給了他幾篇她寫作的論文，要他修改。她那流暢的文筆、精煉和邏輯性很強的結構，以及令人信服的論點，使他大感意外。她的確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是當今青年的佼佼者。看到她在逆境中漸趨於成熟，他感到由衷的高興。

按照規定，學生在離開碼頭前，要作個人工作總結。

這次作總結，先由每個同學寫成書面的東西，在班上宣讀，互相提意見，然後進行修改，最後上交。班上的總結則由高雲漢根據同學的個人總結寫成，在全班同學中宣讀一遍，便告完工，自然是以表揚爲主，提到缺點時，既不指名，也不說得具體。這樣，大家縱然不是人人盡歡而散，也不致怨氣衝天而離開。這種避免互相摩擦，保持一團和氣的方法，近年來已被普遍採用。

第五章 興風作浪

(一九七四年七月 — 一九七五年二月)

(一)

高雲漢他們回到一別五個月的學校。

一切都和以往一樣，甚麼都沒有變，彷彿沒有進行過甚麼運動。但是，按照學校的計劃，批林批孔運動還要搞到下個月。不過，高雲漢聽同事們說，在每周規定的兩個下午政治學習時間裡，大家談的盡是些小道消息和生活瑣事。甚至在批判會上，群眾也在交頭接耳，會場就像街市一樣嘈雜。廣大師生對運動已極爲厭倦了。

不知道爲甚麼，高雲漢自「開門辦學」回來後，一直都感到很空虛，似乎感到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都黯淡無光。

教師們有兩周假期。但高雲漢除了睡覺，就是坐在房間裡，結合自己當前和以往的經歷，長久地追憶國家二十五年來所發生的各種重大事件，此外甚麼事也不想做。他越是想到這些，就越是感到迷惘。他曾想過去找方流霞，但當他意識到這樣做，會使他或她更不能自拔，後果可悲時，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學校就要開學了。根據學校的安排，高雲漢那個班下學期不外出「開門辦學」了。上學期在港口雖然抓了一下教學，但到底是以思想鍛煉爲主，加上中間大故迭起，干擾甚大，所以只能做到減少遺忘率，在某些方面略有進步。

高雲漢常想，如果認爲一個人需要參加多少勞動才行，則可以先勞動多少年，或大學畢業後再勞動多少年。在大學學習期間，不斷插進較長時間的勞動和其他鍛煉活動，那是很難學好一門專業的，更談不上有所創造有所發明了。學習外語就更是如此。

高雲漢、趙元亮和李寶山三人，鑒於他們教了這個班一年半了，開學前曾向系領導提出，下學期七三屆應該換教師，替換出來教七四屆的學員，或不作安排，因爲在系裡，沒課的和沒安排的教師多的是。

但系黨總支不同意，認爲外校有「包承組」的經驗，即一個教學小組負責一個班從入學到畢業，學校領導也打算推廣這種做法，所以他們三人要負責七三屆到畢業爲止。

高雲漢想，「包承組」的做法，儘管有它的好處，比如了解同學，但從教學的觀點來看，是弊多於利的。既然學校有這樣的決定，他們也無話可說了。對高雲漢個人來說，這樣做有一個好處(或壞處？)，就是他可以和方流霞再共處幾年的時間。

脫離了學校生活半年之後，同學們多數是願意在這個學期坐下來學點東西的，只有胡亞丁和尹朝輝完全無動於衷。

開學後第四天，胡亞丁給系黨總支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他對上海師範大學女學員劉麗華一份講話的讀後感。他在信中大談甚麼他「被智育第一的氣氛壓得透不過氣來」。實際上他把矛頭指向班上每一個師生。他說：「埋頭業務的人受到重視、尊敬；突出政治的人受到奚落、排擠」，他「由於熱心搞『上、管、改』，在業務上不如那些書呆子，因而受到歧視和打擊」。他特別提到某教師(顯然是指高雲漢)一見到他「就皺眉頭，有時甚至吹鬍子、瞪眼睛」，把他「列爲不入等的學員，沒有絲毫無產階級感情」，他感到「無法呆下去」，要求退學。

由於周麗蓮去了省黨校學習，這件事就由沈書記處理。

上午上完課到辦公室，沈書記徵求高雲漢對胡亞丁的意見。高雲漢笑著答道：「退是

假，要脅是真！」

「那怎麼處理呢？」

「最好批准他退學！」

「周麗蓮會同意嗎？」沈書記問道。「朱副書記也不會同意的。」

「你可以先不理他，等他寫第二次申請時再說。不過我看死他是不會再寫的。」

「那麼，他想幹甚麼呢？」他看著他。

「他想以此來施加壓力，要你批評我，甚至鬥爭我。但這都是次要的，他的本意是想跟劉麗華那樣，在全國，至少是在本省揚揚名！」

「如果他達不到目的呢？」秦自然在旁邊問。

「如果沈書記安撫他一番，他也算贏了一仗，」高雲漢說，「如果批評他，那就不得了，他就可以乘機鬧事。他最希望是這樣，這樣才可能使他揚名。如果不理睬他，他也會告你的，告你是官僚主義者。」

「那我應該怎麼做才好呢？」沈書記問。

「上面三種選擇，由你自己決定吧！」高雲漢答道。

「那你呢？」秦自然對他說，「你打算也去安撫他一番嗎？」

「不，我準備他來找我！」高雲漢冷冷地說。

「難怪他說你對他沒有半點無產階級感情了！」沈書記笑著對他說。

高雲漢一陣感觸，不禁高聲朗誦《裘里斯·凱撒》中布魯塔斯的話：“… this is my answer: Not that I lov’d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d Rome more.”

「唷唷，你又在聾子面前罵人了！」沈書記笑著說，「別用英語罵我啊！」

「不，他沒有罵你，」秦自然也笑了起來，「他是在朗誦莎士比亞戲劇的台詞。」

「這跟胡亞丁有甚麼關係呢？」沈書記不明白地問。

「有，大有關係！」秦自然說，「台詞是這樣的：『這就是我的回答：不是我對凱撒愛得少些，而是我對羅馬愛得多些』。」

「凱撒和羅馬與他和胡亞丁，又怎能扯得在一塊呢？」

「你可能還沒有讀過這個故事吧？」他解釋說，「根據這個戲劇，布魯塔斯和克辛斯共同把凱撒殺死。布魯塔斯殺了凱撒後，向群眾解釋爲甚麼他要殺他。高老師剛才朗誦的就是其中著名的兩句。」

「但是我還是看不出古羅馬與今天的我國，有甚麼必然的聯繫？」沈書記說。

「把凱撒改爲胡亞丁，把羅馬改爲我的祖國，不就很清楚了嗎？」然後他微笑地望著高雲漢，低聲吟誦：「這就是我的回答：不是我對胡亞丁愛得少些，而是我對我的祖國愛得多些。」

「哈哈！」高雲漢笑了起來，指著秦自然說：「真有你的！」

「你們知識分子就有這麼一套！」沈書記也附和他們笑了起來。

高雲漢從辦公室走出來時，感到心情舒暢。不過，如果給胡亞丁知道了，又會說他打擊工農兵學員了。

胡亞丁沒有寫第二次報告，他也沒有把他寫給黨總支的信公諸於眾，也沒有把它寄到報社或上級機關。計喜春給他定下的部署，卻給計喜春本人破壞了。

事情是這樣的：星期六下午，胡亞丁忽然友好地對方流霞說，他下決心要努力學習，請方流霞晚上幫他溫習功課。本來晚上學校放電影，但方流霞看見胡亞丁要用心學習，就連忙答應下來。胡亞丁約她晚上自修時間到他宿舍去。

然而，當方流霞到達胡亞丁房間時，計喜春已赫然在座。這個學期以來，計喜春曾三番五次約會方流霞，都給她斷然拒絕了。現在她看見計喜春，就明白了事情的大半。她

正想退出去，卻給胡亞丁站在門口擋住了。計喜春說他以學校運動辦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向方流霞了解英專七三屆的情況，方流霞只好坐下來。計喜春裝模作樣地問了一些問題以後，就單刀直入，要方流霞在是否跟他好的問題上明確表態，方流霞當即表態拒絕了。之後他作了種種威脅、恫嚇，都給方流霞頂住了，並對他作了義正詞嚴的申斥。就在這當兒，胡亞丁跑出房去，把房門倒鎖起來，計喜春竟色膽包天，把方流霞抱了起來。

方流霞大聲呼叫，但大家都去了看電影，所以無人救應。幸好那是二摟，方流霞掙脫計喜春之後，就從窗戶跳了出去。

後來方流霞將此事向校黨委告發。但朱副書記卻以「青年男女你追我逐之事不必深究」爲借口，包庇計喜春過關。方流霞的父親當然不肯罷休，他通過省委，要校黨委嚴肅處理此事。後來計喜春被迫寫了一份檢討書了事。而胡亞丁作爲幫兇，他原定想揚名的事也就告吹了。

然而，人們看到，計喜春寫檢討也好，胡亞丁揚名之事告吹也好，他們還在繼續被重用。方流霞是高幹女兒，計喜春尚且敢於下手，對於一般的良家婦女就更不用說了。

高雲漢好幾次想找方流霞單獨談談，慰問她一下，但每次上課她看到他時，她都好像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看到這情況，他就沒勇氣了。

上午中間休息時，高雲漢一個人在閱覽室，方流霞看見了，就跑了進去，走到他身旁，輕輕地叫了他一聲：「高老師！」

聽到她銀鈴般的聲音，他不禁深情地應了一聲，但他一時找不到恰當的說話，就匆匆地說：「你近來好嗎？」

大概是「近來」兩字引起她眼眶一紅，她喉頭哽塞地說：「我是要找您談談上周發生的事的，但看見您很忙，我不敢打擾您。」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本來我也想找你談談，但我知道你是個堅強的姑娘，又有省委作主，所以我就不想在你面前再提那件事了。」他停頓了一下，然後不覺衝口而出地說出下面的一句話來：「你不會怪我吧？」

聽了他這句話，她抬起頭來，把她那略爲濕潤的晶瑩秀眼張得大大的，看著他，奇怪地問：「我怎麼會怪您呢？」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喃喃地說：「我應該承認，我對你是關心不夠的，但是……」他停住了，沒往下說。

「我不會怪您的！」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聲音有點激動起來，「您是我最尊敬的老師，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您要指出來，幫助我進步！」

「當然。」他看著她的臉孔，她的表情的確是十分真誠的，「我有不對的地方，你也應該指出啊！」

她點了點頭，這時有兩個七四屆的學員進來，他們的談話就終止了。

今天一整天，高雲漢內心有一種壓抑之感，大抵人生最痛苦的事，除了失去至親等大事之外，莫過於滲入肺腑的感情受到無情的壓抑。然而，他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壓抑住。

(二)

高雲漢他們在教學小組裡討論教材問題。

「學生快複習完第一個學期的功課了，實踐證明，用現行的教材是很難教好學生的，那些一味突出政治的教材，嚴重缺乏生活詞彙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還從客觀上助長學生的極左思潮。」高雲漢說。

「我也有同感。」趙元亮附和說。「我們得想個辦法才成。」

高雲漢繼續說：「由於種種原因，尤其不敢使用老教授，寧肯讓他們閒著沒事做，也

不讓他們編寫教材，不然的話，我們的教材也許會好些。」

「我也覺得，文革前編的一些教材，由淺入深，生活詞彙較多，科學性和實踐性較好，低年級的部分，多是英語基本知識。」李寶山說。

「我們可不可以找些文革前編得較好的教材來教他們呢？」趙元亮提議。

「我想，在沒有新編的統一教材以前，暫時適當修改使用也是可以的。」高雲漢說。

「我不同意。」李寶山持反對態度。「那些文革前的教材，是被完全否定了的封資修貨色，科學性和實踐性怎麼好也屬枉然。」

「現在有一種佔上風的觀點：文革前一切的東西幾乎全是壞的。」趙元亮不無感慨地說。「我覺得，在我國悠長的歷史中，許多東西直到今天還是正確和有用的，我十分反對那種認爲過去的東西，都是封資修貨色的觀點。」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已經證明，我們認爲好的東西，往往恰恰就是封資修的東西。」李寶山很有顧慮地說：「我認爲，那些教材即使暫時使用也不妥當。」

高雲漢知道，李寶山其實也很想用，不過怕冒風險罷了。

高雲漢還是把他們的意見向學校提出，但不僅學校不同意，系也不肯點頭。既然上面不同意用舊的教材，他們只好將別的院校「現炒現賣」的教材，又「現炒現賣」一番。

後來經教學小組討論，決定分科教學，以彌補教材差的缺陷。打算李寶山教課文，趙元亮教語法，高雲漢教語音，三線並重，目的是要學員切切實實打好基礎，這樣，將來這些人還可望有點用處。

高雲漢最近才知道學校有一個整改辦公室。運動辦公室是最爲顯赫的機構，整改辦公室則是第一次聽到。他猜想，這兩個辦公室其實是一碼事。

整改辦公室昨天下了個通知，說這個辦公室正在根據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革命群眾揭發出來的大量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事實，進行逐條研究。整改的第一個大問題是：繼續堅持以「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在教材編寫中，繼續大破「老三段」。通知批評了某些系，某些專業，說它們不適當地強調所謂基礎理論，實質上是走了回頭路。通知還著重指出：必須肯定，工農兵學員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專業上，都大大超過文化大革命前學生的水平，還說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散播「今不如昔」的謬論，必須引起革命同志的嚴重注意。通知要求各專業，要在最近通過諸如評教評學等群眾性活動方式，進行深入的檢查。

李寶山看到這個通知後，臉上立即變了色，他喃喃地說：「唷，我們的資產階級偏見真是根深蒂固，一動就復舊啦！」

「我們甚麼地方復舊了？」趙元亮問他。

「我們搞的語法和語音理論課不就是『老三段』嗎？」李寶山愁眉苦臉地說。

「這怎麼能叫『老三段』呢？其實我們學語言的人都很清楚，學語法是爲了更快更好地掌握一種語言。至於語音理論，更是成年人學外語不可缺少的。」

「我也是這樣看的呀，」李寶山無可奈何地說，「正是由於我這樣看，上次討論時我才同意你們的意見。但是，」他迷惘地說，「我怎麼沒有想到，又走回頭路了呢？」

「你放心！」高雲漢安慰他說，「主意是我出的，這兩門基礎課又是我和趙元亮開的，有我們哩！」

「我也替你們擔心哪！」李寶山仍然憂愁地說。

「但是，我們還得想辦法，去提高教學質量才行呀！」趙元亮說。

「這個，」李寶山頓了頓，「還是由學校去想吧！要不，由別的院校去想更好。我們還是穩妥一點爲好，看準了別人的我們才幹。」

「我們看別人，別人也在看我們！」高雲漢提出異議。「我們本身也要有點志氣啊！」

「咳！」李寶山低著頭，嘆了一口氣說，「我們這些從舊學校出來的人還是多做多錯！」之後他就不再說話了。

高雲漢自然不能深怪他，他是驚弓之鳥啊！

下午朱副書記向全校師生作了一個長篇的整改第一階段小結報告。

報告自然是「新三段」：運動前的情況 — 運動中的情況 — 今後的做法。儘管有這麼一個模式，但大家都感到他的報告十分雜亂無章，拉三扯四。他在報告中所提到的「反回潮」運動，是不是中央佈置的，大家都不太清楚，因爲大家從來沒有聽過有任何正式文件提到有這麼一個運動。不單是他的報告雜亂無章，會場也很亂，交頭接耳、開小會、來回走動，還有商量工作的，與蜂群聚集發出的嗡嗡聲相似，使人不禁悠然入睡。高雲漢歷來十分尊重別人的勞動，不管其質量多麼低，他仍然集中精神細聽朱副書記長達三個鐘頭的報告。會議主持人計喜春在報告結束後，還囉嗦了十五分鐘，並嚴肅地指出：朱副書記的報告十分重要，傳達了上級的精神，全校師生要深入學習，認真領會其精神實質。不過，他的話還未講完，人們早已從幾個門口湧了出去。

吃過晚飯，數學系的李老師到高雲漢房間來聊天，不禁談起朱副書記的報告來。

「朱副書記的報告有兩點是新鮮的：一是從上至下有人反對現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他說北京竟然有人說，現在是『大學的招牌、中專的教材、小學的程度』。他認爲這是資產階級反攻倒算。」高雲漢說。

「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嘛！有甚麼新鮮的呢？」李老師說。

「我說它新鮮，是因爲他明確地提到『從上至下』有人反對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而『大學的招牌、中專的教材、小學的程度』這種高度概括性和形象性的提法，我們也是首次從他口中聽到的。」

「可見從上至下，兩條路線的鬥爭多麼尖銳複雜！」李老師加重語氣說。

「另一點是認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學科的基礎課，其他的所謂基礎課，都是脫離實際的、禁錮人們頭腦的封資修貨色，必須統統革除。」高雲漢說。「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對於這一點，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它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科技和建設的全部領域，也影響到人文學科的全部領域。可能許多人沒有聽到，可能有些人聽到了也不會認真看待它，在實踐中不會照此辦理。」李老師擔心地說：「我認爲，各種學科的基本理論，或叫做基礎理論，是人類千百年來在實踐中抽象出來的經驗結晶。沒有這種基礎理論，科學就不成爲科學了，就更談不上發展了。因此，否定基礎理論，就是否定科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來代替各種學科的基礎理論，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

「這幾年在破『老三段』的口號下，已經把基礎理論課搞得支離破碎，使學員的知識不能升華到更高階段。現在再來這麼一個革除，可以預料，我國過去在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將會毀於一旦。」高雲漢說。

「更使人擔心的是，一種理論，儘管它多麼謊謬，如果有人，尤其是掌權的人，大力去提倡，並作爲正統觀念加以推行，則這種理論就能流行。」

「謬種流傳，一定會既深且廣，將來要肅清其流毒，則會甚費力氣了！」高雲漢也憂心忡忡地說。

「不過我琢磨過，朱副書記的這個理論，一定不是他自己的創造，因爲，大家近來已看出，他似乎是個不學無術的人。」

「大概是如計喜春所說的，他只是傳達了上級的精神。」

「但上級是誰呢？」

高雲漢默不做聲。過了一會，他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前幾天，我有一位遠親的兒子出差來我們省會，順便來探望我，臨走時，這位文革前高中畢業的青年人對我說：『你們這個大學不像是個讀書的地方，還比不上我當年讀書的那個高中！』這正是旁觀者清，他一眼就看出問題來了。我們本身，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大學的招牌、中專的教材、小學的程度』可能就是這些明眼人察覺出來的。」

「大學本來是學習的場所，但卻不提倡學習，這本來就已不合常理。但更爲不合常理的是，領導人大概怕人家生活過於單調、清閒，會想出種種邪門歪道的玩意來，就每周安排三四個單元，或甚至更多的時間，搞政治學習，並堂而皇之稱爲『突出政治』。」李老師聽了他的話，也不禁發起牢騷來。

「所以老師們有時開玩笑說，掌握了這個秘訣，任何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當領導。」高雲漢說。「政治學習時唸報章上的大塊文章，因千篇一律，不外乎是些盡人皆知的那些流行觀點，所以大家都不愛聽。而天天坐在一塊，又沒有多少嚴肅正經的話題，只好湊小道消息、吹牛皮、發牢騷。據我看，有些牢騷話是頗有道理的。」

「現在我們的學校的確不像是個學校的樣子。就教師而言，家務重的忙於搞家務，家務輕的或家眷不在這裡的單身漢，往往課餘飯後，甚至晚上工作時間，寧願下象棋、打撲克或吹牛皮，也不做學問，原因也和前年一樣，存在『四無』：無勇氣讀書、無書讀、讀書無用、無時間讀書。」

「我們教工第六宿舍，文化大革命前是全校有名的『通宵樓』，許多教師在燈光下常常徹夜工作、學習，如今則成了『早睡樓』了！」高雲漢說。

「這也怪不得大家的。其實近這一年多以來，『開門辦學』已佔去了一半時間，而每次回來，總有一頭半月心情懶散，精神集中不起來，又怎能搞學問呢！況且下鄉下廠又很艱苦，往往生病而回，剛剛恢復元氣，下一輪的『開門辦學』又開始了。」李老師說。

「現在不要說完全沒有要做學問的心思，就連你剛才所說的下象棋、打撲克也沒時間和精力了。」高雲漢冷笑一聲。「現在學校領導要求大家花更多的時間搞『開門辦學』。對教師們來說，未來的日子更不好過了。」

星期天早上，高雲漢聽見樓下有好些人在熱烈地議論著些甚麼，於是他也走下去看個究竟。原來在數學系講師錢家甫的家門，貼了一副對聯，左邊寫的是：「柴米油鹽水」，右邊寫的是：「老婆孩子雞」。

「是錢家甫老師自己貼上去的嗎？」有人問

「不會是錢老師自己貼的吧？」有人答道，「可能是系裡的學員或是別的甚麼人，昨天晚上貼上去的吧？」

大家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錢老師挽著籃子出門買菜，看到那副對聯，竟毫不惱怒，還笑嘻嘻地看了又看。

後來他們系一位青年教師看見這情形，給加上橫額，寫的是「樂在其中」。

「這簡直是個悲劇！」有人說。

「我認爲這是個喜劇才對！」又有人說。

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大家紛爭不已。

「這不單純是個悲劇，也不單純是個喜劇，」高雲漢說，「而是一齣悲喜劇：它首先是個悲劇，教師不教書，不是悲劇是甚麼？但它又是喜劇，因爲沒有任何衝突，皆大歡喜！」

聽說老錢買菜回來，看見「樂在其中」的橫額，不住搖頭，後來他自己另外貼上一張，是「無可奈何」。

高雲漢看過這齣「戲」之後，心情之悶，難以用語言來形容。他不曉得戲劇中有無「悶

劇」的名稱，如有，它列爲悶劇無疑了。

(三)

高雲漢近來喜歡作無病呻吟，這也許是知識分子一個病態性的缺點吧？

這個學期表面上似乎平穩，沒有大字報，沒有停課，沒有暴烈的行動。但這種平靜並不是一種走上正軌的平靜，而是在平靜中使人有一種停滯之感。這個學期是處於「變革」(取消基礎理論)與抗拒這種變革的對峙局面中度過的。教學天天在進行，但沒有嚴格的計劃，得過且過。一切都似乎處於停滯的狀態之中。

高雲漢在教學小組開會時說：「我們的教學小組還算是比較用心的，但結果也遠不是滿意的。開始時，我就估計到，單獨開設語法、語音課，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一個學期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開甚麼課程固然重要，但對課程的目的要求和如何教授，有時則更爲重要，」趙元亮說，「弄得不好，某一門課程可以是名存實亡。比如語法課，我雖然千方百計要搞好課堂教學的同時，加強輔導，但效果並不佳。」

「究其原因，一是學員向來不習慣於自習，二是沒有大量練習配合。」高雲漢說。

「因此，教師儘管在堂上大講特講，課外輔導儘管耐心細緻，一搬到實踐中卻錯誤百出。」趙元亮有點洩氣地說。

「我上的語音課情況也是如此。」高雲漢說。

李寶山照例不發表任何意見。

不過，正如趙元亮所說的，這學期也應感到滿足了。同學們還能坐下來，而且有整整五個月的時間，學業上還是有一定的進步的。使人感到高興的是，劉繼紅和陳國棟已趕了上來，達到了班上的中上水平，張二虎也有進步，鄭彤又變得較爲活潑起來了。如果能再坐下來學一個學期，則一定可以打下一個初步的基礎，到畢業時大部分人還是可以搞點外語工作的。

全國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消息，使全校師生沸騰起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使這種沸騰的情緒達到了高潮。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偉規劃。

政治學習是這幾年來最熱烈的一次。四個現代化的規劃顯示出中國光輝燦爛的前景，同時也顯示出知識分子光明的前途。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應該被看成是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教師肩負著培養建設人才的重任，將會大有用武之地了。

教師們普遍感到，現在辦學的規模和方法，是不能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的，必須有一個很大的改進。大家相信中央會有所部署。因此，人們充滿了希望。

然而，人們在希望中卻有一種不踏實感。周總理在作報告時蒼老的面容和消瘦的身體，是大家產生不踏實感的主要因素。周總理還掌權嗎？如果不掌權，他提出的規劃是否能實現呢？

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已有十多天了，看不出教育戰線有甚麼新的措施。

朱副書記又作報告，號召大家向化學系無機化學專業教研室學習。該教研室的教師去年「開門辦學」時間共計九個月，佔總學時的四分之三。朱副書記規定，其他專業「開門辦學」的時間最低不少於三分之一，今年下半年力爭達到一半，明年要逐步達到四分之三。

高雲漢又到隔壁套間和李老師聊了起來。

高雲漢說：「四屆人大剛剛開過，周總理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規劃，但為甚麼還提出『開門辦學』越多越好的口號呢？」

「很明顯，」李老師說，「把學員推出學校，長年東奔西跑或幹別的事，這絕不是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培養人才。」

「我不同意那種走出校門就是革命，出去的時間越長就越革命的觀點。你同意嗎？」高雲漢問。

「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同意這種觀點的。」李老師說。「如果這種觀點成立的話，那麼，沒有教室的學校，或者沒有校舍的學校就是最革命的了！」

「推而廣之，沒有學校的社會才是最先進的！」高雲漢先前的擔憂，又重新湧上心頭。

校黨委決定，英專七三屆師生下學期一開始就要「開門辦學」，下農村參加一期社會主義路線教育運動。高雲漢的計劃又被打破了。並不是他不願到農村過艱苦的生活，而是學生剛剛學到了點東西，又要在中間插進半年下鄉的活動，這學期所取得的一點進步，就會前功盡廢。這樣培養出來的人，能搞四個現代化嗎？但他又不能不服從。

這次下農村，他們雖然也不是正式工作隊員，但與上次搞批林批孔運動卻不同。搞社會主義路線教育運動，是要按照一九六五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的規定條條落實，是硬打硬的工作，每天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能否保證，就很難說了。而這次也不好讓李寶山一起去了。

這次班上不設領導小組，完全置於路線教育工作隊的領導之下。

然而，開學了，省委還未最後決定工作隊甚麼時候出發，英專七三屆師生就只好一邊上課一邊等待。但同學們哪裡還有心思上課呢？教師們也沒有心思講課。這樣日拖一日，渾渾噩噩又過了一個星期。

毛主席發表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也許是延期下去的一個原因。

高雲漢他們曾接到通知，說這次下鄉搞社會主義路線教育運動，主要是抓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來帶動各項工作。如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甚至甚麼是資產階級法權，大家心中完全沒底。這樣看來，現在的社會主義路線教育運動，和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第六章 路線教育

(一九七五年二月 — 一九七五年七月)

(一)

這次搞社會主義路線教育運動的地點，是在一個山明水秀的少數民族地區。

路線教育工作隊的領隊，是省商業局副局長何念池，他五十多歲，是個老幹部，但似乎精神不振，經常打瞌睡的樣子。他領導一支六十多人的工作隊，加上高雲漢他們師生十七人，達到八十人以上。這個工作隊分成四個組，準備分到四個生產大隊。它顯然同文革前的「社教」運動的工作團不同。它不叫工作團，而叫工作隊，只搞全公社十個大隊中的四個，分派到各大隊的叫工作組。

他們先到縣城，學習了四天，主要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包括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其中引述了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列寧為甚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提到資產階級法權時，社論又引述毛主席的話：「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關於資產階級法權，「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還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剛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輯錄語錄三十三條，簡稱《三十三條》，以及六五年頒布的「社教」工作《二十三條》和省委的一些指示和農村政策，重點文件包括《紅旗》一九七五年第五期刊登張春橋寫的一篇關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長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次路線教育的主要任務，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即減少農民之間收入的差別。看來這個運動和當年「社教」運動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也不在城市進行。

今天是落實人員分配。高雲漢他們全班被分配到離縣城約十公里的葵龍大隊。高雲漢被任命為副組長。組長是商業局的一個青年人，叫張一帆，是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他在商業局政治處工作，據傳，經過這期路線教育運動的鍛煉，他回去就會被提升為處長。另外一個副組長是省人民銀行的副處長，叫蘇亘。

具體到師生們的安排，張一帆堅持不讓他們與正式工作隊員合在一起，而是要他們獨立包兩個片共七個生產隊，而他們十六個工作隊員包兩個片共六個生產隊。

高雲漢對他說：「我們的青年學生，完全沒有農村工作經驗，同時每天還有兩小時的專業學習，不能單獨工作。」

但張一帆卻很主觀，硬邦邦地說：「每天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應該取消，大學生下鄉就是要獨立鍛煉，哪能三心兩意的呢？」

「每天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是省委的決定。」高雲漢告訴他。

「你不要用省委的名義來嚇唬我，我是不受這一套的！」張一帆橫蠻地說，「沒有人會相信，省委會費心去管小小一個班的小事。省委絕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的！」最後他不由分說，以命令的口吻對高雲漢說：「就這樣吧！就包那七個生產隊，由你負責。」然後清了清喉頭，嚴肅地說：「搞得不好，我找你哇！」

高雲漢似乎很熟悉他的神情舉止，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打過交道。忽然一個可憎的映像闖進他腦海：計喜春！算他倒霉，又碰到這樣的人。但他還是希望他的判斷是錯的。

後來他去找何隊長，他倒是挺客氣的。他向他匯報了他們的情況，並提出他們最好與其他工作隊員混合安排，讓工作隊員帶學生，學生可以多做些事務性工作。他仍然堅持

提出，根據省委指示，他們師生不算正式工作隊員，而且每天還有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不宜單獨工作。

何隊長聽了他的話以後，皺著眉頭好一會，才說：「小張跟我說過了。按你的說法，是有些困難，你是否可以跟他再研究研究？」

正說著，張一帆來了。他一看到高雲漢，就有點不高興的樣子。何隊長急忙站起來，笑容可掬地說：「小張，高老師提出的困難，是不是你和他再商量商量解決？」

「不是已經定了的嗎？」張一帆用責備的眼光看著高雲漢。「你們知識分子，就是那麼扭扭捏捏的！就按原定的辦嘛！」

他本想頂他幾句，但想到學校領導曾指示，要服從工作隊的領導，又考慮到自己是「臭知識分子」，就強壓下心頭的怒火，說道：「我還沒有最後同意，因為這是一個如何貫徹執行省委指示的大問題！」

「甚麼省委？」他把眼睛瞪得大大地看著他，「你別再來這一套好不好！」

「省委是有這樣的指示，」何隊長囁嚅地說，「省委周副書記對我說過，外語專業的學員，每天要保證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時間。」

「這個我管不著！」張一帆專橫地把手一擺，「反正你們包了兩個片，能完成任務，你愛怎樣幹就怎麼幹好了！」

何隊長有點不安地看著高雲漢，然後低聲地說：「那你就自己好好地安排吧！工作上有困難時，可以找小張他們，他們那裡有許多同志是老經驗。」

「喂，」張一帆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我們組的資料員要換一個，徐廣差不多五十歲了，頭腦不會靈活的，我打算換印刷廠的丁小俊。」

「他是共產黨員嗎？」何隊長問。

「不是。可以培養嘛！」他毫不在乎地說。

「但在目前，有些會他是不方便參加的呀！」

「那就不參加唄！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代替他。」

「那還得通過隊委呀。」

「你是隊長，一隊之長，這個好說！」他把頭一仰，張開沒有收縮力的大嘴巴，露出一排重重疊疊的但潔白的牙齒，乾笑了一聲，「就這樣吧！」

高雲漢默默走出來。他感到難受，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怎麼能在老幹部、首長面前，如此飛揚跋扈的呢！他不得不(儘管是十分不願意)得出如此的結論：張一帆和計喜春是一路貨色。

蘇巨五十剛出頭，頭髮已斑白，但精神很好，待人接物也挺和氣。雖然他是副組長，但顯得比高雲漢更不重要。高雲漢從這幾天的觀察中看出，張一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開會研究工作也好，作出決定也好，竟當蘇巨不存在似的，既不徵求他的意見，甚至他要發言也不給機會，往往把手一擺，傲然地說：「就這樣決定吧！」蘇巨表面上並不計較，但看得出，他內心是不滿的，人總是有自尊心的嘛！只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蘇巨這類人是革命的對象，而張一帆之流，則是對付蘇巨這些人的「天然革命者」，在這種風氣下，蘇巨只好像往常一樣，冷然處之。

蘇巨對高雲漢卻很熱情，這也許是因為他是「臭老九」，與他的地位有類似之處，另外也許因為看見他還有點火氣，敢於碰張一帆。在閒聊中，他告訴他，何隊長七三年才「解放」。何隊長當年的專案是由張一帆主管的，後來到了政治處，又受張一帆的領導，所以張一帆在何隊長面前，總是以解放者自居。何隊長雖然去年已官復原職，但與張一帆的關係仍與眾不同。經蘇巨這麼一說，他才恍然大悟，難怪張一帆有太上皇的架勢了。又據蘇巨說，張一帆的來歷也不簡單，其老子是地委級幹部，他本人高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就到海關工作，因生活作風不好，受過紀律處分。文革初期，他起來造反，後來

又調到商業局，商業局革委會成立時，他以群眾代表的身份當上了商業局革委會常委，專門管政宣工作。據說，他頭腦靈活，能說會道，鬼點子多，寫文章來得兩下。他傲氣淩人，群眾關係不太好，但因爲省革委會裡有人賞識他，所以他能平步青雲，正被培養成要害部門的接班人。

高雲漢同情何隊長，更可憐自己的國家。

高雲漢他們負責的兩個片是在山上，張一帆他們的那兩個片則是在山下的一塊小平原上。山上的生活自然要比平原艱苦得多，不過同學們卻喜歡山上。從山下爬上來，至少要花一個半小時。山路非常陡，幸而都是泥坡，沿路是一片松林，山澗溪水長流，轉過一坡又一坡，漸次升高，到達一處盆地，便是村莊所在地，周圍都是起伏的山巒，林海茫茫。這下子可樂壞了胡亞丁他們。

高雲漢住的第十隊，是在本地的第一峰 — 猴子嶺上。其他六個隊分佈在周圍的六個山頭。不過，從那六個隊到猴子嶺上來，最遠的路程不超過三十分鐘。

高雲漢想：這也好，既然張一帆要他們分工負責，又安排他們在遠離平原的高山之上，那他們也可以搞一下「獨立王國」。

他和趙元亮研究後決定，對外方面，主要是對付張一帆和開會，以及上課，由他負責，具體的路線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由趙元亮負責。

他找了趙元亮、譚志工、方流霞和陳國棟開了個會，研究如何開展工作的問題。大家一致同意，要全力投入工作，在這前提下，騰出更多的時間來複習功課。

這是個比較落後的地方，人口又比較稀少。大隊在平原下面的小學附設了一個初中班，但山上的小孩也不怎麼熱心去讀，可能是離開太遠了。由於中學生少，所以會說普通話的人並不多。語言不通，這是師生們首先碰到的困難，但這也可以克服，記得上次下去批林批孔，許多同學一個星期就基本上能用當地方言和群眾對話了。最困難的是群眾生活問題。

高雲漢的住戶叫宋彬，四十上下，是生產隊的政治隊長，有兩個孩子，大女兒淑芳十七歲了，小兒子才上小學四年級，他的妻子宋大娘是個十分樸實的農村婦女，除了出集體工之外，一天到晚不停地做家務，養豬、養家禽。他家的生活在隊裡算是第一等的了，但據他說，今年他家尚缺口糧一個半月，現在一日三頓都是吃玉米糊，菜蔬也很少。每頓飯時，他都抱歉地對高雲漢說：「高同志，沒有甚麼好東西招待您，千萬不要見怪才好！」

據其他同學反映，各隊的情況也差不多，幾乎每戶都缺糧，少則一個月，多則三個月。

晚飯後，高雲漢召集全體同學開了個會，除佈置各項工作外，還囑咐大家要體諒群眾的暫時困難，不要放開肚皮吃飯。大家都贊同他的意見，只有王建軍這個大肚皮低聲地嘀咕著：「又要勞動，不吃飽能行嗎？」

散會時，他才發現胡亞丁、尹朝輝沒有來，據了解，他們下午就下山去了，說是去找張一帆，他不禁一怔。在縣城學習時，高雲漢就發現，他們經常跟張一帆接觸，張一帆似乎很喜歡跟他們混在一起。

(二)

同學們每天晚上都召開各種會議，主要是開調查會，調查分紅(即夏冬兩季收成後生產隊分給農民的現金和實物)情況、超支情況、副業情況、社員出工情況，還要重點調查每個生產隊十年來的生產情況。這是大量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日程一般是上午勞動，午餐後上兩節課，下午研究工作和整理材料，晚上開社員會。他們還狠抓隊幹的學習，讓他們一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一邊擺、揭本隊、本大隊的資主本義傾向。

每個生產隊都有兩個學員，一人主要抓隊幹，一人主要抓調查研究，當然是分工不分家。這兩個片分別由方流霞、譚志工擔任片長。

搞好群眾關係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現在每個同學都要全面關心生產隊的工作，既要領導運動，又要領導生產，同時又要解決社員的生活問題。

兩個片社員缺糧的問題，統一由陳國棟負責處理。他根據各生產隊所報來的確實缺糧數字，到公社去接洽，這兩天已弄回一些木薯片分給農民們。

過了兩個星期，開始進入春播季節，上級要求在清明節前春插完畢。這裡的幾個生產隊雖然是在山上，春插不像平原地區那麼忙碌，但這裡仍然有不少水田，多在山沖之間，其餘是坡地，主要種玉米和黃豆。由於是農忙季節，大家都全天參加勞動，所以每天兩個小時的專業學習停止了。

張一帆爲春插訂出了一些新政策。首先是評工記分的問題。他說，爲了增加共產主義因素，要實行按時計工。

高雲漢沒有完全同意，因爲他感到，按時計工，有些工種可行，有些工種則不可行。根據他了解，照以往的做法，春插大忙時，拔秧和插秧，是搞分作業組，搞「四定一包」，即定人員、定任務、定進度、定質量、組內包工、組內活評；又由於春插幹活時間比平時長一倍，勞動強度也大一倍，所以每天的工分增加一倍。這是當地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張一帆硬說這是小生產者搞的名堂，應當破除。他的那一套其實比起按時計工又進了一步，即雖然可以組織作業組，但不是自由組合，而是由生產隊幹部(其實是宣傳隊)按半勞動力與強勞動力搭配，混合編組，工分平分：另外出早工(凌晨四時出工)與不出早工的混合編組，工分平分。他硬把這些叫做共產主義因素。同時他又把包插一畝田秧的工分，按往年的規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這明顯地是一種極「左」的做法，高雲漢和蘇巨都不贊成，但他卻一意孤行，硬是要大家執行他的指示。高雲漢他們只好找隊幹來商量，找群眾來研究，做了許多思想工作。但是，不但強勞動力不同意，半勞動力和奶小孩不能出早工的婦女也不贊成。她們說的道理很簡單，就是：「在目前來說，這樣做不合理，將來物質豐富了，才可以這樣做」。看來張一帆的馬列主義水平還比不上普通的農村婦女。

爲了不致招致不服從命令的罪名，高雲漢他們還是試行了兩天，其結果是意料得到的。

於是高雲漢去找張一帆。但他還沒聽完他的話，就把雙眼一閉，仰起頭來，批評說：「首先是你們自己思想不通，把這種情緒傳染給了群眾。爲甚麼我們的六個隊又行得通呢？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要刻苦學習、深刻領會才行啊！」

「你們六個隊真的按照你那天所說的去辦？群眾怎麼一下子就通了呢？」高雲漢不相信地問。

「那還有假的！」他從鼻孔裡哼了一聲，「群眾通不通，主要看領導，俗話說：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幹部。現在是幹部看宣傳隊！」

看到他那副派頭，他感到作嘔，就不再說話了。

回到猴子嶺，高雲漢把大家召集來，討論如何才能落實張一帆的指示。

但是，同學們對張一帆的六個隊卻議論紛紛，有的認爲，那裡的物質條件較好，有的認爲那裡的群眾覺悟高，有的認爲那裡的宣傳隊經驗豐富，發動群眾的工作到家。

高雲漢看見方流霞好像在沉思著甚麼，就問她：「方流霞，你看呢？」

她微笑著，說道：「我不相信他們是按照張組長所說的去做。」

「你是說人家是說一套、做一套，是嗎？」胡亞丁不滿地問。

「很可能是這樣，」陳國棟說，「聽別人說，張組長很少參加勞動，也很少在生產隊，整天到公社去。他不了解情況，說不定是下面的人謊報情況。」

尹朝輝立即嚴肅地說：「張組長說，領導幹部不同於一般群眾，不能埋頭參加勞動，主要是出點子。他還說，他坐在公社辦公室，就能知道生產隊的情況，這叫做遙控嘛！」

「是嘛，人家不存在接受再教育的問題嘛！」鄭彤挖苦地說。

「我們工農兵學員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尹朝輝得意地說，「我們本身就是工農兵，還要接受誰的教育呀？」

「所以，」胡亞丁接著說，「我們應該向張組長學習，不必每天都參加勞動，主要工作是要隊幹向我們匯報，我們出出點子，解決問題時就出面講幾句話。」

「既然這樣，你根本就不必下來了！」鄭彤說。「這麼理直氣壯，為甚麼在學校時，又不和上級爭論呢？」

「這是因為我們班，有你們這些不是工農兵學員的學生！」尹朝輝粗聲粗氣地說。

「好像你自己就是工農兵出身的人。」劉繼紅鄙夷地說。「真不要臉！」

高雲漢說：「我們現在是討論工作，大家不要吵吵鬧鬧的，農民們聽見，以為我們在吵架，影響不好啊！」

「嗯！」胡亞丁冷笑了一聲，就和尹朝輝一起離開了。

趙元亮說：「還是言歸正傳吧！我們今後的工作怎麼辦？要快點下決心。現在幹部已沒有了信心，這兩天的生產進度十分緩慢，照此下去，到五月份也不能完成插秧任務。」

「我說說！」一直沒有說話的張二虎，忽然站起來，放低聲音說：「剛才他們兩人在，我不便講。昨天吃過晚飯，胡亞丁來找我，約我一起去找張組長，我不去。他說有好戲看哩！我問他甚麼好戲，他說，張組長對高老師意見很大，說高老師是典型的臭知識分子，不服從領導，要好好整他一下。我問他打算怎麼整法，他說，張組長先從生產上搞高老師，要他執行那些行不通的指示，他要是不執行，就說他無組織無紀律，對抗黨的領導，如果他執行，清明前就一定完成不了任務，到時也會受到宣傳隊領導的批評。」

「原來是這樣！」大家恍然大悟，異口同聲地說。

「是張一帆這樣對他說的嗎？」趙元亮問。

「不，是丁小俊說的。張組長整天帶著丁小俊到處跑，到公社鎮上吃吃喝喝，好像是他的警衛員似的。那天胡亞丁和尹朝輝也和他吃喝了一頓。胡亞丁告訴我，小丁要他經常把我們這邊的情況告訴他。胡亞丁還叫我保密，說他把秘密告訴我，是因為大家是老戰友。他還叫我頭腦要清醒點。但我覺得這樣搞陰謀詭計，很不好。我是決不會參加這些活動的！」

「你做得對！」劉繼紅說，「但你應當繼續和他們敷衍，有甚麼情況也好告訴我們呀！」

高雲漢感到很氣憤，冷笑一聲，說道：「真卑鄙！但我們不能學他那一套，我們要光明正大！」然後他對張二虎說：「張二虎，你現在看問題比較準了。」

張二虎天真地笑了笑，對大家說：「你們不要出賣我，他們會揍我的！」

大家說：「你做了一件好事，我們怎會以怨報德呢？」

後來高雲漢引導大家討論對策。經過一番研究，決定還是按照原來的舊政策辦事，另外讓張二虎去張一帆蹲點的那個隊，向群眾了解他們的具體做法。

有一件事使高雲漢感到很不安，就是譚志工在這次辯論中始終沒有發言。散會後高雲漢問他為甚麼不發表意見，他囁囁地說：「從情理來說，是張組長不對，但他是領導，上級規定要我們服從他，背後議論他恐怕不好。還有，是不是我們真的比較保守？」

高雲漢雖在第十隊，但他經常到他管的兩個片各隊去看看，在那裡參加勞動、了解實際情況。今天他到胡亞丁和周薇所在的第八生產隊勞動。

他到達那個隊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六點多了，但社員才稀稀拉拉地出工，胡亞丁走在後頭，和幾個青年手搭肩地談笑著，甚麼勞動工具也沒有帶。

他問胡亞丁進度情況，胡亞丁說清明前插完秧不成問題，但他學著張一帆的語氣說：「進度是其次，主要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我按照張組長的佈置，把全隊分為十個作業組，強弱勞力搭配，每組有定額，完成任務就收工，工分比去年降低一倍。」

「這樣做社員們的思想通嗎？」高雲漢用懷疑的口吻問。

「那就看我們工作得怎樣了！」他居然打起官腔來，「要抓住骨幹不放，要抓青年人。中年人家庭負擔重，婆婆媽媽的，老年人動口不動手！」

他到第三組，隊長就在這個組勞動。隊長是個三十四五歲的壯年人，體格十分強健。看得出來，他是個能幹的人。在他的領導下，這個隊這幾年都有所進步，是山上七個隊中最好的。正是由於考慮到隊幹得力，生產搞得比較好，高雲漢才把胡亞丁分配到這裡來。隊長雖然認識高雲漢，但對他卻顯得頗為冷淡。他問他：「社員們的生活怎麼樣？」

「我們隊社員缺糧在全大隊中是比較少的，平均缺糧二十五天左右。」他答道，然後憂愁地看了看一些正在懶洋洋地拔秧的社員，嘆了一口氣說：「明年就會缺糧多了！」

「怎麼，搞了運動倒會缺糧？」他認真地問道。

「到時如果你們再來就好了！」他又嘆了一口氣，「可是你們總是拍拍屁股就走，永遠不會再回來看看。」

他這兩句話倒刺痛了高雲漢的心。

高雲漢記得文革前下鄉搞「社教」運動，有些工作隊員工作馬虎，憑主觀願望瞎指揮，撤走以後，生產隊的生產連年下降，農民生活困難。過後有一次，他碰到一個到城裡來開會的隊幹，他就氣憤地對他說：「那樣的工作隊員明知道他那一套行不通，不會有好的結果，但他為了應付上級，好自己能交差，硬要我們那樣幹。生產搞不好與他有何相干？他回去照樣每月有三十斤口糧，照樣可以吃魚吃肉。我認為，工作隊的同志，搞完運動後一年，應回原來的生產隊與社員『三同』三個月，讓他體會自己的工作成績，他這樣才會關心我們的疾苦哩！」

隊長看見他沉吟不語，歇了歇，繼續說道：「您去看看我們插秧的質量吧！」

「你是隊長，這是你應該管的事呀！」他說道。

聽了他說這句話，他忍不住有點生氣他說：「正因為我是隊長，所以我現在不能管呀！如果我是一般的社員，我倒還有點發言權！」

「現在是誰剝奪了你的發言權？」他問。

「對於分組和工分的問題，我只是如實地反映了社員的思想，提出一些意見，就說我是走資派，還準備鬥爭我，我哪有甚麼發言權啊！」他很委屈地說，「其實我是為了全隊的社員群眾，如果光為了我自己，我早就不當這個隊長了！」

「誰準備鬥爭你？」

「還不是你們的胡同志！我看呀，他不是我們農村的人，只依靠幾個年輕人，就指揮生產，又怎能搞得好呢？」

高雲漢見他是個正直漢子，又敢說話，就友好地對他說：「你們隊裡的事，我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宣傳隊是不會胡亂鬥爭人的。」他還和他聊了一些社員生活上的問題，就一邊勞動起來。

開頭，可能是看見高雲漢來參加勞動，有幾個中壯年人還能積極勞動。但過了一會，大家就逐漸懈散了下來。當組長的青年光在指手劃腳，兩三個挑秧的小青年跟著他，每挑一擔秧就坐在田基上休息十多分鐘，挑得也很少。田裡插秧的婦女，因為不夠秧插，也在磨洋工。

高雲漢忍不住，高聲地對大家說：「喂，大家加把勁吧！現在這樣的速度，是不能按時完成任務的啊！」

「能完成！」當組長的那個青年嘴上叼著一支香煙，「準能完成！」

隊長在高雲漢旁邊，冷笑一聲說：「是能夠完成的，而且不到下午四點鐘就會完成的！」

高雲漢有點奇怪地看著他，問道：「你們是地少人多？」

「不，」他想說些甚麼，又停住了。「下午您自己親眼去看看吧！」

不遠的地方，順風傳來兩個中年農民的低聲談話。

「幹多幹少工分一個樣，幹好幹壞沒有人管，這和林彪那個時候有甚麼兩樣呢？」

「這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說是爲了改造小生產者！」

「是這樣改造的嗎？那不是用勤人的勞動養肥懶人嗎？這與剝削有甚麼兩樣呢？」

「噓，別高聲！人家的理論跟你的相反，說是爲了收入平等，爲了階級友愛嘛！」

「勤人給懶人養孩子，懶人卻在享清福！這叫做階級友愛嗎？這樣下去，大家不變成二流子才怪哩！」

「是呀，我看比林彪那時還厲害，那時不努力勞動，還得能說會道，懂得唱革命歌曲，才能撈到好工分！現在連這個也不用了。」

「喂，你們動作快一點好不好！」組長嘴上仍然叼著煙，「別老是在唧唧咕咕的！」

但是誰也沒有聽他的話。其實他也是做做樣子罷了，過後他就跟旁邊的幾個青年高談闊論起來。

儘管這樣懶洋洋地幹活，磨洋工比幹活的時間要多，但是下午剛四點鐘，那個青年人就高聲宣佈：「任務完成了，收工了！」說完他就一馬當先，走在收工農民的最前列。其他各組也陸續收工。他隱約看見胡亞丁和幾個青年遠遠地跑在最前面。

「去看看插秧的質量吧！」隊長一直在高雲漢身邊，他並不準備收工回家。這時，周薇走過來對高雲漢說：「您還有甚麼吩咐嗎？」

「你先回去吧！」他說，「我還要和隊長去檢查插秧的質量。」

檢查的結果使高雲漢大吃一驚。插得大小不一，歪歪斜斜，這還是其次，最大的問題是，株距和行距甚寬，還有一些田在中間的地方，有一分地左右只插上稀稀拉拉的幾株禾苗。他和隊長用心地數了一塊一畝插了秧的田，發現足足比計劃的株數少了一半。

「看到了吧？」隊長看著高雲漢不安的神色說，「也就是說，今年將會減產一半！」

高雲漢顧不得吃晚飯，急忙去找胡亞丁。胡亞丁正和幾個青年人打撲克，看見他來，還愛理不理的樣子。後來他堅決表示要和他談問題，他才不高興地讓一個青年接了他手上的牌，跟他到外面一個僻靜的地方。他把檢查的結果告訴了他。可是他卻滿不在乎地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當然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囉！」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又能增產，不是更好嗎？」高雲漢耐心地說。

「這不可能，張組長說過，這是不可能的！」他又端出張一帆來。

「我認爲可能！」他不客氣起來，「而且首先是有這個必要，按照上級的規定，搞完這次運動是要增產的呀！」

「那你就親自來蹲點吧！」他站起來，氣呼呼地離開了。

他找到周薇，叫她佈置晚上開隊幹會。

晚上，胡亞丁雖然姍姍來遲，但還是來了。

會上，大家基本上能暢所欲言。最後決定：現在已編了的十個作業組不再變動了，組長也不調換，主要變動了兩點：一是由隊長、老農和一名青年組成質量檢查組，收工前進行檢查，不合格的晚上要返工；第二點是工分恢復以往的水平，並在組內按每個人勞動情況，進行活評。此外，前兩天插下的秧，由質量檢查組全部檢查一次，不及格的組織力量進行返工。

因爲會議由高雲漢主持，所以胡亞丁更感不滿，一直都沒有發言。臨散會時，他突然問道：「清明節前完成不了任務誰負責？」

「我負責！」高雲漢說，他才沒再說甚麼，但卻悻悻地先退場了。

(三)

由於了解到胡亞丁的工作情況，高雲漢對尹朝輝也不放心起來。尹朝輝雖與劉繼紅在一起，但他哪裡會聽她半句話？他於是一清早就到尹朝輝所在的生產隊去。

高雲漢六時半到達尹朝輝那個隊時，他已經和社員一起在田間勞動了。他向他了解隊裡的情況，他還是較詳盡地向他匯報了。據他說，他是按照張一帆的指示，從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出發，採用大寨式的評工記分方法，即社員出大集體工，目前春插大忙時節每天勞動定爲十二小時，按工種和勞動等級定工分，最高的勞動等級不得超過最低的兩個工分，同時工分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我認爲，大寨式的評工記分方法，也許只適合大寨和與大寨相類似的地區。」高雲漢對尹朝輝說。「你有沒有想過，大寨式的評工記分方法，在這裡是行不通的呢？」

「是張組長親自向我佈置的，」尹朝輝說，「他說，現在大抓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天天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應該借這陣東風，在這個問題上搞出點名堂來。」

「春插大忙已開始了好幾天了，你們的進度怎樣呢？」

「唔，」他皺了皺眉頭，「不太快。」

「好，我們晚上再說吧！」高雲漢說。

這裡給高雲漢的第一個印象是，十分混亂。這裡沒有甚麼作業組，全隊社員七八十人一起下田，然後隊長東叫一陣，西叫一陣，費了很大的功夫，才把十來個農民叫到秧地上去拔秧、挑秧。其他幾十個人沒事站在田基上等活幹。後來秧挑來了，大家又集中在一塊田上，其實這是大窩工。

第二個印象是，許多社員出工不出力，完全看不出忙碌緊張的氣氛，有少數人懶洋洋的程度使人看了吃驚。除了幾個隊幹較賣力(也不過是中等勁頭)之外，沒有看到一個生龍活虎的人。

第三個印象是，質量差。由於缺乏良好的指揮，加上勞動熱情不高，關心質量的人就很少。隊幹瞎叫了一通之後，顯得無能爲力，也就不了了之。秧田行距彎彎曲曲，株距不是過密就是過疏。有些田地，犁田、耙田十分馬虎，竟然不到三寸的深度。

收工時已是入黑了。隊長一聲喊收工，那種懶洋洋之氣竟一掃而光，大家精神抖擻地立刻拔腿大踏步往村跑去。

雖然沒有出很大的力氣，但足足在田裡磨了十二個鐘頭洋工，但進度只完成了應完成進度的三分之一。

晚上，高雲漢召集這個隊的隊幹開會，總結四天來插秧的情況。大家感到，這樣下去，至少要推遲一個節氣才能插完秧，而且質量不好，將來遇上寒露風，就會出現白殼，很可能會大減產。經過他的引導，大家一致同意採取分作業組、四定一包、組內活評、工分水平照舊等辦法。尹朝輝在會上沒有甚麼表示，劉繼紅倒多次發言，指出這幾天的毛病。顯然她曾與尹朝輝頂撞過，在這些問題上有過分歧。

散會後尹朝輝送高雲漢出來。出了村，他就訴苦說：「高老師，你不知道，是張組長吩咐胡亞丁和我分別進行試驗的，現在要我半途而廢，我怎麼向他交待呢？」

「你首先是向我交待，因爲我是負責這兩個片的，」高雲漢嚴肅地說，「更重要的是，你主要是要向廣大社員負責！」

「可他是組長呀！」

「那我向他負責好了！」

「如果他要追究我的責任呢？」

他對他說：「如果你不聽我指揮，可獨立出去，由張一帆直接領導！」他才不再做聲。

高雲漢覺得，張一帆果然是個陰險毒辣的傢伙。

據高雲漢所知，凡是慎重從事的，春插進度就快，質量也較好。但是，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張一帆蹲點的那個隊，進度竟然名列第一，昨天已完成了任務。今天高雲漢抽空到那個隊打了個轉，看到那裡的質量實在是太差了，株距和行距都稀稀拉拉，有些田塊馬虎的痕跡老遠就看得一清二楚。

張一帆本來是要經常來監督他們的，但到他們這裡來，山高路陡，來過一次就不敢再來了，所以他們怎麼搞，他就不能親自阻攔了。

高雲漢他們的七個隊都在四號前完成了春插。張一帆那裡的六個隊，有三個隊要到七號才趕插完畢。

本來高雲漢他們是立於不敗之地的，但張一帆在總結會上，卻無視他們的成績，竟然咬了高雲漢一口。

張一帆說，在春插中，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他舉了一些例子，如降低了工分，勞動力強弱平均搭配編組等，但都是泛指的，沒具體指出是哪個隊那樣做。之後他就嚴厲批評一些隊沒有按照他的指示辦事，自搞一套，雖然完成了任務，但沒有達到社會主義路線教育的目的。他點名提到高雲漢所在的第十生產隊，說這個隊的做法完全是老一套。並嚴肅地說，這個隊今後要加倍注意自己的工作，不要拖全大隊的後腿。他東拉西扯，講了大半天。他講完之後，佈置了一些任務，就宣佈散會。高雲漢當即站起來，說他有話要講，但張一帆不耐煩地說：「以後再說吧！現在是午飯時候，大家是不愛聽的！」

「這裡有我們的十五個學生，我有權、有責對他們講話！」高雲漢雖然語氣平平，但語鋒甚利。

「他是副組長嘛，有話當然可以講！」蘇巨說。

有的宣傳隊員也答腔說：「就讓人家說幾句嘛！」

張一帆無可奈何地用力坐了下來，極爲不滿地說：「講吧！講吧！」

高雲漢就說：「剛才張組長作的總結，是關於平原六個生產隊的情況，對於我們山上七個隊的情況，基本上沒有提到。這也難怪，因爲那裡山高路遠，收集材料有困難，所以我要補充說說我們七個隊的情況。」他看了張一帆一眼，張一帆正在用力地抽著煙，面色變得鐵青起來。然後高雲漢把眼光落在大伙的臉上，開始介紹他們的工作情況。他的結論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意味著既要考慮群眾的覺悟程度，又要考慮目前的物質條件。」

他的話講了不到十分鐘，但他剛說完，丁小俊就站起來，針對他說：「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是要極大地提高群眾的覺悟，群眾的覺悟提高了，其他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老是考慮物質條件，那是右傾的表現！」

「提高群眾覺悟也要有一個過程嘛！」方流霞頂了他一句。

「甚麼過程不過程！」張一帆大聲地說，「不過是前怕狼、後怕虎的右傾思想在作怪！像十隊那樣，根本就不想動！」

趙元亮忍不住，也大聲地說：「那就要看你怎麼動法了！有些隊背著人，不單沒有按照自己定出的降低工分的規定，反而成兩倍地提高工分，雖然表面進度快，但質量低劣，這種動才是地地道道的右傾！」

「你不要無中生有！」丁小俊面色一變，擺出副打手的架勢，喝叫道。「我跟張組長蹲點的那個隊，是無懈可擊的！」

「既然是無懈可擊，你那麼焦急幹甚麼？」高雲漢冷笑地說，「難道只許你說話，不許別人發表意見不成？」

蘇巨見這情況，做好做歹地調和了一陣，大家就不歡而散了。

(四)

春插完畢，農民已經精疲力竭。高雲漢以前下鄉體會到，對農民來說，特別對糧食尚未過關的農民來說，一年之中春插是最艱苦的。就勞動強度而言，雙搶自然比春插辛苦，但春插正是三、四月開始缺糧之際，存在著勞動強度大、糧食不足這令人難受的矛盾。雙搶則不然，夏收作物已陸續收割，吃飽肚皮去幹活，對農民來說並不太苦。

他們這七個隊，估計平原的六個隊也不例外，經過春插，較豐裕的農民，糧食已經用盡，一般的，也已靠賒銷糧和救濟糧過活了。現在離開玉米和其他早熟作物的收成，至少還有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怎麼辦？高雲漢曾召集各隊隊幹和貧協主席研究過這個問題，據一致反映，往年他們是根據生產自救的原則，搞副業來渡過難關的。這七個隊中，有三個隊以打鐵著稱，有兩個隊以燒磚瓦窯見長，另外兩個隊擅長編織竹器。每年農閒時節，他們就大搞這些副業。

高雲漢把這件事與張一帆說了，但他竟然不同意，說這些都是技術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數人參加，不利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高雲漢知道張一帆作出的任何決定，即使是隨意作出的，並立即發現是錯誤的，都不會加以改變，所以他只好向何隊長匯報。但張一帆竟走在他的前面，大概向何隊長出了些甚麼鬼點子，何隊長就按兵不動，高雲漢向何隊長匯報時，他只支吾以應，說甚麼對副業問題要好好考慮，認真研究，以免助長小生產者的自發勢力。但是，過了兩天，卻還不見有甚麼動靜。

今天，高雲漢受廣大貧苦農民的委托，再去找何隊長。剛好張一帆也在。張一帆一看見他，就很不高興，拉長著面孔說：「大隊的事，有我負責嘛，你何必這麼操心呢？」

「你這是飽漢不知餓漢饑！」高雲漢尖銳地說，「有許多社員已經沒米開鍋，我們難道能視若無睹，睡得熟，吃得香嗎？」

「老高！不是我挑你的毛病，你們知識分子，就是克服不了這個革命的動搖性！」他頭一仰，蝦蟆嘴一張，擺出一副極其革命的樣子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是一場激烈的鬥爭，是痛苦的革命！革命哪能舒舒服服幹的呢？」

「難道革命就非餓肚皮不可？」高雲漢針鋒相對，「至於說到知識分子的動搖性，難道你就沒有？」

「我與你們不同！」他傲然地說。

「不同？是的，很不相同！」高雲漢接著說，「我們的良心是想農民之所想，而你卻說革命就是要餓肚皮！」

「你別無中生有！我沒這麼說！」他跳了起來。

「那你為甚麼要反對解決社員沒飯吃的問題呢？」

何隊長在旁一直一言不發，聽了高雲漢這句話，才開口說：「社員的生活問題是要解決，下午準備找幾個宣傳組長開會研究這個問題。你們還是先好好商量些應急之計吧！」

張一帆還怒氣滿面地說：「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黨派我們來幹甚麼的？還不是要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整天考慮群眾的物質要求，這是當了落後群眾的尾巴！」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高雲漢立即回應，「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是為了叫他們不吃飯？你這一套的確是靈丹妙藥，不僅不必生產自救，也根本不必搞生產了。」

「那就要看是怎樣的生產了！」他又把頭一仰，「我們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分子，寧要歉收的社會主義，也不要豐收的修正主義！」

「原來你是這種理論！」他挖苦地說，「你肯定沒有讀過列寧的《「左」派幼稚病》！」

張一帆茫然了一下，就馬上說：「重要的是要理解其基本原理，絕不能學究式看問題！」

「你們還是平心靜氣地商量工作吧！」何隊長在旁邊又說了一句。

「也好，」高雲漢提議，「今天晚上，我們片召開各隊隊長、貧協主席會議，研究如何解決生活問題，你來參加指導，我也好向你學習如何做思想工作！」

他的話明明帶刺，張一帆卻擺出個理所當然的樣子，大概認爲高雲漢是準備向他學習，於是他把手一揚，說道：「好，我一定來！」

高雲漢他們那幾個隊過去搞打鐵副業，採取四、六或三、七分紅的辦法，即所得利潤，生產隊佔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參加這項副業生產的農民佔百分之四十或三十。在這百分之四十或三十中，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技術高低，出力多少來分配。晚上的會，張一帆就是從這方面發揮的。他說：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中心問題是要縮小『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你們這裡的打鐵、燒窯，每隊每天收入一百多元，但大隊裡別的生產隊卻沒有這個收入，這不是擴大差別了嗎？同時同在一個生產隊，參加副業的人每天收入至少有一塊錢，這又是擴大了差別。三大差別中有一項叫工農差別，你們本來就是農民，現在又出現手工業，原來不存在的差別，卻人爲地造出來了，這樣符合當前的政策嗎？」

大家沉默了一會以後，第十隊隊長清了清喉嚨然後說：「張組長說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個我不反對，我也同意不要擴大三大差別。比如說，我們打鐵，其他隊甚麼副業也不搞，那是不好的，又比如說，生產隊裡有少數人燒窯，其他人則閒著，這也是不好的。我體會張組長的意思，是要求全大隊都要把副業搞起來，每個隊都要搞多種經營……」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張一帆把臉一沉，打斷了他的話，「照你這麼說，不是偏離了以糧爲綱的路線嗎？」

「只是這段農閒時間嘛，怎麼會偏離呢？」一位政治隊長說。

「這樣一搞，心就散了。」他又裝得十分革命的樣子，「你們這些小生產者，開了這個例，還會專心種田嗎？」

「照我體會，縮小三大差別，不是向低拉，而是向高看齊。比如，我們農業落後，不能要工業降低水平，而是要把農業趕上去，」第八隊的貧協主席說，「至於我們這些小生產者，即使是在舊社會，也並不個個都不種田的嘛！」

高雲漢決定做個旁觀者，所以對張一帆的謬論沒有進行批駁。如今他聽這位老農樸實的語言一矢中的，內心甚感舒暢。

張一帆狼狽了一陣之後，竟然大聲地說：「老人家，你的思想也老啦！剛才你的那番道理過時啦！」

「那麼，現在的道理應該是怎樣的呢？」另一位老農問。

「這個，告訴你們吧！」他得意洋洋地說道：「中央總結了世界革命的經驗，認爲凡是注重搞物質的，都會變成修正主義，生活好了就變修正主義，這是一條規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嘛！」

聽了這席話，大家立即議論起來。七隊的貧協主席用壓抑的聲音說：「那麼，我們當年鬧革命是多餘的囉？舊社會那樣窮，不是挺革命的了？爲甚麼要推翻它呢？」

「不能以舊社會的窮作比喻，」張一帆把頭一仰，「那時有地主和富農，有窮有富嘛！」

「現在也有窮有富呀，」十隊貧協主席說，「您張組長就比我富，您現在抽的是『大前門』高級香煙。我一家四個強勞動力拼命幹一個月的活，還比不上您抽半個月的煙哪！」

「這，這，」張一帆顯然沒想到大老粗們這麼厲害，他愣了一會，眼珠轉了兩下，又說，「這種差別與舊社會的差別有本質的不同嘛！我們的差別並不存在剝削。」

八隊隊長馬上說：「這個，我可被弄糊塗了！那天您在隊幹大會上宣講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時說過，有差別就有剝削。您和我之間沒有存在差別嗎？」

「是呀，剛才您還說，出現差別就不符合目前的政策嘛！」另一位貧協主席說。

張一帆被這些山溝裡的泥腿子戰敗了。高雲漢心裡高興得很，使他高興的不僅是張一帆丟了威風，而且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覺悟。自古說：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是不可不信的。

但張一帆卻老羞成怒，把蝦蟆大嘴一張， 喝道：「路線教育運動搞到你們隊幹頭上，你們就對抗啦！」

「張組長，可我們不是隊幹啊！」十隊貧協主席說，「我們是代表貧下中農的。」

張一帆無可奈何地掉過頭來，看著高雲漢說：「這真真是還未開化！老高，你有許多工作還未做啊！」

「應該考慮群眾的意見，群眾的生活應該盡快解決！」這是高雲漢在會上唯一的說話。

張一帆面對大家，正式宣佈：「搞副業的事，大家不要動，誰動誰負責！」

「那麼我們隊的生活問題呢？」十隊的貧協主席說，「能夠解決生活問題，甚麼副業不搞也行，田不種也行啊！」

張一帆根本就不聽別人的話，他把雙手向前用力一擺，很不耐煩地說：「散會，散會！」

高雲漢決定抗拒張一帆的命令，開始組織群眾在搞好田間管理前提下，大搞副業。剛好這時，地委下了個通知，指示各社隊要積極地、因地制宜地組織群眾大搞副業，以渡過春荒，張一帆才無話可說。但他卻要求高雲漢他們，七個隊的副業不能照原定的那樣搞，打鐵、燒窯的社員要與一般搞農業的社員記同樣的工分。他當然沒有按他意見辦。

這幾天，高雲漢正在趁農閒之機，好好地給同學們上點課，想不到張一帆又來了一手，打亂了他的計劃。

張一帆安排三個學員到水利工地當監工，抽調兩個女同學去整頓公社文藝宣傳隊，準備五月一日演出，抽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專職搞公社的青年團和婦女工作。這樣，除開胡亞丁、尹朝輝單獨行動不算外，實際上他們每個生產隊只剩下一個人了。去了七個學員，課自然上不成了。

這些日子來，他們已完全沒有學校學生的味道了，倒像機關幹部。至於高雲漢，一方面像個生產隊長，整天為社員們的柴米油鹽操心，abcd 久違了；另一方面，則像個政客，天天與人勾心鬥角，以保存自己。他十分懷疑，社會主義社會的教師是否必須如此？

「五一」勞動節過後，陳國棟、王建軍、李向東已從水利工地回來。現在村上有十一位同學，於是他們每天抽出三小時來上課。與此同時，高雲漢和趙元亮還採取送課上門的辦法，輪流到公社去輔導余衛國、宋家玉、鄭彤和劉繼紅。

複習功課已有一個星期了，高雲漢發現，同學們的英文又回生了，上學期所學到的一點東西，不少同學又丟了一半以上。高雲漢覺得，停停上上，上上停停，這恐怕是社會主義中國教學上的創舉，不過其效果十分不好，因為它不符合人類的認識規律。

中午上課，就鬧出了一個笑話來。

今天的課，是有關農業學大寨的材料。平日每次上課，高雲漢都發現同學們精神不振，沒有一個人是不打瞌睡的，他看到了，也不太干涉，他們上午勞動了幾個小時，剛吃過午飯就來上課，怎麼不累？他有時中間插入些笑話，使他們振作起來。但往往是，他們臉上的笑容還沒有消退時，又陷入迷糊的狀態。

這回是高雲漢打瞌睡了。他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但他實在是太疲倦了，課講到一半，不覺眼皮自動合上，感到全身失去了知覺，眼前一陣迷糊，手一鬆，手上的講義就掉落在地上，跟著全身一動，差點兒沒有摔倒。他在同學們的一陣笑聲中清醒過來。他面有愧色地說：「對不起，實在是太累了！」

同學們也頗為體貼，都勸他回去休息，課改天再上。但他還是堅持上完。

他注意到，當他醒過來看見同學們的一張張臉孔中，有一張臉是沒有笑容的，那就是方流霞的臉。當他的眼光接觸到她憂慮的眼光時，她立即低下了頭，眼眶泛紅起來。她

是班上最堅強的一個，他極少看到她打瞌睡，但是她也瘦了，那雙晶瑩有神的眼睛有時也顯得無神起來。他不安地收回了眼光。

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怎麼注意她了。並不是他忘記了她或內心不喜歡她了，而是他太忙了(她也很忙)，他簡直連喘息的時間也沒有。路線教育的工作是無底洞，一環扣一環。宣傳隊員不必每天參加勞動，中午又可以休息，而他們則不同，晚上往往開會到深夜，一天二十四小時中，他們只有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其餘時間是勞動、上課和工作，甚至吃飯時，也要充分利用時間做住戶的工作，或做調查研究工作。如果時間短還可以，現在是半年，鐵打的身體也頂不住啊！這樣他哪有時間和精力去想他和方流霞的事呢？

今天打盹的一幕，又撩起了他這份深埋在心中的愛意。他不知道她近來想些甚麼，但從她今天的表現來看，她對他仍存關愛。

不管怎麼說，講課打瞌睡，這一定是個世界紀錄。

晚飯後，高雲漢記起縣宣傳部的老張，今天下午曾給了他一些照片，這是他給他們師生拍的三張照片，用於投到當地報章。老張也給了方流霞他們一份同樣的照片。他現在才有時間拿出來看看。當他認真逐張細看時，使他感到一陣莫名的快慰，因爲在那三張相片中，方流霞都親暱地站在他身邊。那天照相時他沒有察覺到這點。他感到內疚，在那樣的場合下，他怎能對她如此不注意呢？

這次下鄉，她的確少和他接觸了。他曾有一兩次約略想過這個問題，認爲她由於種種原因疏遠了他。當他想到這點時，既難過又感到鬆了口氣：難過的是，他實在是深深愛上了她，他曾在心裡堅決表示，他將一輩子把她當作是自己精神上的愛侶；感到鬆了一口氣的是，她這樣做，會使她有遠大的前程，今後一生都會幸福。他不想她爲他而毀了自己的幸福。

然而，如今這些照片清楚地表明，她仍然對他情深款款。聯想到她今天在堂上的表現，他感到她在壓抑著自己的感情，這樣就可以使他(還有她自己)集中精力在工作上。然而，相片顯示，她這樣做是多麼的痛苦！

他是個共產黨員，必須遵守黨的紀律。即使是在文革前，國務院已有指示不准大學生談戀愛，師生談戀愛就更不得了。那時雖然看不出有甚麼道理，他倒是堅決執行的，並譴責那些敢於違反這一規定的人。他當時認爲，這是一個黨員應盡的責任。但經過文革，他才發現這是不對的，是不人道的。

經過一個通宵的思想鬥爭和不眠之夜，高雲漢決定第二天到方流霞的生產隊去勞動。

他並沒有和她說很多話，她也沒有跟他多談，他不知道爲甚麼。她似乎在埋頭勞動，忘記了他在她身邊似的。

收工後，她在路上等他，當他趕上時，她親切地問：「高老師，很累吧？」

他笑著說：「有點累。你呢？」

「累呀！我今天一心勞動，怕您說我是個懶骨頭！」她開玩笑地說。

他不知道該如何答她。他似乎找不到適當的詞兒。她也再沒有說甚麼了。

沉默了很久，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於是就問她：「老張給我們拍的那幾張照片，你看了吧？」

「看了。」她聲音含糊地答道。

他低聲問她：「你覺得那些相片拍得好嗎？」

她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然後用壓抑的聲音說：「你覺得我站的位置不對嗎？」

「嗯，」他猶疑著，要想出一句恰當的話，但他終於決定不直接回答她的問題。他表情凝重地說：「這是一輯珍貴的照片啊！」

「但是，」她的聲音微微發抖，喉嚨哽塞地說，「您越發瘦了！您要好好保重啊……」

「方流霞！」他輕聲地叫道，但他沒往下說，他感到眼眶一陣潤熱。

「高老師，」她的聲調回復了正常，顯然已把感情壓抑了下來，「我建議：我心中有許多問題，但我決定不在鄉下問您，如果您有個人的問題要問我，回到學校後才問好嗎？」

他不斷點頭，雖然她沒有轉過頭來看他。

他覺得她很對。她是個多麼體貼人的姑娘啊！他接受她的意見，在這裡全心全意工作。

(五)

打從播種稻穀、玉米、黃豆等農作物起，人們就天天盼望它們快高長大，結出果實來，至於是否豐收，那還是在其次。這種心情，是由於長期缺糧這種嚴酷的現實造成的。高雲漢與農民們有著同樣的心情。

廣大農民日盼夜盼，終於盼來了早熟作物開始成熟。但是，就在此時，張一帆竟然下了一道命令，沒有他親自批准，不能收割任何作物。

趙元亮不滿地說：「我真不明白，張一帆老是卡農民的脖子，難道他沒有半點同情心？」

高雲漢惱怒地說：「張一帆和丁小俊那樣的人，下鄉幾個月，在農民家沒吃過一頓飯，沒參加過幾天勞動，整天往公社跑，吃吃喝喝，吹牛皮，打撲克，在玩夠吃飽之餘，對農民發號施令，想方設法卡農民的脖子，他們是與農民群眾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們絕沒有農民的那種心情。」

「也許他認爲最近這一段時間來，社員搞副業賺了點錢，生活就過得下去了。他根本不了解農民們生活的苦況。」

「他那種人，怎麼會關心社員的疾苦！」高雲漢說。「雖說社員在搞副業中賺了些錢，但平均起來，每人每天也不過是三幾角錢，而這段時間自由市場的糧食每斤價格高達五六角錢，所以大伙吃的粥還是很稀的，大家正需要收割些早熟作物應急。張一帆的那一套，總是與農民的願望背道而馳。」

爲了解決社員迫切的生活問題，高雲漢只好下山去找張一帆。但他已到公社去了。高雲漢又跟到公社，在公社幹部食堂找到他。他正和丁小俊以及公社的治保主任三人，圍著一張桌子喝酒，一邊嘻哈談笑。他進去時，張一帆正津津有味地用黃色的語言，談論公社發生的一些桃色事件。「他真有兩下的，去捉姦，自己卻撈上了！」滿面羨慕的神氣。

但他一看見高雲漢進來，立刻就拉長著臉孔，不耐煩地問道：「找我嗎？」

「是的，想和你商量一下收割早熟作物的事。」

「嗯，」他皺著眉頭，「我吃完飯才談吧！」

高雲漢在辦公室等他。足足等了一個鐘頭，他才滿面酒色，剔著牙，慢條斯理地走進來。他倒了一杯茶才坐下來，點著一支香煙，抽了兩口，然後慢慢地仰高了頭，沙聲地說：「有甚麼事，講吧！」

對於他的這些舉動，這幾個月來高雲漢已習慣了，所以不感到怎樣噁心了。他說：「社員缺糧這麼久了，急需糧食，早熟作物已基本成熟，就讓大家先收割一些分來吃吧！」

「嘖嘖，」他大嘴一張，手指指了他兩下，說道，「平日你總是說要執行『社教』標準的第六條呀，要增產呀，可到了關節上，你又自打嘴巴了！」

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問道：「我怎麼自打嘴巴了？」

「現在早熟作物只成熟得八成，就去收割，只得百分之八十，」他把手一揚，「不行，十天之後才能收割！」

「但是，我們又不是一下子收割很多，每天只收割夠社員當天最低標準的口糧，那就不會影響很大。我也算過這筆帳，雖然有點影響，但比起社員繼續去買高價糧，就有利多了。我也和社員核計過，不用十天，五天到七天就完全成熟了。」

「你呀，就是偏聽偏信！」他站起來，喝了一口濃茶。「那些小生產者，哪會對你老

老實實的！說收一點點，可他們動了鐮刀，你就管不了啦！」

「我們可以加強監督呀……」

「這個例不能開！」他斬釘截鐵地說。「就這樣決定吧！還有甚麼事嗎？」

看見他沒有商量的餘地，高雲漢就拔足離開。他走出門口時，張一帆大聲地補充說：「他們是餓不死的！幾個月都有辦法熬過來了，還差這十天嗎？」

看見老鄉們的生活這麼艱苦，高雲漢常常不吃早餐，中、晚餐的兩頓稀粥也只吃半肚子。由於身體虛弱，他近來時常感到頭暈，胃部常常冒酸水，常有隱痛。前天到公社開會，集體加菜，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他可能餓久了胃口大開，吃過了量，回來後就覺得胃痛起來，後來發展爲劇痛。幸好公社衛生院來了兩位巡迴醫生，給他開了些藥，服了以後，下午疼痛已稍爲緩減。但他還得振作起精神來，把片裡的工作搞好。

吃過晚飯，趙元亮來看他。高雲漢正在整理材料。

「高老師，胃痛好些了嗎？」他問。「我看你的胃病並不輕，你還是休息一下，其他工作有我們呢！」

「服了公社衛生院巡迴醫生開的藥，現在已經好多了。」高雲漢說。「以後多些注意飲食就是了。」

「我認爲，你這個嚴重胃病，並不是前天大吃了一頓才突然患上的，而是這幾個月來，更確切地說，這一兩年來，由於不斷『開門辦學』長期飲食不正常，致使胃功能失調。」

「你說得對。」高雲漢說。「事實上，這些日子來，我幾乎沒吃過青菜，這裡的農民很少在自留地上種菜，因糧食不足，都用來種糧食作物了。每天吃的多是些石耳或叫泥耳的東西。它長在石面上，與乾苔的樣子差不多，下了雨，泡了水以後，膨脹起來，晶瑩翠綠的，與煮熟了的銀耳相似，只是顏色不同。」

「這裡社員的情況差不多都是這樣。」趙元亮說。「我的住戶也經常弄石耳做菜。石耳這種東西，我以前從未吃過，吃多了腸胃的確不舒服，但如果不吃，就沒菜吃了，而且我們也不能向住戶鬧特殊。以後少吃些就是了。」

「石耳初吃時，覺得味道尚好，吃多了，就感到有一種青味，胃酸也多了起來，肚子也就越來越瘦了，於是就加速形成我這個胃病。」高雲漢說。「可以說，我這個嚴重的胃病是『開門辦學』的產物。」

「據我所知，在我們大學，和你這個年紀或以上的老師，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患有各種慢性病的。」趙元亮說。「現在上面一股勁兒強調『開門辦學』越多越革命，將來就連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也會患上各種慢性病的了！我們教師正在走著一條短命的道路啊！」

高雲漢不禁默然。

胃病還是不時發作，但爲了工作，高雲漢還是極力忍受著。

他下午到第八隊找胡亞丁，向他了解情況。胡亞丁剛從公社開完民兵會議回來。他在村前碰到劉繼紅。她一見到他，就氣憤地告訴他：「我剛才去找胡亞丁，問他關於民兵會議的事，他竟不理不睬，卻慫恿他住戶的兒子去弄吃的。」

「弄甚麼吃的？」他問。

「他要他的住戶到自留地，去搞些五成熟的糯玉米回來磨漿做糕點吃。他的住戶不太願意，說過幾天熟了些再搞吧。但他卻堅持說，老了就不好吃了。我講了他幾句，他就氣呼呼地頂撞我。」

「我去看看！」別了劉繼紅，高雲漢走到胡亞丁的住戶家。他的住戶是個中年人，一家四口，老婆患了嚴重的貧血病，不能做工，小女兒還在上小學，只有他和大兒子勞動，生活在隊裡是中下水平，糧食是很緊張的。他看見他，臉部立即出現一種混雜著不安和難過表情。他問道：「高同志，您找胡同志嗎？」

「是的。」

「他到自留地去了。」

「到那裡去幹甚麼？」他裝著不知道的樣子。

「到那裡收些糯玉米回來做糕點吃。」

「自留地上的玉米還未成熟呀！」他看著他，他低下了頭。「我找他去！」

「算了！」他制止高雲漢。

正說間，胡亞丁和那小青年已提著兩大泥箕的玉米包進來。見了高雲漢，胡亞丁興高采烈地說：「嫩玉米做糕點好吃，今晚你也來嚐嚐新吧！」

他本想說他幾句，但在別人面前，他還是控制住了。他問了他一些關於民兵會議的情況後，就跟他一起走出來。他婉轉地批評了他收嫩玉米的事，但他卻不以爲然地說：「在這個問題上，你又落後於形勢了！張組長山下的六個隊，那十幾個宣傳隊員，個個都是這樣嚐新的。是張組長指示的呀！因爲你跟他的關係不好，所以他不告訴你罷了！」

根子又在張一帆身上，因此他不好再責備胡亞，就默默地離開了。

張一帆的一舉一動，使高雲漢清楚地看到：這個人所代表的是一小撮特權人物的利益。他想：報章常說蘇聯有一個特權階層，難道中國就沒有？

近來，高雲漢晚上經常難以入睡。通過這幾個月參加社會主義路線教育，使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所走過的道路，在思想上產生了許多疑問來。

建國二十五年了，爲甚麼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生活水平如此之低呢？他曾向幾個老農了解過解放前後生活水平對比的情況，他們說，解放後，工業品方面是多了，現在許多人有了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生產隊有了拖拉機、收割機等等，穿著方面也較舊中國時充裕了些，但在吃喝方面則提高得很少，粥比以前稠了些就是了。但是在舊中國是戰禍連年，而解放後有二十多年和平建設的時間。

他們曾對這七個隊進行過十年糧食產量的調查，以一九六五年的產量爲最高，平均每人有糧八百斤，工分值每天九角錢。最低是一九六九年，那時是搞林彪的政治工分，嚴重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林彪垮台後略爲好些，但由於寧「左」勿右思潮長期佔優勢，地委、縣委不斷派來工作隊或宣傳隊，處處鉗制農民的手腳，所以好轉得不快。去年平均每人有糧四百五十斤，工分值每天爲二角三分。今年的情況一定會更差。到目前爲止，已收割了百分之七十的糧食作物，初步估產低於去年，約減產二成左右。他們還算是關心農民的利益，但上面政策不對頭，尙且如此。像張一帆那樣瞎指揮農業生產的人，到處都有，對農民來說，就更苦不堪言了。

據他所知，戰後三十年，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在國民經濟上都有較大進展，他們所謂的高級消費品如手錶、自行車、收音機，別的國家和地區是非常普遍的日用品。至於糧食，沙皇俄國一九一三年平均每人每年就有糧食一千多斤。中國搞了二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啊！

七億農民長期吃不飽飯，這是他近來經常徹夜難眠的主要原因。爲甚麼會這樣的呢？

七月底，省委下達指示，讓高雲漢他們師生提前十天返校。

張一帆特別交待高雲漢，要很好表揚胡亞丁，說他敢想敢幹，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是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高雲漢最近才發現，原來張一帆與計喜春是老相識，所以他肯定是他與計喜春合謀，破壞他們的教學活動。

可能由於前幾天工作特別忙，高雲漢的胃痛加劇了。他用手壓著胃部，東奔西跑，不停地跑了一整天。七個生產隊，隊隊都要跑一趟，既要與生產隊幹部講些告別的話，還要細細檢查同學們借了生產隊的床板、條凳、桌子和其他用具，是否都一一歸還了，住的地方是否打掃乾淨了。晚上還開了個座談會，也是叫了些各隊的老農和隊幹參加，這是一種循例式的做法。值得略爲一提的是，他忍著痛，提起精神，堅持主持會議到底。

第七章 波譎雲詭

(一九七五年七月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一)

早上，農民群眾送別師生們的熱烈場面，肯定不比以往的差，但高雲漢發現，同學們卻沒有以前那麼激動和感情奔放了。方流霞、鄭彤幾位女同學和她們的女住戶還是十分依依不捨，彼此不時流下了惜別之淚，但其他人在熱烈的話別中，面部帶有一種隱約可見的冷漠感情，以及一種急於回家的迫切情緒。經過幾次「開門辦學」，大家已經非常厭倦了這種生活了。

各隊的宣傳隊員也來送行，他們看見師生們先走，自然有羨慕之色，但並不妒嫉，他們也認爲，學生這樣長期下鄉東奔西跑，是很不像學生的。這也許是因爲他們自己也有兒女在學校之故。但張一帆和丁小俊卻沒有來送行。何隊長也沒有來。大隊黨支部書記來了，但他的情緒並不太高，因爲現在是整黨階段，宣傳隊正在叫他交待問題。與十年前的「社教」運動比較，工作隊對於大隊幹部，比較地說，已不那麼當敵人來看待了，但有嚴重問題和群眾意見大的，仍然是要整的，有些還是要鬥的。對於生產隊幹部就更寬容些，主要是幫助他們搞好隊裡的生產組織管理，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但如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誰也說不清楚，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相信工作隊走後，就會恢復原樣。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較好，群眾較擁護，所以沒有被批鬥。據說大隊會計貪污了不少錢，現正停職反省，自然他沒有來送行了。

高雲漢最後一個上汽車。方流霞在最後一排給他留了個位子，她坐在他旁邊。後排其餘的位子用來放行李。

他還沒坐下，汽車就開動起來。他一個踉蹌差點倒在方流霞身上。方流霞輕輕地扶著他坐下來。等到汽車開動，大伙興致勃勃地唱起歌來的時候，方流霞輕聲地但感情壓抑地對他說：「高老師，您爲我們班日夜操勞，您瘦了許多啦！」

他胃部一陣銳痛。但當他看到方流霞那雙平日雙瞳剪水的眼睛，現在變得頗有倦意，他就咬了咬牙關，振作起來，對她說：「我原來就是這麼瘦的。你倒是瘦多了，你臉頰上的紅暈這幾天也看不到了。」

雖然他的眼光是柔和地看在她的臉頰上，但她還是感到不好意思。她猶豫了一下後，她的眼光突然勇敢地與他的眼光相接，雖然只持續了幾秒鐘，而且彼此的面部表情都沒有甚麼特別變化，但就高雲漢自己的感覺來說，卻好像在他已經枯死了的愛情心苗上，灑下了一陣楊枝甘露，有一種異樣的、說不出的感受。

一路上，方流霞都在照顧他，凡到達墟鎮停車時，她都下去買些東西回來給他吃。他本來是不想吃東西的，但今天她給他的食物，他都盡量津津有味地吃了。不過她也甚爲體貼，知道他有胃病，也不讓他多吃。鄭彤和劉繼紅也很喜歡和他在一起，一下車休息，她們總是纏著他，要他講故事。方流霞總是和她們在一起跟著他，但她卻沒有叫他講故事。然而，每當他講故事的時候，她總是靜靜地用心地聽著。

汽車回到學校，方流霞叫鄭彤和劉繼紅幫她把行李搬回宿舍，她本人卻堅持要幫高雲漢把行李扛到他宿舍去。陳國棟也搶著要幫他，並對方流霞說：「算了吧，你們女同學照顧自己也照顧不來，還是讓我這個農村出身的人來幫高老師一把吧！」說著就要搶方流霞肩上的那袋棉被。方流霞一急，大聲地說：「高老師，您不快制止他，他要搶東西了！」

高雲漢立即笑著制止陳國棟，並以感謝的口吻對他說：「陳國棟，不要搶她的，讓她扛扛，鍛煉鍛煉也好，你還是去忙你自己的吧！」

陳國棟走了以後，方流霞鬆了一口氣，對他說：「高老師，您這樣才對，難道我就不能像他們男同學那樣擔擔抬抬嗎？在鄉下挑秧，我也不比當地的女青年差很多呀！」

到了他房裡，她還為他鋪床、掃地、抹桌子和椅子，足足忙了一個多鐘頭。他多次叫她回去，房子裡的事，他自己會處理，但她始終沒有聽。

整頓完畢，她才坐下來，周圍看了一眼說：「這才像個樣子！以前我來過幾次，太凌亂了，男同志就是這個樣子。」說到這裡，她很自然地笑了起來。

看見他沒有做聲，也可能看見他面部有一種異樣的表情，她忽然十分關心地問：「高老師，聽說您……」她頓住了，沒往下說。

他看著她，等著她繼續說。

她低下頭，囁嚅地說：「我是不該問這些的。」

他默然不語。

彼此沉默了一會後，她站了起來，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要走了，以後再來探望您吧！」但她仍然站著，腳沒有動。

他輕輕地把她推到房門口。他一陣激動，溫柔地、輕輕地摟著她的肩膀，忍不住深情地對她說：「謝謝你，我的好女兒！」

她轉過身來，雙眼瞪得大大的。他從來沒有見過她如此驚訝和迷惘。

「您說甚麼？」她的喉頭似乎有東西哽塞住，她目不轉睛地繼續看著他。看見他沒做聲，也沒有打算回答她的意思，她用頗為責備的語氣，一字一字地說：「您不該這麼說！」

「嗯！」不知怎的，他的眼眶紅了起來。他輕輕地推著她的肩膀，低聲地說：「你回去吧，你也該回去整理你自己的東西了。」

她咬了咬下唇，點了點頭，就毅然地離開了。

晚上，高雲漢睡在床上，雖然他累極了，但卻輾轉不能入睡，他想到方流霞。

一直使他想不通的是，方流霞出身名門，又聰明、年輕、漂亮，應該找門當戶對的對象才是，但為甚麼她對他情有獨鍾呢？他有甚麼值得她委以終身的呢？他出身平凡，目前社會地位甚低，且已年屆四十，身體衰弱。她的家庭是不會同意的，為甚麼她還要繼續走進這條死胡同呢？

前幾年，他以為那種愛情重於生命的思想，已在中國年輕一代中不存在了，因為這種思想已受到嚴厲的鞭笞。去年以來，聽到幾起男女殉情的事件，他開始感到，人類與動物不同之處，就是由於人類有一種超自然的意識，殉情不正是超自然意識的一種嗎？

他心底裡深愛著她。他愛她不入俗流，他愛她有愛國憂民之心。當他把她和周麗蓮加以比較時，就更覺得她完美無缺。然而，他能夠愛她嗎？

今天下午，高雲漢到城裡的長虹電影院去看電影，本意是要忘卻個人的煩惱。他進場時，電影剛剛開始。他的是邊位，一坐下，旁邊那個人就叫他：「高老師？」

他聽到的是方流霞驚喜的聲音。他也驚喜呀！方流霞放暑假回家前，把她家的地址告訴了他，並說她一家都歡迎他去作客。現在暑假已過了一半，他屢屢起念頭要到方家，但因暑假開始時已下了決心，要忘掉她，所以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每次都能壓抑下自己的情緒。不過，很奇怪，他越不想見她，就越想見她。平時天天上課見到了不大覺得，現在不見多時，這種情感格外強烈起來。應該說，這種情感他是從來沒有過的，當年跟周麗蓮談戀愛時，也未曾有過。

他默然了一會，她也沒有再說甚麼，眼睛向著銀幕。其實在這一陣無言中，他們彼此都不過是在掩飾著內心的驚喜之情罷了。

還是她忍不住，側過頭來對他說：「高老師，您會想到這麼巧，我們會坐在一起看電影的嗎？」

「絕對想不到，這麼大的城市，這樣的機會率恐怕是萬中無一吧！」他說。

由於天氣很熱，他額上冒出了些汗來。但他忘記了帶手帕，只好用手掌輕輕揩汗水。方流霞發現了，她悄悄地給他遞過一條手帕來。不知怎的，他竟毫不猶豫地接住了，並盡情地往額上臉上揩，一陣幽香飄進了他的鼻孔，他深深地吸了兩口氣，香氣果然起到提神的作用。

「夏天用點香水，主要是殺菌和提神。」她解釋說。

他喜歡方流霞其中的一點，就是她既有十分樸素的品質，又有女性喜愛花草香芳之類的特性。他趕忙說：「美好的東西，誰不喜歡？難道臭的東西才是最革命的？」

她用力地點了點頭，然後她把手上的扇遞給他。他自然地接過來扇了一陣子。隨著扇風，他聞到一陣擅香的氣味，他意識到這不僅是檀香的香氣，而且是一顆芳心向他打開。此刻他全身充滿著一種異樣的幸福感。後來他把檀香扇還給她，她也很自然地拿回去，但她卻順著他的方向，有節奏地扇著，這一行動，明顯地表明，她已敢於在他面前表示愛意了。

其實，他沒有真正看電影，他哪有心情看呢？她幾次似乎有甚麼話要對他說，但每次都欲言又止。

散場後，他們走了出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才看清楚她穿著一條的確涼草綠色軍裝長褲，一件粉紅色長袖綢襯衣，大概是經過半個月的休息和營養，她的臉頰又有了紅暈，她與他肩並肩地走著，她似乎又長高了些，已有一米七幾公分，在他耳朵之上了。她已經完全成熟了。

「回家嗎？」她一邊走，一邊問。

「不回家到哪去呢？」他把手一攤，笑著說，「去你家我又不敢。」

「爲甚麼？」她關切地問。

「你爸爸是個大官，而我則是臭老九！你說我去你家合適嗎？」

「我爸爸是個很開明的人，很明白事理，他歷來不主張把知識分子當敵人。他會歡迎您到我家的。我中學時的老師到我家，我爸爸媽媽總是熱情招待的啊！」

「但是我跟他們不一樣。」

「不一樣？」她頓住了，似乎是在思索他這話的含義。後來她用壓抑的聲音問道：「您不是我的老師嗎？」

「但是，」他終於找出這個話題來，「我不習慣見高級幹部。如果你是個高級幹部，今天我坐在你身邊看電影，是會度日如年的。」他用眼角偷偷地看她。

「好在我不是大官。」她笑了起來，微微露出一副整齊的玉白色牙齒。

「你以後會當的。」

她轉過頭來，認真地看著他的眼睛：「我一輩子也不會當的！」

多麼認真的姑娘！他只好說：「我是開玩笑的。」

她的眼神才柔和下來，溫柔地但有點撒嬌地對他說：「您從來沒跟我開過玩笑，平時看見您那副嚴肅的臉孔，我是很怕您的唷！」

「這說明我這個老師是經常以學生爲敵的，是嗎？」

「不，」她仍然用撒嬌的口吻說，「許多同學都說您和氣、厚道，尤其是鄭彤和劉繼紅，常說您是脾氣很好的人。可您對我，」她竟然真的激動起來，聲音一哽塞，說道，「從來就是那麼嚴肅，甚至是嚴厲的！」

他感到一陣難過，因爲她講的是事實。

「要你受委屈，對不起！」他自言自語地說。

對於其他女同學，他既自然又和氣，經常還打趣她們。可是對方流霞，因心中有事，他總是表現得生硬和嚴肅。不過方流霞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她一定從中領會到他的意

思，才會繼續接近他。

為了安慰她，他建議：「我們到公園去坐一會，晚餐我請客，好嗎？」

她臉部的表情立即有如雲開月出，那種高興勁，是他從未見過的。她點了點頭，說了聲：「好！」就加快了腳步，但又迅速轉過身來說：「但晚飯我還是要回家吃的，我怕家裡人等我。」

他當然不勉強她。

到了公園，當他們走到一個偏僻角落，親熱地坐在一張石條凳上時，他突然感到他應該退卻。因為他十分愛她，為了她將來不至於痛苦一生，他應該退卻。

但她突然天真地問他：「高老師，我有一個問題始終不敢問您，如果我的問題不適當，您不會怪我吧？」

「你說吧！」他知道她要問甚麼，他也想趁這個機會說說他的過去。

「聽說您在愛情上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是嗎？」她沒有抬起頭來。

「是的，」他說，「本來我不願意再提這件事，現在你既然問到，我就告訴你吧：你知道我是個書呆子，對於戀愛的事，既不在行也缺乏心思。你也許知道，周麗蓮是我大學時的同學，她比我低兩級，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她是系運動領導小組的成員，那時她很紅。而我當時對政治並不太關心，在運動中，我仍埋頭讀書。運動末期，由於我『容忍』右派進攻而受到批判。那時，她對我表示關心，幫助我政治上進步。後來，她還介紹我加入了黨。在那段時間，她向我示愛，起初我是不願意的，因為即使是在那個時候，我已發現她善於玩弄政治。但是，由於她在政治上幫助過我，出於感激，我答應和她做好朋友，在往後相處的過程中逐步發展感情。但我逐漸發覺她踩在別人身上往上爬的思想十分嚴重。」

「那麼，她怎麼會喜歡你的呢？」方流霞問。

「她之所以看上我，主要是因為我學習成績優異，將來可能會當專家、教授。」他答道。「但我還是想盡方法去幫助她，坦率地指出她的缺點。一九六五年，她到農村參加『社教』運動，四清工作團副團長看見她受不住農村的艱苦生活，就和她通姦，作為調她到城鎮搞資料工作的條件。後來她懷了孕。為了要蒙混過關，她竟然回校引誘我和她發生關係，以便把責任轉嫁到我身上。當我拒絕了她之後，她竟然說我強姦了她，但經醫院檢查，證明她已懷孕兩個月，這樣就拆穿她的西洋鏡。從此我就和她一刀兩斷。在文革前期，我們分屬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彼此之間就更有心病了。不管怎麼說，在愛情問題上，我是個不幸的人。」

他停了下來，但方流霞還在認真地看著他的臉孔，等著他往下說。

「嗯！」他徐徐吁了一口氣，「我知道我是不懂得處理這些問題的，因此我準備今後一輩子不再談戀愛了，打光棍也可以為革命作出貢獻的嘛！說不定貢獻更大呢！」

「這可能是您一時激憤之詞吧？」方流霞安慰他說：「您只和一個女人相處過，世間上還有很多好女人，您是完全可以找到一個了解您的人的。」他發現她雙眼紅了起來。

「不，我不想害人，」他怔怔地看著遠處，「我是個已經四十歲、滿身是病的人哪！」

「年齡有甚麼關係呢？那魯迅和許廣平呢？」她的肩膀緊緊地挨著他的肩膀，她雙頰的兩朵紅霞突然擴大、擴大，荷花色的臉孔，變得一片緋紅。

他看見她那嬌媚之態，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臂，往她肩上一摟，她就乘勢倒在他懷抱裡。

他撫摸她的秀髮，良久注視著她微微合上雙眼的臉孔，然後在她額上輕輕吻了吻。

她沒有張開眼睛，也沒有甚麼反應，只是唇邊有一絲笑意。然而，當他低頭想吻她那富有情感的雙唇時，一陣良心譴責，使他好像從夢中驚醒。他輕輕地把她推起來，用發抖的聲音說：「方流霞，我的女兒！你做我的女兒好嗎？」

她聽了他的話，也好像從夢中驚醒，痴痴地看著他，問道：「您說甚麼？」

「我是說，你做我的女兒好嗎？」

她怔了一會，然後喃喃自語地說：「好，也好！」

後來他終於堅定地控制住自己，但他的思想已經是剪不斷，理還亂了。

高雲漢原本打算通過一個月的暑假，盡量去忘卻他與方流霞之間的感情關係。然而，如今的這一偶然事件，卻使他進一步深深地陷入了情網之中。命運既然這樣安排，他有甚麼辦法呢？

他知道，如果他和她談戀愛，這是爲這個社會所不容許的，也是學校的規章制度所不容許的。但他細細想來，即使他和方流霞結婚，從馬列主義原則到國家的法律來看，他又有甚麼錯呢？他想：五四時代，許多青年奮起反封建倫理道德，爭取的不正是這種自由嗎？而今天卻似乎有一種新的封建倫理觀念，在革命口號的掩蓋下，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自由。這是不是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呢？

然而，不管怎麼說，他已自感無力擺脫情網。

他一直要在馬列主義的理論中，找出證明他是錯的論據，但始終沒有找到。他變得茶飯不思，有點奄奄一息的樣子。他是個共產黨員，與《西廂記》中的張生沒有任何共通之處，而且他不是個年輕人了。然而，他卻時時想起方流霞，有時一合上眼睛，就看到她芙蓉如面的映像。過幾天就開學了。他以爲她會來找他，但她終究沒有來。

(二)

高雲漢覺得，學校生活之所以單調，是因爲它太有規律，太機械式了。一節節課，一天天，一周周，一學期一學期，一年年，周而復始。假期轉瞬間就過去了。這幾年，國務院雖然規定大學每年放假五周，但實際上只是學員放假，教師沒有假期，只有在下鄉回校碰上寒暑假時才有些假期。

這個假期高雲漢並不好過。他已下了決心，開學後要盡量把心思放在教學上。

開學第一天，他見到方流霞時，她竟然對他十分冷淡，接下來的幾天，她的態度依然是那樣。以往他上課時，她總是興致勃勃地聽著，講到她認爲關鍵之處，還往往會微微點頭，那眼神是十分愉快的。可是，這幾天卻變了，她確實是埋頭書本了，上課時，幾乎沒有一次抬起頭來看他。最初一兩天，有時她還會偷看他一眼，近來就完全沒有了。他猜想，她的確是想學點東西，另一方面，她可能以埋頭學習來忘卻自己的煩惱。

但是，她仍然十分尊重他，當他提問她時，她還是那麼恭恭敬敬地回答問題，有甚麼不理解的地方，還是那麼虛心地向他提出問題。這使他更感不安。有一次，不知怎的，他在一節課中竟然提問了她五次，當時他肯定是處於情不自禁的狀態：他是要聽她銀鈴般的聲音啊！然而，當他第五次提問她時，她回答以後，用一種近乎憐憫的眼光看著他說：「這個問題您剛才不是已經問過我了嗎？」

經過幾個失眠之夜，經過一番異常痛苦的思想鬥爭後，他決定寫一封簡明扼要的信給她。

方流霞同學：

我思量了很久，考慮是否要給你寫這封信。我終於覺得，我非寫不可了。

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往往使我徹夜難眠。自從周總理在四屆人大發表政府工作報告以來，我國的政治形勢更加波譎雲詭。有種種跡象表明，從中央到地方，正在進行著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而且邪惡力量已逐漸佔了上風。我們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實在堪虞！在目前我們國家前途未卜的情況下，我能夠考慮個人的幸福嗎？

我知道你是一個具有崇高理想的姑娘，一定會同意我看法。近來看見你發憤讀書，我深受啓發。我決心向你學習，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當然，我首先要密切注意政治局勢的發展，如有需要，我當奮不顧身，爲祖國的光明前途，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高老師字

然而，方流霞卻始終沒有回信給他。

在教學上，同樣使他氣餒的是，他發現學生的水平又回到一年前的地方。他扳起指頭算算，學生入學已有兩年半，可是呆在學校有幾天呢？坐下來認真讀書有幾天呢？學習的課程又有多少呢？

按照教學計劃，這個學期的最後兩個月，學員還要到機場進行口譯實踐(即實習，因「實習」是舊學校使用的名詞，所以不用，改爲「實踐」)。爲此，高雲漢的教學小組開會研究這個問題。

「這次『開門辦學』跟以往的是完全不同的。」高雲漢說。「我們必須首先考慮學生的專業水平是否能應付得來。」

「對！」趙元亮接著說，「平時大家可以關起門來，不費力氣地、氣壯如牛地吹噓：我們的工農兵學員，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專業上，大大超過文革前十七年大學生的水平！但是，這次『開門辦學』是真刀實槍，而且第一次跟外國人打交道，是吹不來的，馬虎不得的。」

「照我的分析，如果能抓緊這三個月的教學，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能夠應付得來的，而以方流霞爲首。」高雲漢說。他發現，這個暑假以後，方流霞的學業又有了明顯的進步，各科都超過了鄭彤，她一定是埋頭苦學。

「我認爲，專業水平倒不是最大的問題。」李寶山囁嚅地說。「英語聽不懂、講不流暢，那倒不要緊，學生嘛，講得上幾句也就可以了。但知識太貧乏，隨便亂說一通，是最易犯政治錯誤的。」

「這的確也是個大問題。」高雲漢想了想說。「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這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學生今天的情況，是幾年來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現在才來補救，恐怕爲時已晚了。」趙元亮無可奈何地說。

李寶山提出要開中國歷史、英美概況、中國文學史、英美文學史、政治理論等課程，以補救學生在常識上的不足。

趙元亮想了想，說道：「但這三個月內，是不能開那麼多課的啊！」

高雲漢說：「開這些課談何容易，他們進校之初，訂教學計劃時，我也曾提出過開這些課程，但上面說沒有教師，因原來開這些課程的老教授，現在都不宜開這些課了。事實上他們現在還在靠邊站。而有些能上這些課的教師又不願意上，據說這些是意識形態課，容易犯錯誤，誰敢冒這個險去放毒呢？也沒有教材。再者，學生也還沒有具備聽這些課的學識水平。」

李寶山聽到這裡，忍不住插嘴說：「時間緊迫的確是個問題，不過他們的政治理論課還是上了的嘛！」他建議說：「可以叫領導和政治課教師以及外事單位共同研究，弄出個外事活動問答一百例之類的東西，我們把它譯成英文，讓學生背熟，這樣也許能應付一下。」

高雲漢覺得，李寶山的建議雖是權宜之計，但事到臨頭，只好這樣了，所以他就同意了。但李寶山又囁嚅地對他說：「準備工作我當盡力而爲，至於帶實習，涉及政治問題，我還是免去才好，這點請你向領導多說幾句。」

其實，對於李寶山是否要參加實習之事，高雲漢正在琢磨。看來組織是不會讓他去的，

主要是怕學員有意見，實習單位的人也會有意見。文革前，像李寶山那樣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尚且不夠資格帶學生到保密工廠和機場、海關那樣的單位去實習，何況是現在？現在李寶山提出這個問題，他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答應給他反映。

後來，學校同意搞外事活動問答一百例之類，並打算請政治課教師和史地課教師搞幾個講座。在專業上，加強聽說訓練，讀寫和語法方面暫時顧不上了。高雲漢對於這種臨時抱佛腳、頭痛醫頭的辦法，是抱懷疑態度的，但不這樣又能怎樣呢？

看來，同學們在思想上感到有點壓力了，在學習上開始緊張起來，大家都在認真地背一百例(其實是二百多例)，就連胡亞丁、尹朝輝也勤奮起來。高雲漢猜想，他們倒並不是感到有甚麼壓力，而是覺得，如果跟外國人在一起，聽得不明不白，不僅沒趣，也會在旁觀的群眾面前大失威風。

有一件事，一直忐忑不安地擱在高雲漢的心頭：方流霞爲甚麼閉口不提他的信。

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問她：「你有沒有收到我的信？」

她點了點頭，並說：「我本想回信給您，但又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你是不是對我有甚麼意見呢？」

她搖了搖頭，心事重重地說：「我怎會對您有意見呢？只是近來考慮的問題多，但又想不通，所以沒有平時那麼愛說話罷了。」

「有哪些問題想不通呢？」

她咬了咬下唇說道：「我應向您學習，祖國前途未卜，其他問題暫不考慮了！」

他默然不語。

「高老師，還有甚麼事嗎？」她低著頭問。

他還有甚麼話好說的呢？

於是她就走了。

他覺得，他的命運本來就是應該如此，她則不然，決定她前途是光輝燦爛還是黯淡無光，關鍵在於她的一步。可能關鍵在於他呢？他必須以理智戰勝感情，犧牲自己的幸福去保住她的幸福！

(三)

近來的政治氣氛很是悶人。八月二十八日，《紅旗》雜誌第九期發表了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短評說：宋江「反對貪官，不過是爲了效忠皇帝，維護反動的封建統治，在統治階級內部爭得一席地位而已。認清宋江這一階級本質，對於我們識破修正主義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義的。」

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評論，同時還刊登了署名「竺方明」的長篇文章《評〈水滸〉》，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

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明確地指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社論引述了毛主席八月十四日發出評論《水滸》的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爲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接著，各報章雜誌連篇累牘地刊登了大量評論這部小說的文章。

一天，高雲漢又跟數學系的李老師聊了起來。

「今年的政治運動也夠多的了，年初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又是學習儒法鬥爭史，現在又是評《水滸》。」高雲漢問：「把評論《水滸》作爲一個政治運動來搞，它的矛頭是指向誰呢？」

「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一個政治運動都是有特定的目標的。」李老師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是針對老幹部，學習儒法鬥爭史，揪所謂『現代大儒』，也是針對老幹部，現在揪『投降派』，針對的還是老幹部。」

高雲漢更加證實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擔憂：中央裡面的政治鬥爭又趨激烈了。

「說到底，揪『現代大儒』也好，揪『投降派』也好，無非是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和鄧小平！」李老師繼續憤怒地說，「這樣搞下去，中國將來不大亂才怪呢！」

「我早就聽人說，評論《水滸》是針對周總理和鄧小平的。我初時是不敢相信的。有人想搞垮周總理，這是事實。但毛主席開展一個運動來搞周總理，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事實不正是如此嗎？」

「現在中央那裡傳遞出來的信息，似乎在老幹部當中，除了毛主席一人之外，沒有一個是好的。」高雲漢說。「如果是這樣的話，當年爲革命、爲黨捐軀的千千萬萬烈士，不都是白送了性命嗎？」

「據小道消息說，江青曾經多次提到，《水滸》的要害是『投降』，『架空晁蓋』，『現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赤裸裸地影射攻擊周總理和鄧小平。」

「噓！」高雲漢制止他往下說，「給別人聽見會闖禍的！」

「怕甚麼！現在這樣的小道消息滿天飛，大多數人都在那麼傳！」李老師不以爲然地說，「難道他們有那麼大的能耐，把那麼多的人通通拿去鬥嗎？」

「這倒也是。」高雲漢說。停了停，他繼續說：「不過，現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雖然轟轟烈烈，但似乎是漫無邊際，論點含含糊糊。一般老百姓都不認真看待，因而也不熱心參加評論《水滸》，普遍採取消極抗拒的態度，因爲以近年來的經驗來看，這些運動弄來弄去，越弄越糟糕，人們憂慮國家的前途，多於關心那些運動本身。」

「就我們學校而言，除了廣大群眾採取消極抗拒的態度之外，現在三個運動齊頭並進，學校領導安排得很亂，慢慢地也成了放任自流了。」李老師說。「我看全國的情況大體也都是個樣。」

高雲漢從內部消息得知，周總理病重進了醫院之後，委託鄧小平副總理代理他的工作。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一切重大問題都向周總理請示匯報。現在看來鄧小平已成爲運動的主要對象。不久前黨內傳達了關於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人鬧事的文件，毛主席對事件的批示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在北京，寫信爲甚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袒護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這就點明，劉冰等人鬧事的後台就是鄧小平。鄧小平被打倒後於一九七三年三月重新上台不到三年，現在再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高雲漢感到，目前的政治局勢使人眼花撩亂，人們真的不知道何去何從。

報章雜誌上的文章越來越明確了：鄧小平搞翻案！

接著，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展了，矛頭直指鄧小平，指他在七月時曾說過：「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說他的「三項指示爲綱」，是以抓經濟壓政治，是一個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案的綱領。

但高雲漢和廣大群眾一樣，看不出「三項指示爲綱」錯在何處，因爲三項指示都是毛

主席的指示。況且，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在整頓各條戰線的工作成績可觀，全國各行各業出現了相對隱定的局面。高雲漢發現他周圍的人，普遍對鄧小平很有好感，這可能是計喜春所說的，他們這些人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吧？但天曉得！

學校的氣氛變得十分沉悶，領導幹部、教師都有誠惶誠恐的感覺，同時思想上產生許多疑問，大家都無所適從。計喜春、周麗蓮那類人卻得意洋洋。

面對這一形勢，高雲漢對自己作了深刻的思想反省。也許計喜春他們真的是對的？也許他自己受舊思想影響太深，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看新事物？但結論是：像計喜春那樣具有十分腐朽人生觀的人，又怎能有正確的觀點呢？

空氣越來越沉悶，似乎誰也不管誰了。領導放棄了責任，大家各行各素，來個大自由。人們往往喜歡引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詩句，來形容階級鬥爭大搏鬥前的形勢，但現在卻沒有風，只有沉悶的低壓，這也許也是一種預兆吧？

數學系的李老師是個消息靈通人士。一天，他偷偷地告訴高雲漢，鄧小平已經停職反省。

高雲漢不禁感慨萬千：文化大革命如此反覆，中國人民的確是多災多難！周總理的命運如何，實難預料，他不禁為周總理擔心；而鄧小平則再次被打倒，永世不得翻身了！

李老師提出一個更大膽的疑問，他靜悄悄地問他：「社會主義到底是怎樣的？現在誰也搞不清楚，你清楚嗎？」

驟然聽到這句話，他感到很刺耳，社會主義我們不是建設了二十多年了嗎？而且我們的是最正宗的。但細細想來，他就感到李老師的問話中，包含了多少迷惘的含義啊！

按原定計劃，高雲漢的班於十二月初開始到機場實習，為期八周。但十二月一日，《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使全國立即掀起一場在教育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因此他們要延期至月中才去，並把實習時間縮短為七周。

北大、清華的文章說：「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甚麼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路線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

高雲漢細看這篇文章，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文章所批判的東西，在他的思想深處都有。

高雲漢還閱讀了大量配合這篇文章的其他文章，篇篇都好像是針對他似的，例如，對「開門辦學」，大量文章批判「開門辦學不講文化」的謬論，而這種謬論，他則是最積極的鼓吹者；又如批判「大學生的水平不如過去的中專學生高」的說法，他也曾多次說過。目前正集中火力反擊教育界「今不如昔」論，對於這個言論，他一直有強烈的同感。他覺得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並不是甚麼謬論。

還有一些配合文章提到：「今年七、八、九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高雲漢覺得，他周圍的大多數人，包括他自己，在那三個月裡似乎也扮演過那種角色，只有朱副書記、計喜春和周麗蓮少數一些人例外。

學校領導按照北大、清華文章的精神，發動群眾分四個方面進行大辯論：一、招怎樣的學生？二、如何辦學？三、對這幾年來教學質量的看法，四、關於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長期進駐學校的問題。

然而，由於大多數人牽涉其中，運動無法搞得起來，人們在政治學習時間，繼續天天

在巧妙地傳播小道消息，天天在吹牛皮。

高雲漢姨丈從北京出差到他們省，順便來看他。他和他談起當前教育戰線的形勢。他問高雲漢對北大、清華文章的看法。他答道：「既然是《紅旗》的重點文章，又是發動教育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動員令，當然是對的。」

想不到他姨丈竟狠狠地唾了一口涎沫，罵了起來：「對個屁！你說有哪一點是對的？」

「噓……」他立即制止他，把頭探出房外，怕給別人聽到。「你這麼大膽，是會挨批鬥的呀！」

「哈哈！」他爽朗地笑了起來，「他們只能嚇唬你們知識分子。我們其他行業的，就不受他們那一套！你聽聽廣大人民群眾是怎麼說的？」

「難道從工農兵中選拔學生不對？難道工宣隊進駐學校不對？」他有意這樣問他。

「你講句真心話吧，現在大中小學生的水平，比得上文革前嗎？」

「這個嘛……」他支吾其詞。

「你們被大棒打怕了！打昏了！」他姨丈淡然一笑。「其實，說大學生水平不如過去中技高，已經是抬舉了今天的大學生了！」

高雲漢默然。

他姨丈繼續說：「清華、北大的文章大唱高調，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們也到處去找文革前畢業的人去當教師。再說那《紅旗》吧，它也哪裡要過一個文革後畢業的人？我們工廠、機關單位的，要人時就明講要文革前大學畢業的，甚至寧肯要文革前高中畢業的，也不要現在大學畢業的！」

「你們不怕批？」

「批？」他不耐煩地說，「批是一回事，實際又是另一回事。所謂批判、反擊，是一小撮人搞的，是有政治目的的！當然囉，你們是首當其衝，這也難怪。」

「但是，」他又用試探的口吻說，「也許你我所了解的情況只是北京和這裡，不能以此來代表全國吧？」

「咳，你又糊塗了！」他姨丈拍了拍大腿，「你也四十歲的人了，我國的情況還不懂得分析？我們是統一領導、統一佈置、統一行動的國家，好，就全國到處都一樣好，壞，就全國到處都一樣壞，歷來如此嘛！我這兩年經常出差，周遊全國各地，哪個地方的情況我都了解，」他加重語氣說：「都是一個樣！」

姨丈又給他講了好些小道消息，講了好些中央內部鬥爭的事，使他更加心亂如麻，憂心忡忡。

晚上，高雲漢思量了很久，在無限感慨之餘，寫下了七絕一首：

革命春來又復秋，
紅樓之夢未曾休；
淒涼怕說當年志，
烈士原來枉斷頭？

(四)

在教師中，學習和大批判無法搞得起來，和高雲漢一樣心情的教師佔絕大多數，思想不通如何能批得下去？

晚上高雲漢過黨組織生活，會上傳達上級的講話，要求幹部、黨員帶頭批判教育界的奇談怪論，要在鬥爭中肅清自己在思想上的流毒，要反戈一擊。

周麗蓮更加趾高氣揚，而沈書記則再次靠邊站。周麗蓮早就想借此機會整高雲漢一頓。

但高雲漢知道，這場鬥爭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一次白刃戰，兩條路線正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所以大批地批鬥下級人物的行動，暫時不會發生。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廣大人民群眾是眼睛雪亮的，但似乎又感到無能為力。他作為一個被定為修正主義路線基礎的知識分子，應作好一切思想準備，準備自己被無情地批鬥，即如前幾年批鬥老教授那樣，準備被關進監牢，準備被殺頭。他近來喜歡吟哦文天祥的悲言壯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今天召開全市高等學校批判教育界「奇談怪論」的大會。K 大學原定胡亞丁發言，矛頭自然是指向高雲漢。據說，在周麗蓮的協助下，計喜春組織一批「秀才」，三易其稿，又經朱副書記最後定稿，上報省教育廳。後來省教育廳認為不夠典型，而且只針對一兩個普通教師，所以沒有通過。

自從開始批判教育界的奇談怪論以來，學校黨委李亦林書記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朱副書記已掌握了全校的大權，學校運動辦公室更有權威了，它凌駕於校黨委和校革委會之上，所以上報材料、立專案都不用經過校黨委和其他部門。計喜春更加為所欲為，胡亞丁當然也就越來越紅了。胡亞丁的發言稿不獲通過，朱副書記大發雷霆，說要在以後召開的學校批判大會上，作為重點發言文章。後來另選了數學系批判「老三段」的發言。

今天的發言者絕大部分是工農兵學員，火力十分猛烈，上掛下聯，上掛中央上面奇談怪論的製造者鄧小平，下聯教師的種種倒退、走老路的事例。高雲漢和李寶山、趙元亮三人坐在一起。雖然會場上交頭接耳，甚為雜亂，但他們還是用心地聽發言。

師範學院代表的發言使他們大開眼界。他介紹了他們學院「開門辦學」的新經驗：全部搬到農村去，培養農村所需要的多面手，即無論中學哪一科，科科都懂教，還參加農村的路線教育運動，到農械廠學工，達到二級工的水平，到大隊去學修理和駕駛拖拉機，到其他小工廠去學技術，到生產隊去學幹農活，等等。他認為，通過這些活動，不僅培養了一批一專多能的人，還褫奪了知識分子的資本，因為知識分子只有一技之長，搞一專多能就不那麼威風了。另外，他在介紹到他們學院外文系的情況時強調指出：外文系的師生，通過到農村去大搞那樣的「開門辦學」後，外語水平大大提高。他舉例「野馬副業」、「誤工補貼」這些英國人也不懂的詞語，他們的師生現在都懂得了，這是文革前的大學生不可比擬的。

李寶山聽了，不禁笑了一聲。

「你笑甚麼？」高雲漢問他。

他馬上滿面嚴肅地說：「我沒有笑呀！我只是喉嚨癢，輕輕地咳了一下。」

「你同意他的講法嗎？」他問道。

「同意，他說得對，」李寶山認真地說，「如果他不說，我現在還不知道『野馬副業』英文是怎麼說的哩！」

高雲漢知道，他因為怕事才這麼說，就轉過頭來，眼光恰好與趙元亮的相接。他們彼此不禁啞然失笑。

趙元亮說：「不過，有一點我不太明白，他們學員的英語水平如此之高，英國人都比不上，那他們的水平是從何處來的呢？」

數學系的李老師坐在他們後面，他插話說：「這就叫做覺悟提高了，學識自然而然地不成問題了。豈止不成問題，簡直達到超世界水平哩！」

「中國人講英語，英國人聽不懂，這叫做超世界水平！哈！哈！」物理系的馮老師竟肆無忌憚地笑著說。

前排一個學員，轉過頭來，盯了馮老師一眼，他才若無其事地靜了下來。

輪到 K 大學數學系那位胡亞丁式的學員發言，也是豪言壯語的居多，其中他舉了一個

例子：他現在是三年級，已懂得了電子計算機的原理和使用。他曾問過該系一個二級教授是否在學生時代，就懂得使用電子計算機，該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該學員就豪邁地得出結論：我們現在的工農兵學員，理論和實踐水平比舊學校的學生要高上千百倍。

他的話得到大多數學員的熱烈鼓掌。

高雲漢想，這個例子乍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但分析起來卻是十分荒謬的。據他所知，電子計算機是本世紀四十年代才發明使用的，那位教授在二十年代讀書時，哪有甚麼電子計算機呢？於是他忿忿不平地說：「這麼說，華佗的醫術也比不上現在的一個普通人了？因爲現代的普通人都知道，種牛痘可以預防天花，而華陀則不懂！」

數學系的李老師冷然地說：「他不說我不知道，他一說嚇了我一大跳，他不是在讚揚我們的工農兵學員水平高，而是在貶低他們。」

「你這話從何說起呀？」趙元亮不明白地問。

「這不是很明白的嗎？」李老師說，「以懂得電子計算機作爲水平高低的標誌，那麼，美國的小學生不是比我們大學生的水平要高嗎？」

其實，每一個發言者都有許多可議論之處，有些則比上述的例子更加令人啼笑皆非。

會後高雲漢獲悉，按照計喜春最初的計劃，這個學員的發言主要是針對高雲漢的，但後來朱副書記覺得，針對他的材料還不夠典型，不能起轟動效應，所以就換了上述那些所謂「尖端」的例子。

(五)

高雲漢原以爲搞運動要緊，他們不必去口譯實踐了。但上面決定，他們還是要去，因爲現在正批判攻擊「開門辦學」的論調，出去就是以實際行動進行批判。

按照運動辦公室的指示，根據運動發展的情況，團支部和班委會要進行一次改組，要以敢於反潮流的人，替換那些無所作爲或只專不紅的人。高雲漢那個班，完全沒有按照民主的程式進行選舉，就由學校運動辦公室指定(據說是計喜春和周麗蓮一起商量決定的)，在班上宣佈，就算定局。

如所預料，方流霞、陳國棟這些好班幹，這次被打入了冷宮。譚志工雖然近來有點妥協，但也還算是個好團幹，這次也被降了職，只當個班會的文體委員。現在由胡亞丁當團支書，尹朝輝、周薇任團支委，尹朝輝兼任班長，周薇兼任學習委員，李向東當生活委員。李向東極力推辭，上級不准，他後來宣佈不幹。譚志工卻沒有推辭或宣佈不幹。

口譯實習的臨時領導小組成立了，也是由學校運動辦公室與周麗蓮商量後指定的。

這個領導小組也就是新成立的團支部，胡亞丁是當然的組長，趙元亮則被委派爲領導小組的「顧問」。李寶山注定是沒有資格去的了，而高雲漢則靠邊站了。他想，這也好，他歷來也不追求當甚麼長之類。現在不當甚麼長了，他也沒有「無官一身輕」之感，似乎責任還重了些。

他們過兩天就要出發。由於一切準備工作都不需要高雲漢去做，他顯得特別清閒。這是他近年來最空閒的一次。

今天高雲漢在冷冷清清的資料室碰到方流霞。看來他們都悶得發慌、閒得無聊，到資料室去翻書，雖然明知只有些政治書籍、與運動有關的書和一些非正式文件等。

方流霞一看見高雲漢，就眼眶一紅，用壓抑的聲音叫了一聲：「高老師！」

這個學期開始以來，他成功地壓制住自己的感情，這得歸功於這場運動，因爲它大大地分散了他的心。方流霞是個十分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她肯定不會對這場運動漠不關心。這些日子以來，她的確是越來越沉默了。他與她之間，彼此似乎已淡忘了曾經有過的一段美好時光。不過他內心那種說不出的感情，還是一直隱約地存在著的。

現在面對著這個有理想、有志氣、朝氣蓬勃的姑娘清瘦了的臉頰和有點倦意的眼睛，愛憐之情油然而生。他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低聲地說：「要看開點，要堅強些！」

她頭一低，委屈地說：「我不是爲我自己，我算得甚麼？我是想到高老師您！」她哽咽住了，歇了歇，她勉強地說完這句話：「我是想到我們的國家！」

他能說些甚麼呢？他也默然了。

彼此沉默了一會後，她抬起頭來，用略帶懇求的口吻對他說：「高老師，您甚麼時候有空，我有很多話要跟您說！」

他情不自禁地回答了一句：「我也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啊！」

她沒有避開他的眼光，接著說：「我不會妨礙您的！」

她這句話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哪裡是爲了自己？ 趁今天星期六，他約她晚上到他宿舍。她默默地點了點頭就離開了。

她吃過晚飯來到他房間。他倒了一杯茶給她以後，就拿出他那天晚上寫的那首詩來給她看。她反覆看了幾遍後，忽然眼淚簌簌地滴在詩上，但她沒有抹拭淚水。

這是真正的心靈相通啊！他還能對她設防嗎？他也坐下來，拿出一條手帕，用顫抖的手，輕輕給她抹淚水。她握著他的手，卻沒有推開，她抬起頭來，她那長長的睫毛結著小小的幾點淚珠，眼睛反而清朗起來。她的手仍然握著他的手。

「高老師，真苦了您啦！」她深情地注視他的臉孔。

他把手反過來，雙手握著她的手，感情充沛地叫了一聲：「流霞！」

她輕輕把手縮了回去，嘆了一口氣說：「高老師，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理解您的處境。這學期開學以來，我幾次都想找您談談，但怕妨礙您，所以始終不敢。」

「流霞！」這回是他眼眶泛紅起來，「我是有點自私，但我主要是爲了你呀！」

「爲了我？」她怔怔地在想著些甚麼，「爲了我嗎？」

「你還不明白嗎？」他再不加掩飾了，「你爲了我犧牲自己的一切，不值得呀！」

「我倒是爲了您！」她喃喃地說，「您爲了我這個傻丫頭，犧牲自己的一切，才不值得呢！」她的聲音很低，似乎是對自己說的。

彼此又沉默起來。他不禁心潮澎湃，五內沸騰。在舊社會常聽人說，知音難覓；在新社會，近年來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和方流霞其實是心靈相通的，她是他的唯一知己。有句俗話說：男女之間沒有深厚的友誼可言，要麼是陌路，要麼是愛情，包括私情。這話雖有道理，但他曾想，能不能除了愛情之外，還可以有共同的崇高理想和志向，而這個共同的崇高理想和志向，遠遠超過愛情呢？現在看來，崇高的理想與志向，是一個人心聲的反映，男女之間，心靈已通，其結果自然是愛情的融合，歷代如此，難道社會主義社會能有例外嗎？

他看了看她憂鬱的臉孔，振作起精神，笑著對她說：「我們都作好犧牲的準備，就甚麼也不怕了。」

「是呀！」她也活潑了起來，把頭一側，天真地笑了笑，說道：「我是準備隨時犧牲自己的。我曾經想過：生活在今天政治形勢激盪變幻的時代，任何一個正直的人，都應該準備爲祖國美好的未來獻出自己的生命。我對自己剛成熟的生命又有何足惜呢？」

「那好！」他激動地說，「我一定向你學習！」

「高老師，您不要說客氣話。」她把身體坐端正，用心地看他的詩句。他坐近她，看見有幾個字已顯得淚漬模糊了。她嘆了一口氣說：「您這首詩叫人讀了悲痛。《紅樓夢》到現在二百多年了，但爾虞我詐、派系傾軋、爭權奪利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封建式關係，竟在現在一些人中活生生地重現。社會主義建設了二十多年了，爲甚麼會這樣的呢？」

「爲甚麼會這樣的呢？」他反問了一句，「這不正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提出的一個嚴肅的問題嗎？」

「這就涉及到甚麼叫社會主義的問題了！」她閃著智慧的眼光，「究竟甚麼是社會主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蘇聯的、中國的、朝鮮的、羅馬尼亞的、南斯拉夫的，哪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才是貨真價實的呢？」

聽了她的話，他心裡劇烈一震。近年來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想起來彷彿是犯了天條似的思想，上次數學系的李老師含糊地提到過，現在又在這位高幹女兒口中說出來了，他又驚又喜。驚者，怕她年少無知，不知利害，隨便講了出去，惹禍上身；喜的是，她的思想果然與他的思想完全相通。

「您說是嗎？」看見他默默地想著甚麼，她嚴肅地問道。

他鼻孔一酸，用哽塞的聲音說：「流霞，你的心為甚麼和我的心完全一樣的呢？」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有我們這種心了！」她把話題一轉：「因此，您詩中的後面兩句，顯得太悲觀了，太令人洩氣了！」

他倆斟酌了好一會，終於把詩改為：

革命春來又復秋，
紅樓之夢未曾休；
不忘未竟當年志，
為國何嘗怕斷頭！

她還告訴他，他爸爸也有他們那樣的思想。是的，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社會的弊病，其中就包括一些高級幹部。不過他還是關心地對她說：「你還是小心為好，有些話不能隨便講的。」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她笑了起來。「我那番話只對我爸爸講過。我爸爸是不會出賣我的。」

「你也對我說過呀！」他幽默地說。

「您不也是我的爸爸嗎？」她笑得很自然，而且在用一種女兒的稚氣看著他。

他啞然一笑，但他很快就意識到，他是不甘心做她的乾爹的。他想了想，然後喃喃自語：「我希望出現一個許廣平式的女學生！」

「如果魯迅還活著，他會怎樣呢？」她沒有正面答他，而是臉色變得異常凝重起來，眼光尖銳地看著他，等待他回答。她好像是看穿他的心。

「他很可能會成為右派分子！」他說。這是他近年來形成的一個無可奈何的概念，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個概念變成語言。

「他一定會成為大右派的！」她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

人們多年來形成了一種觀念：有關政治上的話，對妻子、丈夫也不能隨便說，以免運動來時被別人動員互相揭發。現在他和方流霞的談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超過了夫妻關係。他們的話題越來越嚴肅。雖然通過這些嚴肅的談話，他們更加接近了，可以說更加心心相印了，但是他們卻沒有談情說愛。

他想：如果他能和她肩並肩戰鬥一生，縱然成不了夫婦，他也死而無憾了。

第八章 歷史見證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 一九七六年一月)

(一)

胡亞丁宣佈，全班分爲三個組：第一組到機場的海關，第二組到機場的服務部如商店、郵電所、銀行等，第三組到機場的餐廳。第一組有趙元亮、周薇、張二虎、余衛國、方流霞、鄒廣生，由周薇當組長；第二組有胡亞丁、劉繼紅、陳國棟、王建軍、鄭彤和高雲漢，由胡亞丁當頭頭；第三組有尹朝輝、譚志工、黃駿騮、宋家玉和李向東，由尹朝輝當組長。

前幾天已由胡亞丁指定，由高雲漢教學生關於商店、郵電、銀行、餐廳的詞語，又由趙元亮教海關活動的詞語。這是趙元亮的建議。高雲漢自然是用心地教，盡量想得周到一點，分門別類地給他們油印成材料。他也告訴趙元亮，要督促大家好好複習外事活動問答一百例等材料。

胡亞丁當頭頭也有好處，他去學校與計喜春一聯繫，學校後勤組馬上就撥出一輛大交通車，接送他們往返學校和機場。如果是其他人去聯繫，決然是不會那麼順利的，到頭來只好乘坐公共汽車或走路往返。

第二天，他們到機場，讓機場各部門領導人介紹情況和與實習單位的職工認識，到中午就回來了。高雲漢發覺，機場的領導對胡亞丁那樣的人當頭頭去實習，是很不放心的。但他們是省外事辦公室介紹來的，又不能不接受，所以他們特別強調，事無大小，沒有把握的，一律要向機場領導請示匯報。他們反覆引述周總理的話：「外事工作，授權有限。」

胡亞丁和尹朝輝滿不在乎地聽著。高雲漢看著趙元亮，趙元亮的臉色變得異常嚴肅起來，而高雲漢則感到肩上有千斤重。將來出了事，責任一定要由教師來負。後來他悄悄地要趙元亮告訴機場的領導派幾個職員來指導工作，有甚麼事也好隨時請示。

實習的第一天。

中午，外國乘客都到餐廳用膳，高雲漢見機場商店沒甚麼任務，就跑進餐廳去看看。餐廳裡有十來張餐桌。因爲今天外國旅客較多，每張桌子都坐了人，而且都坐得滿滿的，只有靠門口那張坐有兩個白人中年婦女。他進去的時候，剛好有兩個非洲青年進來，他們猶豫了一下，打算坐到靠門口那張桌子，但尹朝輝立即走過去，把他們引到另一張已坐了四個黑人的餐桌旁。這一行動，立刻引起餐廳裡黑人們的注意，也使那兩個白人婦女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但是大家沒有說甚麼，開始進餐。過了一會，那兩個黑人青年有禮貌地問尹朝輝，爲甚麼他們不能同白人在一張餐桌用膳。

尹朝輝拍了拍其中一個的肩膀，斜著眼睛看了一下門口那兩個白人婦女，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說：「那兩個是美國人，是第一世界的，你們是第三世界的，不能坐在一起！」

另外一個黑人疑惑地問：「她們是壞人嗎？」

尹朝輝狼狽了一下，但很快就武斷地說：「這很難說啊！」

「我看她們不過是普通老百姓，」另一個黑人說，「就算是甚麼大官，也可以和她們同桌進餐，平起平坐的呀！」

尹朝輝一急，就甚麼英語也說不上來了。

那兩個白人婦女，大概已聽到他們在議論甚麼，其中一個走過來，對尹朝輝說：「黑人不能與白人同坐一張桌子用膳，這是你們政府的規定，還是這個機場的規則？」然後她很有感觸地說：「在我們美國，從前在甚麼場合都不許黑人同白人一起活動，把黑人不

當人！你們現在也要把黑人和白人隔開？」

尹朝輝紅著臉，想了一下，才想出幾句不甚連貫的英語來：「我們跟你們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剛相反，而是不許白人跟黑人一起活動！」

高雲漢看情況不妙，急忙走過去，抱歉地對她說：「請原諒，他是學生，是來這裡實習的，他講的不算數，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他和那兩個黑人青年握握手，又跟那個美國人握握手。

「您是他的老師？」她打量著他，問道。

「是的。」他感到一陣羞愧，立即低下了頭，本想再說些甚麼，但看見尹朝輝要發作的樣子，他還能說些甚麼呢？

「你這是拆台！」尹朝輝氣鼓鼓地衝著他說，「你這是搞階級調和……」正在這當兒，機場的梁翻譯突然出現，他輕輕拍了拍尹朝輝的肩膀，低聲地說：「外面有人找您哩！」他很自然地推著他出去，並掉過頭來對高雲漢說：「高老師，您跟他們解釋解釋吧！」

這時譚志工和宋家玉走了過來，熱情地招呼他們，讓那兩個黑人青年坐在美國婦女那張餐桌上。原來坐著的那個較年輕的婦女站了起來，伸出手，連聲說：「歡迎你們！」他們一下子就親切地交談起來。

高雲漢見情況已穩定，就退了出來，剛走到門口，尹朝輝跑過來，他十分不滿地瞪了他一眼，就走了進去。

晚上小結時，周麗蓮竟親自來主持會議。尹朝輝第一個發言，指名道姓地批評高雲漢，罪名有兩條，一是違反了組織紀律，擅自離開自己的崗位，走到餐廳去指手劃腳；二是搞階級調和，喪失了立場。

他的話剛說完，趙元亮立刻說：「剛才民航的張副局長對我說，尹朝輝今天在餐廳的做法是十分錯誤的，是完全違反了政策的，後來高老師做了些補救工作，雖是遮掩過去了，但他還是如實地向省外事辦公室匯報了。外事辦公室的意見是要求系裡大力加強領導，老師要負起責任來。」

胡亞丁聽了這話很不滿地說：「省外事辦公室算個啥？我們只按朱書記的指示辦事！」

周麗蓮說：「朱書記反覆交待，一定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密切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搞階級調和就是裡通外國！」她和計喜春一樣，早把朱副書記中的「副」字省掉了。

胡亞丁高聲說：「另外，各人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不能擅自離開。」

「我認爲我們的兩位老師不要固定在一個地方，應該到各組去走走，幫助同學解決各種問題。」方流霞建議。

同學們議論紛紛，絕大部分人同意方流霞的意見，趙元亮也堅持，胡亞丁才無可奈何地說：「這也行，但不能指手劃腳！」

尹朝輝立刻跟著說：「搞階級調和誰也不行，省外事辦公室瞎指揮，我還要告他們呢？」

「誰搞階級調和了？」鄭彤問。

「還用問？還不是你們的好老師高雲漢先生！」

方流霞怒氣沖沖地大聲說：「搞階級調和的不是別人，而正正是你尹朝輝！」

「咳，我搞階級調和？」尹朝輝跳了起來，「你這是含血噴人！你要甚麼威風，我的過氣班長！」

「你後來幹了些甚麼好事，你對大伙說說吧！」

「我愛怎樣幹就怎樣幹，你管不著！」

「我就是要管！」方流霞說，然後她義正詞嚴地對大家說：「後來他對那兩個黑人和兩個白人婦女大發謬論，說甚麼白人女的都嫁給黑人，黑人女的都嫁給白人，生下的後代都是混血兒，就再不會有種族歧視了。你這才是地地道道的階級調和，而且很下流！」

「唷，你這個過氣班長，還有人向你匯報呢！」他盯著譚志工：「不要有人做內奸啊！」

譚志工嘴唇嚅動了一下，但終於沒有說甚麼。宋家玉卻憤然地說：「這簡直是不要臉！我說他幾句，還訓人呢！是我告訴方流霞的，怎麼樣？」

「我這是說著玩的嘛，你們不要小題大作，沒甚麼了不起的！」尹朝輝橫蠻地說。

「那有甚麼！」想不到周麗蓮竟然這麼說。

「我說幾句。」為了莊重起見，高雲漢站了起來。

「你不用說了！」周麗蓮把手一擺，「今天的小結會就開到這裡。我重申兩點：一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服從領導；二是不能做超越自己職責範圍的事。誰不遵守，後果自負！」

方流霞不當班長了，但似乎比當班長時更放手了。高雲漢決心向她學習。譚志工則是一蹶不振，他為他感到可惜。

(二)

在高雲漢組裡，除了胡亞丁外，鄭彤、劉繼紅、陳國棟、王建軍都虛心向高雲漢請教，工作也很主動，特別是陳國棟與王建軍，更是主動熱情地對待外國旅客，他們要買甚麼東西，有甚麼事要幫忙的，都能做到盡力而為。

今天，他們在商店圍著一個北歐青年，問他要買些甚麼，並給他介紹一些商品。那青年人看著他們，大概以為他們是店員，就機警地說："You want to talk me into buying something, eh?"(你們想游說我買東西嗎？)

但他們竟不大懂這句話的意思，繼續纏著那青年人。高雲漢怕影響不好，就走上前對他說：「他們是外文系的學生，是來這裡實習講英語的。」

「噢，」他看著他，「您是教師嗎？」

「是的。」他說。

「您的學生唸幾年級了？」

這個問題使他感到汗顏。他的學生講的連洋涇濱英語還不如，連貫表達極差，他怎好意思說他們是三年級學生呢？但又不能猶疑太久，一時匆促，他衝口而出：「他們唸了還不到一年的英語。」

那青年看著陳、王兩同學，讚揚地說：「一年級就出來實習，也能講得幾句，不錯嘛！」

他轉過頭來對高雲漢說：「我可以和他們隨便交談嗎？」

「當然可以。」高雲漢說著就走開了，坐在一張離開不遠的沙發上看畫報。他一面看，一面在聽他們講些甚麼。

那青年提了一些諸如中國語文、大學課程的問題，陳、王大概只聽懂三分之一，回答問題時因詞彙太少，所以基本上表達不出來。高雲漢也替他們著急。

但那青年人忽然把話題一轉，問道：「飛機幾點鐘起飛？」

他們異口同聲地答道：「七時正。」

「讓我對對你們的錶好嗎？」

看來，這下可難倒他們了，因為他們沒有手錶。還是王建軍頭腦較靈活，裝出很自然的樣子說：「我早上忘記了帶手錶。」

陳國棟感到很為難，結結巴巴地說，「我們當學生的，還不需要手錶。」

那青年友好地笑了笑。因餐廳開餐時間到了，他就離開了。他走後，陳國棟和王建軍馬上找高雲漢，問他們的回答有沒有問題。他說他們的回答都沒有多大問題，但都有漏洞。王建軍說早上忘記了帶手錶，雖可掩飾過去，但人們通常是一天到晚都帶著手錶的；至於陳國棟說學生不需要手錶，那是沒有說服力的。看來他已有所懷疑。據他觀察，他還是友好的，並不是故意出難題的。

半個鐘頭以後，那青年人再來到陳國棟和王建軍的身邊，聊了幾句之後，他突然從口

袋裡拿出一個手錶來，遞給陳國棟，十分友好地說：「你沒手錶，我送您一隻，拿去吧！」

這下陳國棟和王建軍可愣住了。陳國棟不知所措地推開那青年的手，連說："No, no, no, I don't want!" 表示不要。

那青年卻更加熱情，硬把手錶塞進他的手裡。陳國棟面色變得十分驚慌，一直退下來，並用求救的眼光看著高雲漢。高雲漢正準備走過去，胡亞丁已站在那外國人的跟前，威嚴地說："You…want…" 但他卻講不下去，因爲他沒有掌握多少單詞，最後，他只好用中文說：「你想腐蝕我們嗎？」

那青年惶惑地看著他，問道：「您說甚麼呀？」但陳國棟和王建軍也譯不出來。

還是鄭彤能靈機應變，她用英語說：「他說我們是爲革命而工作，所以不收禮物。」

「這不是禮物，」那青年急忙說，「這是我多餘的手錶，反正不用了，讓他拿去好了。」

高雲漢走過去，對他說：「謝謝您的好意。我們不收禮物或物品，我們收下您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心意，請您把手錶拿回去吧，我們一樣感謝您。」

他看見他這位教師說話了，就聳了聳肩膀，把錶放回口袋裡，笑了笑說：「噢，你們國家的確與眾不同，我表示欽佩！」

此時，飛機即將起飛，他說聲「再見」，就匆匆地離開了。

飛機起飛了，他們的工作也結束了。

高雲漢想不到，在隨後兩天，手錶事件會引起各種議論和爭論。爭論的題目有三：一是那外國青年是好意的還是別有用心？二是陳國棟的回答對呢，還是王建軍的回答對？三是應該如何對待那個外國人的送禮？第三個問題其實是第一個問題的伸引。這也牽涉到高雲漢，就是說，胡亞丁對還是高雲漢對？如果胡亞丁錯了，問題不大，如果是高雲漢錯了，那又是一個材料。

一般人認爲那個外國人不是別有用心，理由是他的國家並不敵視中國。同時，他是個商人，不大可能抱有政治目的。另外，從他的表情態度來看，並不像是要陰謀詭計。

胡亞丁、尹朝輝卻認爲，那外國人是有預謀的，用巧妙的手法探聽出陳國棟和王建軍沒手錶，就是證據。並認爲，一個商人，他不可能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抱友好態度。

對於第二個問題，更是眾說紛紜了。有的說陳國棟說話實事求是，但有的說他缺乏靈活性。作爲一個大學生，說不需要手錶，是說不過去的。而大學生沒有手錶，也表明我國落後，影響國家的形象。許多人說王建軍的說法較策略，認爲如果陳國棟也那麼說，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事了。但也有人說，王建軍的回答也不太妥當，因爲人家已看到他們許多學生都沒手錶，哪能都忘記了帶的呢？

至於如何回答爲好，那就連機場領導、學校黨委也沒能作出答案，所以議論和爭辯雖然很多，卻還是不了了之。劉繼紅感嘆地說：「看來那個《外事活動問答一百例》並不能解決多少問題，那上面就找不到如何處理手錶事件的答案！」

高雲漢心想：一百例之類的東西，不能說一點幫助也沒有，但實踐證明，幫助的確不大。參與外事活動，出現的問題千變萬化，而中國不成文的限制又極多，這決非是一百例之類能概括其萬一的。這次實習是三年學習質量的直接檢驗，就讓事實作出答案吧！

手錶事件，由民航局報告省外事辦公室。外事辦公室認爲，他們那種處理基本上是正確的。但餘波未了，今天竟然波及高雲漢，這是高雲漢意料中之事，因爲學校掌權的人和系裡的周麗蓮，正要找他那樣的人開刀，總是伺機加罪於他。昨天，學校運動辦公室不顧省外事辦公室的意見，另下結論，通報全校，說手錶事件是一起國際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在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中，胡亞丁等同學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表現了我國工農兵學員的進擊精神；陳國棟同學由於平時學習不夠，警惕性不高，在關鍵時刻，講出了不應對外國人講的話；王建軍同學處理問題較好，但也沒有反擊。高雲漢教師作爲一個共產黨員，在外國人面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這是值得廣大

教師深思的問題。

雖然高雲漢沒有受到處分，但受到通報，這已經比一般處分還要重。

高雲漢感到，他本人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全國已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而且也還是首先從教育界開刀。這幾年他所講過的、所做過的，與右傾翻案言論能掛得上鉤的，多如牛毛，加上有人有意要整他，隨著運動的深入，他自然會成爲運動的目標。

他捫心反省，覺得以往自己只是講了客觀的話，做了客觀的事，全是出以公心。他沒有錯，與他抱有同樣看法的廣大教師和其他行業的群眾也沒有錯。但是，他必須預防萬一，同時還應挺身而出。他決定找方流霞好好商量研究。

(三)

今天在機場商店遇到一個美國的中學教師。胡亞丁初時對她十分冷淡，這是符合他的思想的。在他看來，中國的教師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美國來的教師就更不用說了。

這位教師對學生十分熱情，鄭彤和劉繼紅的英語又能基本上應付得來，於是彼此就談得投機起來了。胡亞丁可能是一時忘記了「階級鬥爭」，聽大家談得熱鬧，也在旁邊結結巴巴答上幾句。那教師大概看出他是頭頭，就客氣地騰出個位子讓他坐下來。看見她對自己特別尊重，胡亞丁就更加忘記了「階級鬥爭」，親熱地挨著那位外國人坐著。

然後，那教師對大家說：「你們將來都是當翻譯的，當然要掌握好英語。但是還應具有英美的史地、政治、文學、人民生活習慣、風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識，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交流思想，建立友誼。也就是說，才能把工作搞好。」她停了下來，把眼光落在胡亞丁的臉上，「例如，美國有幾個州？每個州有甚麼主要特點？加利福尼亞州，中國人就很多，還有『唐人街』，」她用漢語說：「唐人街，懂嗎？」

但胡亞丁張大嘴巴，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

「懂，『唐人街』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鄭彤說，「唐朝是我國歷史上非常強盛的朝代，後來我們中國人去到外邊，就驕傲地把自己叫做『唐人』，外國人也就這樣稱呼我們。」

「對，你說得對。」她親切地輕輕拍了拍鄭彤的肩膀。「你的歷史知識不錯嘛！」然後她把眼光向同學們一掃，笑著問：「我們美國有幾個州？」

胡亞丁爲了顯露自己的知識，不假思索地回答：「二十五個！」

「二十五？是誰告訴你的？」

「我國有二十八個省，你們美國比我國小，大概最多也不過是二十五個州吧？」胡亞丁很有把握地說。

那女教師笑了笑說：「青年人，『大概』不行啊！要準確。照我的記憶，你們中國也不是二十八個省，而是二十七個省。」

胡亞丁臉一紅，自圓其說地說：「二十八跟二十七差不多嘛！」

那教師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鄭彤跟著說：「據我所知，美國有五十個州，對嗎？」

「對，」她用讚賞的眼光看著鄭彤，「你真不錯，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鄭彤。」

「『彤』是甚麼意思？」

「『彤』是紅的意思。」

「啊，你們都喜歡紅色，」她說，「我們美國的姑娘也喜歡紅色，花不多是紅色的嗎？」

「我們喜歡紅色，因爲它是一種英雄的顏色。」鄭彤有禮貌地補充一句。

「好，說得好！」那教師又讚揚地說。

胡亞丁訕訕地站起來，一邊走一邊沉聲地說：「又是『智育第一』那一套！」

「他說些甚麼呀？」那教師問。

「他說他是個大老粗！」鄭彤輕聲地說，「真的，他是個懶骨頭，很怕學習。」

「那總是有的，哪能個個都一樣的呢？」她抬起頭來，偶然看見劉繼紅正在問高雲漢一個單詞，就問鄭彤：「那位是你們的老師嗎？」

鄭彤點了點頭，高雲漢只好站起來和她打招呼。

「學生出來實習，老師還得跟著嗎？」她問他。

「是呀，我們倒不是擔心學生甚麼，而是要了解情況，回去改進教學。」他嘴巴是這麼說，心裡正是擔心他們出事。「我們學生水平還很低，做教師的還得保保駕。」

「你們真好，我們的大學生也有這類實習，但教師一般是不管的。」

「不管也有不管的好處。」

胡亞丁剛轉回來，聽到這話，便插嘴說：「我們中國的工農兵學員，不單不受教師管，還管教師哩！」

那外國人聽了，有點吃驚的樣子，問道：「學生怎麼個管老師法呢？」

「改造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要他們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唄！也就是要他們見到學生，就像從前學生見到教師那個樣子唄！」他這些話是從英文《北京周報》那裡抄來的，平日經常掛在嘴邊，所以講得較為流暢。

「那，那，」她有點目瞪口呆的樣子，「那怎麼能教書呢？」她望著高雲漢，大概看到他那沒有表情的臉孔，眼中流露出同行之間的深切同情。

「怎麼不能教書呢？」胡亞丁大聲地說，跟著他嘴巴嚅動了一會，還是哼不出聲來，最後他把嘴一張，對鄭彤說：「你給我翻譯：教師騎在學生頭上，叫做『師道尊嚴』，我們正在批判哩！」

鄭彤不理他，他再催促說：「你譯呀！我現在向她宣傳毛澤東思想，在上層建築領域向資產階級專政呀！」

「你自己不會說嗎？」鄭彤還是不服從他的命令。

「他說甚麼？」那女教師問鄭彤，鄭彤才把大意告訴她，但卻沒有把最後一句話譯出。

「噢，原來這樣！」她點了點頭，但又懷疑地問：「教師騎在學生頭上固然不對，但為甚麼現在學生又反過來，以同樣的方法對付教師呢？」

「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胡亞丁威嚴地說。

當鄭彤把這些話翻譯出來時，那教師似乎全身愣了一下，就再也不敢做聲了。可能因為她也是位教師，來到中國，變成了專政的對象，所以害怕起來吧？

最後雖然鄭彤和劉繼紅還熱情地跟她交談，但她已經提不起情緒了。

今天的這一事件，表面看來是件小事，但高雲漢細想之下，覺得是件大事。

(四)

今天他們碰到一名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官，他對同學們十分友好熱情。胡亞丁擺起個領導的架勢，用半通不通的英語東拉西扯。正扯談間，胡亞丁忽然向站在不遠的兩個解放軍打招呼，叫他們過來。胡亞丁於是得意洋洋地向那外交官介紹，說那兩個解放軍是他的老同學，樣子是要向他的老同學顯示一下，他是個「翻譯官」，多威風。那外交官招呼那兩個解放軍坐下來，講了些客套話以後，問道：「你們每月工資有多少？」

鄭彤對他們說：「他問你們每月多少工資？」

那兩個解放軍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是義務兵，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我們士兵是供給制，還有一些零用津貼，生活上是不錯的。」

鄭彤正要翻譯，胡亞丁給她打了個眼色，叫她不要譯。然後他一本正經地說：「他們

是普通士兵，每月工資八十元。」

「這不錯呀。」他眨了眨眼又問道：「你們大學畢業後，每月工資又是多少呢？」

胡亞丁想了想，答道：「百多元罷啦！」

那外交官有點懷疑的樣子，囁嚅地問：「你們一位高官曾告訴我，你們職工的月均工資是六十元，並說白領跟藍領的工資差距不大，怎麼你們大學畢業就有一百多元呢？」

胡亞丁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一邊說：「我們國家的工資制度是保密的，那個高官和我剛才所說的，都不算數！哈哈！」弄得那外交官很不好意思，談話也談不下去了。

但胡亞丁忽然裝得很熱情，拍了拍他的肩膀笑著說：「你是第三世界的，是我們的朋友，甚麼話我都跟你講。工資制度是保密的這點，如果是別人，我就不會告訴他了。」

聽他那麼說，那個外交官的情緒變得自然了些。胡亞丁又誇誇其談起來，雖然他表達很困難，語法錯誤和用詞錯誤百出，但還是高談闊論，那外交官頂多能聽懂百分之二十。

他那兩個解放軍老同學，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他，低聲交談：「他真有兩下子，嘰哩咕嚕，多帶勁！」胡亞丁更加得意洋洋，他突然問那外交官：「你有幾個老婆？」

那外交官不明白地答道：「一個。你問這個是甚麼意思呀？」

「哈哈，我知道，你們伊斯蘭教規定，一個男人可以討四個老婆，」他裝成很有知識的樣子，「這樣，你還可以討三個老婆。」

那外交官十分驚訝地看著他，然後又看著每一個同學，問道：「他問這個做甚麼呀？」又問胡亞丁：「你說討一個老婆好呢，還是討四個好？」

胡亞丁眨了眨眼睛，流氓氣地笑了笑，正準備說些甚麼，鄭彤開口打斷了他的話。她嚴肅地說：「你別胡扯，人家向外交部反映，你擔當得起嗎？」

陳國棟也說：「你算了吧！你一回答準出亂子，你壓根兒就不應該提這無聊的問題！」

高雲漢不能不說話了。他走過去對那外交官說：「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有時講話是不假思索的，如果有冒犯您的地方，千萬請原諒！」

那外交官看了高雲漢一眼，大概知道他是教師，就嚴肅地對他說：「我是你們偉大國家的朋友，恕我坦白說話，那位同學剛才提了個愚蠢的問題，我順著他的問題要他回答，其他同學阻止了他說話。我看，如果他回答了，無論怎麼說也會出政治性錯誤的。所以，」他看著他意味深長地說，「你們當教師的責任可不輕啊！」

高雲漢感到一陣羞愧，他的確沒有盡到一個教師的責任。但他感到憤怒，因爲他不能負起這個責任來。

胡亞丁聽得半懂不懂的，此時他已經感到不耐煩了，就擺起領導的架子，粗聲粗氣地說道：「別嚕囌了，大家招呼其他外國旅客去！」

回校後，經過一番思想鬥爭，高雲漢還是向沈萬鈞匯報了今天發生的事。沈萬鈞最近被降爲系黨總支副書記，由周麗蓮晉升爲正書記。沈萬鈞答應向學校黨委匯報。高雲漢知道，他這樣做是會冒風險的，因爲他是個「待罪之身」。這次他還能夠繼續參加實習，用計喜春的話來說，是接受「進一步考查」。胡亞丁現在很得朱副書記的賞識，眼下是個風雲人物，他去觸動他，後果如何，是難於設想的。

但是，他甘願冒這個風險，他準備作出巨大的個人犧牲，並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自從陳曉乾被周麗蓮之流迫害失蹤以來，他就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中華民族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因爲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制度中一切消極的因素日益發展，成爲一種民族的桎梏。高雲漢感到，必須打破這一桎梏，中國才有希望。

他近來也越來越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長期遭到打擊和冷遇，主要原因是他們知道的事多，政治敏感性較高。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卻被歷次政治運動嚇怕了，絕大多數是消沉的。因此，他對國家的前途感到很悲觀。

(五)

今天高雲漢再一次藐視胡亞丁的禁令，到海關房去了解同學的工作情況。

這個組是周薇當組長。計喜春他們重視周薇，這一直引起高雲漢的懷疑。周薇雖然在相貌身材各方面都比不上方流霞，但珠圓玉潤，齒白唇紅，身材適中，也是個漂亮的女孩子。計喜春這樣流氓成性的人，對她如此關照，不值得懷疑嗎？

不過，雖然周薇已加入了胡亞丁的小集團，但她畢竟與胡亞丁和尹朝輝不同。她的本意是要打擊方流霞、鄭彤等人，給自己出一口氣，其他的事，她倒不太理會。所以她雖然當組長，卻也凡事都請示趙元亮。

高雲漢進到海關房時，聯檢已經結束，同學們圍著一位巴基斯坦朋友在談話。他坐在旁邊聽著。那位巴基斯坦朋友十分健談，談到他們國家的一些情況，談到他們人民的一些風土人情，又拿出他妻子兒女的相片給大家看，之後他又談到這次到中國來旅行的觀感。他說：「你們的北京真大，十分美麗，我們首都伊斯蘭堡就顯得很小，很擁擠了。」

"Yes, yes!"(是的，是的。)周薇不加思索地說。

高雲漢覺得這樣回答不對頭，方流霞在較遠的地方，也皺起眉頭來。但現在主角人物不是她，而是周薇了。

那巴基斯坦人並不介意，他繼續熱情地跟學員交談，隨後他說：「中國人民給予我國巨大的援助，我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Yes, yes!" 這回是鄒廣生和周薇一起說話了。

高雲漢向方流霞打了個眼色，方流霞會意地站了起來，趨前一步說道：「援助從來都是相互的，巴基斯坦人民進行的正義鬥爭，對我們也是個巨大的支持。」

那巴基斯坦朋友很賞識地看著她，客氣地說：「謝謝您。」然後他更加深情地說：「中國是個大國，是第三世界的領袖。」

"Yes, yes!" 張二虎和周薇同聲說。

方流霞趕忙說：「謝謝您的好意。」

但周薇卻很不滿地瞪了她一眼。

高雲漢不禁想：這批學員，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受極「左」思潮影響，唯我獨「革」，今天的一幕，就是集中的反映。

高雲漢從海關房走出來，看見胡亞丁他們正在圍著一個英國人談話。鄭彤告訴他，他是個進步作家。

那作家正在說話：「……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就應打下扎實的基礎。你們現在正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報章上都說你們水平高，我當然希望你們真的是如此。」

胡亞丁傲慢地說：「哪有假的！我們工農兵學員，無論在政治上、專業上都是高水平的，文革前的大學生根本不能比擬！」

高雲漢猜想，這句話一定是他從英文《北京周報》上背下來的。

「那太好了！」那作家說，「我要向你們學習。」

「其實我們懂的東西很少，至少我個人是這樣。」鄭彤說道。

「這是可能的，」作家笑著說，「一個班的學生，有的學得好些，有的學得差些，這是自然現象。」他轉向胡亞丁，問道：「你讀過 Shakespeare 的 Hamlet 嗎？」

胡亞丁低聲地自言自語道："Six piece of hamlet?"

他用求助的眼光看著鄭彤：「他是說六片火腿甚麼的嗎？」

「沒聽說過 Shakespeare 嗎？」作家感到很驚訝。

「聽說過，但沒有讀過他的作品。」鄭彤說。

看見胡亞丁莫名其妙的樣子，劉繼紅低聲地對他說：「他問的是莎士比亞。」

「噢，莎士比亞！」胡亞丁立即振奮起來，「那是封資修的東西，我們正在批判哩！」

「你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又怎麼能批判呢？」

「不必讀，絕對否定他，就是最徹底的批判！」

「是這樣嗎？」

「是的，毛主席說，要批判資產階級，莎士比亞不正是資產階級作家嗎？」

「你們的毛主席不是說，要繼承人類文化遺產嗎？我體會，當然包括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等人的作品。」

「曹雪芹？她是甚麼人？」

那作家聽了，不住搖頭：「你呀，我無法對你說得清楚。那麼，傑克・倫敦的作品你一定讀過了吧？」

「倫敦？將來我肯定有機會到那裡去的！」胡亞丁結結巴巴地講出這句話來。

鄭彤立即插話說：「傑克・倫敦是美國作家。」

「美國作家嗎？美國作家沒有一個是好的，全都是資產階級人物！」胡亞丁說。

作家近乎絕望地搖了搖頭。歇了歇，他又問：「列寧逝世時，手上捧著一本小說，你們知道那本小說是誰寫的嗎？」

看見胡亞丁茫然的樣子，他問王建軍，王建軍搖了搖頭。

大家沉默了一會之後，鄭彤說：「是傑克・倫敦的《曠野的呼聲》，對嗎？」

「對，你很有學問。」

「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的學問！」胡亞丁很不服氣地說。

「甚麼叫無產階級的學問呢？」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好，我想請教你幾個問題，行嗎？」

胡亞丁滿面不屑的神氣，從鼻孔裡「嗯」了一聲。

「甚麼叫剩餘價值？」

沒有回答聲。

「甚麼叫唯物主義？」

仍然沒有回答聲。

高雲漢走過去，有禮貌地對他說：「請勿見怪，我們的教學工作沒有搞好。」

「是老師嗎？」那作家立即站起來和他握手。

「是的。」高雲漢抱歉地說：「學生水平低，責任在教師。」

「不能一概而論，」他趕忙說，「你看，」他指著鄭彤，「這姑娘就很不錯嘛！」

「又搞『智育第一』那一套啦！」胡亞丁用帶恫嚇的口吻說，並悻悻地走開了。

作家大概看見高雲漢的神態不大自然，也可能已了解到一些中國教育戰線大辯論的情況，所以也不和他深談了。那時飛機起飛的時間也快到了，於是他匆匆告別而去。

胡亞丁因今天之事，很可能又記高雲漢一筆帳。但高雲漢倒是要記住他的：他是個活標本，是將來歷史作出裁判的活的見證！

第九章 殉情·抗議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一)

這次大批判雖然表面上轟轟烈烈，大會批，小會批，還到處搞文革前、文革後的對比展覽會，但絕大部分人的反應是十分冷淡的。一些人發言、叫口號、寫文章，都似乎是一種機械式的動作。

沉悶的空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使人窒息。隨著沉悶空氣的加深，高雲漢內心長期壓抑住的情緒，頓時蠢動起來了。他要找方流霞。而方流霞也正在找他。早上在機場乘人不覺時，她給他遞了一張條子，上面寫道：「今晚家父不在，請到舍下一聚。」

條子的文體半新不舊，可能是她有意這樣寫的，最後一字是「聚」而不是「敘」，又是語帶相關。她的確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他自那次與她肝膽相照地談心之後，到現在已過了半個月了。這半個月來，每當他遇到不如意的事，總是想到她。他感到，有一點她比他強：他們天天見面，她一見到他總是低頭不看他，有時竟一天也不看他一眼。現在他才知道，她的心越是向著他，她在眾人面前，就越是表現得對他冷淡。正是由於這樣，他也學她忍耐著，所以這半個月來不曾起過念頭想去找她。現在形勢逼人，他必須找她了，而她也正要找他。真是知己啊！

這是他第一次到她家。她爸爸出差去了，她媽媽晚上有會，只剩她奶奶在家。

她帶他到她房裡坐。她的房間雖然不大，卻也挺雅致，在中國現今社會裡，倒有點像閨房了。不知怎的，他忽然聯想到《紅樓夢》來：她爸爸的官也許比得上賈政的官大，要是在從前，方流霞也是個「繡戶侯門女」了，他這樣的人，能進入她的閨房嗎？她看見他沒有坐下來，還在痴痴地站著，便含笑問道：「怎麼，不習慣進女孩子房間嗎？」

「不！」他立即清醒過來，笑著說：「我真傻，忽然想到你是大觀園的一位千金小姐！」

「是嗎？」她有點奇怪地問，「那麼，我該是林黛玉還是薛寶釵？抑或是賈探春呢？」

「都不是，但都有點像！」他坐了下來，面帶笑容地說。

聽了他的話，她嘆了一口氣說：「也許您說對了！」

「我是開玩笑的！」

「不，我的確有大廈將傾的感覺啊！」她深沉地說。

他細細咀嚼她這句話，感到一股悶氣塞在胸中。

她說：「高老師，近幾個月來，我想了很多。我有條件看到高幹才能看到的一些文件，知道我國仍是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二次大戰那些戰敗國日本，西德，它們的經濟都搞上去了，這是大家都約略知道的。就連南朝鮮、台灣也搞上去了。戰後三十年的和平環境，只要是肯搞建設的，都應有所前進。我們讀歷史，知道每個王朝建立以後，一般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來休養生息，就可恢復元氣，甚至可以進行征伐戰爭了。而我國呢？越來越貧窮落後，爲甚麼呢？」她一口氣說下來，眼睛一直在看著他的臉孔，平日她見到他時那種略帶羞意的眼光完全不見了。

「是啊，爲甚麼呢？」他點了點頭，更感迷惘，「這也正是我近年來不斷苦思苦索的一個大問題啊！」

「我看，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個制度問題！」她忽然變得激昂起來。

這是他第一次聽到，有人明確說中國的問題是個社會制度問題。人們多年來天天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有無比的優越性，誰敢說一句中國的社會制度有問題，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就是階級敵人。不過聽了方流霞用這麼明確的語言說出這個

問題，他也不感到吃驚，因爲他意識到，當今有許多人內心都是這樣想的，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

「您同意我的看法嗎？」她問道。

「完全同意！」他答道，然後他嚴肅地說：「我就是找你共同談論、探討這個問題的！」

「那好！」一陣興奮湧上她的臉孔，她臉頰上的兩朵紅暈變得更加鮮艷奪目起來。「我要向老師學習，請您講講您的高見，好嗎？」

他喝了一口她倒給他的茶，說道：「我們的整個社會制度，基本上是從蘇聯搬過來的。我們經常在報章上揭露蘇聯制度上的弊病，那些弊病多數恰恰也是我們的弊病！」

「對，一點都不錯！」她接著說，「不過我認爲，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制度比蘇聯的還不如，因爲其中還發展了封建的東西！」

他們認真地討論和探討了很久，最後得出了幾個觀點：

一、近幾年中國搞的個人崇拜，即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大大超過當年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這是使中國思想言路頓塞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尤其文化大革命以來，廣大人民群眾沒有真正的選舉、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憲法上的規定只是一紙空文，法制已喪失殆盡。

三、在經濟上，過去十年，推行極「左」路線，用理想主義，亦即平均主義，去代替客觀的經濟政策，史無前例地挫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把中國人民推向饑餓的邊緣。

四、在意識形態上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取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大大鉗制了人民的思想和言路。

最後一點，也是上述各點所造成的惡果，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這一點至關重要，就是中國的教育遭到嚴重的破壞。中國的教育制度是從蘇聯搬來的，具有許多缺點和局限性，現在破壞了這個教育制度，卻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的合理的制度。相反地，極左思潮、實用主義、用政治(包括政治運動、「開門辦學」、下鄉下廠參加體力勞動等)代替文化教育等傾向，統治著各類學校。如果這種做法長期繼續下去，中國就會退回到原始社會去。

兩人一致認爲，破壞教育的危害性最大，因爲如果不能很好地培養大量的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就不可能實現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計劃。即使是現在就立刻摒棄現行的教育路線，已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深重的，十年以後，就會現出惡果，二十年以後，我國中、高級建設人才就會斷層。他們還一致認爲，他們應該竭盡全力，去喚醒人民起來反對這條錯誤的政治路線，首先反對目前的教育路線。

他們用了很長的時間，討論用甚麼方式進行這個鬥爭。最方便的辦法，是貼出羅列他們觀點的大字報，以引起辯論。但是他們感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字報被濫用了，因此他們不想採用這一方式。另外，大字報的影響也有限。至於寫信給毛主席或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他們擔心他們是否能收到。況且他們也意識到，中央上面正在進行著尖銳的路線鬥爭，他們不知道信該寫給誰爲好。最後他們決定給省教育廳寫一封長信，闡明他們對當前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所持的否定觀點，指出它對年輕一代已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他們還建議把他們的信公諸全省高等學校的師生，以期引起辯論。他們認爲，省教育當局一定會把他們的信，作爲批判材料，向全省廣大師生公開的，這樣他們要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目的就達到了。

他們的信打算對清華、北大的文章所提出的四個觀點進行批判，以此來全盤否定當前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

第一點，在招生問題上，他們認爲目前那種只限招收工農兵的做法是弊多於利，因爲，首先是，這條路線並不符合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錄取原則，其結果必然會使許多有才智的青年被拒於大學門外，這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極爲不利；其次是，現在在工農兵中，

也不是擇優取錄的，那些有後門可走的人，不管他的政治表現和文化水平如何，都可以被選進大學；另外，工農兵有年齡上的問題，事實已經證明，現在還在證明，年紀輕的學生，比年紀大的學生通常在學習上較快上手，尤其是理科各專業。現招收了一些五十歲上下的人入學，他們畢業後都快到退休年齡了，還有甚麼作爲呢？他們不反對從工農兵中招收學生，但反對那種絕對的做法，他們還認爲，招生一定要通過嚴格的學業考試。

第二點，是如何培養學生的問題。他們認爲「開門辦學」是一種失敗的方法，因爲實踐已經證明，由於這種方法要學生把大部分學習時間用在到處做零工上，所以不利於培養高級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所謂「典型設計(任務)帶教學」不過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做法，是古代手工業作坊師傅訓練徒弟的方法。學生們如果不學習系統的理論，他們將來就不可能有所建樹，他們也就不可能置身於世界先進科技隊伍的行列。

關於第三個問題，即如何看待工農兵學員質量的問題，他們認爲質量極低，因爲首先他們的原有水平極低，有些理工科的學員，初進校時連四則運算也不懂，又怎能指望把他們培養成高水平的建設人才呢？此外，「開門辦學」和政治運動佔了他們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時間，他們坐下來讀書的時間是很有限的、斷斷續續的。

第四是關於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長駐學校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這已成了一種形式主義的東西了。工人們由於學識水平所限，是不了解辦大學的規律的。因此，每當討論到教學上的重大問題時，他們往往三緘其口。事實上，還是由朱副書記那樣的領導幹部主宰一切。因此，儘管工宣隊整天坐在學校和各系的辦公室，也不過是形同虛設。甚至學生也不太賣他們的帳，他們也不太安心在學校搞「政治思想領導」。他們的結論是，由於這種情況，既然工宣隊對學校無法進行領導，不如撤出大學了事。

他們決定，這封信由高雲漢起草，寫成草稿後兩人再深入討論一次，務使它具有巨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

夜已深。高雲漢站起來，準備回家。但他沒有立刻離去，而是長久地看著她還帶點稚氣的臉孔，問道：「你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她抬起頭來，眼睛閃耀出堅定的光澤，說道：「我還記得我們共同修改的兩句詩：『不忘未竟當年志，爲國何嘗怕斷頭！』爲了先輩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江山，爲了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我何惜區區一命！」

他走上前去，一把將她摟在懷裡，一邊撫摸她的秀髮，一邊激動萬分地說：「我的好女兒！」

她抬起頭來，嬌媚地撒嬌地說：「不，我不當您的女兒！」

他仍然在撫摸著她的頭髮，溫柔地問道：「流霞，你知道你的名字的含義嗎？」

她點了點頭，說：「爸爸說，我的名字是從唐詩中摘下來的，『流霞』就是仙酒的意思。」

他低下頭，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紅唇，然後推開她，準備轉身離去。但她卻一把摟住他，顫聲地說：「這麼說，您是準備和我同生共死的了？」

他用力地點了點頭，然後她慢慢地放開手。他說了聲「再見！」就依依地離開了。

(二)

晴天霹靂，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了！

高雲漢哭昏了好幾次。男女老少，不管是積極分子、中間分子還是後進分子，個個都悲痛欲絕。

接中央的通知：對周總理的逝世，「不舉行悼念活動，不戴黑紗。」

高雲漢不明白，爲甚麼中央作出這個限制？他天天看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知道全世界對周總理的去世，反應極爲強烈，但爲甚麼我們國家的各級黨報和雜誌，卻反應

得如此淡薄和無情？他現在真真正正明白了，頭腦真真正正清醒起來了。他與方流霞的事業一定要幹下去！

實習簡直無法進行，誰都好像對一切失去了興趣。人們對周總理逝世的巨大悲痛，包含著對中國前途的深沉擔憂。人們明顯地感受到，從中央到地方，似乎失去了活力。也許一場政治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今天到機場後，趁飛機還沒有到，高雲漢走出機場大廈，在附近的草地上獨自散步，以散發胸中的悶氣。忽然後面有人叫他。原來是方流霞。

「流霞！」他親切地叫了她一聲。在沒有人的場合裡，他已把「方」字省掉了。

「老師！」自從他那次到過她家以後，她也已把他的「高」字省去，只叫「老師」了，「您的信寫得怎樣了？」

「這幾天哪有心情寫呢？」他聲音嗚咽起來。

「可我卻更有心情去寫！」她一哽咽，眼淚奪眶而出，「您沒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嗎？」

他默然了一會，然後抱歉地說：「流霞，請原諒我，我沒有你那種堅定性，我要向你學習！三天後到你家裡討論，一星期後寄出去，好嗎？」

「越快越好，現在是最好的時機！我們的信一定會激發起千百萬人的共鳴！」她揩著眼淚，熱切地說：「是否可以兩天後討論，四天後親自送出去？」

「好！」他被她的精神所感動，堅定地答應了。

「您還不知道一件事哩！」她憤怒地說，「周總理逝世那天，胡亞丁帶了周薇到城裡朱副書記家『聚餐』，他們在那裡『慶祝』周總理逝世！」

「真是豈有此理！」他不禁怒火中燒，「我們的信首先要揭露這批壞蛋，中國變成今天的樣子，不就是這批傢伙搞出來的嗎？」

過了一會，方流霞又說：「還聽人說，朱副書記和周薇關係十分曖昧，當中一定有鬼。」

「他這種人，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他咬著牙關說。

「虧胡亞丁和計喜春還說甚麼我和您談戀愛，說甚麼先生找學生，要揪鬥！」方流霞說這話時只有怒意而沒有羞意。

他心裡很明白，雖然他可以否認，因為在行動上他和方流霞沒有明顯地談戀愛，但他們在精神上談戀愛已經很深了。如果到了他們揪他去鬥爭的地步，他是會直認不諱的，並會驕傲地宣佈，只要他不死，他終有一天會和她成為夫婦。就是開除他的黨籍、甚至坐牢，他也在所不惜。

「老師，您在想甚麼呢？」她嫵媚地問。

他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只溫柔地問：「流霞，你說說，我們究竟有沒有談戀愛？」

她的一雙丹鳳眼變得更加嫵媚了，她勇敢地看著他的眼睛，十分嬌羞地說：「我也說不清，您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

剛好有幾個人走過來，於是他匆忙地低聲說了一句：「有！」

她含羞一笑，匆匆地離開了。

早上，周麗蓮到高雲漢房間來。高雲漢知道她遲早會來的，目的是要破壞他和方流霞的愛情。胡亞丁不是指責他和方流霞談戀愛嗎？

她一坐下來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系的群眾和外系的人都傳開了，說你和方流霞談戀愛。一九六四年中央有規定，不准大學生談戀愛。不必我說，你也知道教師和學生談戀愛的後果是甚麼！」

他早就作好了思想準備，因此他鎮定地說：「是的，我們是真誠相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頒布的一切法律、法令和規章制度，都給你們造反派反掉了，因此我沒有觸犯甚麼規定！至於你，我尊敬的黨總支書記，你根本沒有資格過問，你忘記了你曾經和有

婦之夫亂搞，把肚子搞大的事嗎？」

「住嘴！」她暴跳如雷，「不許你含血噴人！」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小姐！」他挖苦地說，「怕甚麼認呢！也許你的姦夫尹遠茂還在人間呢！」

「你還記仇嗎？」她語氣軟了下來，「這是陳曉乾編造出來的謊言！你也許還不知道，他對我有意思……」

「你別這麼不知羞恥了！」他憤怒地說，「爲了公報私仇，你把人家迫害死了還不夠，現在還這麼無恥地誹謗人家！」

「你知道我的厲害就好！」她冷笑了一聲。歇了歇，她用壓抑的聲音說：「只要你能懸崖勒馬，我是會原諒你的。」然後她用規勸的口吻說：「說實在的，你都四十歲了，和一個可以做你女兒的姑娘混，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和你混，就有好結果嗎？」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她傲慢地仰起了頭，然後又坐了下來，這回她很靠近他。「像我這樣的女子，是不用擔心……」她停了停，然後繼續說：「但我是爲你好。你儘管敵視我，我還是一直關心你，我們畢竟是老同學嘛！」

「我們還是前度戀人呢！」

「嗯，」她抬起頭來，疑惑地看著他。當她看到他臉上嘲弄的神氣時，就用威脅的口吻說：「我警告你，這是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朱書記已叫我負責處理你的問題！」

「那就來吧，我已經決定走自己的路！」他站了起來，「請！」他向著門，做了個手勢，示意她離開。

「好！」她只好很不願意地站了起來，猶疑了一下，然後往門走去，一邊說，「你愛怎樣就怎樣吧！不要後悔才好！」

他跟著她走到門口，然後把房門「砰」一聲關了起來。他聽到她回過頭來罵他的聲音：「高雲漢，告訴你，下周就給你開個批判會！」

是的，形勢對他十分不利，周麗蓮肯定不會放過他，計喜春更會將他趕入絕路。但他決定以大無畏的精神，勇往直前，永不退縮。

他是否要寫一份遺囑呢？想來想去，似乎沒有必要。其一是，他死了以後，他們絕不會把他的遺囑公諸於世；其二是，他除了方流霞之外，再沒有一個親人了。他的心方流霞是最了解的，況且他的命運跟她的命運緊密相連，他犧牲了，她也會犧牲的。

(三)

晚上，高雲漢和方流霞對信進行定稿討論。方流霞提了不少修改意見，其中有兩點可以說是切中要害：

一點是，我們的民主比資產階級的還不如，就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吧，人家整個資產階級可以享受到，而我們的所謂無產階級民主，這些年來，有幾個無產階級分子享受到呢？

另一點是：中國的人事制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加上沒有個人選擇工作的自由，窒息了多少有才華的人。

定稿後，高雲漢對方流霞說：「流霞，你這麼年輕，我真不願意見到你坐牢，更不用說殺頭了！」

她坦然一笑，然後莊嚴地說：「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爲了甚麼呢？當年我們的革命前輩是爲了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而獻身革命的。數十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尚未解決，我們能愛惜自己的生命嗎？我決定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我從少年時代起就確立的理想。」

「你不怕你爸爸傷心嗎？」

「如果我爲祖國的前途犧牲了，他只會感到自豪！」

高雲漢對這位高幹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深有感觸地說：「像你爸爸那樣的老前輩，現在在我國並不是多數了。」

方流霞也感慨繫之地說：「你說得對，這些年來，有許多老幹部已志氣消沉，爲兒孫後代打算，幾乎已耗盡了自己的精力！」

此刻他感到莫大的幸福，方流霞畢竟可以算是他的愛人了，有這樣蒼翠如松柏的愛人，他死而何憾呢？

他告訴她周麗蓮找過他的事。他們一致認爲，他們必須爭分奪秒。

高雲漢於星期天早上八時開始工作，抄完信已是下午五時了。信定於第二天送出，今晚他與方流霞作最後一次會面。雖然他還不能肯定他一定會被殺頭，但長期坐牢則是肯定的。因此，他們甚麼時候再見面，或能否再見面，就很難說了。

晚上，他們到離開學校兩里路的一個墳場。墳場周圍一派靜寂，這更增加了悲涼的氣氛。他們坐在一個較大的墳墓前面。他突然想起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句子。高雲漢把手搭在方流霞肩膀上，正色地問：「你爲甚麼願意把寶貴的生命獻出來呢？」

「我不是說過了嗎？您呢？」她看了看他。

「我入黨時曾莊嚴地宣誓：決心爲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甚麼叫社會主義，現在人說人殊。但是，社會主義無論是怎樣的，建設一個合理的、富裕的社會，肯定是一個真正革命者爲之奮鬥終身的目標。我現在只是準備實踐一個真正革命者的諾言罷了！」

她聽了他的話，沉默了一會，然後激動地說：「我不是個共產黨員，我不曾向誰宣誓過自己要爲甚麼奮鬥終生，但我是中國人民的女兒，這十年來的動盪生活深刻地告訴我，廣大人民的疾苦不解除，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光明前途，個人的前途也就無從說起。我要把中國人民的疾苦，看作是自己的疾苦。一個革命者是不論他是不是共產黨員的！去年我在爸爸的書架上，看到一本關於明末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的故事，激動不已。他以十六歲的稚齡，從容就義。我已成年，難道還有甚麼要惦記的嗎？」

她的話使他感動萬分。他摟著她的肩膀，長嘆一聲，說道：「流霞，我沒有甚麼可惜的，就可惜我們沒有來得及享受一番愛情的幸福！」

她沒有做聲。他輕輕地撫摸著她的秀髮，低聲地問道：「我吻你的唇，同意嗎？」

她仍然沒有做聲，卻抬起頭來，半閉著雙眼，他深深地吻她的唇。但一陣冰冷使他吃了一驚。「怎麼啦，你嘴唇這麼冰冷？」

她慢慢張開眼睛，一字一字地說：「我此刻的心已被更大的愛佔據了！」

「不能把兩者結合起來嗎？」

「我們不是從一開始就結合了嗎？」但是她忽然把語氣一轉，說道：「老師，我現在對您還有甚麼保留嗎？如果您要求的話，我是不會拒絕與您作肉體上的結合的。您知道，我是個純潔的少女，還沒享受過那種幸福。不過，我現在畢竟無心。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本小說裡，說到保爾在監獄時，有一個少女向他求歡，他拒絕了，因爲他的心被更重要的事佔據了！您懂我的意思嗎，老師？」

「流霞，我懂！」他溫柔地吻她的前額，「你的確是一壺仙酒！但願你的芬芳永遠薰陶著我，我願已足！」

她轉過身來，突然用力吻了一下他的左頰，然後站起來，問道：「有甚麼臨別贈言嗎？」

他想了一下，說道：「用雪萊的《西風頌》中最後兩句詩來互勉吧：『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尾聲 度盡劫波

（一九八三年秋）

「噢！這是一個多麼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啊！」聽了林小春講述高雲漢和方流霞的事跡之後，丹芷不禁為之動容，感動得淚盈於睫。「高雲漢和方流霞就因為反對『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而被判處了死刑？」

「他們倒沒有被判處死刑。」林小春說。「經過多次大會批、小會鬥之後，高雲漢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方流霞則被遣送到勞教農場勞動。」

「高雲漢精神失常了？」

「不，這只不過是當時對付政治犯的一種手法，這樣做可以極大限度地抵消他們的言論在社會上的影響。」

「後來呢？」丹芷急於想知道結果。

「打倒『四人幫』後，方流霞曾不停地向各級領導申訴，要求為他們平反，但得到的答覆卻是：他們不是反對『四人幫』，而是反對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平反。一九七九年秋天，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高雲漢從精神病院逃了出來，找到了方流霞，竟雙雙臥火車路軌自殺。有人說這是殉情，有人說這是抗議。」

「這的確是個大悲劇！」丹芷再泫然欲淚。

「只要他們再忍耐一年半載就好了！」林小春說。「但話又得說回來，剛才您提到周麗蓮和寇蓮娜的事，我體會，一種政策如果過於急劇轉變，往往弊多利少。在新舊交替之間必然會殘留著許多舊痕跡。但是，有新的因素就意味著有新的希望。我對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未來，還是抱有希望的，儘管任重而道遠，前途絕不是一帆風順的。」

丹芷默然不語。

「噢，我們為甚麼老是談論這些極嚴肅的政治問題呢？」林小春笑了起來，「不可以談談您個人的私事嗎？」

「我個人的私事？」她立刻滿臉惆悵之色，「我個人的一切，都全部融化在我的事業中了。」

「您從來沒有考慮過要結婚嗎？」林小春問。

她輕輕地搖了搖頭。

「我曾經勸陳曉乾討張冠英做妻子。那天張冠英來找陳曉乾，我也直截了當地鼓勵她嫁給他。我對她說，他和他的未婚妻是不可能結合的了，因此為了照顧他，她有責任這樣做。後來他終於跟張冠英走了。他聽從了我的勸告，和張冠英結了婚。即使他現在還活著，您也可以問心無愧地另找對象的啊！」

丹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說：「我也和您一樣，畢竟已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科學。不過，您也知道，曉乾是我的侄兒，我一輩子關心他是人之常情啊！」

林小春點了點頭，說道：「據我所知，您對他一向是寬容的 — 像對最疼愛的小弟弟一樣。」

她滿意地點了點頭。

「是了，您來信中說過，陳曉乾在潛逃前夕，曾給您寫過一封信。我沒記錯吧？」林小春問。

「是的，那信是他先寄給蘇厚永，後來由蘇厚永轉寄給我的。我把那信帶來了。」她從手袋裡把信找了出來，「吶，您看看吧！」

林小春打開信，只見寫道：

親愛的丹芷姑姑：

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封信。

雖然我心亂如麻，驚慌失措，但我十分清楚知道我正在做甚麼：我決定和冠英一起，逃到一個人跡罕至的世外桃源，逃避人世間的你爭我鬥，恩恩怨怨！人們常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脫離政治鬥爭的，即使寺廟也不例外。但我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找到那樣的地方的：在那廣袤和渺無人跡的十萬大山中，就有那麼一個世外桃源 — 共產黨的影響恐怕許多年以後也到達不了那裡。我和冠英將在那裡同生共死。

姑姑！我曾經把你當作愛人，而且我們還訂了婚。但天意弄人，我們自從把姑侄之愛轉變爲男女之愛之後，就一直多災多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竟十多年來再沒有見過面。我們之間的愛侶關係，只不過是一場虛幻，最終你仍然是我最敬愛的姑姑，這種感情才是永恆的，你不正是這樣對我說過的嗎？

姑姑，你一定爲失去了你自小就關懷備至的侄兒，而傷心欲絕。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那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希望你用辯證的觀點泰然處之 — 不這樣，難道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嗎？

永別了，我至愛的姑姑！其實我也捨不得，但這是我唯一的出路。事實上我心已死，非常、非常厭倦了那種無休止的爭爭鬥鬥 — 我已經到了生無可戀、死不足惜的地步。我個人受凌辱、受鬥爭、受折磨，這我還勉強受得了，但我的確對社會絕了望。因此要麼就一死了之，要麼就離開這個社會。我有冠英陪伴，走後一條道路，你應該是較爲容易接受的吧？

姑姑，我唯一要求你的，也是我的最後一個要求，就是你千萬不要爲了我而回國，這對你是極爲危險的。切記、切記！至於爸爸，就拜托你好好照顧他老人家了。

末了，我和冠英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福！

曉乾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四時

林小春看完信以後，不禁長嘆一聲，雙眼盈滿了淚水。

「如果當年他聽從您的勸告，忍辱負重，堅持下來，今天就有重見光明之日了。」丹芷說。

「不過即使是這樣，他的前途仍然不太妙！」林小春沉思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陳曉乾在文革初期的親密戰友馬成寬、凌志雲等人，今天都沒有好下場。」

「他們是甚麼人？」

「馬成寬和凌志雲都是本校的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是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六八年成立省和學校革命委員會時，馬成寬當上了省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副省長，而凌志雲也成了省革委會常委和K大學革委會副主任。七零年和七一年，文革前招收的學生先後畢業，他們也畢業離校。馬成寬專職擔任省革委會副主任，而凌志雲則被派去當專區副專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陳曉乾是凌志雲的秘書，也是他們那一派的頭號筆杆子。」

「他們當了大官，後來又怎麼會沒有好下場呢？」丹芷問。

「去年底，中央派來了工作組，專門調查處理在文革中群眾組織壞頭頭武鬥血案的問題。您也許已經知道，我們是全國武鬥出了名的省份。今年上半年，他們那些人都先後鋃鐺入獄。若陳曉乾仍然在的話，雖然不致於入獄，但也沒有多大前途了。當然，通過您的關係，也許他最終會獲准離開中國。」

「唉！」丹芷沉重地嘆了一聲，「真的如《紅樓夢》中所說的，『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了！曉乾算是不幸了。」

「您是否打算到十萬大山去找他們呢？」林小春用試探的口吻問。

「我曾看過以十萬大山爲背景的電影《虎膽英雄》，知道那是莽莽蒼蒼千里人跡全無的深山林海，叫我到哪裡去找他們呢？」她聲音有點嗚咽地說，「他們多半不在人世間了！」

「去年，我曾叫到那兒實習的一隊地質系師生，順便打聽一下陳曉乾的下落。但正如您所說的，有如大海撈針，無從下手，終於毫無結果。」林小春說。「當然，我們還不能斷定他們已離開了人世，如高雲漢和方流霞那樣，但這種人間悲劇，的確令人心酸。我再次代表我們黨和政府，向您表示深切的歉意！」

她們談到深夜。

臨別時，林小春對丹芷說：「以後請多些抽空回來講學。聽陳曉乾說過，當年您就有曲線報效祖國的意願，今天應該可以直線報國了！」

「我會的，要曉乾作出那麼慘痛的犧牲，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的機遇，我當然還會抱著曉乾和我的初衷，爲振興中華貢獻自己的棉力！」

林小春感動得噙著熱淚說：「這真的如魯迅詩句所說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丹芷雙眼也閃出了淚光，她雙手深情地緊緊握著林小春雙手。

兩人才依依而別。

第五部《失去了的一代》完

《紅的回憶》五部曲全部完

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的毛澤東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它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著名學者及作家對《紅的回憶》五部曲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一 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2期

「我相信，《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先生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1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回憶》「路線系列小說，以形象性的小說形式來反映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本港資深記者、作家羅漢先生的評論**，載於《星島日報》「細數才華」版1989年1月10日

「《紅的回憶》（《紅的回憶》電影版 一 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花了一百五十八分鐘，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鄭維音先生的評論**，載於《明報》「文化資訊」版2000年2月21日

六十年來最震撼人心的政經歷史超長篇巨製！
它100%是一本小說，又100%是一部當代史！


ISBN 978-962-86873-4-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00